

書法...
無不...
之於論術也...
願與其報者共為予期故亟為托梓以傳而嘉湖泰
知李公我邑侯陳公雅同先生臭味是役也寔重有
賴焉今書則名筆也鑄則良工也其響記訂外則絕
無陶陰磨魚也余亦自謂教音中無此伎倆洵稱鄰
架奇珍而余之心亦良善矣往見牟利之夫原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刻刻雖有傳之貴廣即翻美害第以魚目混珠
而使請者檢卷詳料其刻畫掛漏其文詞為如後
言不得十行下矣乃系翰而誦楚及余是可痛恨
茲與副墨子約有能已精益精遠出吾刻則上者
不悅首通謝舍祈東宋之丘如彼垂施洛陽紙竹
以榜村惡札建其作持之公請從統朝授傳
決堅白諸君子曰若夫
萬曆庚申中
萬曆庚申中
萬曆庚申中

袁石公瀟碧堂集序

夷陵友弟雷思霈何思謨

六經之外別有世界者蒙莊似
易荀卿似書與禮左丘明似春
秋屈原離騷似風雅皆楚人也
古之人能於六經之外崛起而

自為文章今迺求兩漢盛唐於一字半句之間何其陋也而道學先生更自酸腐見獨創神情之句輒推而遠之曰文士家語見根極理道之談輒三讓而避之曰異端家語於乎何其小視

六經耶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強咲者不歡強合者不親夫惟有真人而後有真言真者識地絕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言人之所欲言

有心中了二而舉似不得者其
筆之妙與舌之妙令人豁目解
頤鼓舞而不能已言人所不能
言雖千古未決之公案与其不
可摹之境難寫之情片言釋之
如風雨數千言不竭如江河言

人所不敢言則世所幾平忽作
神聖世所神聖忽作幾平理不
必古所恒有語不必人所經道
後世而有知其解者人證我也
後世而無有知其解者我證吾
也石公詩云莫把古人來比我

同床各夢不相干能作如是語
故能作如是詩與文如山之有
雲水之有波草木之有華種
色千變萬態未始有極而莫
知其所以然但任吾真率而已
昔人見先輩質其文曰兩漢也

復質其詩曰盛唐也夫兩漢之
文而已非我之文也盛唐之詩
而已非我之詩也石公之文石
公之自為文也明文也石公之
詩石公之自為詩也明詩也設
有一人烏稱之曰子真兩漢子

真盛唐其人色喜又復有一人
焉稱之曰子文一代之文也子
詩一代之詩也直超漢唐而上
之矣其人喜更萬倍由此觀之
不能自成一家言而藉古人以
文其短促強啖強合之類也使

其必古之人而後可則號為一
代作者遂掩前良何其喜更
倍也石公胷中無塵土氣慷慨
大畧以翫世涉世以出世經世
姦節高標超然物外而汪渭分
明當機沉定有香山眉山之風

諸所著作或古人所有石公不
必有或古人所無石公不必無
出入兩君子之間而要以性命
之學證大智慧具大辨才驚王
之測水乳罔象之探玄珠則石
公獨知之契恐古人不多及也

石公楚人也今所刻有瀟碧堂
集若干卷儻所謂蒙莊屈宋之
外又別立世界者耶

門人薛明益書



吳郡章鏞刻

瀟碧堂集總目

卷之一

詩

遊石洲

雨中過王官谷香光林 二首

雨中坐方平第旃檀館即事

看梅 二首

送臨湘成公還至源寺寺時有火災 四首

送蜀僧往南海

坐王官谷朋石館同程彥之分得石字
和官谷館字

法華菴看月江老衲移栢樹 五首

柳浪館 二首

王閣然館中看梅余家塾也 二首

雨久初晴

風柳

柳 三首

祇園理藏完 三首

伯學齋中話舊感賦

題伯學齋居

賦得斜風細雨不須歸

和王以明山居韻 八首

別程彥之歸吳

洋溪湖朝沈青平 二首

柳浪館月中泛舟

瀟湘舟中別某禪人

夢中得詩醒記中二聯足成之

岳陽舟中同諸上人語

漢陽逢丘長孺 二首

舟中逢周行可

坐王章甫水明樓

過赤壁

赤壁懷子瞻

寒香

卷之二

詩

遊廬山初入東林雨中

天池寺

大林寺寶樹 二首

題天池後嶺

山中逢老僧 七首

文殊臺

遊佛手巖至竹林寺

明空住柳浪五月附余舟南下別于歸

宗道上因作柳浪三疊以送之 三首

過歸宗寺

瀑布

夜卧青玉峽看月

蕪湖舟中同范長白念公看月 三首

登平山閣同江浦諸友論文

采石蛾眉亭 三首

白門逢焦弱侯座主 二首

侯師之水軒 一首

途中懷大兄詩

戲題道士湫

無念同余迎先伯修賦此為別

漢陽蕭仲子參知山亭清話

寄黃諭德平倩兼申玉泉之約

出城至大別寺題壁

八月六日舟中憶去年此日與大兄都

城歸義寺別泫然念及大姑自云明

歲二三月當還出籠不遠因大笑而

別今大姑與兄俱逝矣哀哉 五首

將抵家園作 二首

舟中偶成 二首

卷之三

詩

齋中偶同諸友作時糝

冬盡

除夕觀諸公飲

除夕偶題 二首

壬寅元日

初正偶題

人日同度門發足上玉泉 二首

久不到沙市矣感賦

雪霽看月和度門韻時將發玉泉

元夕度門出宮中月餅同賦 三首

舟中元夕偶談郡中舊事故及之

元夕舟中同馬元龍夜話

舟中夜話贈馬元龍

竹枝詞 十二首

荆州前苦雪引

荆州後苦雪引

久雪忽晴喜而有作

春江引

示度門

白香山三十四歲作感時詩余今正其

時矣仍次其韻

放言效白

五首

食筍時方正月

七首

卷中見亡友王官谷姓字感賦

二首

舟中與諸上人談亡友潘雪松事詩以

記之

哭劉尚書晉川

苦雪戲作

卷之四

詩

新買得画舫將以為菴因作舟居詩

十首

期蘇潛夫遊玉泉竟月不至及至而余

以大人病瘡歸于其行也詩以訊之

花朝和坡公韵

又是日新晴

又述舊西山下有門頭村多精藍

和東坡梅花詩韵今年雪多梅開不甚

暢為花解嘲復以自解云耳同惟長

先生作 三首

侍家大人游太和發郡城偕遊者僧寶

方冷雲尹生也

荆門道中 二首

峴山道中聞頌汪使君德政詩以紀之

習家池

習池道中

大堤女

天柱峰謁帝

南巖

席耳巖逢不二和尚

題紫霄太子巖

七星巖

入瓊臺觀 二首

七真洞贈道者

長生巖逢休糧道者

遊玉虛巖

隆中偶述

秋日柳浪館雨中王以明劉繩之見過
得遲字

館中再用前字寄王以明

藕塘

山居

九日偕諸弟及僧泛舟至和尚橋

黃平倩至玉泉以書見要倍道趨之馬

上感舊有作

玉泉寺同黃平倩庶子賦

關公祠

智者洞用平倩韻

哭夾山先生時先伯修歸窆

龍灣市

余蔬食三年矣偶因口饒遂復動葷輒
爾有作用呈諸衲不獨解嘲兼亦志
愧云爾

生女

除夕有感

元日書懷 二首

柳浪初正

偶成

擬將

偶作

范生善形家言自山西還將歸豫章詩

以別之 三首

卷之五

詩

遊石洲 二首

舊太守徐濱岳觀察岳陽偶道敝邑詩
以送之

代送徐觀察

柳浪館同龔散木小修賦得雪中新柳

和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 五首

月下

月下偶成

雜葦

夏五雨不止

柳浪偕諸客偶題時午節將至

賦得風雨亦來過

戲題十姊妹花

早秋曉行入寺

秋夜獨坐看月

柳浪襟詠 三首

題灋州沈大夫加恩冊

謝魯印山惠舟兼荅來什

書尾以濟川見期非所望也因述鄙懷

以報

八月十二日同諸公看月水軒

湖亭對月述懷同散木賦

中秋對月同散木作

秋夜坐月水軒同龔散木劉繩之賦

柳浪雨中時親朋多自場中歸

兩弟自文戰歸

偶成

和散木韻八首

再和散木韻八首

九月二日盛集諸公郊遊至二聖寺仍

用散木韻八首

九月初五日得三弟京闈第三報志喜

仍用散木韻踐前約也八首

舟行黃金口同散木王回飲

又九日偕諸弟及諸季昆散木陳正夫

王回登高孟溪劇飲

和散木登高之作

贈陳正夫

寄小修

卷之六

詩

村居襟題 二首

散木和前詩仍用韻答 二首

再和散木韻 二首

山中舊齋

集沈青平齋限韻 二首

齋中閒夜小集 二首

歲暮書懷得風字 二首

次峯字韻 二首

荅魯印山見賀新居之作

小竹林蠟梅盛開兼贈主人

水仙花

癸卯初度筵中示社友及兩弟

和僧韻因贈

甲辰元旦飲劉繩之梅花下聽歌時一

納在側

穀日小集五弟春艸堂得穀字限韻

和穀字韻

看梅用前韻

代廣陵姬用前韻

集五弟春艸堂

看紙鸞

花朝月下泛舟限四韻

浣溪莊落成同社中諸友賦

二首

賦得溪上落花

余友黃鵠生與所暱相去二舍為置符

以召各藏其半題曰花信風社中雅

其事作詩詠之

二首

清明

雨中集龔名廿平遠樓

偕崔晦之過二聖禪林時諸衲子出紙

索書戲得猪字

石馬莊夜集得封字

甲辰會榜題名至時舊友及諸弟在場

屋者皆被落因及之

四弟旃檀館即事

和散木韻 二首

集子靜水明樓聽歌仍和散木韻

散木方鰥誓不娶詩以嘲之仍用前韻

偶成示衛道人用前韻

竹香 二首

喜小修至自燕

竹林限四韻 二首

竹林為官谷物今屬小修四歲中凡三

易主矣余頻年興作故後半以自箴

仍用前韻

偶成

碧鮮樓小集談養生

甲辰午節觀競渡 二首

偶成

湖上碧酣樓落成

暑中舟行入村舍偕冷雲及明教居士

二首

初入村居 二首

七月六日

山中

山中限韻

吳生貧甚所遭輒竒詩以送之 二首

卷之七

詩

入德山舟中偕寒灰冷雲雪照諸衲子

雲影居士月中有述

舟中望黃山

中秋偕諸衲泛舟洞漣

甲辰中秋後二日禮德山鑑大師塔偶

成四偈示同行諸衲

秋夜宿德山絕頂翫月前此看月江上

頂有善卷壇

龍岩御載酒過德山見訪一別十三年

矣感念存沒不覺悽然已復自咲舉

觥相樂遂大醉

龍君超邀余過新置山莊

四首

德山遇大智龍湖舊侶也

二首

德山簡劉憲使

二首

德山遍入諸巖壑

峇龍君御見憶之作君御詩云我家德

山不得住故末句云云用博一笑次

篇聊為解嘲亦可作一陵公案也

二首

德山聞長嫂去世慟念伯脩感而有作

二首

別龍君超君御兄弟

夜深不寐起視星文遂成謎語戲別君

御兄

答君御諸作

四首

九日登高河湫山

夜入柅源縣月中

望淶蘿山有懷江淶蘿年兄

題柅源縣

入柅花源

四首

伏波將軍避暑石室 二首

穿石

水心崖

桃花源和靖節韻

槭花流水引 十首

托龍君超為覓仙源隱居詩以寄之

竹枝詞時阻風安鄉河中 四首

送寒灰入叅上兼訪陳遇卿 四首

九月二十九日同羅服卿及社中諸兄

弟登高二聖寺用扇頭韻 二首

服卿訪余柳浪不遇俟我沙頭既歸服

卿再至遂用韻贈之

唐堯胤自貴竹過訪用君御韻奉贈唐

昨歲出閩

唐堯胤以詩見投用韻奉答唐從貴竹
來

閏九月一日羅服卿唐堯胤王以明劉

繩之王連玉及方平無煩兩弟夜集

齋頭得成字

箕筥谷七夕露坐

卷之八

詩

送唐堯胤赴上

燈下觀菊花影同社中諸友賦 八首

送羅服卿還夷陵兼柬陶孝若年兄

五弟清梵閣落成閏九月九日同鄒伯

學王闇然王連玉劉繩之方平弟觴

其上得清字

聞省城急報

閏九月菊

過五弟天花館同郝公琰王尚父小酌

月下坐小閣

秋夜痛飲李上舍家和公琰韻

郝公琰邀過禪堂訪諸高衲 二首

過法華練若

夜話清梵閣限韻

賦得野竹上青霄拈三江韻

和五弟韻

過田我在鶴墅

看諸友奕 二首

初冬夜同郝公琰龔散木閒譚

風林纖月落 四首

夜話春艸堂限韻 三首

喜蘇潛夫至柳浪座上限韻 三首

集方平弟綠蔭堂古槐下即事限韻

郡人來言楚宗事久未得 肯感賦 二首

小修久住沙市蘇潛夫遲之十餘日矣

雨中集劉繩之高齋小修忽至賦得

十灰

賦得裙拖六幅瀟湘水

賦得歡場害馬

乍寒集王連玉宅小飲

集小修簪薔谷偶成

月下過小修淨綠堂試吳客所餉松蘿

茶

夫石居小集送蘇潛夫得風字

代

夜坐讀少陵詩偶成

王回先一夕尚痛飲叫笑如常時侵曉

三弟來云回病且革以為戲也急往

觀之回奄然逝矣遂為長律哭之

送郝公琰南下

和東坡聚星堂韻

甲辰初度

四首

十二月十七日五弟初度

五弟生日同諸公集春州堂得文字

又次三弟韻

立春日偶題

梅花

二首

卷之九

詩

乙巳元日

外甥毛雲花燭詩時年甚小

人日自笑

寄黃平倩庶子 二首

寄曾長石太史

夜起同廖道人扣王生門索酒酒行而

雷電大作衆皆辟易余興益豪至于

夜乃休 二首

曾長石詩來約以寒食見過用韻答之

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賦

苦雨

乍晴述懷

長石過訪共宿二聖禪林次日至柳浪

遂有三峽之約

新晴

送惟長先生歸寔途中偶成

曾退如太史返棹江干雨甚宿楊上舍

家令門僧持卷來觀夜坐有懷敬題

其末 二首

泛舟便河 二首

送蘇潛夫址上

遊章臺寺和小修韻 四首

午日沙市觀競渡感賦

夏日同龍君超傅仲執蕭季星龔散木

彭長卿崔晦之小修王小白泛舟便

河得橋字

又和龍君超韻

劉元質宅宴得金字

龍君超徵集章臺以看花臺為韻偕遊

為林伯雨傅仲執劉元質蕭季星崔

晦之小脩 三首

陶不退以容城諭丁內艱歸滇中至敝

邑殤其令子遂瘞焉於其行也詩以

送之 二首

七夕偶成 二首

病起新霽見月乙巳中秋夕也

林蘭閣同王以明先生及尚父謝道人

小集偶成

送君超兄還武陵 二首

龍堂招提觀影戲精絕入解前此未有

汪師中龍君超皆有作 三首

醉歸口占示凡公響泉道人

當陽僧來邀游青溪紫蓋諸勝 二首

登遨遊塚有感作示凡公響泉道人

將入青溪值雨雪凡公有詩見促用韻

答之

代青溪道士見招

讀經羅漢贊為黃竹石題

送雪照還吳

又代作

暮島投林和張明教 三首

乙巳初度口占 二首

乙巳除夕

卷之十

詩

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得風字

春日同謝于楚周觀國小脩李澄之王
尚夫崔晦之劉繩之過智者堂訪度
門法師得心字時度門難後至此

謝于楚由川入楚將東歸歎復北上有

姬在燕也

鴈字

十首

送王以明先生赴南都試

諸衲見過

哭江進之十首

有序

送周觀國還會稽兼寄陶周望兄弟

二首

魯退如雷何思過柳浪湖時退如初度
有詩見示次韻答之

魯雷二太史過柳浪用杜韻

二首

和退如舟中韻退如訪道回家有新姬
併以為嘲

黃平倩久無書有僧自蜀來傳其巖世
余不信數日後陶周望書來云聞平

倩有疾且求消息于余余謂小修曰
必無他詩以志之

西僧來云平倩初病痺今已痊復志喜
彭長卿自武陵至公安遊甚困便欲由
梁之魯入都歌以送之

附險韻詩

初春暴熱過靜者居限韻

法華菴同諸開士限韻

又次前韻

旃檀館雨中限十一韻

香光林即事用前韻

法華菴雨中諸公以詩相角限得六韻

菴中閱經示諸開士用前韻

喜王以明自村中來同寶方官谷限韻

別王以明用前韻

五弟新卜園居余笑曰柰物力不敷何

社中遂以為韻作詩嘲之仍限四章

各四韻

雪中限韻時寓沙市同度門作 二首

雪霽後仍用前韻

舟中看月仍用前韻

迎春日舟中宴坐限韻

舟中風雪遲蘇潛夫遊玉泉不至和客

韻二首

入春屢作雪不見梅花仍用雪中韻作

古詩悲之

卷之十一

叙

序高氏家繩集

叙曾太史集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代

陶孝若枕中藝引

謝于楚歷凶草引

識伯脩遺墨後

壇經節錄引

賞心集引

郝公琰詩叙

張茂才時執小引

吳長統行卷引

卷之十二

叙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送劉學博序

送潛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

送葉使君還朝序

壽洪太母七十序

壽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卷之十三

記

入東林寺記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佛手岩至竹林寺記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由天池踰舍幡嶺至三峽澗記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識廬山記後

遊德山記

由河湫山至柘源縣記

由涿羅山至柘源縣記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卷之十四

碑

荊州脩復北城碑記

東門護城堤記

新修錢公堤碑記

公安儒學梁公生祠記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席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卷之十五

誌

余大家祔葬墓石記

少溪袁公墓石志

詹大家壙記銘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夷凌羅子華墓石銘

司馬孺人墓銘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

葬墓石銘

舒大家誌石銘

慈谿錢君墓石銘

卷之十六

疏

聖母塔院疏

板橋施茶疏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廬山募緣小引

甃路疏

補藏疏

衆香林疏

題供僧籍

募建青門菴疏

諸天寺募疏

題王路菴疏

公安二聖寺重脩天王殿疏

募作板橋

題請藏疏引

普光寺疏

菩提寺疏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題光中鳩材小冊

募修吳氏橋小引

題承天寺募冊

題龍堂寺僧募冊

禪堂募麥引

書檀度和尚艸菴引

髯僧銅塔冊

衆香林冊

雙田寺冊

卷之十七

雜錄

題出世大孝冊

題澄公冊

識雪照澄卷末

題寒灰老衲冊

雲影字解

紀夢為心光書冊

識通禪冊後

為寒灰書冊寄鄖陽陳玄朗

贈小僧習之說

明教說

題鄭節婦傳後

卷之十八

尺牘

黃平倩庶子

顧升伯修撰

李湘洲編修

龔惟學先生

又

何容部本江

雷元亮郡丞

黃平倩

陶周望宮諭

蕭允升庶子

馮尚書座主

答王以明

答陶周望

王則之宮諭

王百穀

答徐見可太府

又

與耿中丞升臺

王百穀

袁無涯

卷之十九

尺牘

答陶周望

蕭允升祭酒

顧升伯宮允

金給諫

羅雲連

陶孝若

黃平倩

與友人

答沈何山儀部

答吳本如儀部

劉行素儀部

李湘洲司業

魯退如編修

荅費太府

荅董玄宰太史

荅薛左轄

荅李百卿

與李杭州

與王百穀

潘茂碩

蘇潛夫

陶周望祭酒

荅錢雲門邑侯

與蔡嘉興

荅陶周望祭酒

與曹進士平子

荅魯退如

錢邑侯

汪觀察

袁無涯

卷之三

萬曆戊申秋吳

袁氏書種堂校梓



漢淵碧堂集總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瀟碧堂集卷之一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鄉閱

詩

遊石洲

江神發幻思十里金沙變白波
蕩琳球雲燦復霞濺頭頭螺甲青
點點妖唇茁殷殷瑪瑙雲絲絲
交背面風沙誰刻畫霜雪幾陶煉
暴精萬餘年今始歎光絢鄉人陋
莫知騷客遠難見付之

清
靈璧與將樂下質得高薦荔枝未登科百果爭
嬌豔開卷讀雲林續作石潭傳

雨中過王官谷香光林

脫屐入春叢拾芳携翠籠一番洗竹雨幾陣報
花風薪老知茶忌鬚長論藥功踈黃穠碧裏一
樹石楠紅

二

為樂常燒竹貧僧每貯糧觀心三點字疊膝一
繩床譜石增新樣和香覓舊方黃柑栽未幾已
得五拳長

雨中坐方平第旃檀館即事

栢屏藤格徑森踈闌外蔬畦十畝餘坐客始聞
烹水法高人時有乞花書瓶中熟結香尤老兩
後山茶韻不如本欲死心無可死爛紅堆裏話
清虛

看梅

莫將香色論梅花毛女而今已出家老幹瘦枝

清苑堂集
蒼幾許總無花萼也輸他

二

自剝青苔自掃塵僊經沈縷對幽人不須更畫
維摩詰恰有梅花為寫神

送臨湘戎公還至源寺寺時有火災

一鑿烟雲幾百春
簌巖粘壁碎魚鱗
青山也曉
茶毘法要作涅槃堂裏人

二

不轉空輪轉火輪
一番金碧盡成塵
世情若也

同燒却好作
澹風撥艸人

三

菴主鬚眉依舊青檀那
施得幾星星
踢瓶且免
輸山子
摺背何須喚古靈
上人為寶方落髮師

四

衲衣吹敞綠楊風
貧拾春江石子紅
乞得黃家
石浪字可能將去扁
虛空
余時方為寶方乞
黃諭德石浪齋額

送蜀僧往南海

一踏我眉二十春
冰花破處石鱗鱗
憑將徧吉

書一紙傳與東洋打坐人

坐王官谷朋石館同程彥之分得石字
林家梅米家石荀家香謝家屐鶴瘦帶道容松
老入詩格竹子一萬梢十里屯秋碧雜花四五
種聊作琅玕後貯雪點梅湯和香燒笋炙一分
供調御一分待幽客

和官谷館字

雲以竹為郵雪以梅為館君看竹多處無陰雲
亦滿將雪近柳條柳意自踈緩一種漠漠思盡

屬寒花管儂與君亦然氣味同老懶冷澹足生
活不向晴處暖

法華菴看月江老衲移栢樹

竹皮屋子槿條籬繁葉濃花最不宜乞得趙州
栢樹子當窓亂插兩三枝

二

一番霜雪一番姿鐵幹銅膚自小時和葉和梢
纔尺五幾年長出杜陵詩

三

自操禪榻畫庭莎寬處須容一笠過試較沙彌
長幾許眉尖上下不爭多

四

閒將栢葉攪胡茶供養方情老作家不似破頭
山道者貪他傳代古袈裟

五

眉如霜葉骨如巒破衲何曾畏早寒夜坐連雲
春帶雨如今真作畫圖看

柳心館

徧將藍潘浸春顏風柳鬢鬢九尺鬢鶴過幾迴
沉影去僧來時復帶雲還閒疏滯葉通鄰水擬
典荒居作小山欲住維摩容得否湖亭纔得兩
三間

二

一春博得幾開顏欲買湖居先買閒鶴有累心
猶被斥梅無高韻也遭刪鑿總每欲當流水詠
物長如畫遠山客霧屯烟青箇裏不知僧在那
溪灣

王閻然館中看梅余家塾也

乞得馬家雙玉鬢清姿濯濯槿籬間幽香偶逐
寒風去帶却書聲過別山

二

竹外斜侵十步強千枝萬朵亞隣牆東風若過
黃梅節吹得先生醋甕香

雨久初晴

梅花吐冷魄竹子舒烟尾晞影落寒簷微微苔
甲起向虛置楷床卧聽鳩婦喜發鑪爨古灰一

片沉心死乍聞鄰塾言兒童攤潤紙乳鳥背窓
啼花間掠紅紫

風柳

夏后傾城喜羊家通體腰蝶魂拋冷絮鶯夢惱
娼條幾日青門道當時紅版橋閒思與閒恨種
種逐烟銷

柳

晴江灩灩鴨頭絲半管春情半別離不知陶老
緣何事也向東籬插幾枝

二
牽愁牽緒弱烟中銷却東鄰幾頰紅欲把無鹽
比西子老髯時復立春風

三
少年容易起悲酸每為春條惹肺肝而今老
煙灰滅只作遮籬映水看

祇園理藏完

貝葉重分甲乙科殘編無柰蠹蟲何因君一問
阿難老強記如何得許多

二
書却何須怨祖龍南寮師弟北師公元宵夜月
春燈裏半入兒童火爆中

三
收得殘函萬紙餘更尋高閣作精廬何人却出
銀鈎手贖取琳琅次第書

伯學齋中話舊感賦

相逢各自歎秋姿長憶春郊走馬時細竹也來
成老節稚松何意見霜皮眼中幾度消寒水鬢

脚公然長禿髭十五盛年看又過不知誰是蠟
梅枝時蠟梅盛開

題伯學齋居

竹子只數梢且有干雲勢齋居足丈餘迂迴有
餘地閒花不用多一株兩株膩閉戶炙沈心石
眼通雲氣卷中秋水波畫裏春山意晞影生浪
紋衣光沈冷翠

賦得斜風細雨不須歸

莫釐山上亭如蓋紐取蒲梢作衣帶絲烟絲雨

著羅窓墨樹濃山寫生繪農家閒記月毛生賈
舟怕見江猪拜是處皆將笈箸行誰家不得刀
鱗賣雲脚纜封馬蹟山輕雷忽過吳淞界湖州
萬戶入青煤七十二峰如錢大舖糟一枕釣竿
眠不覺風波在船外泝泝烟嵐刺眼眉折折雲
山鎖心肺誓將白水洗纓塵何用浮雲生肌疥
為君屈指開元年高冠大纛幾人在一灣艇子
一竿絲不學成都先生卦

和王以明山居韻

蠟屐先春試新詩
倍日吟為花常駐馬
有字即題襟
竹老雲辭去
廊空月到深
將何伴幽冷水
響與柯音

二

自候烹茶火閒開
看竹窓方情四五
衆花事兩三
椿古注多題什
隣翁也姓龐
虛空繫得否
無起亦無降

三

小石含山意
柔風寓冶情
卷終香字損
禪起夜

綿輕第水兼
新品注花帶
別名晴沙看
鷗母引得小雛行

四

飽食長腰米
高撐過頂枝
閒尋施藥地
細剖訟花辭
霧眼添燈暈
雲瓢挂癭師
山齋通夜雨
腸斷子瞻詩

五

細鳥藏窓葉
幽花綴靜枝
獵心生翠管
冶習露春詩
為髮添塵眉
因寒罷講期
貪嗅真可去
何

事併除癡

六

潔得如霜室層層畫岳
圖僧貽少室屨舶買嶺
南孟徑僻花爭發林深
鳥盡趨趨時先貯釀莫
遣渴來沽

七

撥却閒生事孤清亦可
風半痕離樹月一影沒
池鴻種菊防沙蟲加綿
瀘水蟲近郊多麥隴青
鬣好柔豐

八

幾日窮彫鏤嗒然一遇
之辟如風與水相織忽
成漪夢清雲入肺吟定
髮生歧好挾飛仙去深
山伴種芝

別程彥之歸吳

無成何用出昭關眼底
濃華閱幾般陸品携來
尋白水謝家將去入名
山緇寮乞作分樵馘練
恰羞歸擲果灣七十二
峰青朶朶嵐光只在屋
楫間

洋溪湖嘲沈青平 沈家湖中

家湖頭客湖尾深盜淺甕量魚子大婦得白鯉
小婦得赤鯉天乾富馬滂富鮓驅兒牧豕荻根
下

二

湖頭船湖尾屋丈人把叉墾收日朝舖乾鼈裙
暮膾鮮鯽絲螺頭蚌子送婦歸

柳浪館月中泛舟

烟樹濕茭茭殘缸細隱紅池容通國水柳散一

城風僧靜能消月庭方好貯空幽窓漁梵冷童
子印香終

瀟湘舟中別某禪人

山深影獨翔湍月似冰涼石入分泉鉢莓生漉
藥囊樹頭懸笠子經背寫花方若過湘君去琅
玕截許長

夢中得詩醒記中二聯足成之

散髮長吟穀水邊吹烟唾月小遊仙也知紫閣
雙扉夢不破青溪半枕眠避客偶然拋竹屨邀

清碧堂集
僧時一上花船無心更着紅衫去學得寒灰古
木禪

岳陽舟中同諸上人語

樨子碧絲繩官程亦伴僧每聞靜者語似飲熱
時冰隙月衝簾幌高雲謝繳矰七番經過地話
盡一牕燈

漢陽逢丘長孺

不是頻遊地如何亦遇君相看唯惜死所問不
離雲白帽增官韻黃蕉織水紋冶心今較可敞

笈委緗裙

二時長孺將赴武場

解躍穿花轡學披細葉衣詩于七字長面較別
時肥怒石當江立腥鳶沾水飛他時蒲社飲倍
感友朋稀

舟中逢周行可

君是滕元發長舸破浪來入羣瞻嶽嶽顧水影
鬢鬢黃石曾窺輿稠林每亂才通侯畫地取筠
管亦何哉

坐王章甫水明樓

巒光設色淺深間萬瓦鱗鱗鑑碧灣孤塔自來
當沔口高僧相過說廬山常時杯底沈黃鶴每
就堂中乳白鷗南北精藍青比比蒲團纔得箇
人閒

過赤壁

驛石奔雲浪幾春黃泥坊底射洄鱗周郎事業
坡公賦遞與黃州作主人

赤壁懷子瞻

夜深清拍孌楊枝驚起澄江白鷺鷥過客爭澆
赤壁酒幾人曾和雪堂詩山民自種元脩菜石
榻剛存乳母碑見欲鑄金範老子柳浪湖上拜
新祠

寒香

寒香冥冥上屏紗活火烹泉石碾茶溪翠柳烟
爭屋疊雪條風幹互歌斜旋開麩社通蓮社痛
飲南家又北家禪榻歸來清似洗醉看紅燄吐
膏花

蕭碧堂集卷之一

章鏞鐫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二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閱

詩

遊廬山初入東林雨中

窮天刻冷翠濃雨洗幽青濕雲坼西巖坐見武
昌晴遠公昔菴此蓮花漏初成巘竇列宗雷石
梵徹天清想像醉五柳顛顛望金鐺曠心聞法
語啼兒畏錦綉達哉遠師鑑禮法憐裸裎客兒

雖百醒不以易一醒千二百歲後白藕無根禁
蓮宗啟末社唐子慚道盲掬流浣塵貌寒潭吹
古腥山僧如石瘦蓮堂空幾楹

天池寺

山以雲為郵雲窮山身見石貌呈巧心瘦妍競
竒變暄涼隔下天葛絺易柔練一石一狂呼前
石翻為殿萬仞瞰畸雲條縷條飛片撫松坐枯
巖一往謝塵罨

大林寺寶樹

鐵幹銅膚四十圍隔峰猶自望孫枝塗雲抹日
空山裡曾見東林行道時

二

瘦石鱗鱗帶碧絲百盤無地不青枝人間那得
西方種問取嘉州合眼師

題天池後嶺

往將天事問脩人碧玉蒼波晏比倫而今萬仞
峰頭立依舊圓空掛斗辰

山中逢老僧

擬把蒼烟付老閒廿年形影不離山窓前一樹
盤空老曾是天台拾子還

二

一抹青烟沉遠巒禪心汰得似冰寒閒山閒水
都休却付與瞻風衲子看

三

念珠策得定功成絕壑松濤夜夜行說與時賢
都不省依稀記得老陽明

四

一室長關谷底泉兒孫閱過幾霜顛松根夜壁
時來往不省人間有睡眠

五

愛把蒼竿攪月湍山風吹頂不曾寒竹林寺裡
尋常去乞得西僧梵本看

六

課得西崖杉栢成山中知面不知名少時曾學
收雲法擬把一囊送我行

七

坐破松巖不記年，衲衣長是裹谿烟。
天池寺裡猶嫌近，更住天池絕巘邊。

文殊臺

芙蓉萬尺花如鐵，秋窓晝灑紅霞屑。
螺頂仙人騎杖來，天衣曉帶雪山雪。
帝遣神丁量海洗，繡鏤斑稜生平砥。
一萍吹作潯陽城，半七疏為九江水。
高青直上一萬重，綠瞳笑啟金泥封。
烟重雲滑不可去，怒鞭白雀惱張公。

遊佛手巖至竹林寺

以手摩蒼霞，終古搏秋碧。
掬取九江流，澆空洗雲魄。
茫茫竹林人，斑花生古額。
坐斷滄海烟，日月如窮客。
引領見長眉，及至化苔石。
一往號青林，鬢鬚如雲白。

明空住柳浪，五月附余舟。
南下別于歸，宗道上因作柳浪三疊以送之。

青池白石每談空，銷却寒缸幾炷紅。
記取柳浪湖上柳，夜禪聽盡碧絲風。

二

碧溪影裡一僧歸
漾得雲光上衲衣
記取柳浪湖上水
縠紋風起鷺鷥飛

三

石鑪話盡晚窓烟
閒剔春芽自煮泉
記取柳浪湖上月
隔花呼起放生船

過歸宗寺

墨池秋水石苔寒
晉碣唐書野火殘
一丈艸青紺殿裏
爭教赤眼不心酸

瀑布

寒空日夜摩幽綠
霧縠龍綃披幾束
銀灣截斷牽牛人
鞭起眠龍駕天轂
帝宮酒暖澆愁春
雲汗茫茫瀉清淥
夜寒霜重玉女驕
袖裏金匱向地覆
湘娥手挈瀟湘來
雪魄雲魂闌不足
炎官不到落星城
六月人間呵凍玉

夜卧青玉峽看月

渴虹飲石夜蛟哭
寒屑霏霏灑蘄竹
一灣淨月趁斜巒
隨向龍宮寫幽獨
鷓絃斷盡鐵槽平
石韻高寒譜不足
頭毛索索甯人長
幾時買斷青

崖腹五更涼夢泊孤雲以手捫天如蒼玉

蕪湖舟中同范長白念公看月

夜深蕉恰帶寒澌隔水青梧辨露枝問取無心
老衲子幾人消得幻琉璃

二

夜泉香鍛石鑪紅聽盡寒松帶雪風筭取人間
幾月子江心甌面復瓶中

三

青山不改黛螺春孤閣娉婷是女神一鬢秋光

半匣水人間多少熱忙人

登平山閣同江浦諸友論文

石路突寒松柔嵐被遠封白波千里舶青鬣六
朝鐘雲老蛟遷窟窓晴雨洗峰文心喻烟水吞
吐幾重重

采石蛾眉亭

空江石壁瘦鱗鱗膩綠顏斑酣冶春掃取山光
為黛粉儘教蕩子作仙人

二

擬將杯棬作家鄉
卧月橫烟夢幾場
况是蛾眉消得死
爭教白也不即當

三

是處烟嵐掛齒唇
懶將時事罨心神
青山也許人酬價
學得雲閒是主人

白門逢焦弱侯座主

十年一拜鄭康成
搔首青山獨自行
醒即讀書倦即枕
不將無事換公卿

二

赤軸猶如水瀉瓶
艸顛書盡萬梢青
而今老矣都休却
日課襟花兩卷經

侯師之水軒

架書狼藉粉蟲殘
六月文紗濺水寒
麾卻如花舊拍板
茶瓶相對白蔬盤

二師之耳聾老事西方之學

卷葉塞來多少時
形言眼語亦能知
白頭聞得無生事
學把胡珠喚老師

途中懷大兄詩

十宵九入夢明明知己逝識得中陰來未審寄
何位前者四月初恍忽上忉利光容若平昔天
服粲遊戲伸紙與我讀竒文千餘字夢中了了
知醒後都不記曾聞釋子言天樂稍濃膩若非
道種深未免天色醉記兄初生時大姑兆竒瑞
麗人躍空飛姑也永以袂苦旅思樂宅返促亦
何異但恐冶心多減却道人氣少日念懽場鳴
泉奔渴驥一卧三年茵肌消如寒蛸從茲稍譚
仙習靜學觀鼻朝坐一絲香暮禪半幅被闔門

杜色聲精神轉強銳蒙莊不去手卓有出塵志
幾年客金馬漸識宗門事乞差既里還刻苦相
摩礪旦尋復昏披斫惟空有諦有如群嬰兒搢
手量鵬翅突聞物格言石火掣飛燧惑魔雖暫
殲狂使方為厲挈疑過龍湖息求而得刺一自
直東華先鷄每戒睡日夜抱一編形神俱焦瘁
眼澀如有沙舌乾無厚味國本既艱危臣也難
為退余時官閑局第也負書至每當聚首時言
必窮幽邃毒語攻沉痾當機無迴避俱悟昔時

非馳馬歇狂轡淨侶偕數人結期向北寺下直
即停車六時聲如沸合掌化如來白毫與青髻
東林十八賢高舉標奇致披此塵勞衣縛人如
鳥罽便欲脫簪紱指彼青山誓或假或休沐次
第作歸計余也先羣飛入山選幽翠結茆四五
間日日眇歸幟夢魂搃不及逝也一交臂嚴親
頭觸石聚哭空里肆海內學道人千里緘酸淚
弟也冒雪行十日走巢騎不忍見京華何況舊
邸第寡婦一屋聲天地為陰曠立後以祈年殷

哀方小替傳聞四月終白旄出淮泗余也偕諸
衲奔帆如雲駛念公聞我來追至潯陽際十日
抵瓜儀南北舟相次肝腸慟一割石火迭相謂
富貴竟何成顛毛不如雞十載無生學劈蓮微
見惹痛呼隔聞塵天高日西墜前者潘去華夢
中忽見示生平四良友君家得其二賴茲切摩
力今亦生善地信我同心人冥墨亦相締祠之
柳浪館兄與白蘇四天上雖酷樂勉來一豎義
破曠出精金剡却知見崇携手入蓮邦沙劫為

兄弟

戲題道士泮

小孤詩真山翻作假山看

道士名髡其顛真石壁貌假山陽戶開北面東
流水西還采石蛾眉小姑鬟蒼瘦爭似老黃冠
江漢手覆三迴乾古凰遺尾青闌干

無念同余迎先伯修賦此為別

瘦石如何比老顏纔留筋骨在人間一舟破衲
慈明哭幾葉寒帆學士還病久思歸黃栢頻哀
年夢上戒壇山江西湖北頻來往學得心閒似

水閣

漢陽蕭仲子叅知山亭清話

平平數點山因水發妖倩鱗鱗萬室瓦以山增
竒豔蒼際織波紋盃裡落霞片風檣對岸出人
影隔江見是日雲態繁薄陰與晴戰漏光緜水
花淨眼生微眇三山五湖舫只此大江面幾人
厲霜刃割盡閑塵眉無髮可留青何繩堪繫電
為問橘皮仙江渚幾迴變

寄黃諭德平倩兼申玉泉之約

宦情擬上武牙灘
甘味真吞栗棘丸
腕上千珠胡語熟
秋來一影射堂寒
面慈每覺違心易
肌疥當思忍癢難
枵木如菴茶似掌
藍堆山色倩誰看

出城至大別寺題壁

漢陽山上閒巒少
漢陽城中人又老
娟眉雪齒競浮榮
幾人頭上無青艸
荒墳如粟秋山下
嗷嗷鬼母訴長夜
山中老矣頭陀行
白骨堆中起精舍
漢陽城如掌
大壯士激矢穿城
過試登高閣
數行人濶帽青衫
凡幾箇

八月六日舟中憶去年此日與大兄都城
歸義寺別
泫然念及大姑自云明歲二三月當還出籠不遠因大笑而別
今大姑與兄俱逝矣哀哉

別時猶記帶餘談
夾轂風生滿面灰
屈指來年二三月
大姑含笑長孫來

二

伏惑雖然學聖流
難辭真慟到眉頭
獨形獨影

空舟裡自說因緣自解愁

三

聞說南中也破顏幾迴夢上九華山而今恰走
南中路不是生遊是死還

四

饒他白髮倍耆年那得三朝無惡緣一刺未離
一刺苦爭如長夜却先眠

五

燈前腸痛子瞻詩宿世他生自可知郵館暫來

還暫去蓮花聚首是長時

將抵家園作

都說還家樂今來無此情稍稍親宿累漸漸入
愁城嶽月隨歸夢蘆風作苦聲令人仇鬢髮遮
我學無生

二

況是風吹旄那能石作肝一門冰水淚十里路
人寒痛絕椿堂雪孫他熊膽丸郭西原上艸曾
是繡歸看

舟中偶成

何云賤勝貴賤死悲易止何云頑勝智頑者多
壽死暗女與妍天相去不盈咫欲得截憂愁先
須斷歡喜行年三十餘稍稍窺茲理視官如舍
邨等子于衣履舍邨非不住斷不悲移徙衣履
非不着無心計華侈深谷既慳緣鬧途且停趾
出世我不能免作勞薪爾

二

冷媿豈不見見之如青巒絲肉豈不聽聽之如
鳴湍聽水無蕩思愛山無熱顏辟如懷抱兒挈
手弄金丸山雞眩其影竟死白波間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瀟碧堂集卷之三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卿閱

詩

齋中偶同諸友作時秬

少時飛將氣如騰老去常思韞上鷹抽得健兒
金鏃矢等閒親角兩三棚

冬盡

怕見曆頭殘窮年逼小寒見人黑髮去自檢白

鬢看好句逢僧得新懷語客難雲山與烟水夢
着也成歡

除夕觀諸公飲

剪却殘膏穗閒觀未了棋角杯窮酒事分帖記
花時白髮羞螺子青溪訪釣絲買椽新作笠江
海任吾之

除夕偶題

螺甲香沉蠟燭殘黃柑歷歷耀青盤朝來令節
候官長當去紅衫欲贖難

二

白酒青盃強作歡長歌到底意摧殘當時京邸
團圍日只作尋常聚會看

壬寅元日

不圖宴坐與澄神只要烟嵐過眼新筭取開年
得意事衲頭隨着住山人

初正偶題

慣懶無心更出關清時夢亦趁人間幾回寺裏
尋花去獨自江頭看水還處世漸同粟里子金

家擬住玉泉山千谿萬碧何由見只是蒼枝也
破顏

人日同度門發足上玉泉

燒却門符紙匝地競如螳青眉稚齒兒堂上誦
夫子余也亦皇皇趁時治山水瓢笠共山僧緇
衣附行李是壑即吾居是雲即吾市逸思觸東
風吐若爭春藥冒霜遵脩途十里黃埃起

二

西眉東衡匡天公賜我履道遠不能從玉泉且

經始幾年說堆藍未語頗先起夢中見青溪石
泉帶雪洗疊身智者洞扣我先鄉里鄉人說鄉
事真切彌可喜問我氏伊何作講堂者是

堂乃表
子雄作

隋天
台講

久不到沙市矣感賦

斑髮今來是老成緇衣聊復大堤行見僧每憶
年多少觀水因悲物變更率爾扣門常悞姓偶
然題壁不書名章臺寺裡曾遊處古棘叢葦遠
地生

雪霽看月和度門韵時將發玉泉

一片牙光地南宮墨不成近窓花淡泊就枕夢
孤清弔古前朝淚耽幽後夜行刻期峰頂上踏
雪共題名

元夕度門出宮中月餅同賦

曾向昭容手內傳綠綵親押聖人前三千里路
秦宮月和雪和烟到楚天

二

盤中猶折半宮花刻鳳攢龍自內家不是國師

爭袖得也應墜破紫架袋

三

曾是金娥印得成留將舊樣說陰晴等閒放出
中秋月併與春燈一夜明

舟中元夕偶談郡中舊事故及之

又見一廻圓長江淨可憐稍談朝野事遞語盛
衰緣萬井濃華歇孤燈沙雪前瓶梅香楚楚似
欲鵬枯禪

元夕舟中同馬元龍夜話

夜深蠟燭殘月色淨諸巒近水臨窓語和烟帶
榭看貌兼杉影瘦思入井冰寒辦得一番死叅
禪也不難

舟中夜話贈馬元龍

十年不作沙頭客舊時昵好頭盡白偶然湖海
訂新知久語寒泉落幽石白沙着月水澄天一
面吳綃滑冷碧醴醴沸盡火銷灰不覺西窓墮
寒魄世兒啾啾弄吻舌豆火不光他自窄等閒
搯手量青天枉把虛空記尋尺天池九萬自乘
風不以蜩鳩損勁翮

竹枝詞

龍洲江口水如空龍洲女兒挾巨艦奔濤潑面
郎驚否看我船歌八尺風

二

雪裡山茶取次紅白頭商婦哭春風自從貂虬
橫行後十室金錢九室空

三

百錢一尺買吳綵焦髮龍鍾舊玉兒記得康寅

前後事萬紅堆裡揀花枝

四

東街晴雪未消泥南陌陰靈又漲堤恰似江頭
娼女面乍時歡笑乍時啼

五

泥深一丈怯開門惡風惡雨惡夢魂繞喚婦來
又喚去斑鳩喚得也頑煩

六

長檣鐵鹿破洪濤木綿子花七尺高棧時蠻力

強三席拋擲輕如一身毛

七

船上女兒畫春娥一葉飄隨水上波左手牽妹
右牽板雲冠不動青莪莪以上二首書所見

八

吳兒纖哲語音儂壯客高簷項領重江西賈子
面如漆袴褶行纏伴老傭

九

陌上相逢盡楚腰涼州一曲寫吳綃鷓鴣絃撥盡

南湖月更與唱歌到板橋

十

玉娘一曲叫天驚此地曾經牙板過十五年前
細腰柳而今枯瘦十圍多

十一

一片春烟剪縠羅吳聲軟媚似吳娥楚妃不解
調吳肉硬字乾音信口吡

十二

賈客相逢倍惘然榎楠祀梓下西川青天處處

橫璫席鬻女陪男償稅錢

荊州前苦雪引

鮫民老困輸綃苦私向龍宮販雲母百馱夜經
瞿唐門峽鬼騎魚訴天府鮫戶十竄九囚虜淚
不成珠天帝怒骨白粉焦委黃泥至今荊州唯
白土

荊州後苦雪引

東皇放晴亦不惡何事飛雲巧穿鑿入市不填
萬井饑積峽惟助江神雲蔬盤日日嚼冰絲豈

有年脂克羨睢撲窓打慢十日落千門無路貸
金錯厨斷烟銷牙齒閣下方自苦天自樂玉娘
斜坐抱雙脚仙官雲吏供嘲諢東海盛醑黃姑
酌天狸夜竊九關鑰倒騎獰龍捶金絡羲和上
書翻見縛丁令無官化飛鶴吁嗟天公待民何
其薄野人扶白覓溝壑

久雪忽晴喜而有作

殘花殘木總精神纔見寅年一日春柳態美如
新掃髮山容親似遠歸人間追老衲三餘輩更

踏冰池五六巡江部早須騎馬出旋呼稚子覓
頭巾

春江引

濃烟抹盡春沙暖錦雲炙日鴛鴦湍斜嵐撲地
夜鬟香較取卓家黛深淺古光勻綠堆春簡尺
闌題盡折枝短桂橈一劃破青天鞞取藤鞋踏
山眼

示度門

北平曾記寫疏時黃帕親封下赤墀三十四年

薄宦客一千七衆講經師藍堆山續開皇詔仙
掌茶抽穀兩旗鬼斧神工仍七日直教重勒玉
泉碑

白香山三十四歲作感時詩余今正其時
矣仍次其韻

少年沐新髮鬱若青莎地一朝盆水中霜縷忽
三四辟如百里途行行半將至視老猶杜容比
少已憔悴是身如肉郵皮毛聊容寄微官復寄
身寄與寄為二浮雲畸太空種種非作意鱗鬣
及鬢髮散時等一氣為樂供朱顏及時勿回避
青山好景光花木饒情致我有戰老策勝之以
無累宵中貯活春不糟自然醉虛舟蕩遠波從
天作升墜

放言效白

掉頭誰擬作公卿只合林間樹下行減是穀非
憑耳過元輕白俗任詩成有身祇作他人看無
事休將造物爭夜踏芒鞋深雪裡自呼東郭冷
先生

二

賢愚富貴且憑他
山上髻鬟柳上娥
鐵網試撈
穿海月漁舟任截過
頭波齊肩大士辭
葦久禿
髮中書感事多
船上老郎江口女
咿啞容易得
成歌

三

鸞靴爭說上場難
衫袖卽當且自看
世路兩平
三友嶺人情八折
九迴灘
骨中毛女霞千片
石上王喬藥一丸
夢去幾番登岳頂
扶桑清水浴

賴盤

四

高人竊欲比無功
閒把心情托去鴻
易象有時
輸瓦卜騷村兼不廢
媯風謀生拙似啣
冰鶴觸
事剛如蝕木蟲
莫放火鵬天上去
恐遮白日駭
愚蒙

五

抹却濃嵐作羽衫
撫松終日坐枯巖
盜悲老氏
折衡斗馬謝莊生
脫轡銜青鳳下來
傳古字白

雲飛去護仙緘芝田數畝那耕得收拾山中木
柄攬

食筍時方正月

鮮甘菜與素盤宜羞殺蒿苳與露葵野腹雖饒
下筋緩疑他名字叫龍兒

二

殺水溫風解凍時家家饌得雪玻璃憑將野意
酬君子飽食西窓讀楚辭

三

纔呼痛快忽傷唇積玉堆霜止一巡便與喚名
西施腕較他舌乳更清新

四

嬌年那得逼人清雪骨雲肌已十成校色與香
皆第一蔬經頭上擬題卿

五

族類叢生楚水濱前身未嫁湘夫人請君試看
殘籜上也有斑斑淚點頻

六

苦將墨派染龍孫只寫瀟瀟个字繁寄語湖州
文與可襪材爭似買盤飧

七

曾踏山陰雨後春
猫頭花筍賤如薪
陶家只棟破塘買
一日當番兩替人

陶周望屢稱破塘笋

卷中見已友王官谷姓字感賦

殘墨猶香落姓名孤缸清夜淚交橫
公然墨髮人將去畢竟青山約未成
心事如冰見底裡交遊于我快平生
柳浪湖上深更月料得詩魂近

水行

二

雲霞擬置別堂春
其柰些兒露水身
碧柳典來求古佛
青鬟嫁去事高真
一生書畫皆償債
數畝琅玕也賣人
湖石迤南梔子北
哭君此地最傷神

舟中與諸上人談已友潘雪松事詩以記之

為向山僧述老狂
這番清淚又沾裳
薄紅腮頰

秋生膩湛碧瞳人夜有光阮籍一杯澆磊塊徵
君千頃泛汪洋方言故事閒編集白水青霞洗
肺腸玄理每將叅國是真譚直把作家常終年
問道忘人我老去論交絕輩行五十金閨纔挂
籍八年符璽尚稱郎虛心聖主憚詞正側目權
臣避矩方大易傳成王弼死小挺園就洞仙亡
葡萄方丈新蓮社首帕街坊舊燕梁司馬也須
揚憚在廣陵終作孝尼傷極知實落棲真地不
是荒唐渺嘿鄉魂魄若歸先洞府平生開口說
牙堂他年京國西州路懷殺羊曇哭幾場

哭劉尚書晉川

記相識相識黃鶴樓當時推齒青衿子平揖方
伯古諸侯書司曹佐歛手愁公也置几頭拄頭
飲我酒庭幽幽千枝如火燒紅榴東眺晴川西
鷓洲少年捩達躁如猴枕肱疊膝百自由歌杯
畫筋恣嘈咻爾時山翁問余言乘興遂作洪山
遊中間離合苦不定長別已經十春秋去年三
茅山東來道公貌腴骨力適百八串珠不離手

言談清簡風颼颼未幾傳公病又傳已小瘳昨
者度門從淮返故里親見白旄黃腸出濟州使
我淚眼如江流三日欲語不得語枯咽喉海內
學道幾人在轉眼輒為天所收去年哭潘去華
又哭我先伯修河枯岳折星辰苑鳳凰不鳴鳴
鶴鷗天公于世豈相讐或者精光透泄不宜久
高賢大才理當歸一丘嗚呼既知歸一丘何為
銀章緋袍白頭戀着不得休

苦雪戲作

十日不曾開木扉強風苦欲弄殘威辜他媚媚
明明節只作團團絮絮飛琴客已聞將鶴煮詩
翁又訴打花稀山人欲取畫中意故着紅衫戴
笠歸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赫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瀟碧堂集卷之四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卿閱

詩

新買得画舫將以為菴因作舟居詩

擬將船舫作菴居載月凭風信所如魚鳥教他
為侍史雲烟呼我作尚書居如老蠹身藏木行
似蝸牛首戴廬下無卓錫上片瓦致身今日在
空虛

二

囊中隨意貯青蚨歌吹雖喧不可無隱逸也須
添故事江山真合點狂夫隨身恰似天宮殿寓
目皆披水畫圖甲子不須頌鳳曆但看蓮發與
蓮枯

三

五湖不是學玄真且喜素衣不上塵家移碧纈
綾中住身是屏風画裡人閑追船子咨行脚老
倩中峰作近隣一衲蒙頭萬事已無懷民與葛

天民

四

鷗隣魚社作新知纔唱楊枝又竹枝風打白蘋
來夏口雨深斑竹過湘祠不愁入目山無態只
怕磨心景要詩喚作朱公些子似當窓祇是欠
西施

五

峰巒曲折水灣環時與遊僧作往還暫為書碑
來禹廟纔因買橘上包山心關網密聊成嘆夢

被雲牽偶不以慎勿誇張竿水過惹他桑孔笑
魚蠻未句見坡公魚蠻詩

六

絲烟絲雨潤江湄又到花嬌鳥嫩時杜宇一身
皆口頰垂楊通體是腰肢閒觀水態思吳壁暗
記方言證楚辭瀟鵠太文鳧太野就中潔白是
銀鷺

七

更無他物作遮闌但得心忘夢亦安渭水一竿

猶有待嚴灘百尺也無端魚龍直作鷄豚狎行
藻却如蔓棘看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
相干未句用陳同甫語

八

舟居元不即田功稍與農家節令同縱小也妨
月額雨雖暄不用卯頭風纔聞攤稅征漁戶又
說抽丁報老翁每被山民來借問今年湖垵幾
都豐

九

全家相次入烟雲老鶴稚鷗共一羣便與青山
堅作誓免勞白水更移文澄江夜月連天泛古
澗寒聲徹歲聞欲把姓名通遠嶠函書先達武
夷君

十

聊將幽思托芳菲閒月閒花總息機青艸蓋蹄
黃犢喜白波點尾翠禽飛江籬不作牢騷詠神
女全拋艷粉衣縱有志和難比我我能容得鱖
魚肥

期蘇潛夫遊玉泉竟月不至及至而余復
以大人病瘡歸于其行也詩以訊之

江程纔隔一牛鳴人事參差柰此行枉把青山
來作夢孤他白石上題名花間廢卷查遺蹟雪
後崩崖戰水聲到日天台應寄訊講堂久矣待
袁生

花朝和坡公韻

絲絲新柳颺堤門早晚南村又壯村風信煖寒
觀樹色藥苗深淺記竿痕行來漸覺姑戎重靜

裡頻將妣火溫是物逢春皆作語子規未必是啼魂

又是日新晴

一泓幽碧照籬門偶為題梅過遠村愁去東風消凍液喜來看艸迸苔痕鶯花又作新情看山水閒將舊譜溫東野浪仙誰在者苦吟清句當招魂

又述舊西山下有門頭村多精藍

探春猶記出青門先問門頭第幾村近水只觀娥散影匝堤唯見酒淋痕花時乞假朝叅少醉後聯鞭笑語溫是日把杯人已往雛鶯新柳也傷魂

和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開不甚暢為花解嘲復以自解云耳同惟長先生作世人鬪豐不鬪槁瘦而能立勝肥倒世人相喜不相愁濁快豈若清煩惱寒花道逸花典刑不與天喬論繁早根株虬曲幹橫斜總令無花格也好山茶肥膩蠻腮紅蒲柳輕微娼黛掃孤清

姁月婢春雲白石蒼崖相對老只將黃髮領芳
菲忍令高姿伴花艸山中夜逢夢綠華騎着么
鳳上青昊

二

花神一夜色枯槁主人入門愁絕倒夜深花嘆
似人言主人百事重花惱一者庸工剪束繁二
者醜女折戴早三者頭上寧着老鴉啼不願俗
子相憐好晒禪遺天主不知花落青苔任帚掃
筭緡立券坐花前無酒無詩送花老孤山事我
恣仙姝君之視臣如芥艸主人百拜謝花神過
不即芟如春昊

三

主人被譴如摧槁空庭百匝愁顛倒抗顏也作
花忠臣摘葉披枝恐花惱貯君玉照金谷之堂
山驕石佞君開早貺君和羨驛使之辭調卑格
弱君言好我無紅碧為君妍莎臺莓榭躬除掃
宋硯蜀紙李廷珪折枝貌得花韻老榮枯開落
等一觀自覺與花非艸艸月沉風止兩無言一

方積雪照冥昊

侍家大人游太和發郡城偕遊者僧寶方
冷雲尹生也

戴將頭髮入禪關長得閒時也畏閒從此野人
功課定一年須上兩番山

二

全家都愛踏雲烟過去青山香火緣扶着白頭
拜真武被人呼作地行仙

三

朝衣疊却繫烏藤白石青巖取次登識得袁家
裝束別紅旌隊裡一騎僧

荆門道中

山勢錯隆隆斜疇苦稼同看人登迅坂叱馬作
聾蟲廢驛崩橋石閒花遠塢風私營與公事了
不到心中

二

十度麥城道三分漢壽侯蠻鄉耘土瘦鬼俗見
鴉愁烈蹟窮諸夏青山讓比丘毘尼稱弟子輩

血可能休

釋氏載公沒後受戒天台故未句云云

峴山道中聞頌汪使君德政詩以紀之

閒坐說循良青槐古影涼橫身遮數郡一笑釋
旌璫通國嫌稱戶生男必字陽小儒無大計束
手嘆非常

習家池

一庭幽碧鑠嵐煙旋着春茶試乳泉想得當時
醉山簡面容如赭影顏顛

習池道中

深岩窸窣石花斑澆却塵沙車馬顏是客競來
嘗白水幾人休去伴青山雲泉到眼無多熱金
紫蒙頭第一關三尺磨崖書大字人生到此是
清閒

大堤女

文窓斜對木香籬胡粉薄施細作眉貪向牆頭
看車馬不知裙着刺花兒

天柱峰謁帝

除却善法堂人間無此麗甍題鑄黃金玉版花

紋地羲和曳長輪銳碧返龍纒霞裡台仙宮飛
斷青溪翅茫茫諸夏人綃綺被山翠號呼夾笙
鏞醒却天娥睡燔珠薪水沉千里薰燎氣長髯
老真人曉暢天家事逸典絕云亭功高七十二
鞭山駕龜鼉一笑秦皇帝

南巖

望絕頂及五龍諸宮有述

珠題缺絕壁人巧依天匠峭綠疊頽嵐青天怯
磨盪濛濛太始雲曠劫相醞釀一自闢玄宮斧
作仙家障蒼巖夾歎竇高天入盆盎終古客清
虛諸仙幾回喪真人將上升先此規圖樣十二
樓五城某天如某嶂宮成付黃冠仙郵侈供帳
道裝俗鬚眉只此輸天上

席耳巘逢不二和尚

幽巖幻出支公面瘦壁玲瓏點葱蒨百年一室
鏤青煙澗石霜松幾回變師言少日住西山南
內風光眼曾見 武皇七年四月時搭衣曾上
戒壇殿白頭等死入名山四十三年若流電柳
梅挿得大十圍又見曾孫頭似霰夜深屈指數

朝賢青山閱人如郵傳元美伯玉今在無可惜
聰明苑編撰

題紫霄太子巖

多少真官學大還只將白雪換頰頰爭如淨飯
真王子巢頂穿芽大雪山

七星巖

紅霞一抹霧千重石骨如斑翠點濃何事丹砂
炊不轉諸仙長執竈門峰

入瓊臺觀

澗路曲盤盤聞香又隔灘巖歌天古拙石瘦月
高寒屢共雲封事曾聞鳥紀官人間三萬日洞
裡不相干

二

一帕覆長眉深衣大帶垂無通名姓地有駕鶴
鸞時為客烹烏藥教人悟白髭聲名與榮利膏
火露花兒

七真洞贈道者

雲烟回合蔽仙關萬仞斜通一髮山事往已迷

新甲子洞深忘却舊人間
橘皮鶴下遺雛去
萼綠花來採藥還
白日餌將三五斗
方瞳如水照丹顏

長生巖逢休糧道者

只將空榻伴嶙峋
踏遍桃花澗底春
一口也擯為長物
諸緣皆可作飛塵
施來白粲都飼鶴
種得黃精每寄人
雷却石爐烟少許
深山遙夜禮高真

遊玉虛巖

一壁繡烟霜石老
嶸嶸露蛻骨留空
巖青山也仙去或
纖削而清或高古
而怒瘦過必成妍
喜極多由怖咽者
為奔泉古者為杉
樹種種出天成幽
竒互遭遇翹首告
仙真此地好流寓
未必三神山有此
竒絕處

隆中偶述

蒼藤老藪幽谿石
瘦鐳棱棱網苔迹
想得山中抱膝時
涼雲如水樹紋碧
山莎滿地刺花紅
艸堂斜掩一池風
杖聲跼跼衝山鳥
道是鹿門龐

德公開尊疊唱梁甫吟黃頭醜婦拔釵簪踏花
趁石窮幽嶮行盡溪橋聞恠禽一朝龍甲騰巴
水盡瀉清江澆玉壘西連鄴虜東狡吳坐策行
籌幾回死晚年隻手扶庸主文泣鬼神戰風雨
炎火不光漢數窮消得英雄憤幾許五丈原頭
石輾塵烟霜蔽却白綸巾始知伊呂蕭曹輩不
及餐雲卧石人

秋日柳浪館雨中王以明劉繩之見過得
遲字

西風索莫午烟遲一萬垂楊裊裊絲夢裡也隨
僧入社閒中多以頌為詩遊鱗翕處常分藻情
羽棲時不論枝沙碧水青雲漱漱木花將綻藕
花衰

館中再用前字寄王以明

閒丹閒碧長秋思水榭風軒分外宜老衲寄書
離岳久田家留語赴齋遲楓堤壯枕西湖廟滾
水斜通濯足池免使韓公嗤糞壤園亭是處有
新詩

藕塘

藕塘風起散花鱗
踏徧溪橋不上塵
餓鶴偶來添半口
浮雲忽破現分身
每嫌蕉葉遮簾子
為觸番書置淨中
自起澆莎汰白石
清閒賴是不如人

山居

山居只索任天真
無作無營自在身
青葉髻呼雛弟子
白蓮湖老惰耕人
偶逢上座學觀骨
免與東方難腐脣
一咲蒙城門下土
幾歸滄海幾

飛塵

九日偕諸弟及僧泛舟至和尚橋

蘆花風起雪平川
數畝荒洲倚廢蓮
小榜乍尼沙子岬
驚禽忽破水條烟
閒移竹影莓苔地
坐愛溪文荇藻天
且與鷺鷥相伴着
平分僧月載歸船

黃平倩至玉泉以書見要倍道趨之馬上

感舊有作

曉枕濃和發清嚏
知是佳人呼我字
翩然一鶴

自東飛嘶得巴江戩子至蠟花湍幅堆明巒要
我共踏青溪翠怒帆一掣截長波馬不待鞍
以轡頽藍疊綠瀉平田纈林稠葉點清膩當時
京國好兄弟射堂佳月城西寺幾年拋沒嘆吹
雲又作飛鴻留爪地老去怕逢緣熟人夢回每
說金華事欲知銷折幾番心看我衣衫重疊淚

玉泉寺同黃平倩庶子賦

藍堆翠撲幾千年銀浦何人也覆船龍伯徒來
方闢地蚕叢綠此遂登天紅霞抹額將軍拜白

石橫烟幼婦眠閒與故人池上語摘將仙掌試
清泉

關公祠

智者嘗稱攝山玉泉為四絕之二而攝山伽藍為楚新尚

平驅妖國洗蛟潭月下高禪獨自恭恥與攝山
為伴侶為他靳尚作伽藍

智者洞用平倩韻

其下有龍淵潛通印度天雲疇螺子地霧頂樹
王年就石為君枕迷津指我船向來神恠事勿
為小儒傳

哭夾山先生時先伯修歸窆

河陽三度放花春畢竟拋他鳧舄身左手直教
持老子空閨斷不哭佳人苔深舊窳丹池冷先

好服

胞發金臺白朶新淚眼一絲能幾許那堪

分洒兩家塵

釋氏言西方中品為白朶者先生臨終見青衣來迎示以中中品字

龍灣市

閒坐說渚宮高臺集古楓萬家寒鑑上一國水
輪中遊蛤秋懷月歸蛟夜戰風禁天波捲去魚
見盡依空

余蔬食三年矣偶因口饒遂復動葷輒爾

有作用呈諸衲不獨解嘲兼亦志愧云爾

愛持空鉢嚼花寒白水青鹽也自安山色每呼

椽笠去月光只付橘皮看偶逢白社新開釀又

學山公倒着冠珍重晚年趙閱道畧將鮓脯間

以蔬盤

生女

聞啼知得雌一咲慰衰羸龜筭頻占鳳家人屢
夢絲瓶花香變變窓竹粉離離從此添婚嫁因

名向累兒

除夕有感

閒花閒月免縈神且樂明朝到手春前日柳浪
亭上客今來留得幾多人

元日書懷

只合住烟雲全家鷗鷺群軟黃將柳信滑碧上
溪紋花榭因窓作對田帶水耘湖塘三十頃自
着藕根分

二

商略正王事更番作野遊三童四冠者西嶺北
江頭水巷連祠竹沙村帶石洲官私與禪講一
味勸心休

柳浪初正

有僧寄山子

旋賒白髮晞衰翁舊業今緣次第空山鳥乍聞
新栝磔峽僧遙寄小玲瓏坐消纖雨輕陰日閒
踏踈黃淺碧風收拾方橋與蘭漿待看紅萼慢
流中

偶成

閒坐閱年光青楊僖僖長漸陞貧等級乍入老
班行僧說觀空法道言續命方酒人頻啟事麩
藥供心王

擬將

擬將藤杖伴袈裟賀却新年便別家湘竹廟前
盆浦口不知何處看桃花

偶作

靜裏三三昧多年得效方不知緣底事動輒嘆
龔王

范生善形家言自山西還將歸豫章詩以
別之

一身直出雁門關踏遍堯封禹跡還收拾行滕
與笈子待隨徐福上三山

二

携將雙目入雲堆白石蒼崖日幾迴但得肉山
先報我衲頭親自領僧來

三

三年擲却皂紗巾五柳家風一味貧願得龍沙

休帶印兒孫只作愛山人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於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四

瀟碧堂集卷之五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閱

詩

遊石洲

愛取春江一抹澄
斜帆疊疊柳層層
閒來袖得佳石子
付與山中好事僧

二

三番石上聽歌聲
轉眼楊花一紀春
座客十來



消却五更無一個六旬人

舊太守徐濱岳觀察岳陽偶道敬邑詩以
送之

江風灑灑綠條絲父老爭來拜戟支門外熊轡
攀處子掌中貂席弄嬰兒肝腸似月冰皆徹惠
澤如春艸不知一片酒香亭上石摩苔重寫洞
庭碑

代送徐觀察 送者為徐公門下士

章臺春嫩碧芽肥又見陽和使者歸南紀霜崖
留政蹟洞庭波月澹容輝弱蘿有寄千尋直孤
鶻乘吹萬里飛三載少林門下士謬持空鉢乞
傳衣

柳浪館同龔散木小修賦得雪中新柳
纈青縈白幾千條胡粉聊將贈舞腰當日輞川
無此景強于雪裏寫芭蕉

和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

乍雨乍烟作艷陽高齋幾度角杯觴偶逢竹冷
溪幽處只覺山心水味長松下壓槽經月醉花

間彈局一枰香主人恰似玄真子細雨斜風載
滿航

二

愛看幽鳥曝新陽每遇嘉陰即倒觴盡日竹烟
消酒去有時鶯語入簾長春塘雨過波紋亂花
塢風回蝶翅香行到碧橋深柳處一帆涼月滿
吳航

三

蘿石森踈倚夕陽主人投轄客傳觴天高未覺

鵬營曠松老方知鶴夢長山雨山烟濃淡着溪
紅溪碧淺深香醉來一覺雲門路藤枕樾笙泛
越航

四

幾回傍檻折迷陽流盡春槽曲水觴竹色淺分
溪浪滑花枝斜照夜鬟長清言屢射當場覆艷
語頻勾隔坐香皂帽青鞋從此始敢將瓢笠附
輕航

五

幾番對酒惜顏陽
聊為飛英送一觴
竹裏葵蔬
尼客久山中
甲乙倍人長
仙畦屢溉新
分藥道
帔猶薰舊
賜香上馬揖
來無別語
米家曾乞載
書航

月下

明月照我身
宿鷺熟吾貌
床几落柯文
臨風忽一咲
淨月貯空潭
如以照衞照
滯互發光明
幽陰洗晴耀
面石張枯桐
自發淒寒調
疾風傳遠林
萬類振清竅

月下偶成

冗懶遂成性
人皆笑此翁
坐依藤架月
行傍藕塘風
萬事溪聲外
一生雲影中
自從甘曲枕
不復夢三公

雜葦

柳塘三十畝
芡葦翳其半
寒毛與垢癢
蝕却青娥面
童子厲鎌刃
飛光激流電
疾風卷殘枯
倏忽青天見
照我池上人
露髻白團扇
芡荷一簇風
碧水千丈練
送能入東溪
招鱉過西堰
鱗介

拔族行知有蛟龍遊

夏五雨不止

宴坐烏皮几昏昏似苦禪
夜燒防水吏街鼓送
神船野客團茶社山僧訪芋田
尊壘那得滿旋典葛衣錢

柳浪偕諸客偶題時午節將至

榴花歷歷爛青枝又到分絲
剪艾時布穀語乾辭社老寒
皋舌長畏童兒酒人每自欺
新戶騷客頻來競險詩花路
柳關閑不啟免將肉面照

清池

賦得風雨亦來過

寤寐高齋柳窮陰到亦多
雲齊千畝稻雪捲四時波
竹裡鑪烟出花間艇子過
醉來即高枕夢境也清和

戲題十姊妹花

燕中有紅姑娘花極紅

繡屏綠屋引成行淺白深朱
別樣裝却笑姑娘無意緒
只將紅粉鬧兒郎

早秋曉行入寺

溪深菱芡香花落讀經床露葉千疇拭風梢一
院涼白頭鷺目子玄飲烏梅湯轉入村林去瓶
罍只自將

秋夜獨坐看月

淨綠雲千樹玲瓏月一池就花來掃石宿羽忽
垂枝懶與烟霞稱閒于水竹宜山中招靜侶幾
客似鷓鴣

柳浪襟詠

假寐日高春青山落枕中水含蒼蘚色窓滿碧

疇風適性營花石書方去鳥蟲酒人多道侶醉
裡也談空

二

蕉衫烏角巾半衲半村民時藥常占日澆花每
刻辰澗毛分淨侶讓水貸西隣卒歲學為稼樊
須也小人

三

得得尋花去衝烟過柳居見僧詢母字為客檢
方書幽夢通巢鶴閒心繫沼魚浮塵無可競競

得也空虛

題澧州沈大夫加恩冊

碧水青崖戀主人呼他魚鳥作齊民山中不問
栽蘭戶庭外長畝駕鶴賓官舍有時唯洗石印
床無事只生塵渚宮巴國爭傳語看取天花暈
錦新

謝魯卽山惠舟兼荅來什

白鵲飛來油口濱尺書嘶得自脩鱗憑將貯月
籠烟水泛我輕雲冷石身濯足且呼回道士浣

花先約杜詩人鑑湖一曲幽如許賀老終當作

近鄰

邑舊有呂公濯足池
及杜息亭近橋浪

書尾以濟川見期非所望也因述鄙懷以

報

巨川舟楫竟如何不那湖湘烟水多荇藻自然
生遠汀鳧鷗終是樂清波環池巾木仲長統細
雨斜風張志和白日黃雞底相惱玲瓏爭不為
岩歌

八月十二日同諸公看月水軒

掃却層雲去無塵可翳空鑿窓臨水上引月到
亭中入座鷗鳧氣吹衣荇藻風開尊半白首寧
不借脂紅

湖亭對月述懷同散木賦

竹氣荷烟冷不分石泉汨汨夜深聞每隨流去
呼杯子但覺風來掃樹紋百畝池臺唯貯月一
家生事只依雲廢菴枵木頻棲止漸喜從鷗不
亂群

中秋對月同散木作

百年看月幾迴盈那得中秋度度明縱使清光
常湍湍若無勝地也平平朱欄碧榭垂千畝白
水青霞過一生醒即抱鎗眠即枕腮毛漸漸有
霜莖

秋夜坐月水軒同龔散木劉繩之賦

一綫露雲梭微光漾青樹空翳與庭昏摠被風
吹去虛欄當水心是月流連處頻夜厭清光衣
衫浣花露世間濃冶物到眼即成故無地不追
隨只似如今遇空階歌瘦石寒影清而怒試問

月中妃雞皮凡幾度拋却射鳥兒億載牧寒兔
柳浪雨中時親朋多自場中歸

自起約書床爐烟細細長稍呼營酒客新試焙
茶方夜雨花棚紋朝盤豆角香親朋遞來往閒
與校頭場

兩弟自文戰歸

離却至公堂飛舸出漢陽新衣荷碧色遠甕蟬
黃香箋牘頻頻出文章字字商家傳弧矢訣箇
箇解穿楊

偶成

自將白水照衰顏也合長林豐艸間便欲易名
辭故國只愁借姓與青山溪邊酌月傾高戶花
下題詩嫁小蠻海錯一筐書半紙門僧新自浙
東還

和散木韻

閒適也相宜楸枰徹暮棋晚花殘蓓蕾古榻亂
裝池雲脚纔收雨秋容漸上詩家家貯新釀等
取菊開時

二
君監馮敬通休心壯歲中治生菱浦月送老石
門風每笑橫波目閒憐戴屋蛭禪鋒示妻子輸
我作龐公

三
只合卧雲休閒驅欵段遊愁來鷗失渚夢裡鹿
尋正碧水青烟市紅柑白果秋斗湖新月裏蕩
箇小漁舟

四
老無出處累也欲趁些忙月課脩花戶日攜看
麓床曉風綿子落村院瓦松香遍部謀新釀空
盃待夕陽

五
閒隨馬少游鄉里度春秋洗藥松根下分花水
市頭請雲遮谷口與俗割鴻溝一味鷗鷺去長
年百不憂

六
落葉殺秋磯殘霞雨洗暉彈花蠅帚匿掠竹水

鷹飛白足遺授屨青娥送道衣庖童覓鱠去兼
買紫薑歸

七

遍識今朝士無如隱者親酒澆種柳客圖寫姓
龐人鸚鵡司茶具獼猴盜角中贈君柳浪水堪
浣胃中塵

八

空潭獨影誰箇是好相知每笑鵬心侈閑憐鶴
壘危眼光常照涑面貌日浮卮一徃青山去還

愁鶴不隨

再和散木韵

平生四不宜擔糞與圍棋強挺山公笋生填逸
少池窓前微點石花底小裁詩稍欲裝風景休
推臨老時

二

藤紙書一通裴詩王集中時清傳雅語栳婉變
騷風麗體收花露方言辨烏虫綠綈閒貯取一
示諸公

三

顛毛老去休擬伴赤松遊
畫室營新麓全身觀
古丘雲巒閒品藻花月小
陽秋欲作天台訊東
陽有便舟

四

山居饒水石消得一生忙
夜雨沉丹竈秋花散
井床古苔頑樹癭乾
牘老魚香夢裡匡山路斜
帆指漢陽

五

稼圃也優游山莊又一秋
迎風收粟子過雨剪
花頭自洗蒙苔石聊通滯
葉溝閒中真本艸
蘊忿與忘憂

六

夜雨水平磯朝曦樹樹暉
籠中珍鳥語天外拙
鳩飛古杖藤花笠垂絲
板摺衣形容堪畫取
畫作席溪歸

七

幽居長在定直與簡編親
東魯先夫子西方古

聖人侍兒泉洗面座客鳥啣巾幾日僧寮去山
房一半塵

八、
酒正合彈誰醉鄉甲令知睡魔擯五嶺愁伯放
三危詞客花盈斗錢奴醋滿卮清譚都撥去只
許雅歌隨

九月二日盛集諸公郊遊至二聖寺仍用
散木韻

瀟散與秋宜枇杷樹下棋衣紋粘艸地人影散
花池石室僧流梵霞江鴈譜詩空臺聊戲馬預
取茱萸時

二
莎徑許誰通香寮紫翠中窓街半鎖日院鎖一
池風認藥收花片闌題得艸虫玄言三五反小
欲困支公

三
折柬台僧休儒禪結伴遊滌心遮戒律觴政黠
軻丘壁冷啼虫暮雲盤怒隼秋小童閒理檝歌

板上漁舟

四

靖節一生懶秋來有底忙妻兒團菊社賓客守
糟床西肆馳蹄熟東隣蟬甲香山無姓字呼
我作高陽

五

白馬紫韁游溪光湛碧秋蛾眉司酒監大鼻領
曹頭袖點蕎花雪杯香芡葉溝山房閒料理菊
晚是吾憂

六

閒尋古釣磯樹影與波暉乾鵲一生喜焦鵠半
畝飛奴囂亡酒具客醉唾僧衣又趁蘆花去長
歌緩棹歸

七

偶然深樹裏乍得野鷗親蔓棘衣閒路松風聒
靜人橋邊紅累子花底碧紗巾怕掠青苔去空
階不掃塵

八

獨樹扣鑲誰幽人覓故知斜鬟溪女笑了路板
橋危山戶蛩封蠟花鄉果薦卮白公君記取是
處有僧隨

九月初五日得三弟京闈第三報志喜仍
用散木韻踐前約也

高科晚取宜先着是卑棋潭躍新龍子天還舊
鳳池恩門侵曉轡秋卷早朝詩一點射堂月開
尊憶昔時

二

東華曉氣通南省謝班中絕景霜蹄道垂天老
翻風酒澆退筆塚花煖蛀書蟲更念同門友藍
衫待至公時王丁諸友被落

三

磊砢破除休幾年禽向遊全家呼季子舉國號
稽丘帝里雲霞爛故山松桂秋名成不受爵同
上五湖舟

四

讀書依梵侶靜裡幾番忙白骨通文字青蒲作

講床月花根幹老天女髮鬟香偶見題名處
燈感渭陽先侍御舅鄉書亦中第三

五

四海論交游文場二十秋卷中生紫燄鏡裏換
霜頭古寺隣宮月寒淙響御溝高堂微啟齒銷
却幾年憂

六

辭却舊花磯紅塵踏曉暉蠶心千葉老蝶翅九
衢飛愛紐纏高士濃竿餌布衣賢昆得第日走

馬看山歸

七

慷慨歌燕市依然屠狗親遠山隨酒媪胡粉抹
天人異服花紋袴高風墊角巾緋氎一夜雨浣
却素衣塵

八

百畝青山誰孤藤即舊知閒雲投遠曠倦羽避
高危重疊花前板朋從几上卮湍板三五稔季
也擲冠隨

舟行黃金口同散木王回飲

鄉落也陶然籬花古岸邊田翁捫虱坐溪女帶
竿眠小港蘆租戶低倉米稅船河刀與生酒興
劇不論錢

又九日偕諸牂及諸季昆散木陳正夫王
回登高孟溪劇飲

笑譁略卑尊飛籌迭盞盃一灣茶棗市合族水
雲村小管吹蘆葉魁壘卧柳根未須量斗石強
飲倍齊髡

和散木登高之作

落日度微岑紅霞帶碧林漁箱風卷目客哨晚
傳金波瞥勞魚尾雲拖古鶴心醉歸如夢裡敲
馬路昏沉

贈陳正夫

學書不成去學劍拋却鉛丹買弓箭六韜不直
一文錢穰苴終作灌園漢稻黍不收收秀羨勉
將方口救窮賤古紙烟黃書一通赤日方街磨
大規涔波尺沫濡枯魚十年不識孔方面記得

魁梧美少年手把牙籤頌書傳花前月下幾吟
哦顛書自掃白團扇高冠大袖走文場身經大
小百餘戰幾年面上堆紫烟直腰曲背走鄉縣
家園賣盡子依人不及西家老曹掾身官磨竭
命驛馬五行勞碌君自見詩能窮人窮者工瘦
島寒郊無飽頓新詩字字挂人口不與妻兒充
饑噉如今貴者不讀書腹中猶如酒食店自來
好語出饑腸一字堪酬五十緡我亦辭官作乞
兒他時同入歌妓院

寄小修

鄉園是處有花芳不敵深山老萼香十載交游
填上國一朝文字榜都堂玉因別足多酬價砂
到飛身始驗方社曲城南饒古寺休將名姓語
支郎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沛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清江先生集

清江先生集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瀟碧堂集卷之六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閱

詩

村居雜題

古柳半心枯樓臺瀉碧湖山花權作侑溪鳥乍
名奴隣叟詢難字田家掛曆圖老松饒韻栝屋
底近千株

二 余族自丙戌以來大魁者一人通籍者
一人鄉書者三人入鄉校者幾四十人

村中業儒尤多
卿書亦三人

稍似朱衣卷兒童問禮詩一村垂大帶十里望
丹旗小榜依蠻市枯楊卧水祠樹皮如蘚石老
盡寄生枝

散木和前詩仍用韻答

小雨潤苔枯魚又集曉湖著書要惠子作帖與
官奴夜語天台約秋山瀑布圖霜花看漸老著
意養寒株

二

山居無可好只是好吟詩砌葉封虫戶壚花戰
茗旗魚商填小市孤粉聚空祠偶到騎羊路紅
柑綴滿枝

再和散木韻

空堦銳艸枯山影落澄湖花下春雲母霜中課
橘奴移家求水石捨宅事浮囿一笑掀髯去孤
峰絕頂株

二

白石青烟夢空花水月詩禪鋒推老敵糟墨豎

高旗雲濕蒼筤嶺江寒杜若祠
柳梅多手植忽已見孫枝

山中舊齋

山禽漠漠墮霜翎戶外長搜老茯苓
蒲柳根中抽夏筍桃花枝上寄冬青
竹蜂入壁垂千穴天棘縈絲滿一庭
猶有數行殘粉字古槐西角舊傳經

集沈青平齋限韻

霜月寒衝瓦松風夜入爐麗歌飛楚雪
方語襍

吳都閣裡藏幽鳥花間命女雛
一窓雲氣冷白水對清醑

二

角杯柳子釀沉水博山爐酒至申
三令詩成償五都茶花披冷艷
笋竹放冬雛痛飲何妨夜西隣有濁醑

齋中閒夜小集

久語綠觥殘重帷犯月寒尋常杯
酒事動作歲年看石眼穿花瓣霜
巖碎馬肝靜思膏火理一

倍使心安

二

去去北山殘寒灰決定寒隨他花錦爛只作水
雲看空月舒顏面閒窓語肺肝新居頻料理冢
喜竹平安

歲暮書懷得風字

拍板付青童衰顏一咲紅斜波冰閃日虛屋柳
啼風樹影溪紋路鷗心鶴貌翁顛毛雪種種只
合老墻東

二

衰至學無功家鄉是醉中更無催老曆只有解
醒風日日添鬢白連連喚頰紅騰騰一枕去直
欲傲天公

次峯字韻

平常心遠處即是最高峰小關池三畝橫開室
幾重花枝宜古瘦酒味去甘濃莫道追隨厭讀
書老亦慵

二時小脩北書至

近沿添回道當窻卓小峰書來燕雪滿夢去越
山重谷水烹茶冽螺烟滲紙濃經冬人事減多
半為花慵

荅魯印山見賀新居之作

東亭故宅昔曾過旋着新花剪舊莎簾遠頗宜
低度曲門寬兼得大張羅鳩巢喚婦真成拙瓜
屋隨身也覺多試問柳浪湖上柳幾回秋艸幾
春波

小竹林蠟梅盛開兼贈主人

頓覺水沉麝幽香襲一湖瘦枝梅韻格鮮並桂
肌膚月下高真夢烟中靜女圖主人無俗累花
性也清孤

水仙花

琢盡扶桑水作肌冷光真與雪相宜但從姑射
皆仙種莫道梁家是侍兒

癸卯初度筵中示社友及兩弟

拋他銀綬去躬耕半踏鄉村半市城竹大許年
成老友梅開是度作同庚但憑鬚髮稱前輩轉

覺聰明畏後生紫鳳檀槽香拍板聽來都肖水
泉聲

和僧韻因贈

山僧能險語酷似李才江坐久衣粘石人歸雪
滿窓看雲開竹戶會境寫花幢手把枯藤去孤
清鶴一雙

甲辰元旦飲劉繩之梅花下聽歌時一衲
在側

小艷催花發長眉帶柳來醉憐迴雪舞老怕失
年杯笑靨生春暈禪心試冷灰一尊一板去村
舍幾題梅

穀日小集五弟春艸堂得穀字限韻

七尺捐酒杯一笑三萬六紅袖間縑衫烟水疊
絲肉花光薰冷雲溪紋緯春穀寧為去水鷗不
作在樊鵠簾波捲青天高空墮寒玉鐵板鷓雞
絃長歌倚脩目柳浪千本柳腰肢舞不足誕傲
貽衆譏達者以為穀

和穀字韻

江波日夜鳴，頽綠眼底屏。山青六六茶，花冷茜
燒春雲酒。暈生腮紅照，肉先生吟詩新。履道兒
童覓硯，舊紗縠只覺營生讓。怒鵬未許早飛奪，
倦鵲水響風枝伴。楚吟濃烟淡月，隨燕玉競竒
角。險建騷場，徹夜燈花守魚目。規紅縷碧推好
手入地，搜天快神足。詩成佳惡自平章，除却良
稊留嘉穀。

看梅用前韻

海上佳人字萼綠，一笑曾傾三十六。古來相女

如相士，莫使精神掩豐肉。洗却東家惡朱粉，不
御人間閑綃縠。一枝素豔倚蒼雲，夜夜諸仙返
龍鵠。騷魂冒雪走三湘，客夢隨風墮群玉。氣條
繁蕊亂，高情引得時流妄。標目詠物寫生同一
肖，不貌而工神已足。孤山昨歲附詩筒，千里函
題寄不穀。

代廣陵姬用前韻

為崔生作

低鬟染就宮雲綠，麝裙曉展瀟湘六。揚子橋東
梅嶺西，歸魂幾夜銷香肉。輕粧淡抹淺規眉，愛

着生衣棄紈縠一身飄落等吹花千里家鄉任
白鵲東鄰移去復西隣那得王昌與宋玉梅花
終作處士妻海棠暫試詩人目賣珠補屋是何
人方領長環窮也足但得夫婿不從軍同向沙
田種麻穀

集五弟春艸堂

草堂紅碧盡離離輕熱輕寒正好時種藥且收
曾效子修花惟去最低枝窓間番舌聽言鳥堤
外風鳶看小兒欲與少陵添故事入春先作海

崇詩

看紙鳶

等閒一葉破高雲一簇妖童十里塵便與富兒
償酒債不須更倩郭仙人

花朝月下泛舟限四韻

練水拍平橋流連暮復朝都将花歲月收入酒
科條溪閣千場咲風柯十里腰玲瓏歌莫止面
上怕紅消

浣溪莊落成同社中諸友賦

一灣澄碧一絲縵洗却平泉艸木塵溪上唱歌
隨孺子樓頭作客盡仙人鷓鴣帶月移西瀼
蝶分花過杜隣白石青山從此始不將簪帶惱
居民

二

溪光旆燄煖紛紛漸遠喧囂漸不聞壻下每流
無械水窓間時有不歸雲糟壇屢建三章約花
社新頒九錫文一曲垂楊十里板醉中偏倚石
榴裙

賦得溪上落花

碧溪香重水鱗鱗飄雪回風舞最新欲止又飛
如照影乍開忽亂似分身愁深孝女江頭月夢
逐陳王枕裡人欲把遺芳付仙子任他楊柳六
街塵

余友黃鵠生與所暱相去二舍為置符以
召各藏其半題曰花信風社中雅其事作
詩詠之

剖得銅符與小蠻一回和着一開顏香封字字

花題驛錦騎程程月作關雲裏快呼王母使雪中
愁上橐砧山劉郎謾恨仙途遠流水桃源咫尺間

二

蕊珠新節出仙官使雨召雲也不難油壁車中
呼小小善和坊裏取端端江頭作押逢青鯉花
下移文付彩鸞縱使黃河如帶水雙筠依舊碧
琅玕

清明

弱女紫絲筐藤花刺路傍柳繁絮亂波淺水
芽香老學耕田法貧添省事方頭茶與鮮笋刺
日待新嘗

雨中集龔名廿平遠樓

江干絲雨洗殘春瘦朶濃條取次新桐葉烟中
遮去艇麥苗風裡數行人鐘彝屢辨商周識綃
帖閒翻晉宋塵碧艸青蛙煩指點尚書高壘卧
麒麟

樓在石馬橋近王襄簡墓

偕崔晦之過二聖禪林時諸衲子出紙索

書戲得猪字

柳瀾滴瀝潘春渠牡丹已老木香初黃蕉白紈
菽香廬唾雲沫月課空虛剡溪十丈雪不如長
眉辟支手自舒波折瘦硬結淺踈細如春蚓濃
如猪書成詰曲不能讀牛鬼蛇神者誰歟天竺
胡兒解我書

石馬莊夜集得封字

苦瘦角詩容題函半尺封夜沉歌板怯窓冷印
香慵醪瀉杯光灑燈分字影重若非文戰苦何

以約談鋒

甲辰會榜題名至時舊友及諸弟在場屋
者皆被落因及之

無翼而飛無脰走辰發幽都已南斗一九紅蠟
半通函喧殺青童與白叟珊瑚未盡鐵網愁霜
蹄暫蹶麒麟吼了知妍醜任瞳人未必臬盧真
好手柳浪千頃雪粘天月下窪尊花下曰隔年
兄弟校眉鬢面上浮紋添八九南郭種蔬西郭
田山前着屐山後酒少年愛惜等佛名今日公

然破敞帚幽窓日上簾紋紅絕勝朝參與卯酉
顛毛那許更烏紗花鳥雲烟共白首

四弟旃檀館即事

淙淙石脉溜春渠長日關門掃地居蓮葉漏中
傾研汁木香花底讀方書叢筠傍屋多藏鳥小
市通江易得魚洗墨焚香幽事了遶莎堦艸任
澆鋤

和散木韻

暖風吹雨溉花畦榮辱何勞問木雞窓下止容
三畝月門前親着一丸泥功名且自輪諸弟家
取都将付老妻碧水丹崖身自領黃柑斗酒伴
鶯啼

二

廢垣耘得作春畦幽客時來載黍雞蜀葛細裁
三尺雪吳瓶遠餉一封泥全家過未封胡弟半
百高柔菜子妻蔬水雖貧聊自解幸無饑苦使
兒啼

集子靜水明樓聽歌仍和散木韻

百畝春蘭蓋碧畦玲瓏且莫唱黃雞青絲屢罨
鴛紋水紅袖頻麾燕嘴泥峴石坡前山簡客天
花場上淨名妻千枝萬朵黃家去聽取嬌鶯恰
恰啼

散木方鯁誓不娶詩以嘲之仍用前韻

漢陰無侶灌蔬畦枯枕寒缸坐曉雞未許少湯
能沃雪也知狂絮不粘泥家鳧自伴龜蒙語野
雉聊為牧犢妻割袖分椀聽懺悔辟將黃葉止
兒啼

偶成示衛道人用前韻

丹鑪成砌藥成畦枉把刀圭事犬雞料得此身
雖暫毀辟如土偶乍漂泥寒山宛爾稱兄弟龐
叟隨緣示女妻未轉枕來殘夢了晨光又動曉
鴉啼

竹香

溟雨拖煙濕幾叢空階十畝月玲瓏但憑一抹
高寒氣洗盡千梢豔粉風深院鶴醒人去後孤
雲僧老鼻觀中松花栢子羌相得纔有微芬也

不同

二

削盡穠華是此君碧欄銀沼醉氤氳全憑出格
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裡只消風引月夢
來唯覺水依雲襪材寫盡湖州派清冷知他聞
不聞

喜小修至自燕

時病方去體

藍衫脫却乍歸鄉心了無官也不妨客過試開
陳白釀病餘聊服地黃湯謾追舌底新朝事且
覓山中舊睡方拚取大觥與長管一齊闌入少
年場

竹林限四韻

百回經眼地倍倍惜高寒透屋香成澗摩天碧
洗瀾花頭豐似頰枝底囀如丸縱是酣名客頻
遊也挂冠

二

百畝亭亭綠風梢作意寒只如無市井長似有
波瀾適性琴三疊尊生藥一丸蒼髯白麈尾都

學晉衣冠

竹林為官谷物今屬小修四歲中凡三易
主矣余頻年興作故後半以自箴仍用前

韻

閱人如郵舍旁觀意也寒年年山易姓事事水
催瀾免作勞生計都無駐景九東移復西改似
沐猴而冠

偶成

去去白雲層空江理釣罾竹方曾受削樗老不
堪繩靜悟競巢雀閒觀撲紙蠅辟鱸聊易米裂
却舊吳縉

碧鮮樓小集談養生

浮榮歷盡嘆膏花曉起方知鬢有華弘景道成
矜白日樂天老去事丹砂聊開小閣延方士拚
取深閨鎖夜叉雲外鬚眉烟外語一瓶相對社
前茶

甲辰午節觀競渡

平湖新漲滑如油十丈紅旛繞樹流我有敝綈

三兩幅也將裁去掛船頭

二

碧酣樓下水平谿濯足池邊日正西橋上橋下
人如螿只愁翻却孟公堤

偶成

白頭學得一無成倦即拋書飽即行漸老始知
窮本州多閒方喜讀淵明東家流水傾庄買西
角叢梢遠屋生擬與樂天為近舍借他歌板佐
鶯聲

湖上碧酣樓落成

聊作棲身地遂成隱者家三回脩閣子四度看
荷花碎影方塘月蒼烟活水茶稚川徒自累白
首戀丹砂

暑中舟行入村舍偕冷雲及明教居士

深林棗實紅沙鳥立陰中曠野雲燒日平川雨
洗風酒香知社近村靜識年豐漸看河橋上提
攜有醉翁

二

拋却舊衫紅披蓑向此中微雲縹碧水深樹綠
沈風官稅粗能給山資了不豐撲頭隨袖子猶
可作龐翁

初入村居

割愛聊芟竹薙荒暫作橋雲嵐披舊址花鳥歷
前朝澗伏多年雪山深太古條南華志恠者不
達小逍遙

二

一派松篁路聊通曲木橋山空狐女嘯樹古鳥

王朝花入玲瓏榭溪分婉孌條不知鴻近遠只
覺去人遙

七月六日

瞥眼花成實驚心鳥作橋婆娑巫覡笑齋沐老
僧朝薄月疏煙竹回風怒水條餘生施靜嶠轉
覺世途遙

山中

是處堪銷伏深林半沼臺水纜驅熱去月適送
風來滴歷松間路幽澄雨後苔十年前後事電

火與飛埃

山中限韻

山氣親藤杖花光耀酒鐺好風排日至佳月徹
旬明僧院碁頻覆田家座屢盈騰騰清睡裏證
得小無生

吳生貧甚所遭輒竒詩以送之

踏遍吳關楚陌塵榆花空對白羅春如何四海
袁居士偏遇人間憔悴人

二

謝氏青山入夢多騷人終是惱湘波白公有語
君聽取命壓人時不柰何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泂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山氣親藤

海...

瀟碧堂集卷之七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卿閱

詩

入德山舟中偕寒灰冷雲雪照諸衲子及
雲影居士月中有述

一帆斜月墮澄川似有人呼鐵笛仙老至青山
為眷屬生來白社有因緣幽探處處書成卷淨
侶年年載滿船料得浮蹤無定止住如竿影去

時烟

舟中望黃山

識面三十年登臨繞半次濡雨出層嵐未曾留
一字青山笑主人何事近相易墨濡汗巉岈數
盡他家事主人忽沉想為君構幽麗兀然三四
峰反覆無可記孱陵一萬家家立生翠倍遠
倍高寒淡冶如龜睡昔我登却樓微茫見葱髻
越三峽而南千里盡平地見培塿則喜何況發
妾媚見色不見山此是山三昧

中秋偕諸衲泛舟洞窵

市地雲銷盡平湖絕點青琉璃天子月香水海
王城怒蛤排帆立神魚掣練行山僧精觀忍一
倍發光明

甲辰中秋後二日禮德山鑑大師塔偶成
四偈示同行諸衲

少年學得跏胡神十地三賢眼上塵老去無端
呈敗醜倒持霜刃與他人

二

流水高山只自聽白雲終不礙峰青貪他一口
龍潭沫在却金剛般若經

三

雷走星流也是遲龍潭不見是親師而今石塔
牢龕取正是金剛出世時

四

棒頭有眼師辨取響裏尋文我不知前日少陵
祠上過秋花秋鳥摠如詩

秋夜宿德山絕頂翫月前此看月江上頂

有善卷壇

江月峰頭月清光孰家多稍能增漱灑終是讓
嵯峨深谷高巖在蒼顏白髮何古來師善卷未
必解塵羅

龍岩御載酒過德山見訪一別十三年矣
感念存沒不覺悽然已復自咲舉觥相樂
遂大醉

十年一瞥意蒼茫話到青山且盡觴免與泡漚
恣起滅聊從烟水決行藏閒吹玉笛翻新曲醉

倚天花入道場試去武陵谿上照頭毛白盡老
蕭郎

龍君超邀余過新置山莊莊在翠微中甚

幽僻

掃石移尊去披雲曳杖行岡巒頻轉換郭郭偶
生成溪盡田家出山迴天路平遠峰稠疊起蒼
翠撲軒楹

二

閒即攀蘿上倦來枕石眠田廬陰翠壁鷄犬入

層烟竹院通茶戶山鄉近水廬主人心但了勝
作苦形仙

三

買足青山地幽回構屋居暮烟慈竹嶺秋水菊
花渠煉石為方藥磨嵐寫道書丹砂如就得拔
去即仙廬

四

閉却層崖道人間了不知漁樵分氏族花果認
千支滴露新梧子叅雲老檜枝龍髯曾此去巒

壑也堪疑

德山遇大智龍湖舊侶也

湖上烟巒一抹青他時親見望州亭也知魯國
真男子要識中郎舊典刑

二

好伴青山作主人門前衲子去如塵法堂草長
深三尺更與腰鑷走一巡

德山簡劉憲使

碧渚蒼烟分外奇浪中丹雉影離離雲開絕壁

趨遶吏溪盡春林見戟枝暇日山臞多對語清
時苗部也傳詩南陽子驥今誰是正好從君覓
路岐

二

龍潭秋水碧鱗鱗好向桃源去問津雲裏高牙
如洞府花間生齒類仙人嗟他善卷非同世記
取金剛是故鄰為語殿西三桂子青蓮今已悟
前身憲使蜀人許菴三桂花下

德山遍入諸巖壑

總被閒驅使登臨也未閒霞光紅漲壁水氣綠
浮山遍入雲岐路熟觀石面顏似曾經眼過想
像不知還

荅龍君御見憶之作君御詩云我家德山
不得住故末句云云用博一笑次篇聊為
解嘲亦可作一段公案也

雲嵐已是屬閒身高下青崖日幾巡看盡德山
好烟水只緣不是武陵人

二

眼前巒壑任高低身裡尋身却是迷正在武陵
溪上住不須更覓武陵溪

德山聞長嫂去世慟念伯脩感而有作
未亡亡去竟何悲腸斷坡公即世時今日德山
峰頂上吞聲重作哭兄詩

二

山北山南累亦多愁緣不盡奈他何花源正好
深深去又聽人間薤露歌

別龍君超君御兄弟

青鞋不破武陵春，歸去西風一面塵。
荷葉山頭聞杜宇，余村居名荷葉山。桃花源上別秦人。
深村稻熟泉當戶，廢苑茶香寺作隣。
可是無花無地主，祇緣無計得分身。

夜深不寐起視星文，遂成謎語戲別君御

兄

北斗闌干南斗橫，竹林今夕夢難成。
願憑織錦天孫指，譜出陽關疊外聲。

答君御諸作

碧水丹崖不自由，無因闌入會仙樓。
布帆飽趁瀟湘水，幾處青楓黃葉舟。

二

溪鳥溪花盡寄聲，花源無路只空行。
陶潛老被漁翁悞，枉把青山累後生。
來詩朝余不入花源

三

溪流片片疊春紗，紅樹前頭又一家。
寄語青門種瓜叟，種瓜先種枕頭瓜。
來詩有種瓜青門句

四

打疊歌鬟與舞裙九芝堂上氣如雲無緣得見
金門叟齒落脣枯髣細君時君御演出金門記

九日登高河湫山

高閣俯蒼崖下有花源路料得避秦人入山從
此去潭水洗山膚膚盡紅霞露老蛟挾瘦石千
古盤渦怒溪上畫漁郎誰識花流處事往白雲
新人去青山故挂却茱萸囊長嘯倚丹樹

夜入柗源縣月中

深村杞菊香壁影拂船涼和月和烟市金山全

水鄉高雲排鶴路怒沫響魚梁若箇垂綸容溪
頭舊姓黃

望淶蘿山有懷江淶蘿年兄

好在青谿曲巖花石乳新空聞流水引不見淶
蘿人明月層層岫烏紗面面塵十年求道侶能
不憶仙隣

題柗源縣

開處雲常至僮來鳥亦隨仙人成邑里煙水作
城池山有容空地溪無不怒時偶然嵐翠起一

縣綠離離

入桃花源

溪雨濯雲根花林水氣溫
睡鸞常守月仙犬欲遮門
綠壁紅霞宅丹砂石髓村
人中幾甲子洞裏一黃昏

二

白頭了髻子花裏去如仙
鳥弄雲霞柵人耕芝朮田
康年看紅藥生死在蒼烟
認着鑪香去瞿童火尚然

三

花戶當雲闕驛門臨水關
何年騎馬客踏斷採芝山
古井沈烟霧空潭洗面顏
丘陵一變海一度到人間

四

洞外一長揖人仙從此分
看君如水影要我似谿雲
花氣熏崖戶霞光繞苗裙
往來江海上鸞鶴異相聞

伏波將軍避暑石室

青山憔悴故將軍苔甲年年印水紋受盡蠻烟
與瘴雨不知溪上有閒雲

二

行盡跼鳶水上頭裴屍方始得心休閒驅款段
隨鄉里我亦名家馬少游

穿石

溪上望穿石歌懸如甕子石底望溪山山山如
鏡裏平平翠疊中一峯天矯起淡與竒相值幽
艷忽無比鬼斧鑿天真刻意出新詭一處幻玲

瓏千岨燦花藥虛空不受雲飛仙無停趾唯有
地籟風終古來遊止時時隨落花飄渡秦人水
水心崖

獰龍負巨山一往冰潭睡春沫與秋瀾洗盡青
山蛻石層鑑水光透互發清麗轉矜分瘦妍生
動各有意我欲舉鐵網拔出珊瑚翠付與種桃
人置之花深地他時携杵來石上聊一戲

桃花源和靖節韻

一笈叩烟嵐白雲今幾世桃花不肯流溪水無

情逝竅開渾沌亡撲散羲黃廢青山一舍郵仙
家偶來憇白頭老黃冠繭手事耕藝呵呼隨里
胥鞭笞了官稅岫老鷓鴣斑谿淺琉璃吠日供
冠裳騶寧曉菱荷製緬想紫芝人駮雲幾相詣
洞府簾堂深雲霞空凜厲天人一昏旦人間百
餘歲宇宙何不有謾勞作聰慧迂儒飽世情俗
勝非境界紛紛辨偽真等為方內蔽常聞列子
風可以駕烟外長驅入仙林徧覓心所契

桃花流水引

花源棹返幽思縈懷枕上夢
中如有所洋命曰桃花流水

引亦仙家
竹枝詞也

華陽巾子碧縵環紫府簾前舊押班阿母筵頭
爭一擲醉中輸却小蓬山

二

路逢蕭史不回身風裊芙蓉繡領巾雲裏自然
清格少但憑閨艷作仙人

三

袖却紅雲侍紫皇詎諧長是困東方乍來不識
天顏笑只道頻嗟列缺光

四
夜深仙犬吠花關私過雲英與玉環
偷律重玉梳一顆請人間
天上看來

五
掃斷紅霞陌上塵青鸞白鳳集仙真
吹笙搗藥
皆麝品要作蓬山罵坐人

六
聞灶筵前霞作堆花宮無事濫驅雷
麻姑向說
水清淺又過扶桑看一回

七
東海群兒拜木公腰間常繫鳳凰籠
絳裙一舞
三山去驚起扶搖湍翅風

八
光碧堂前催賜衣少年天女弱腰圍
而今花樣
新奇甚不用銀河織錦機

九
盡到朝元會上來春風坐遍小瓊臺
閒聽蔡誕
輸龍語引得諸仙笑似雷

十

澆盡銀灣水作田全憑竒僻傲諸仙老來猶自
耽兒戲弱水洋中泛鐵船

托龍君超為覓仙源隱居詩以寄之

雲石村中且卜廬憑君為買一峰餘全栽芝菊
為疆界盡寫雲嵐入券書門對仙童澆藥地卷
通毛女浣花渠閒中每愛天台去好與劉晨間
屋居

竹枝詞時阻風安鄉河中

一溪纔順一溪灣一尺纔過一丈還船子已愁

箭括水兒童又指帽兒山

詭云黃山戴帽必風
雨河名一箭河水勢

甚急

二

蘆花枝上水痕新南市東村打白鱗只在梁山
山背面梁山何苦不離人

三

武溪葱翠獨稱梁正望黃山一點蒼三日風頭

兩日雨謝公昨夜拜梁王

黃山有謝公祠梁山
神即漢梁松也俗呼

王為梁

四

儂家生長在河干夫婿如魚不去灘冬夜趁霜
春趁水蘆花被底一生寒

送寒灰八叅上兼訪陳遇卿

青峰只在兩眉間何事三回不駐顏信是黃冠
多俗品不曾俗却謝羅山

寒灰三過武
當皆未入山

二

玄編檢盡蠹魚殘不載雲官與鳥官未識上真

真本末君行試取藏經看

三

摩肩簇綺沸如雷早向天門道上來為語別峰
佳絕處玉虛巖底出瓊臺

四

少年擲却敝頭巾老去常思箇裏人葱嶺走來
無隙地莫教踏着一微塵

九月二十九日同羅服卿及社中諸兄弟
登高二聖寺用扇頭韻

昔去逢秋至今來送九
菊殘將入枕綿老漸
裝衣定起書黃葉杯
闌語翠微禪翁兼醉
侶一種不相違

二

竹裏將雲去窓間看
鳥歸酒香沾淨具花
氣着僧衣老圃推先
達星壇禮少微塵勞
君莫問問着與心違

服御訪余柳浪不遇
俟我沙頭既歸服御
再至遂用韻贈之

千里勞君至三秋俟
我歸柳殘多葉字蓮
解一池衣逸格臨杯
見新思入路微雲山
心揔在未與宿根違

唐堯胤自貴竹過訪
用君御韻奉贈唐昨
歲出閩

夷馬向東馳青袍敞
許時袖中三尺雪夢
裡一竿絲泥酒呼鸚
鵡披詩想荔枝武夷
若再至為我道相思

唐堯胤以詩見投用
韻奉答唐從貴竹來

滾滾飛塵路蹄輪相伴居濁杯澆瘴月顛州雜
蠻書弔古悲無忌憂時託子虛蕉衫涼似水騎
馬欲烏如

閏九月一日羅服卿唐克胤王以明劉繩
之王連玉及方平無煩兩弟夜集齋頭得
成字

竹外閒風雨瀟瀟又滿城杯行蘭炷落話盡酒
壚鳴卷石歌蒼瘦寒花倍老成喜逢嚴錄事三
五令申明

簣簿谷七夕露坐

山亭漠漠冷秋烟只在懸藤古石邊眼裏何曾
離好竹耳中恰似有鳴泉稍開僻徑通斜月坐
看明河憶去年巴水正長天正潤綠楊門外有
酤船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清碧堂集卷之七

清碧堂集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瀟碧堂集卷之八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康西卿閱

詩

送唐堯胤赴上

蒼顏白髮竟何成
醉裏酣歌指帝京
喜與中郎
分姓字羞從
樵簡覓公卿
健鷹每欲辭
鞞去俊
馬唯須帶骨行
君過酒人
罍上看荆
高到底氣
如生

燈下觀菊花影同社中諸友賦

清媚知無敵，披麗實可憐。易方唯月裡，難寫是風前。才子影皆好，傾城替亦妍。趙昌真粉本，一洗黛螺烟。

二

一片籬花譜，吳綃墨未成。何人工點染，添我作淵明。月浪沉沉路，風香淡淡情。騷魂多念汝，夢裡屈先生。

三

只與屏爭艷，全憑幻寫真。光光能取影，葉葉解分身。蘿月思前世，松風夢故人。黃筌信好手，沒骨有精神。

四

淡月莪莪碎，微風剪剪踈。折從欒大手，寄與化人居。藻葉菱文浪，雲官鳥紀書。烟光與焰水，一種繪空虚。

五

舞影將流地，頽香乍可聞。玲瓏千朵月，碎瑣一

窠雲押以無絃韻吟成沒字文長時嗔眉兩或
恐近夫君

六

山中頻領畧得意是蕭疎半赭佳人後一簾溫
語初墻頽生畫意蛇鬪悟顛書離即成三昧超
超寔起余

七

靜語一堂熏兕觥屢付君窪窪捫水影游戲寫
風紋倩女歸時魄巫山嫁後雲鼻根如滅却亦

可嗅清芬

八

變體初從墨名家但嫌黃空花新女弟烏有舊
兒郎函作仙人謎和成羽客方浮生虛妄等一
倍感歡場

送羅服卿還夷陵兼柬陶孝若年兄

缸花吐盡醪杯重惜別綿綿話曉鐘雙髻奚奴
肩繡裊一鞭驄馬出芙蓉但知作叙干皇甫未
覺籠鬚笑士龍寄語歐公門下士青鞋將過紫

芝峰

五弟清梵閣落成閏九月九日同鄒伯學
王闇然王連玉劉繩之方平第觴其上得
清字

隱几牙籤橫蠹魚漸次成花枝合苑影騷雅一
樓聲租薄盤飧瘦人聞笑韻清籬東香未歇展
限與淵明

聞省城急報

黃鶴磯頭紅染淚手殺都堂如兒戲飛鞚疊騎

塵碾塵報書一夕三回至天子聖明臣歛手
胸臆決盡天下事二百年來好紀綱辰裂星絲
委平地天長闕永叫不聞健馬那堪持朽轡書
生痛哭倚蒿籬有錢難買青山翠

閏九月菊

殘黃踈白也堪憐舞向先生屋角邊一與清閒
為伴侶幾番瀟散歷風烟霜林已是呼先輩秋
蝶無因識暮年拚取家醪三百盞葛巾狼藉枕
花眠

過五弟天花館同郝公琰王尚父小酌
艸艸命窪罇秋花瘦滿盆題詩紅相葉坐語綠
槐根僧懶遲鳴落鴉昏不過村開簾見樹影月
在槿籬門

月下坐小閣

雛女笑咿啞踈簾委委斜酒澆清苦月詩慙寂
窠花影落回風鴈光分坐樹鴉侍兒供茗碗幽
事在山家

秋夜痛飲李上舍家和公琰韻

冠珥墮紛紛清言了不聞鑪焦鳴暴雨杯背卷
春雲醉眼常疑柱顛書亂掃裙主人苛酒政起
立誦彈文

郝公琰邀過禪堂訪諸高衲

白袂與烏藤相邀訪定僧君言未合齒吾屐已
先登但省乾無事何憂百不能如臨幽澗水維
小却清澄

二

幽院日清和墻苔與徑莎到來閒星少始覺頂

毛多病亦強人健愁猶勝客歌且休談出世入
世又如何時寒灰抱病

過法華練若

瘦栢多連架寒花半入餅山僧輪指語幽客倚
牕聽苔壁三年墨蔬園十畝青茶烟細細起竟
日鐸柴扃

夜詩清梵閣限韻

蕭騷葉滿窓楓落話吳江坐久枯蘭燼言深倒
酒缸寒泉鳴廢圃隣月影高幢碧楯方塘曲昂

藏老鶴雙

賦得野竹上青霄拈三江韻

烟勢分層岫寒梢瀉綠瀧鸞鵝拔地洗龍羽撲
天降雨押釵頭重飈回个字雙隨根來北舍遶
影入西窓翳日巢幽鳥敲風吠小厖簷頭懸渭
水屏裏繪湘江曲路通斜閣交枝覆斷缸微霜
天女粉幽語梵仙腔椽笛知遺族漁竿識舊椿
染成雲泛泛巾以碧淙淙自起操三弄時來倒
一缸主人那得比唯有鹿門龐

和五弟韻

覆地蒼雲濕垂天綠瀟濃窓開生翠疊箔卷膩
烟重妥尾千梢鳳拏空萬部龍入風旗轟亂敲
月珮環從嶰谷追遺律貧管墨舊蹤高寒排雨
氣瀟颯冷雲曾漾壁頽藍水渡門浩碧峰湘娥
斑瀲灩莊叟籟于喁銅鞮平欺栢霜髯欲傲松
橫分清偃蹇側鞞醉龍鍾鐵畫唐鈎鎖麈村杜
刃鋒帚書豪蔡格箭括美吳儂碎影琉璃榻鮮
香琥珀鐘他時裁笋籜規製取芙蓉

過田我在鶴墅

小窓低檻綠氤氳門外車騎了不聞五畝池臺
三畝宅一停花竹兩停雲蠻姬借引樽前笑濁
酒催舒面上紋為語窮顛王老子幾人開口得
如君

看諸友奕

竹影風軒外楸枰石子聲暫憑閒調度消却苦
經營烏憤連花墮紅雲澱面生旁觀亦自喜賴
是學無成

二

窓下歌襟坐無人
不看来時聞飛似雨
忽有笑如雷
得意天山捷
沉思槁木灰
經營定何許
九地九天回

初冬夜同郝公琰龔散木閒譚

雲樹蕭然大石居
清壘遙夜薦霜蔬
佳言屢似飛香屑
往事真如繹故書
窓外影閒雙睡鶴
燈前手冷一編魚
寒花瘦竹差相得
白首承明夢亦踈

風林纖月落

瑟瑟殘規吐泠泠
小籟吹偶然低遠碧
恰好透疎枝
罨藻幻蘿去
籠烟壓露垂
歸樵與去艇
處處杜陵詩

二

輪淺虛籠樹多斜
乍避鸞一痕
光淺豔萬井
氣森寒
耻作粧奩喻
聊為烟水看
江湖多釣侶
時與校魚竿

三

碎影平侵檻寒梢半妥輪裝幽來隱舍布景與
詞人只在風篁曲長依水石隣東郊西浦上不
信有飛塵

四

簾卷烟條重窓分翠疊澄詩要林處士圖請趙
吳興活景通千壑閒觀倚一藤匡床誰對語合
有韻高僧

畫有工似有工意工似者親而近俗工意者
遠而近雅作詩亦然余此詩從似而入意者
也何遜之題梅也似而意者也子美之幸不
折來意而意者也李群玉之玉鱗寂寂可謂
工似然亦不俗如林處士之霜禽粉蝶俗矣
至云疎影橫斜水邊籬落可謂意中之似若
李錦瑟葦直謎而已如雪詩則云欲舞定隨
曹植馬人日則云舜格有苗周稱流火此可
與工意者道哉謂之似亦未也唐人詠月多
矣如云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深沉古雅
非子美不能至云暫將弓并曲番與扇俱圓

此惡道語也似而俗者也

夜話春艸堂限韻

刺日春杯釀消時筠管纖問風傳巷語備體襟
香奩山水堆脣角烟雲上指尖世緣如骰子遇
着偶然拈

二

螺子春生豔蛾眉老避纖祇宜供剪尺不可更
粧奩時纈袖絲嫩新花出樣尖隴西見弓矢一
見一回拈

三

陶令情非冶廣平賦偶纖鸞臺朝洗硯春艸夜
妝奩倦翮猶思獵村眉也效尖白頭伴毛穎溷
上亦時拈

喜蘇潛夫至柳浪座上限韻

入門簷鳥亂紅葉照青衫童子初弛笈花驄乍
解衙甕頭傾灑漱卷裡出巉巖屢眄登音至秋
來信幾緘

二

側帽花垂髻翻杯酒污衫騷壇為佐領麴部是
兼衙話久風掀席思竒笋出巖半宵酬和語題
滿一封緘

三

小仄呼藤杖微暄去皂衫花頭當檻落鳥影入
杯銜對日浮三爵他時老一巖暫來猶有禁佛
語口須緘

集方平弟綠蔭堂古槐下即事限韻

率爾生幽意非關對水山苔枝垂酒盞虫葉墮

烟鬟只此雙眉黛舒開一座顏婆娑醉老叟頂
領曲如彎

郡人來言楚宗事久未得 旨感賦

皂囊飛羽掣風馳不道天關叫亦遲漢法自應
裁大尾淮南何意袖金鉞黃蒿野望千家哭白
髮心傷一路危王業艱辛二百載湯將九鼎綴
輕絲

二

塵頭飛騎竟茫然望盡雲梭日角邊稅使逐來

繞兩載楚人機動已三年從知鹿死非陰地轉
恐烏橫欲暮天國體藩規俱莫論老臣塗血也
堪憐

小修久住沙市蘇潛夫遲之十餘日矣雨
中集劉繩之高齋小修忽至賦得十灰
百里三回約無朝不盼來未會離口蓋忽已到
池臺酒病花銷去詩心竹引開貧簪舊老圃笑
艸去塵灰

賦得裙拖六幅瀟湘水

細簡勻勻疊長墻靡靡瀾風回千皺亂花遠一
拖寒洛水羅呈出謝家練比看兩般俱死水爭
解舞驚鸞

賦得歡場害馬

惡態頻來見清談事每差杯徵合券客庭老晒
禪花遇月長扃戶登山屢憶家每當歡飲夕三
五散如鴉

乍寒集王連玉宅小飲

淺屋低簷下春花滴小槽箸闌思蟹足話久覓

裁袍竹語調刀切雲啼獠狝高等閒
歷寒暑頭裏換斑毛

集小修篔簹谷偶成

東家貸倭屏西家貸華燭
髻鬟錯巾冠歡場稍穠縟
虛窓浙瀝風四圍遮被襪
涼月蔭叢枝十畝莎庭綠
主人季次貧衣馬欣馳
逐三秋客渚宮百金倚吳肉
歸來雙羞囊風枝掃空屋
徵伎列樽壘情侈歡不足
幸有萬竿篔簹寒梢瀉春淥
蕩盡管絃心豁開烟嵐目
何處覓清歌微風戛

修玉

月下過小修淨綠堂試吳客所餉松蘿茶
碧芽拈試火前新洗却詩腸
數斗塵江水又逢真陸羽
吳瓶重瀉舊翁春和雲題去
連筐葉與月同來醉道人竹影
一堂修碧冷乳花浮動雪鱗鱗

大石居小集送蘇潛夫得風字

底事心難盡窮宵說未終
半槽平口水一葉打霜風
寒月衝煤燭枯株照粉紅
別來元白語多

分在詩筒

代

隨例東門柳那堪折贈行
早知雲易散何忍夢難成
小玉終無匹汪倫只有情
別來林處士賣鶴買新聲

夜坐讀少陵詩偶成

嘗聞工書人見書長一倍
每讀少陵詩輒欲洗肝肺
體格備六經古雅凌三代
武庫森戈戟廟堂老冠佩
變幻風雲新妖韶兒女黛
古鬼哭幽塚羈遊感絕塞
古人道不及公也補其廢
化工有遺巧代之以覆載
僅僅蘇和仲異世可相配
剪葉及綴花諸餘多瑣碎
紛紛學杜兒伺響任鳴吠
入山不見瑤何用拾瓊塊

王回先一夕尚痛飲叫笑如常時
侵曉三弟來云回病且革以為戲也
急往觀之回奄然逝矣遂為長律哭之

道病猶疑謔那知畢竟非
命輕殉粉黛形老憊甘肥
事業憑脣立家園信手揮
分身衝酒陣一

笑解愁圍黑白人人是恩仇面面輝字籠心入
竅輕巧語當機望節朝團社聞歌夜款扉乍來
乾鵲喜忽去飽鷹飛六月綾紋袴三冬葛縷衣
預愁酷少直不畏室啼饑面古堪描畫耳頑耐
刺譏甑中無糝粒袖裏有珠璣卅法猿愁檻歡
場馬脫鞵醉猶喧夜月死不待朝曦破屋遮遺
薦寒蒿倚素幃一城俄冷落四衆半歔歔在在
盤飧減門門笑語稀襟懷詩客盡氣運酒家微
貌熟人頻夢名輕鬼不威鴛已魂宛變蝶死蛻
芳菲猶勝西隣叟黃金帶不歸

送郝公琰南下

雪子落紛紛鳴濤遠送君夢回牛渚月書達敬
亭雲俗薄休懷刺交浮莫定文王克如有論應
使蔡邕聞

和東坡聚星堂韻

凍鳥無語僵寒葉曉起漫壻五尺雪穿簾撲慢
綴斜風楯碧紗紅景幽絕醴膏乍澁紫絨生研
冷煤枯霜穎折千梢擗壓鳳翅垂萬瓦齊舖烏

鱗滅近墻老鵠不知人却立
毳毳如被掣月團
三百沸溫瓶盈碗漚花瀉
文纈高禪滿坐攆
綸床佳言衝口梅檀屑
揚岐偈子再三題
龐老機鋒時一瞥
東坡先生寫雪真不用煩言與喻說
杜老梅花詩亦然廣平空有心如鐵

甲辰初度

偶然臨水見蒼顏且喜安身紫翠間
老去無心防白髮衆中開口問青山
文書狼籍恣情看賓客逢迎學語閒
三十七年恒河眼試觀那似舊

潺湲

二

閒花閒石伴疎慵鏡掃湖光屋幾重
勸我為官知未穩便令遺世亦難從
樂天可學無楊柳元亮差同有菊松
一盞春芽融雪水坐聽遊衲數青峰

三

弟兄相對黑盈顛便是逍遙地上仙
瀟碧堂中雲委地柳浪湖上雪翻天
長縑古褶緇黃隊皓

齒修眉水石邊不道為官無一可為官無此日
高眠

四

溪流疊疊遠山扉手植檉揚許大園夢裡不思
龍尾道閒中聊葺鹿皮衣要圖麩蕖千回醉且
作槍榆數步飛濯足亭中人姓呂踏花時過釣
魚磯

十二月十七日五弟初度

任運閱年光不識支千易但聞蠟梅香知弟生

辰至二十八番花一開一回麗讀盡古人書識
遍天下事家世安國學鐵硯工文字無射不穿
揚一往者聯轡屈指兔目花黃時甫再歲千里
宿春糧養就天池翅

五弟生日同諸公集春艸堂得文字

寒月高齋子鶴聞竹烟梅雪冷紛紛偶然筆落
珠成字悞被人呼鳳作群萬石厠膾香史冊八
荀杯杓走天文眼中鬢鬣聯翩去任我南山社
嶺雲

又次三弟韻

文藻如今更老成風流人識小馮名胷中早有
吞牛氣卷上時聞擲地聲五字詩催筠管亂一
簾香散酒籌橫他時得第煩天語幸免鞭笞及
老兄

立春日偶題

此年閏九月

秋來喜遇雙重九歲裡欣逢兩立春重疊也知
天好事流連無過老閒人山茶吐暈紅侵肉寄
酒吹香白到脣水榭一區微料理湖光趁取玻

瓊新

梅花

空階綠淨影踈斜戲把清枝壓鬢華老去已無
兒女態春來猶愛典刑花蒼雲白石長相對明
月寒塘自作家擯却鑪香與尊酒幅中聊試武
夷茶

二

瘦枝逸格總天真不屬東風旖旎塵尚有蠟梅
為佞倖可無修竹作同人花前乍許孫登嘯座

上唯容靖節中國豔名葩
毋豈少祗綠無此秀
丰神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泮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石堂集卷之八

瀟碧堂集卷之九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坡李長庚西鄉閱

詩

乙巳元日

湖柳侵街水接門東風纈纈澹微溫久乘下澤
無官韻乍着紅衫有摺痕皓首頽頽俱入市碧
芽新鳥又成村婦未且坐梅花下倒却鴛黃四
五樽

外甥毛雲花燭詩時年甚小

玉立映澄壺兒郎洵美都香含新豈蕊花引嫩
鷓雛案小頻過額烟輕欲散鑪韋門素業好付
與外甥盧

人日自笑

是官不垂紳是農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隱不
蒿萊是貴著荷芟是賤宛冠佩是靜非杜門是
講非教誨是釋長髻鬚是仙擁眉黛條而枯窳
林條而喧囂聞逢花即命歌遇酒輒呼簞一身

等輕雲飄然付大塊試問空飛禽澄潭影何在
曠執龍屈伸顏烏方外內下惠本介和夷逸乃
清廢

寄黃平倩庶子

任他吹霧唾青天割水求脂也可憐謗篋祗堪
助道品羞囊休問買山錢金華直冷披霜入瑞
州談深枕麴眠一靜一忙聞比較試思誰是地
行仙

二

百年身世付踈頑只在溪花浪柳間已分髮毛
捐白足但憑牙頰佞青山夢回巴國雲千里書
到蛾眉翠幾灣龍不隱鱗真可恥漢陰甕裏省
機關

寄曾長石太史

天祿歸來且道裝高齋八九瞰瀟湘花前白恰
新雲氣枕底青山舊日光竹影侵溪朝洗研柳
梢披雨夜焚香故應禪味如鹽水宿世曾為青
艸堂

夜起同廖道人扣王生門索酒酒行而雷
雷大作衆皆辟易余興益豪至子夜乃休
夜暖不成寐披衣聊起行一街絲雨暗半隙幌
燈明壁上烟黃字甕頭點滴聲乾蓮與烘筍倍
覺有心情

二

天意蒼茫惡奔雷駕雨風書翻入甕內兒走匿
床中拍案山公叫霑唇兒盞空歸途那用燭電
火照人紅

曾長石詩來約以寒食見過用韻答之
湖上腰如許那能不繫人到門青李帖屈指永
和辰筍蕨抽蓂嫩旗槍戰火新雲山無處少只
少自由身

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賦

湖光搖碧柳拖黃青帝如何尚縞裝似與天桃
添粉澤聊同飛絮闌輕揚斜穿霧縷霑鶯濕亂
捲風鬚誑蝶忙擬寫爛紅深雪裡怕人悞作韞
川莊

苦雨

且莫問提壺春風一半孤暮雲啼滑滑曉樹語
呱呱夢繞飛花社思牽線柳湖無方可醉得濁
酒坐灰壚

乍晴述懷

竹裏新晞喚羽雛幽人情緒遠江湖偶因訪藥
僭緇侶久不吟花長白鬚社日雞豚謹址里醉
闌筍錯夢東吳春來背癢誰搔得方外閒尋狡
獯姑

長石過訪共宿二聖禪林次日至柳浪遂
有三峽之約

寒潭冰月澹鬚眉話到鐘沉唄冷時綠水攜來
尋和者白雲收去贈相知閒耽碧柳新莎地認
取長林倦鳥枝謝客已堅雙屐齒峽款巫雨任
追隨

新晴

鷄鳴聽遠鐘淒清入寒嶠曉枕氣微暄紛紛簷
鳥笑花香乍襲人窓湧一痕照溫風泣露光塵

斂青天耀逸思如繫鷹繫解心浩浩出門見平
湖流水清面貌村酤白癭杯沿堤呼所好

送惟長先生歸空途中偶成

板橋絲柳黃泥路曾是從公送人處麻衫掃地
額沾沙蒿里一聲公又去長堤雨暗血滋衣
旖旎遙遙捲飛絮白楊無數鬼啼風三十六人唱
烟霧人生要死何用愁白日紅輪攀不住赤鬚
黃卷懺他生皓齒清歌樂朝暮薄留風雅駐歡
場高築糟丘驅大怖一斗憨憨睡寶池大士心

許佯潁怒少日倔強老更顛料公拍手菴羅樹
曾退如太史返棹江干雨甚宿楊上舍家
令門僧持卷來觀夜坐有懷敬題其末
蘭蕊坐銷紅長吟短噫中潑天車軸雨撼地石
郵風夢去雲連峽詩來翠掃空習家池上酒何
事外山公

二

山鬼莫吹燈羈心感少陵話中江渺渺卷裏岫
層層嵐重千畦袖雲開九節藤聯床今夜雨空

對嶺南能

泛舟便河

一棹碧蒼茫蕉衫碎影涼風音和鳥語水色與
天光岸老蒲根出沙平荻筍香蹄輪何滾滾對
面即滄浪

二

禪板佐尊壘青溪曲曲迴魚閒知浪靜鳥喜覺
風來漠漠新雲樹荒蕪沼臺一番見高塚一
度使眉開

送蘇潛夫北上

去去日華東晴霞似火紅好辭杯底月莫畏馬
頭風謝客休耽屐張融且豎銅緋袍白手板勉
矣偶場中

遊章臺寺和小修韻

飛塵冷冷消人語隔烟遙雨洗青蛙道風薰白
芷苗竹深存廢碣僧老話前朝霸業荒殘盡虛
名只細腰

二

碧水蠲忙去紅葩引笑開兔葵傷故國孤粉嘯
空臺古屋晴生菌深房畫鏤苔松音與梵響一
洗大夫象

三

雲捲三分地塵飛六國王自然歸滅劫不必問
巫陽古壘荒遺構澄波照冷篁廿年雙屈指頭
白話兒郎

四

碧渚新琅玕入門碎影寒么絃將水聽青黛作

烟看且樂時花艷休悲故壠殘南威他自美興
廢豈相干

午日沙市觀競渡感賦

金鱗坼日天搖波壯士麾旄鳴大鼉黃頭胡面
錦袂額疾風怒雨鬼神過渴蛟飲壑猊觸石健
馬走坂丸注坡傾城出觀巷陌隘紅霞如錦汗
成河妖鬟袖底出中冠白顛髯下玄青娥朱閣
玲瓏窻窻輕烟倩語隔紅羅北舟絲管南舟
肉情盤景促歡柰何雲奔浪激爭撫掌亦有父

老淚滂沱渚宮自昔稱繁盛二十一萬肩相磨
西酋中璫橫幾載男不西成女廢梭琵琶賣去
了官稅健兒半負播州戈笙歌沸天塵捲地光
華盛校十年多耳聞商禁漸弛緩努力官長蠲
煩苛太平難值時難待千金莫惜買酒醪君看
至德中興後幾人重唱天寶歌

夏日同龍君超傅仲執蕭季星龔散木彭
長卿崔晦之小修王小白泛舟便河得橋
字

好作烟林譜微霞帶水條平平鋪碎浪遠遠出
紅橋天坼雲鱗見江澄暑路消山光與黛粉一
種是逍遙

又和龍君超韻

白板赤欄橋石根繫小舸風傳初稻信雨應熟
梅潮柳密兼烟重槎枯帶蘚漂泗沿無定止只
似野雲邀

劉元質宅宴得金字

遠水輕雲意孤桐野鶴心消磨歸酒以遊戲入

花林趙姊雙名燕盧郎一字琛龐公見亦悔湘
水錯沉金

龍君超徵集章臺以看花臺為韻偕遊為
林伯雨傳仲執劉元質蕭季星崔晦之小
脩

碧篠當烟出朱華帶渚看佳人吳笑語公子晉
衣冠始覺歡場盛爭言雅道難經時覓快友纔
得許如蘭

二

一笑爛雲霞青娥驅髮華章臺新馬足洞口舊
魚槎秋水人人月春風面面花不同愁宋玉蕭
瑟對東家

三

天際颯輕雷濃陰潑地來叢中避粉黛樹底卧
罇壘數點將穿屋移時忽泛臺只疑舊歌舞化
作雨雲回

陶不退以容城諭丁內艱歸滇中至敝邑
殤其令子遂瘞焉於其行也詩以送之

麻衫如葦別芹宮那復哀殤客路中幸免西河
夫子慟稍存羸博古入風腮毛換去三停白相
葉歸來十度紅富貴幾何愁苦劇令人翹首眄
飛鴻

二

十年塵土敝衣裳瞥見昆池舊景光無佛稱尊
雞足老與天醜大夜郎王蠻娘乍隱溪花笑番
客遙懷瘴艸香秘藥如山砂似鏃試探何處有
仙方

七夕偶成

天上一昏一旦人間甲子周年不分黃姑織女
夜夜烏鵲橋邊

二

兒女紛紛乞巧先生老矣何求不用巧靈烏鵲
唯宜拙守斑鳩

病起新霽見月乙巳中秋夕也

病起初逢月雲開笑亦開雲隨殘悶去月逐好
懷來墜葉凝清露新香瀉綠醅冶心雖校淺仍

是欲然灰

林蘭閣同王以明先生及尚父謝道人小
集偶成

涼月下空疏蕭蕭靜者居休心花事斷忌藥酒
舡虛竹外披烟鶴尊前帶子魚盤殮聊復爾商
略古人書

送君超兄還武陵

碧江波疊曉霜肥換盡生蕉細縷衣榴火爛時
諸彥集蠟梅香裡一騎歸糟壇博社輕揚入鶴

侶鷗群自在飛枉渚陽山憑寄語道人魂夢久
相依

二

山水心情謝永嘉斷溝殘石漸盈車高齋是處
鴉棲墨娃閣頻分燕作家袖裏新書驚惠子卷
中逸事困張華烏藤白恰仙仙去知入樵源幾
樹花

龍堂招提觀影戲精絕入解前此未有江
師中龍君超皆有作

筵前百戲恣逡巡角底魚龍且讓新逆往順來
吳道子乍非忽是李夫人宮城隱約瑠璃國冠
帶飄飄翹翹身水沫乾坤成壞等空中風籥火
中輪

二

華鐙膏燭月玲瓏聖手當場欲繪空出像楚騷
兼爾雅返魂班巧與斤風絲規縷折塵三昧萬
臂千頭小六通喚醒人間石火夢無情悲喜片
時中

三

造物聊憑意匠成，縱無筋骨有神情。木人自覺
機關少粉本，輸他笑語生世界。惚依陽燄海鄰
封，知近闍婆城南詢童子。叅何晚烟水風光第
一程。

醉婦口占示凡公響泉道人

不寐即狂歌，蓮花漏水多。醉來尋白足，定起喚
青娥。梵唱填吳肉，荷衣剪越羅。亦知風景煞爭
柰老顛何。

當陽僧來邀游青溪紫蓋諸勝

十載青溪約，今番始赴期。如雲投舊嶺，似鳥念
高枝。藍壓仙翁井，苔深鬼谷祠。單將一喝去，秤
取布衲師。

二

一澗珠翻處，千山玉照時。東衝西邏酒，橫版側
厓詩。僧老扶雛至，鶴驕帶子隨。掌茶與谷水，宿
世也相知。

登遨遊塚有感作示凡公響泉道人

古塚新新道荒原漠漠楓荷衣蕙帶鬼燕麥兔
葵風頽疊高陵變分趨逝水東莫言空不得何
事不成空

將入青溪值雨雪凡公有詩見促用韻答
之

童子語誦誦雪花打皂衫雲低天慘淡霜老石
巉巖恠鳥鳴枯葉空江立瘦杉青溪騎鶴叟聊
且附書緘

代青溪道士見招

青溪月和霜和冰發萬仞沁寒潭冷盡玻璃骨
青溪花傍水帶烟斜東曲謝蘭香西曲萼綠華
青溪水雲根洗清泚朝浸角里芝暮烹玉烈髓
青溪雪萬頂千峯徹隔浦喚仙奴夜春雲母屑
君之來猿鳥笑雲為舟風為棹鬼谷罷談孝先
徒竈驂鳳與駕鶴知非君所好吾為君招赤城
之化骨及絕逸之髯君為我歡然而就道君不
來雲山懊

讀經羅漢贊為黃竹石題

數墨尋行云不了義離指月觀超半滿字風起
雲流烟高石翠是沒字經諸佛所契

送雪照還吳

洗鉢焚鈔去瞻雲倚棹歌離鄉吳語變入咏楚
騷多五老峯頭添三江雪後波厯衣櫻笠子袖
手看嵯峨

又代作

四載椒林社精研只有君高談排嘿照獨往賤
多聞江面瓶心月山南嶺北雲逆風香自遠無

路襲芳芬

暮鳥投林和張明教

霧卷復烟披嘈嘈話許時大都尋故侶莫是揀
高枝半嶺雲千態疎林月一規夜寒風裊裊歸
夢在天池

二

霞碧與山紅烟林繪縉中乍啼綠見月半妥為
梢風萬點鋪沙異千畦帶犢同莫愁三市苦猶
勝在金籠

三

渺渺辭沙嶼
嘹嘹帶遠空
分行來樹裏
送影入池中
小艇烟江月
高樓晚箔風
佳人天末許
同此眇歸鴻

乙巳初度口占

南郭讀書西郭田
一竿秋水一湖烟
蠻歌社酒時時醉
不學龐家獨蹠禪

二

白石青山到處緣
月高梳櫛日高眠
無聞已是

懶夫子四十于今少二年

乙巳除夕

十畝負江田
婦耕已七年
稚松雲偃地
雛女髮垂肩
貝葉翻將綵
荷衣着屢穿
貧鄉何可戀
大抵為林泉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s arranged in a column.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the bleed-through effect and the grainy texture of the paper.

瀟碧堂集卷之十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詩

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得風字

交游南北摠成翁
忽地相逢柳浪中
細雨小添澆藥水
落花時逐渡溪風
長堤雲卷千絲碧
高閣霞舒十里紅
七載東皋唯頌酒
知君猶念老無功

春日同謝于楚周觀國小脩李澄之王尚
夫崔晦之劉繩之過智者堂訪度門法師
得心字時度門難後至此

數里碧陰森高禪靜亦吟
趁花來遠澗聽鳥入
平林歷盡推車坂稍存
統指金浮塵都歇盡未
歇唾壺心

謝于楚由川入楚將東歸歎復北上有姬
在燕也

蹄輪汨汨幾曾閒鬢髮蕭
騷塵滿顏卷裏携來

三峽水夢中吟去九華山一江春月浮輕舸萬
樹濃花念小鬟世態飽
經鹹苦盡爭如婦卧酒
罍間

鴈字

幾回聯絡幾回分整整斜斜自作群龍女波中
呈樣帖天孫機上出迴文長戈偶散平沙月春
蚓時盤塞北雲翔鵠驚鴻徒有語家鷄那得健
如君

二

清見堂集
長鋒短折布空輪筆勢蕭疎絕點塵萬轉豈能
無別意千行何事只書人青腰玉女霜前饋大
翻先生化後身浙水巴江從此去漫將老健敵
清新

三

常時風卷復霞舒萬翥勻勻點點疎雲裡豈煩
蒼頡氏空中誰讀典墳書鸞溪展去綃千丈榆
塞回時載幾車毛穎秃來今在否月天試問老
蟾蜍

四

綃素無功法不傳幾將封事達天邊青山卓似
含鋒筆碧霧濃如滲紙烟體勢已超鸞翥上契
書知在鳥官前明霞淡月踈踈見染取成都十
樣箋

五

瘦畫娟娟半欲歌分如釵股絡如絲千行寫盡
黃姑練一字題成碧落碑南浦逆風文破碎西
江披雨墨淋漓斜騫蔓引黃沙去譜出胡笳出

塞詩

六

篆烟劃月過瀟湘流麗森疎綴幾行禪客辨來
知半滿儒生記去識邊傍回波影出雙鉤榻暮
雨催成急就章鳳鳥不來河洛隱年年編錄為
誰忙

七

秋風漠漠散毫端謾道迷煙逗浦難細去雲梭
如界墨密來星點似鉛丹纔從夢筆驛前過又

向造書臺上看入夜幾聲嘹唳去梧桐枝上一
鉤寒

八

輕飄亂洒入纖濃掛角羚羊那有縱鴉點紛紜
呈惡札鷹蟠險怒出狂鋒征國每暗逢婆雪退
墨虛宙石廩峰我亦頻年有蠹癖扶搖猶可一
相從

九

一行行起布青天只在明沙遠水邊孤點乍隨

如帶墨數羣中斷似殘箋鶯簧借與填新曲鳳
史煩為記往年莫道書成無雪燄江南洲渚有
秦烟

十

儒生習氣摠難除萬轉千番楮墨餘入地也應
為帶艸化虫依舊作蟬魚江南塞柱難移性兄
弟妻孥摠解書一掃雲間狂蹟去研光千尺展
空虛

送王以明先生赴南都試

把酒新聽百舌鳴蒼烟盡處看君行梨花雨漲
春流疾柳絮風香盡槩輕寶劍危冠真國士高
牙大纛盡門生秋來怒翮天池老不怕垂天化
不成

諸衲見過

閒即過東臬衲衣對酒槽袖中懷米帖花底讀
離騷笳卷鑪烟細窓寒石累高貧家無可供泚
水與谿毛

哭江進之十首 有序

乙巳秋聞進之兄卒于蜀余時伏枕慟幾
絕嗟乎余與進之之交豈復在口舌間哉
進之死世誰復有定中郎文者已矣猶記
令吳之日與兄商證此道初猶不甚信弟
謂兄曰果若今人所著萬口一聲兄何以
區別其高下也且古人之詩歷千百年讀
之如初出口而今人一詩甫就已若紅朽
之粟何也進之躍然起曰是已後為余叙
敝篋遂述此意蓋實語也進之才俊逸爽

朗務為新切嘉隆以來所稱大家者未見
其比但其中尚有矯枉之過為薄俗所檢
點者往時曾欲與進之言而竟未及是余
之不忠也然余所病正與進之同證亦不
意進之之去若是速也慟哉即君幸盡以
諸藁屬我我當為進之刪定藏諸名山以
俟後世子雲也往弟有錦帆解脫諸集皆
屬進之為序甚獲我心然彼時詩不道而
文亦散緩今弟刻瓶花瀟碧二集安能使

兄快讀一過為弟叙而傳也慟哉弟交遊
徧海內而性命文章十居其九至如寒潭
皎月透徹底裏如吾進之者指不一二屈
也進之有佳兒能讀父書可以自慰知進
之所未了者高堂白髮然曾孫滿前老伯
無大苦也中懷作惡苦不得佳語欲躬致
束芻值有邑乘之後素車白馬未卜何日
挽車十篇即君為我朗吟進之靈前或墓
前亦可鬼未必即通為讀數十回可也

石火乍飄紅匆匆四閨中才名巴子國吏蹟館
娃宮洗海澄天月催芳爛蕊風不留長把玩收
拾與虛空

二

案有君遺蹟時時動我悲夢中呼白也卷裏哭
微之骨似凝冰石心如靜水池大玄那得比厲
累有佳兒

三

一笑凌雲去高寒自少塵騷魂皆楚鬼予客盡

秦人作誄傾南國移書詛北辰斯文凋喪盡何
用死麒麟

四

偏是佳人少鶴鷗日日鳴應劉皆早世晁賈竟
虛生雪澗寒當戶漁梁怒滿城憐才與惜寶天
似未分明

五

蜀魄悲鳴後巫猿叫嘯初峨嵋徒有黛巴水不
成書女鬼行雲侍仙鄰賣卜居浣花溪上叟情

切舊鄉廬

六

好手經爐冶廷時正老成文通才未盡元靜職
猶輕妖作長沙鵬帳空澧水螢花源留蹟處沙
艸背堦生

七

節節來余夢溪雲湖柳邊浪仙神尚瘦米芾鬼
猶顛花國恣題品珠宮任纂編閒時出諧史一
笑譁諸天

八
湘水濯魂清
紛紛蘭芷生
桃花仙路豔
薜荔鬼衣輕
喜去朝虞帝
悲來過屈平
沙蘿村口上
夜引瞿童行

九

作者心良苦
悠悠世豈知
近俳緣矯激
取態任斜歌
江濶無澄浪
林深有贅枝
向人言似夢
無計解愚癡

十

薄俗好檢點
因循媿少箴
只疑如豆目
未達似空心
琴敗孤音絕
林荒破宅深
期君二百載
隻字雙南金

送周觀國還會稽兼寄陶周望兄弟

江流澎湃處
一曲是官衙
小邑城三里
荒垣市幾家
斗湖曾載月
浪柳也吹花
踟躕真如繭
能禁念若耶

二

且莫聽啼魂
烟嵐路亦昏
山連內史宅
水到賀

公門曉月蘭橈市春風黛綠村箇年題壁處霜
洗舊苔痕

曾退如雷何思過柳浪湖時退如初度有
詩見示次韻荅之

醉裏烏藤手自扶閒隨鷗鷺過澄湖一江浩雪
浮箕舌千畝深篁露頂顛且與青娥刪白髮休
將五嶽換三孤烟巒好在消搖侶慚媿虛名老
顧厨虞翻謂公安地形如箕舌見吳志

曾雷二太史過柳浪用杜韻

雲嵐深幾曲五月氣猶寒月下兼花下林端更
水端愁來詩監押老至道遮闌識得藏身計塵
勞也自安

二

時雨太史方外歸談男女術云可得仙

勸我早經營三山海上城亦如憐素女其那忤
方平青鳥曾經約丹臺也注名竹枝江上雨難
道是無情

和退如舟中韻退如訪道回家有新姬併
以為嘲

霞光猶繞芰荷衣紅袖前迎遠客歸玄鬢返來
猶可辨丹砂健後却疑非三山誓許鸞臺入一
鶴終隨弄玉飛雲作風神花作語看君戰勝幾
多肥

黃平倩久無書有僧自蜀來傳其巖廿余
不信數日後陶周望書來云聞平倩有疾
且求消息于余余謂小修曰必無他詩以
志之

積雪峨眉路三年渺去鴻岷江惟有浪巫峽祇

聞風驚絕西僧語愁深太史筒子瞻定不死吾
已料天公

西僧來云平倩初病痺今已痊復志喜

西望嘉陵信迢迢半影鴻黃州元不死白傅已
無風小近臨邛黛新開郾酒筒僧言真實否吾
欲讓龐公

後二事皆來僧語

彭長卿自武陵至公安遊甚困便欲由梁
之魯入都歌以送之

瘴雨谿烟痕滿面去日北風打霜霰青鞋踏遍

武陵山溪流不泛桃花片千崖霞錯繡盤盤自
是羈人眼不見歸魂夜夜攪春雲夢裡黃金醒
後變宵寒枕上疊征衫曉雨街頭典行卷囊空
難買沙頭春一騎秋風走淮汴袖裡慵開北海
書匣中自洗端溪研杜甫南池李白樓兔園臺
館靈光殿七十老翁健如缺騷場尚可背城戰
大耳紅頰酒百盞醉來猶枕桃花扇朱家門外
季布髡信陵席上侯嬴賤碣石天高曉月寒潞
河水滑秋雲濺幕府若逢裴相國一字應償一

匹絹

附險韻詩

初春暴熱過靜者居限韻

花氣鬱春蒸下馬脫吳綾坐看網格下時有撲
紗蠅螬口與木筆非時聯作朋雛篁茁雁齒冶
葉被蒼藤閒蝶趁風廊香鬚沾其膺似彼青娥
子夢亦戀花繒盆池供瘦石斜幌隱龕燈迴風
逆香縷裊裊青烟騰研丹竄今文時軌裂軻曾
雲山刺騷士穠香惱定僧

法華菴同諸開士限韻

送雲歸老岫荷篠量幽潭古榻連池損癡禪着
謎叅閒膠踏石屐小立探春驂竹路編龍子花
時過長男艸侵紅版谷蕉短綠天菴角焰抽寒
穗鑪絲吐睡蠶農人占九九童子契三三溪鳥
藏深灩澗毛露淺蓼疏經通老衲書額過精藍
欲訪東林去陶家借竹籃

又次前韻

恠石含斑蘚幽雲抱古潭茶勛憑水策詩理入

禪叅白恰紛春社紅衫過篠驂紈書沈篋笥紙
筆付兒男鼯鼠全河飲蝸牛一殼庵有冠徒似
范自繭可悲蠶瘦削山容獨酣沉柳夢三近烟
紅淡泊着雨綠鬢髮香膩煎雲母溪光瀉蔚藍
僧來伸紙看一幅古魚籃

旃檀館雨中限十一韻

卧觀殘帖蠹閒撥冷池灰洗碗供梨汁分壚炙
芋魁雉斑穿砌笋兔目長官槐謝艸吟三復支
堂看幾迴思深泉透石吟苦將斷枚敝冊膠春

鹵花箋汗曉煤鳩飛頻帶子鳩雨不通媒種藥
愁沙澁增欄值岍顏苗衫官長過小服野人推
木壁塗番像丹房裂淨苔菘菁欲放湍自起斲
旁菜

香光林即事用前韻

宦網弛三面禪心積久灰歲功聽瓦卜天紐問
杓魁老蠹穿香節寒蟲叫古槐江花排岸出沁
水到門迴割裂窮巴衍俳優畜馬枚沉思竭廢
井久語墮梁煤子鶴難為父妻梅不用媒立窓
石皺瘦困雨竹隳頽花社僧來訊鷗鄰長可推
附舟求洞藥置檻養盆苔作意為農去湖田怕
長菜

法華菴雨中諸公以詩相角限得六韻

苦發寒鑪竅間書折股釵琢雲裁月遍儷白粲
紅昏筆悞翻缸落金清入梵諧分闈時一賽驅
悶幾回徠古硯文全蝕廢鐺耳半埋毘耶多口
老閒引散花娃

菴中閱經示諸開士用前韻

乘急參媼女戒急怯聞釵香象截河流一非剗
衆皆悶觀百喻經竒勝千齋諧八十翁憐兒莊
語間詼俳我願作書魚死即藏經理勝彼火坑
子以身殉粉娃

喜王以明自村中来同寶方官谷限韻

骨交削濃茜氣交和水鹽魂交破幽石空天徹
捲簾十日九緘題秋水扁方奩銳毛刺雲山巧
鏤百戈銛東風鼓蚓竅發我小言磨兔自角妍
媼青娥突老髯櫻桃本凡品况乃經燎醃高枝

蔭寸毛貞名濫宮闈鑄銅哭瘦島一往何李殲
搖頭鈍優孟豎兒口可籍女態非瘦肥茶韻出
香甜瀉我傾腸波蛻蚶如可拈應龍乘高雲細
鬣舞盆噉

別王以明用前韻

一室閉冷雲花月擯無鹽兀坐生泉石榻風吹
水簾花斑繡青銅夜夜吼紅奩微言破塵縷厲
彼昆刀銛野夢牽墟落松寮麗省磨空潭侶水
影垂竿揖枯髯徃徃抽栗尾拾鮮棄其醃當其

雋發時叱旨排馬關秀句傳活水死語遭夷殲
騷家心悅惘玄子口吃籍異物乖今直時味飽
軟甜窮恠鑄九鼎等以一毛拈尺水昂巨鱗吐
沫聊自噉

五弟新卜園居余笑曰柰物力不敷何社

中遂以為韻作詩嘲之仍限四章各四韻

斫紅裁粉竿作意綴春物長短稱身難貧兒貸
朱緩百腕貯虛空買破秋烟鬱莫似雜花林卜

菴典古佛

官谷時以柳浪湖易余古
佛余遂菴之名曰禪花林

二

鑿地出方空日費十蠻力東谿招鷺鷥西谿捕
錦鷓東腹耨青畦罔租雲母食墻屏列胸中日
夜幾雕刻

三

螺子洗春雲空塘繫瘦鷓柳烟不蔽條遮得鴉
雛不裁剪湘波紋蒼根刪古玉附僧覓紫綿筠
籠客西蜀

四

石鑰扃春風籬棘森戈爰閒雲不隸館任意羅
門窺天花爛僧祴逼眼霞紋敷緼衣裹小蠻節
茨享淳母 音模

雪中限韻時寓沙市同度門作

天女呈新纈寒梅著典刑熨沙溫凍局擁罽讀
仙經蒼跡紛殘篆枚濤怒遠聽鷺饑卷似蛸蟲
窘字如丁一國琉璃觀千枝發冰斲鏡開古水
照涎熱老龍腥漏跡埋番夾寒澌結膽瓶禪心
降槁木僧夢怯巖扃卧客三肖蟄寒姑早驗錫
皓姿三十里清遠隔吳涇

二

蒼茫沉地魄吼怒峭花刑鱸冷荒茶譜年豐驗
稻經王正書法首國令免庸聽入樹占男女候
晴卜丙丁凍毫書破字古繡結殘斲岩闢魂先
入水窓夢亦腥分筴疏白事溫水護青餅撥悶
頻呵局思山屢啟扃歸兮耘舊圃餒矣憶原錫
欲訪佳人去寒舟閣淺涇

雪霽後仍用前韻

帝女傳花信陽官布省刑簾霜淋故額窓彩爛
殘經軋軋聲初亂烏鳥樂可聽題書邀寶月祝
面憶添丁薰帖防新潤磨烟散古硯茗花香後
盪艇子過時腥老樹波千溜寒梅月一瓶粉光
勻水市青黛漢門扃玳瑁噉盆鯽連錢玩小鷄
面暄酣白戰決口瀉河涇

舟中看月仍用前韻

陰靈如不掃風伯有常刑樓閣雲初坼玻璃魄
乍經沙容兼雪看鱸響入泉聽近閣梅題遜橫

江鶴姓丁詩魂將化石霜頽發於劓河鼓呈天
綉蛟宮匝冷腥夜光辭嶺蛤舍利瀉吳瓶窈窕
宮腰國倉琅帝子扁穿林眠凍兕觸葦叫寒鷁
濯足求清瀨剛腸惡濁涇

迎春日舟中宴坐限韻

妖靚樂芒神荆俗乃不典縮頭亂牘中通身如
歲繭面窓理瓶梅幽香度前艣野心似綠梯一
夜遍春畎勁風破長雲飛片落如剪霜管刺春
容鐵心寄婉孌信手抹溪藤霞舒而雲卷坐俟

山翠濃青天策疲蹇花艸與翎蟲作意為敷演
夢裡題玉泉枕上百迴輾

舟中風雪遲蘇潛夫遊玉泉不至和客韻
立盡寒枝影佳人宵不來掀帷拋斷夢撥筋寫
殘灰南郭頻愁籟東林每憶雷樹髡啼猶掀雲
凍失丘魁江滄奔瀾疊山流膩綠顏精靈憑化
骨神力假于慧一掃狂靈去千峰萬嶺梅

二

積陰負故臘莽莽壓天來白馬酸冰渡蒼猊死

凍灰祝晴頻夢火詛雨執鞭雷撥悶憑毛氏澆
寒命艸魁垂頭花擁腫裘絮衲隳顏看帖遮愁
眼嗟天鼓怒鬣青城隔帶水負我一窻梅

入春屢作雪不見梅花仍用雪中韻作古

詩悲之

寒花如古玉未出屢遭刑幽魂訴冷石怨入楚
騷經置驛報花安未曉心先聽夢到訊不到澆
炙瘦園丁雪心膠蠟蒂亂結如頑剛安得鶴膝
枝一洗龍腦腥掃室待天女潔水貯空瓶枕上

見羅浮諸仙門反扁菊格與蘭韻於汝猶鶴鷄
紛紛縛桃李奚啻渭與涇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玠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

清碧堂集卷之十一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叙

序高氏家繩集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
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
真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
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風值水而

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
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刺
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
一累于理一累于學故皆望岫烏而却其才非
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里高氏母有文譽而遂
溪公尤多著述前後為令不及數十日輒自罷
去家甚貧出處志節大約似陶令而詩文之淡
亦似之非似陶令也公自似也公之出處超然
毋味似公之性公之性真率簡易無復雕飾似

公之文若詩故曰公自似者也今之學陶者率
如響搨其勾畫是也而韵致非故不類公以身
為陶故信心而言皆東籬也余非謂公之才遂
超東野諸人而公實淡之本色故一徃所詣古
人或有不齊不至余束髮已知嚮慕公近者吳
川公梓其家集始獲盡公及高氏三世之藏吳
川公者公仲子高才邃學先兄庶子之師也為
令以伉直著聲閱數月亦去遵先轍也懷公集
三十年出入必俱今春始成帙遂以先大父孝

廉公三詩賦冠首而已所著若干卷綴其後孝廉公之生甫廿有二歲才思澎湃如川之方至吳川自出機軸氣雋語快博于取材而藻於屬辭比之遂溪蓋由淡而造於色態者所謂秋水芙蓉也昔陶氏五男不好紙筆而遂溪之後雲蔚霞起豈黃頭歷齒所敢望哉王元禮論家門集曰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父子三世然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余邑不能文而恥言文最為惡習獨高氏能世擅其業噫彼安知烏衣諸郎為史所豔稱若此也

叙曾太史集

嘗恠退之論文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奚取人之嬉笑呵怒以為快及讀公所著毛穎傳無甚僻者當時以為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文昌輩猶有遺訾其嘆伏以為絕竒不可及者獨柳柳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

習觀曹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頓作安在譽之不為病也余寸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時諸君子所膾炙者謬以為非遂欲去同取獨世爭咲之而退如曾太史獨以為近古過相印許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毀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譽無藍之癖世之笑之當有甚于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儻傷其氣不以法撓其寸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為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

為刁斗為樓閣叙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為江海為雲烟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為同調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寔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為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為文異雅朴其不為浮詞濫語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善名理一時同志如雷何思蘇潛夫函盖合而水乳契是其中有真臭味非文字相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

下士聞而笑者其于文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為老衲所姍笑羞澁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塲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語與退之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即文章見性命也俱當於笑中求之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代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世之敝也為政者獵華譽而以城池錢穀為俗吏事嗟夫事誠

俗也盡天下之吏而皆以為俗誰為任事者此游談也古稱繪事家貌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何也冥漠者易詭近取者難似也夫高談浮譽鬼神也無才者之所躀匿也繕修錢穀之事人物也經世之實畫也晉之君子喜為清談而陶士行為荊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可行至於私稻官柳木屑竹頭皆親自綜理晉賴以安晉之南渡不即胡羯者俗吏陶侃力也宋之君子高談理學而孟璞玉少隨軍伍至其帥荆湖首

通三海修十隘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待襄蜀
士之歸者史稱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
役宋之恥所以雪而夷虜不即鳴鞭者俗吏益
珙力也使一卅之吏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
此荆楚故事也今天下承平改修職舉縉紳先
生裋衣博帶足以坐鎮而浮譽漸張綜覈少裒
莞庫糠粃之說亦時有之監司周公來蒞荆土
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實改其大者如繕城浚隍
興學積貯清屯恤郵量淤湖去浮糧等類皆王

改首事興除具備公通籍三十五年一操不易
大都悃悞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挫然亦
以是見伸公之學如良金在冶久而彌精又如
深山松柏飽歷風霜愈見道古蓋公之才識卓
而又閱歷世態久甘苦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
國家大事所以常倚辦老成人也今公以外臺
僉晉卿秩此實異典昔丙吉謂魏相曰朝廷已
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今公知矣措此實改于
天下猶反掌也某等下吏日奉公教條從事淑

公最親而不能挽公之去遂以公所行實以一編次付之剞劂冀以自程復用垂示將來公行矣異日荆人將尸公與陶孟而三之

陶孝若枕中藝引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為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為藻于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孝若工為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

夫鬱莫甚於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瓶中之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木之縈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於平時夫非病之能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之

謝于楚歷凶草引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

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為僮夫而謝容無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純綺終也唯云詩能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牙籌踈一不合也氣高語率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富者惡其厲緒仇之若敵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崇三不合也有一於此皆足以窮而况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三朝廢饗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何益人秋毫事而余輩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年初于歛再于白下于廣陵于燕市每見必以

詩相質力追作者今春忽見于柳浪衣上塵寸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試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竒而他無有余嘆曰謝郎窮若此而詩不止是中殆有鬼非命也善乎坡公之謂王子立也有致窮之具而與子瞻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余才不逮古人而窮不啻過之世人之見余者皆唾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余深山是余大幸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甚非趨避之

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斫余亦從此改業焉

識伯脩遺墨後

伯脩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卧皆山林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即笑之曰兄與長公真是一種氣味伯脩曰何故余曰長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直東華

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脩大笑且曰吾年止是東坡守高密時已約寅年入山彼時纔得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尚二十餘年未可謂不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尚自以為達故其詩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脩下世嗟乎坡公坎軻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分司優游履道尚十餘年使吾兄幸而躋下壽長林之下兄倡弟和豈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

辰得第宦轍已十三年然計居官之日僅得五
年山林花鳥大約倍之視兄去世之年僅餘四
載夫兄以二老為例故以四十歸田為早若弟
以兄為例雖即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第一
等便宜事真無過閒適者白蘇言之兄嗜之弟
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于
梔子樓

壇經節錄引

古今譚禪者皆祖是經數傳之後燈分派別若
不可詰而智者了之唯是一法初祖曰心如牆
壁可以入道大鑿曰本來無物何用掃除是即
祖師門下金剛圈棘栗蓬之前麾也一切五位
三句玄要料揀總不離是夫扁筮閉鑰以防盜
也而盜之竊筮也唯恐鑰之不堅我以干櫓禦
而彼即竊吾干櫓以來故曰為之符璽以防之
彼併吾符璽竊之或銅或竹或龜或魚或科斗
或席爪以示不可測而偽滋甚然終不得廢符
唯智者善通其變以救一時之詐而所謂符乃

益多後來者見方圓之各異黑白之各不相入
以為古法廢盡而不知本一符也其用在可為
信不在符之同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損益可
知今之讀尊宿語錄及提唱綱宗者以為古人
如是平常後人如是奇特疑謗取捨囂然百出
而不知世道之機實使之然祖師無是也且世
道何過法立而敝生敝更而法移法與敝自相
乘除要之世道亦無是也世不信不得已而有
符道不信不得已而有法法豈有實哉壇經符
之始也中頗有贗者夫披沙而見金不若純金
之愈故畧刪其贗與其俚而複者要以天下有
道守在四夷雖符亦無所用之矣

賞心集引

雨中坐艸堂閱明教所裒賞心集用心良苦如
好方人處處覓方或敝簡冊或田翁野嫗或叅
訪道侶所有單方異藥盡入手籍凡天下秘密
之證與不可救療之疾指掌無復遺恨而一遇
常病寒熱相反陰陽少乖歷試諸方無一驗者

其人乃大惱曰我方非不奇而世人之病自不與方值諸人以不善病病吾方非吾方咎也必欲取天下秘密之病以驗方而所謂秘密者又百出於此其人煩懣不知所出請問醫王醫王笑曰諛不云乎學方三年無病可醫學醫三年無方可學子但能察脉識源方在汝心不須覓也其人媿服明教徧歷方藪儲藥如丘余適有覺病乞一海上異方未知可否有則願為檢出不然是吾不善病適不與方遇也江西有葛道

人者客予里善談陰陽生剋每一病出則云東垣若何丹溪若何素問內經又若何病者聽之以為盧扁復出而及其取效反不得與余村鄔舛頭陳打卦等此非不遇病之過泥於治之過也明教好方人也余則談陰陽生剋之葛先生而已因書卷首以俟公異日一笑

郝公琰詩叙

郝公琰訪余柳浪以詩為質且以舉子業求政余告之曰夫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

詩試士如桃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束於對偶使事如今程墨然而集中所傳多其行卷贈送之什即今之憲課也今代為詩者類出於制舉之餘不則其才之不逮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故其詩多不工而時文乃童而習之萃天下之精神注之一的故文之變態常百倍於詩迨於今雕刻穿鑿已如才江錦瑟諸公中唐體格一變而晚矣夫王瞿者時執之沈宋也至太倉而盛鄧馮則王岑也變而為家太史是為錢劉之

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極遂有晚音晚而文之態不可勝窮矣公琰為詩為舉子業取之初以逸其氣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晚以刺其思富有而新之無不合也公琰年少而才新年少故非出於制舉之餘才新故非逸於詩以自文其陋者今所著詠懷詩具在清新雅逸絕無贅語浮詞極他日才情之所合嘉州長江可漸至也一舉子業又何足以難公琰哉

張茂才時執小引

僧冷雲過柳浪出茂寸張君時執若干求評余
笑曰少而習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見坊間時刻
輒昏昏然如醒者之在枕也聞兒輩讀如聞三
韓語了不辨夫唯余衰朽不入時乃不知彼之
佳若使余以為佳則彼亦故機老錦非復入樣
花纈也余友潘去華為場屋老手往年官壘卿
弟小修以文求質去華閉目搖手曰時過矣恐
悞君君以今日之表生質余而余以舊日之潘
生正君君所尚者成周之文而余所守者結繩
之治其能悞君審矣余服膺此言故凡以舉業
質者皆謝却之而冷雲求不已遂取茂寸文讀
數過余雖不知文而其詞之清警理之深長余
猶能知之夫余之所不知既不敢的然以為非
則余之所知又安能必世之我是也然自余論
則與其不知也寧為可知遂喜而識其端

吳長統行卷引

宋有詞客貌竒陋客遇之輒得不吉久而人爭
避匿無敢與遊者客益困欲死不得一薦紳憐

之曰是子雖數奇豈能崇人耶因筵台之一坐
盡駭愕走者半數日後主人罷官筵中人非病
則蹶無一免者嗟夫甘謂詩人窮耳乃有窮至
此極者耶今長統貌雖古然陋未甚其窮非以
詩蓋窮而後為詩者與人交不能自昌其身而
要不能厲人願今之為貴人長者見長統幸且
無避匿長統之不能厲余蓋以身試之矣

瀟碧堂集卷之十二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叙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

善治者不擇民猶善將者不擇旅也是故擇物而試鋒其鋒必濡京兆之治也以張子高民非暱於子高也益州之治首尾于張復之而革于代者民非怙張而醜代也比屋而托者猶是民

抱牘而從者猶是吏一日更其所蒞遂使淳頑
異俗而巧拙易性故曰地無夷險夷險在人蓋
余邑之病今久矣而錢侯來政始舉邑雖巖爾
素稱劇一城如斗大江水割其址且半廬居柴
立巷陌四凸然市晝冷先聖無宮邑大夫無後
宇郵署之積不芟溜不覆軒輜之使旁午於道
今日夜持手板不得休羸騎牧卒以充往來稍
不如意則棄車騎各鳥獸散令且以是得過胥
徒冠而域眩朱紫令詰之不得俗慄悍快訟相

輒以穿輸公帑不以時鐺索之聲琅琅道塗持
籌者盈縮其額餌其半公家之籍不如令甲令
往往注下考每歲終課堤役里閭騷動滑民黠
史倚為谿壑而堤頽削如故諸青衿睨其旁持
短長高步濶袖令煦煦然如慈媪之于驕隣故
邑數十年無善治邑父老為余言前時有楊侯
稱能吏以高第遷余時童無所知識自總角後
所見邑令長若干人久者四三年近者數月一
歲輒毀傷失名落落以去即邑中士民亦謂茲

邑果足以厲令雖宓子賤西門豹復生無可復
措手也錢侯來甫閱歲數仞之宮巋然官寺區
署敞者更蠹者飾江上為層堤縱橫之縱者以
捍橫者以衛邑人士鄉土之心始定市肆漸豐
樂入塵之氓以歲月至民供輸無追逮者耻不
先比閭功曹書文字而已鈴下備傳呼無他指
使誕辭者匿而去訟寔常虛日高春則已放衙
諸縫掖以文事至揖而坐旬摘字商移甲乙不
厭以公事至假以溫顏或過激則平氣以諭以

不直被摘至示之三尺已心懾則以情寬譬之
其人乍慄乍溫士無不戴且伏郵驛之客所至
如舍供具侈饒吹騶卒皆奉成命無敢譁者直
指使廉得其實以治行最聞于朝會漕使者亦
上侯治狀夫今之黃童白頭猶昔氓也高冠長
裾猶昔士也陽侯之波非偶恬而窮竒之腹非
有厭也羈鞅絡繹不減於前錢穀簿書不縮於
後昔也廢今也舉昔也翬今也熙昔為瘠數今
為腴鄉影表雖神不捷於此由此觀之令待地

耶抑地待令耶侯為人豐頤廓額精神舉體操
潔而度充機活而才捷史稱劉道民目覽詞訟
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叅涉皆悉
瞻舉邑侯有焉夫皎皎者近刻而優優者近庸
倜儻者自用而博取者人用之侯以寬行其清
故無苛清以虛用其裁故無逸照霜雪以礪之
春陽以膏之龍泉之鋒而以試毛何有此蒙爾
也異日者行之天下書之史冊當與京兆益州
並傳高第云乎哉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當薛侯之初令也璫而帟者張甚郡邑之良注
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為侯危侯笑曰不
然此蒙莊氏所謂養帟者也猝饑則噬人而猝
飽必且負嵎吾饑之使不至怒而飽之使不至
驕或在我矣已而果就約至他郡邑暴橫甚荆
則招之亦不至而是時適有播酋之變部使者
檄下如雨計畝而誅計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驛
者哭於郵而荆之去川也邇沮水之餘被江而

下惴惴若不能一日處侯諭父老曰是釜中魚何能為戒一切勿置且曰柰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諸徵調皆緩其議未幾果平余時方使還聞之嘆曰今天下為大小吏者皆若此無憂太平矣小民無識見一二官吏與璫相持而擊則群然譽故激之名張而調之功隱吾務其張而不顧其害此猶借鋒以割耳自古國家之禍造於小人而成于貪功倖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禍以來識者之憂有深於璫與夷

者辟如病人異病之速去也而純用攻伐之劑其人不死於病而死於攻命觀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調之耶使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貪功倖名之藥毒天下也審矣侯為人豐頤廣額一見知其巨杼今年秋以試事分校省闈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識卓絕其為文骨勝其肌根極幽徹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賞識其雋者余弟質直溫文其文如其人能不為師門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謂神於

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舉畧述其大者如此漢庭第治行詎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黃平倩太史嘗為余言徐君見可者今之子長也余既得鳩茲集讀之良然無何而公以治行高第移守南郡郡劇地也乘貂帟之後官務百脞而民屢病公裁斷如割陰以寬調諸困者朝而入牘未日中剖烏士之執舉子業者盈庭公摘瑕指瑜無不心折民之羸者老者偃而杖者

鬻然集堦墀公目而指之曰某宜散宜飲宜某法餌畧無倦容迨至期年而城池之圯者無不飭道路之凸凹者無不平有識者或謂余是藻心也而吏幹若足龔黃所未有也余曰是固於文一機軸也公之文嚴於法而沉於氣往往詘常調而自伸其才故變幻詰曲無不極情之所至今公之果於裁者文之法也寬以調文之氣也使民若士之喧然者百至而百應文之詘常調而自伸其才者也故曰文章與吏事一道也

今之握鉛槧者其初檢括陳言而一旦為吏遂欲舍所學而聽於胥故經術與政事二少時習訓詁耳壯而成名迫於應酬之不得不然間一習為篇章與有韻之文而復不暇故時執與古文詞貳貳之則交病漸靡寔然公秀發之才出之有本故卒然而藻之為文飾之為吏繩尺之為舉子業其機圓故其道可一貫非獨問學功邃抑天之所畀卓也余於此道貳之者也今公杜轅而子大夫以文見役是使拙工運斤於班倕之室也然余於公若有宿契而公亦若謬嗜余者故不敢以拙陋辭日者公馳一函見示云入秋不病病而漸以癯賴兩耳架格進賢余躍起曰太守癯矣而百姓肥夫豈獨一郡國哉異日肥天下抑亦是政也是文也

送劉學博序

天下所以治平者獨賴是二三青衿耳而其治鑄之功首寄之郡若邑之為博士者博士任重而權輕所教之人皆天子異日所與共治天下

者彞倫之堂與先司寇師比屋南向左詩書而
右禮樂其教行則天下恭教不行則天下塞非
區區刑名錢穀關係一郡邑者而其官乃至不
得與長吏肩無論直指校文二千石諸大吏降
而有司皆得治其臧否吐面而奔走之如其屬
兢兢然伺其口齒奉行惟謹而所為弟子負者
又多高心濶步方領大帶仰目而視如所不屑
其賢者可以理論而其不若者不可以刑督其
難視馴百姓倍從夫以極重之任挾不威之權

而御不可刑督之驕子弟是猶懸九鼎以一毛
而帥諸嬰以扛也劉君必登者南昌人以訓遷
吾邑諭邑諸生畏而愛之朔望課其卷繩以程
朱之脉無不肅者暇則進之道先賢故實君饒
吏才當事者委署委堤皆有能聲語具別碑中
先師殿祀君毅然捐月俸議加脩構直指而下
賓之何論長吏其重固然所謂輕與難蓋未有
余甚異之今君又自吾邑授撫州矣屢遷而得
儒秩饗者以為冷且儉而君甚喜以為但自去

其輕與難吾之任固有重於他吏者也蓋余嘗授京兆未幾而教國子又未幾而授儀曹三遷皆領諸生同志嘲余有青衿緣他日或為校文但不知措大運何日脫耳今余亦以此嘲君他日其為六館乎三之矣然則君與余皆有青衿緣者但知其重不知其輕且難也

送潛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

尚璽卿潘去華忘齒交余兄弟深相知每與余析易義余輒倒而余間出一難去華未嘗不心

醉也去華善人倫嘗云敝邑兩佳士其一為姪伯和其一余持國也持國為余同門友故雅相得而獨以不識伯和為恨既官吳閭小修弟來自去華所津津談伯和器識歲戌戌伯和第春官謂是定交且近京師拘酬答例司關者與主人意不屬一再刺門止未幾伯和令潛江潛故荆巖邑今雖豐沛屬則猶唇齒也山居以來守縣公禁不敢以一字通顯者故雖素所傾渴如伯和亦竟絕書郵然余友蘇潛夫一歲三四過

余柳浪談今時循吏輒首伯和所謂催璫折筮
冰其身而利其穎者出其終餘已自卓絕一時
要以潘氏家學窺天人之微茫入性命之奧域
是未足以盡伯和也今征車且戒路矣隘郡邑
之人交口而頌令尹無亦惟是尹之緒餘而余
所傾重顧不在此外弟陝亢之公秋闈首拔士
也率諸同門友乞一言贈師行余不敢以誦令
尹者誦辟之古鐘鼎貴色者色貴形者形貴歟
識者歎識夫時流標目則亦士林之歎識也余
雅重之故特述以為獻

送葉使君還朝序

余山居以來荆之為關尹者若而人而獨與今
葉公敬君善敬君喜談學津津經術或者謂公
大儒將遺略細務而君綜理周悉如櫛之于髮
甫下車即除一切厲政一錢必籍掌故商民戴
之若慈父母或者虞其報滿將不中格且有罰
而君若不聞者已而商爭趨竟無負額余聞之
嘆曰葉使君心密而機靜經世才也夫聖人之

搯天下即搯其心者也故忠信聖學也泉府通
焉後之君子輕試其才于錐刀縑籌之間故其
術止于桑私羊劉晏而其究竟為士林之不屑
宋之安石慨然以學自命其始亦侈言理財也
而其心近踈氣近躁故道失而財隨之非理天
下難所以理心者難也余觀敬君公事之暇輒
進諸生商略性命無一語不入解間托為舉子
業以暢舊旨無一語不中聖賢竅奧以至六書
四韻皆辨析毫髮雖紛龐叢雜之中而幽閒自

得手不遺編是其心未嘗以靜躁二是真學術
也搯天下之密樞也今天下之利孔百耗于唐
宋而其規利之法百苛於間架手實使君此行
試以密心籌所以復天子及司國是者昔者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為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
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
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搯不足之情言不足之
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為今
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

然知天下之餘于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光滄書聳然夫神宗大有為之資也以為必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今上英特之姿恥不為堯舜區區嗜好之篤當必有萬不可解者舉世無能喻其然豈誠不喻抑心未密耳行矣使君天下事煩君者不少唯真學術可以應之幸勿謂關事畢且暫釋負也

壽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七袞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最後及小子宏族先生命曰子禮官也詞命子所顯蓋為一言以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婆然者必也其根之堅實者也是故百圍之幹至於干雲薄霧而其榮瘁消長唯根焉是托故根者母道也今孝廉弟翁然就榮如花果之方萼榘楠杞梓之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

天下之為薦紳母者皆可以若言誦宏曰余家高祖而下世不乏賢而昌其年者多在母氏屈指王父行為兄若弟者凡十有幾問其人慶曆相禫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猶可數也屈指大人行為兄若弟者凡四十有幾問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為母氏者若干人也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為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子善述他日載譜牒為賢媛盛事可也雖然是

一門佳話也為袁氏母者皆可以誦宏曰余家族屬分三大支而長家繁凡三傳而子若孫幾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跪而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鸞停鵲峙瓊芬蕙列又長支中家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母蓋具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哉抑報緣也母之所以令不與若更言之宏曰母內以脩飭相夫子以道往時宗人推伯為長一切國課戶訟受成議于伯所母傾筐倒橐咄啐治辦宗人以是益親聯絡支屬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

功在祖宗者也。伯既即世，家日益落，母攻苦如酸和丸，課子賢書，既登，駟取上第，撫異母子，如已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家雖酷貧，好施不厭一粒一縑，與諸啼號者共，是母之功在鄉邑者也。三者家牒所譽也。國史所收也。請以是觴族先生，啟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徵，斯實錄也。夫閨房之耀，非文不傳，小子識之以俟。異日編彤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賓從，飲飲極謹，酒行無筭而退。

壽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凡物所托者堅則其發必巨，而用必遠，是故金玉銅鐵之資于世也，而其胞為石，蓋必有冲厚鎮奠之質，而後能孕天下之材，以為世用。菌之生也，以朝夕萍之生也，以日月生，非不暢也。所托者脆也，百圍之木必于崇岡，五年而一榦十年而一節，而後棟宇榱題之用，施于朝廷而被于天下。故凡物之為遠施，洪受者必其母之歷大春秋者也。余友李獻夫母曹夫人年八袞，精

神炯炯如壯年獻夫高才早有文譽而其登賢書也乃在強仕之後盖余嘗閱薦紳先生起家遲晚壽考通顯常十之八而年少青紫至于黃耆者或不得四五余因是而知天地之乘除造物變合遲速之理也獻夫妙年已稱場屋老手托于堅而窘于萌是故不屢經節候則宣暢不盡然一宣暢而其望干霄非一兩一膏之滋息所能校榮潤而程功力者也余以母之貞恒驗獻夫之遲故知獻夫之用大又以獻夫之叢遲

而用大驗所托之非常故知母之為高陵喬嶽也獻夫為人開爽敏捷果于任而敢于言胸中有蓄吐之唯恐不盡而其文有竒氣沛然若瀑之注峽蘇子曰士以氣為主獻夫之用母余以氣決之非臆斷也盖天下唯至翁生至張山以翁為體而天喬以蕃為用故唯母之凝結乃獻夫之所以發舒也母女于曹而失怙最早言笑不出于闈以女則泚相夫子以事翁若姑甘貧而聚順以媛則賢課其子有成立為母顯儒以

母則式母盖有仁者相也孔子曰仁者樂山又
曰仁者壽世不信壽之必仁仁之必有後也盍
于山之蔚然鬱然者觀之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紳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二

漢碧石堂集卷之十三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卿閱

記

入東林寺記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
遠公與而菴之宗雷陶謝疊足而崖竇之雜微
佳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為稻畦數年前
忽秀白蓮一枝妄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

一時也茶竟聽泉石上遇其泓則漱嶼則坐不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為雲所扃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冶波鱗鱗西望良久乃去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雲峰寺而上道愈巖青崖邃谷匝疊而行絮而粘屨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蜿蜒而導者曰九疊屏一名九嶺怒而兀忽如悍夫之

介而相怖者曰鐵船峰數里一息芟崖而亭之者五路嶮削杖而躋遇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盡梵刹出上霄諸峰障而立猶在天半佛廬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漲綠冷然壻下稍定乃上文殊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烏雲縷縷出石下繚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為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竒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

此恒也無足道

佛手岩至竹林寺記

越石阜度顛僊碑亭東下為佛手巖石叅差而出如凍雲之覆其溜為泉折而行壁愈峭洗苔觀竹林寺額扣石長嘯妄意其中有長眉皺膚其人者聞余嘯而出庶幾遇之攬其袂而去不可得既而笑曰羅漢可遇劉蒼鷹家狗乃嚙其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峰稜稜如珂雪聖僧導余入小脩從

山壁直度不鏤亦不礙壁盡石匝空而城廣博嚴整遍鏤調御菩薩像忽空中呼曰善才至貌可二十許又呼曰二童子至嬰然兩孺也又嘗夢過村居三官塚者數峰歷歷如以翡翠堆疊成樹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趨而近見洞峯稍稍沒余驚怪忽見一黃羅幕發之諸峰見一僧手梵夾坐謂余曰此清涼近境也盍偕往余踴躍馳呼二脩俱道旁立長耳跨之駛將至洞聖僧坐飛鳧出大如鶴鶴指余所跨者曰是亦

能翔言既肉翅張忽數鳳盤旋從洞口出光彩
爍地若有俟者二脩至遂巡歛上而雷聲發於
簷遂驚起噫余安知茲遊之不為夢也併記之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野性癡石每登山則首問巉巖幾處骨幾倍膚
色何狀行蒞途數十步則倦而休遇嶮嶮轉快
至遇懸石飛巘下盛無地毛髮皆躍或至刺膚
躓足而神愈王觀者以為與性命衡殊無謂而
余顧樂之退而追惟萬仞一髮之危輒酸骨至

昨指以為戒而當局復跳梁不可制宿天池之
再晨觀捨身巖巖舌偃而出孤拳絕壑一旦遂
冠諸巖而山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其下有兩
巖石更適旁僧過之曰徑迂且仄不受履余大
笑趣之行從舊道折而下得支途剪蘿躍澗中
石捫絕壁更上下得文殊巖一壁皆怒石砰躍
空出坐候泉熟試厓茶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
獅子巖石骨拗折頽放已出互相壓而少遜避
者遂為菴址鐵船峰當其面紫鈿凌厲兀然如

悍士之相撲而見其骨及鬪困力敵不相下則
皆危身却立摩牙裂鬣而望大約三巖皆以純
骨及面峰峭削勝而獅子巖最下下不極則石
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捨身巖而上而獅
子仰視其顛巖與奇適相值谿澗近則鳴悲激
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據其勝是為天池之絕景
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之見也然路實不甚巖
遊者既不索而山僧畏冠蓋唯恐去之不速是
以不顯余何幸得之高僧徧融嘗菴獅子下三
年正其入悟之始每橫一棒坐巖口行脚來則
捧出之竟無酬其機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巖
之左存小室掇而度然荒寂甚僧亦無復居者
矣

由天池踰舍嶓嶺至三峽澗記

當余初趨江州時謫仙之飛瀑小蘇之三峽澗
已奔注吾胸如與澗友期將至測烏眄綦履之
聲喜其近而翻虞其滯方過琵琶亭問輿人三
峽澗何在皆曰不聞山極于天池而已至東林

則問東林僧僧曰聞之然在星郡問其道不知也忽天池書記僧來迎首舉以問僧曰有路而削從舍嶠嶺達問其程曰可四十里問嘗至否曰聞老僧言其略實未至也余笑曰爾導我遊壯山盡當挾爾去凡七日而窮其勝遊竟挾客行歷層巒面壁而上數息登舍嶠之巔長江泛激濁波一綫嶠湖清徹如片照細見帆影湖中諸巒或如蝕翠或如砂斑之凸起圓蒼所覆目與之際絲棼烝積尺吳寸楚少烏霧作長風捲

湖而來心怖乃下石削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自止山程三十里不當一長亭地山趾平乃輿數步一疊錯行阡陌間頃之至棲賢廢址山中人指綠疇而坦者曰故殿基石澗汨汨流從徑左折得玉淵潭澗水奔流而下展轉與大石觸方怒忽得平石雷瀉數十丈底規而末垂水得盡洩其屢張屢折之氣遂悍然不顧厲聲疾趨而石斗疊忽落為潭水勢不得貼石則架空懸注斜飛十丈餘而後墜虹奔電落響震山谷間

潭面皆膩石稍縱足則溜其極無底觀者皆目眩毛豎不敢久立沿澗而疊數折得三峽橋橋堅緻雄麗其下清崖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沿溪行巨石巍恠或眠或立湍水撼之一澗皆吶號砰激噴毛泚艸咸有怒態當其橫觸洶湧雖小奚亦瞋目佇視如與之鬪忽焉石遜消然黛碧觀者亦舒舒與不知其氣之平也余私以語客歷試之良然乃大笑五老峰壓疊而下瞰如與澗爭道一日之中耳窮于鳴泉目眩於

幽碧舌燥於叫愕踵蹇於企曳是亦天下之至觀也偕遊者倦甚枕流水卧而暮色欲來以水澣之亦不起山僧設茗供一杯乃行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為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匯為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齧而鬪不勝久乃

歛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
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卧一客以文
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
為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
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
虹飛龍矯曳而為練匯而為輪絡而為紳激而
為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恠翕忽無所不有者
氣為之也今吾與子歷含嶓涉三峽濯澗聽泉
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為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

賦幽竒恠偉變幻詰曲者則為子史百家凡水
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鳴卒然
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
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黃巖之文殊塔
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芒艸割人面少
進石愈嶮白日蒸厓如行熱冶中微聞諸客皆
有嗟嘆聲既至半力皆僊遊者昏昏愁墮一客
眩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
於床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

頃之躋其巔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峯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橫曳東披西帶諸客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輸綃罔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蘓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歌削十餘里上鑠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陶

汰而不肖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崖徑多希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峰踰吳障山而返

識廬山記後

發廬山之日曰庚子六月朔窮覽十日足不停屨竒奧畧見記中遊而未入記者曰大林寺萬杉寺金竹坪黃龍潭赤脚塔火場慈雲嶺三塔菴水口菴衆僧塔講經臺烏龍潭獅子林青林月天靜室淨業堂白雲林擲筆嶺遊而未果者

曰康王谷三疊泉偕遊者曰漢陽王章甫僧寶
方明空程生地主為德化令楊君楚人甚賢尾
而至不及上山遇于潯陽舟中者曰僧無念其
以使事竣舟行偕諸公遊且叙其事者曰石公
表子也

遊德山記

甲辰夏月余與衲子寒灰冷雲雪照及居士張
明教小僧習之弟小修習靜荷葉山中約以秋
涼入德山至八月初旬暑氣微减小修入黃山

舟適有便舟遂偕諸衲行十四日發舟孟溪十
五夕看月馬湖湖與洞連接水光千里生平看
月此為雄快十七日晨抵德山潭下江上望山
如卷石微見菁林已薄岸行得委卷崖綠翳日
有丘焉如覆鐘樹蔽之根孳孳若瘦臂擎石而
上兩巒之凹為澗前則茉莉夫人鬼宮道也塔
院踞澗後負高峰而面層巒葱菁多古樹院內
外皆田兩巒相讓而却初讓為澗再為院為田
最後讓益甚地益坦兩山之勢益張遂為佛廬

入門多古杉栢殿堂高廣像設亦竒大辟如阿
房舊址見者知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從殿脅
而右多美箭幽崖相蔽折而上即峰頂頂有善
卷壇崖桂盛開芳香襲一山數敞宇架其上敗
人意幾欲下而瞰壇上光景意勃勃從烈日下
望望復避避復往山翠水光匝而繪之使有佳
士撤其冗室間為亭榭軒楯固德山一絕景也
然山中勝處山僧多不到到亦不解余與諸衲
徧覓諸竒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蓮舍左崖

可亭法堂西之小靜室多方竹處可榭可閣無
論幽邃靜勝其間百圍之樟尺圍之篁亦非他
處所有也山後面陽山有地空濶河流漲其前
直見雉堞田廬烟嵐疊波而出葦而廬之可置
叢林使德山法道再興當不能舍此為僧郵也
入德山二日登覽略盡兩龍君載酒來飲極歡
盡三日夜乃罷別後暑氣大作遂坐山中與諸
衲極談慶快無量至九月六日始入城詣兩龍
君蓋此山乃鑑大師舊戰場風柯水音爭為數

演瞻其遺像不覺鋒穎之頓利也兩龍君者長
君超孝廉次君御民部與余兄弟有宿好奇士
也

由河湫山至柁源縣記

余既謝兩龍君將解維而君超忽來盛稱花源
一帶之勝余曰此名蹟不必佳山水固佳也遂
命舟逆而上君超從陸是夕會于河湫山次日
重九登高茲山之顛溪邊兩霞石映綠潭甚麗
下而席之迫午乃行夜泊柁源縣山光散目溪

水激魚梁甚怒起步學宮前石砌百尺平滑如
水月光照之光景清澈樓閣闌闌吞烟吐霧是
亦山縣之絕勝也夜中與諸衲閒譚余生長水
鄉百里無片石見似丘者而喜矣是邑何緣偏
占丘壑豈山水報緣亦有定業邪諸衲不對乃
就枕

由淶羅山至柁源縣記

江上望淶羅山如削成頽嵐峭綠疑將屨焉從
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縹綠見底

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東雲奔石怒一江皆飛
沫是為浪光之天山南即避秦處上桃花溪百
步從間道出後嶺玄武宮其巔宮甚敞道士迂
於門指數與僻處曰某丹臺某淪鼎池余愛戀
山色苦不欲記之有碑烏苔蘚剥落不可讀道
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課魯論不覺失笑趨而
出見道旁古松偃蹇有異態為之却行又數折
得桃花觀從左腋道入竹路幽絕一黃冠簪筓
皮白鬚照兩顴如紅霞疑其異人余蕭冠裾將

揖之未數步騶而前余笑益不止偕遊者以余
為暴得佳山水會心深也觀周遭皆層峰淡冶
入繪觀前為馳道車塵馬足畧無歇時截馳道
而南入桃花洞無所有唯石磴百級蒼寒高古
若有人焉而不可即余讀瞿童記有云偶造佳
地見雲氣艸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
故處此與竹林方廣何異蘇子瞻泥於殺雞一
語遂以為青城菊水之類至韓退之洪景廬益
不足道矣甚矣夫拘儒之陋也出洞已昏黑是

夜遂宿水溪去洞二里許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曉起揭蓬窓山翠撲人面不可忍遽趣船行踰水溪十餘里至沙蘿村四面峯巒如花藥纖苞濃朶橫見側出二十里內秀菴閣眉殆不可狀夫山遠而緩則乏神逼而削則乏態余始望不及此遂使官奴息譽於山陰夢得悼言于九子也又十餘里至倒水巖巖削立數十仞正側面皆霞壁有竇八九下臨絕壑一竇懸若黃腸者

玉見極了了問山中人云有好事者乘漲倚艦令健夫引絙而上至則見有遺蛻沉香為棺其言不可盡據然石無寸膚雖猿猴不能攀不知當時何從置此又半里至漁僊寺寺有伏波避暑石室是征壺頭時所鑿餘竇歷歷如僚幕寺幽絕左一小峰拔地起若盆石尖秀可玩江光岫色透露窓扉間一老僧方牧豕見客不肅問幾何衆曰單丁無徒侶相與咨嗟而去又數里至穿石石三面臨江鋒稜怒立突出諸峰上根

鏡而却未垂水如照影又若壯士之將涉石腹
南北穿如天闕門高廣略倍山水如在鏡面繚
青縈白千里一規真桃花源中一尤物也一客忽
歎有若甕鳴余因命童子度吳曲客曰止止否
則裂石頃之果有若沙礫墮者乃就舡又十餘
里至新湘溪衆山束水如不欲去山容殊閒雅
無刺露態水至此亦歛怒波澄黛蓄滯相親媚
似與遊人娛大約山勢回合類新安江而淡冶
相得略如西子湖如是十餘里山色稍穉水亦

漸洶湧為仙掌崖又數里山舒而畦見水落而
灘見為仙人溪既迫夜舟人畏灘聲不敢行遂
泊于灘之濁石上灘皆石底平滑如一方雪因
命小童烹茶石上次早舟發見水心崖如在舡
頭相距纔里許榜人踴躍頃刻泊崖下崖南逼
江岸漁網溪橫蓄其趾遂得躍波而出兩峰骨
立無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規或方如削或
欹側如墜雲或為芙蓉冠或如兩道士偶語意
態橫出其方者獨當溪流之與道古之極對面

諸小峰亦有佳色為之佐妍四市皆龍湫深綠
畏人崖頂有小道房路甚仄行者股慄數息乃
得上既登舟不忍別乃遠崖三匝而去石公曰
遊仙源者當以淶蘿為門戶以花源為軒庭以
穿石為堂與以沙蘿及新湘諸山水為亭榭而
水心崖乃其後戶云大抵諸山之秀雅非穿石
水心之奇峭亦無以較其麗如文中之有波瀾
詩中之有警策也呂超又為余言靈巖及諸山
之幽奇甚多要余月來余唯唯他日買山當以

此中為第一義也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荝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清江先生集

清江先生集卷之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滿碧堂集卷之十四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隱

碑

荊州脩復北城碑記

郡國之有城猶人之有肢體也體與神相載則
為平滿為勻適今有人焉慕偉衣冠者之魁然
而恢其一臂途之人爭笑之夫夫贅耶不然則
病臃腫者也荊州城不知所自闢路史曰夷王

時楚熊渠長子康國句亶即今江陵疑初置始
此楚志以為蜀壯繆侯所築桓南郡增脩之考
史亦無確證然溟洪記載唐元和中裴宇瘞石
室後人掘得其狀與江陵城同而蘇子瞻亦言
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宇陷于地中而猶見其
脊近歲繕南城乃得之故識者謂此城規度似
有所受更閱時代未敢輒增減萬曆壬午始拓
城北隅取方幅而地故凹肆廬不具每春夏間
積潦浸城根時有崩剝居人相視以為附贅無

所用殷殷然惟一割之為快吏斯土者議藉藉
久未決今監司周公至環視嘆曰夫荆固四達
之區古戰場也時平則百雉為具一旦有警無
寸嶮可阨而萬城之水朝決朝注高與堞齊名
雖曰城其實塹也舊址因高為壘蜿蜒皆地骨
辟如載齒于齧可以噉堅今城皆窳田畦之且
漬載齒于脣豈其有任且夫增陴置堙以客爰
葦無用一也第宅區署巷陌亭園填城中不足
而何有此下澤無用二也荆自徙城以來閭井

蕭條冠帶之倫悉減往籍故一時形家亦以為病大都制不當其形是謂緩形不束其氣是謂漏緩與漏皆不足以發生而導祥此天地自然之節宣非臆決也夫百利而十害猶曰不可况其無用以賈害也公遂力主復城議與先太守徐公今守費公擘畫既定以歲某月始事凡幾月日而告成以丈計之得若干丈高厚如舊城制凡用金若干鍰城成而民不知役公實心任事念念皆經國長計都邑大政無不畢舉一時良二千石及丞以下皆卓卓有民譽故能相與有成我民世世實覆載之是役也檄脩則某監脩則某督修則某皆殫心此城例得並載

東門護城堤記

公安治倚江江水齧岸者百有餘年至近歲遂割城之半以予水議者畫為三說以上一曰避勿與爭道也將盡撤其堂皇閭井以就高而公私困竭不與者十常七也二曰築石堤於江之上流以殺水堤虹偃而出水勢北走迤南一帶

庶免衝激而勢湍速投之石未必膠委千金於
洪流途之人知不可也三曰疏二聖洲之故道
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水去原而就洪疏之不
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者應公行部至邑愀
然嘆曰江患逼矣而江議迄無定畫居者危危
若簣下之火愚則處堂抑豈無智者也江防使
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父老言未竟也邑三面
負堤而缺其東益公堤垂右臂下揚令增其支
為前障往年江決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虛故

也邇來江患少定幸萬一之復而峻其左可以
墨守此百世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詘詘又
不可以需則為邑出鍰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
損貲各有差閱月而堤成邑士民相與歌舞於
市皆曰微直指使者重念災國不及此子輿曰
以佚道使衆則不怨况其不使且為出貲以貸
命也一時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北來後
壘而前削截之以隄則氣留宙則能為諸祥且
於邑為左左龍屬也地宜豐形勝之所資也是

役也興盈庭之議頓止自忠襄公以來未之有也

新修錢公堤碑記

澤國之有江警猶西北之有虜警東南之有倭警也倭虜之患至于芟夷我赤子蹂踐我城郭而水之害正等故捍衛之功比于折衝邑故窪澤割江身為都每入夏後峽水暴涌雲昏天回幾撼地軸白浪躍雉堞出居民望之搖搖然夜則萬雷殷枕甫就席輒彷徨起若此者十餘日

或五六月每歲率三四至以為常倉皇有警則扶白負稚走郭西之斗堤涕泣之聲聞數十里而堤故蓋公舊址前此去江遠今蠶食且半文村之水直擣其背萬一水從後決地勢面雖高而方張之怒棒不得洩必且為旁齧必且為橫激我民欲別走則四顧皆壑如坳堂之螳急而趨芥及芥一漂不可保則固末如何也已數十年來邑人岁岁議增護堤當事者檄縣覆按竟中革而慈谿錢侯胤選以甲辰之秋來牧芟積

舉廢凡我民之所疾如其疴不盡其蠹不止也
凡我民之所急如其家不擇怨勞險易慨然當
之無邀倖無却退邑人士知侯將大有為遂先
以堤為請而革議者有數塔畝虞其壓輒欲踵
故械侯陰悉之偕今丞周君墜躬自按行見遮
道者數輩侯逆問曰是故楊二堤址雖微可尋
也若何訴數輩伏曰故堤也何敢言而堤之一
角塚壘壘穿之則暴骸避之則廢工柰何侯顧
丞笑曰若以余等不習其鄉令賄者曲為導可

謾也叱騶人後去輿蓋與丞偕步叢艸間顧謂
役夫曰視吾趾所及即為堤徑行至關廟前率
曠土無半鬣群輩以為神皆股慄反走量之得
若干丈分丁夫若干名丞周君督率之閱三月
告成諸父老有識者謂其子弟曰若無謂此舉
易也當江防徐公建議時首為臺使者言狀使
者而下愀然動色至為出鍰趣具議上而一時
狐鼠竟以他議奪昔出于上而難今出于下而
易若謂侯何等父母也江防者舊郡守堯萃也

嗟夫今江水之憑陵靖康以後之虜也邑頻徙
頻却大似南渡之跼蹐幸此堤復我民倚斗為
長城聞侯又欲䟽北江之故道以分水勢如此
則中興可望也諸澤國皆有堤雖甚重而無關
司命唯是堤與我民為存亡堤與我民為存亡
故知侯與我民者命也非堤也夫閩外之寄唯
命則重余之比于折衝非過也是記也固燕然
之勒也

公安儒學梁公生祠記

天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
亦然使天曉曉然與秦爭華與秋爭實與萬物
爭洪纖大小天亦物耳故聖人之大以受不以
勝天下之為道者岐矣其道皆竊吾近似者也
吾僕役之則吾用而角之必且外吾而求張故
以宣尼之聖而識小師老聃問道不以是貶大
暨於後儒挾吾之所有以求勝而吾之道一變
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退然居九流之列三變而
儒乃有為異道用者是則角之而張者也且夫

諸子百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也。勢而為名，法比而為揚，墨遁而為老，釋唯其竊吾似而甚焉。則指之曰異學，而實不出吾之所有。夫聽所言，觀所行，譽所試，是聖人未嘗不名家也。春秋之斧鉞雖隱，必誅。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蔬食而愉快，其樂我席不溫，轍不解，其愛兼是聖人未嘗廢楊墨也。寢有經，食有戒，是聖人未嘗廢攝生也。幾研於未發，道竟於無聲，臭是聖人未嘗廢虛無也。唯其無所不有，而出之以平淡，故

其大至於不可名，異學者竊其一以求專其譽，故迹詭而言放，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自崇其道，而不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之固有。吾取其精以供吾用，而汰其甚，告之以所敬，彼亦且樂為吾用，吾覆之以天，臨之以君，庇之以父母，彼安敢出而為吾害？唯吾自狹其道，而與之角，居然以敵名予之，而彼亦傲焉。以敵自居，於是異端之禍與吾儒相終始，名曰尊吾道，其實薄吾藩而益賊以戈者也。孟氏善衛道者，其言不過

曰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反經者使天下曉然
知常道之大而本之身以措天下皆綽綽然而
有餘吾常有餘而彼不足又安用借資於彼天
下皆知吾之不借彼所謂濯龍之宮白馬之舍
其黨不得不少而道自衰此所謂不攻而破者
也故今之欲廓吾道莫若遵孔孟之家法而明
其書暢其旨先是中丞梁公以監司臨敝邑見
學公杞慨然捐鍰新之每至邑則進諸生徒告
以聖賢之微旨其言朴直無彫飾已又出書傳

若干多先儒之所未發蓋公之所以衛道者與
孟氏反經之旨千古若一券也昔者昌黎氏衛
吾道徒為忿激之論而不標其本是以介冑衛
也夫介冑所以攻非所以服也今公蒙發明孔
孟之深旨使人知道之無遺覆而諸子百家無
異載此猶禮樂盛而悍獷銷聖門之伊呂也邑
士民戴公誨爭請祠公邑錢侯聞之甚喜曰是
王政之大者竟如士民請祠成以記屬余余拜
手曰公他日當俎豆於白沙諸公之間者也然

使後世知邑中有聖學自公始公之從祀自敝邑始一時令長師儒薰其德而快其事而不肖某得以文字濫其役是皆不朽之藉也公名雲龍廣之瓊山人楚人戴公如羊疇子今者特祠黌序間故略述其功在聖門者其他威惠不具載以俟異日志峴首者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邑學宮舊濱江江水齧其址宮遂遷邑頻歲苦陽侯殿村蠹過者岌岌然慮其壓則以孫木贅

之又十餘年而贅者蝕其半邑人相顧嘆惋竟不敢議興革夫邑之薦紳大夫以至縫衣緩帶皆誦法孔氏者也積縷而緡積塵而嶽邑之人亦能辨此獨以事重而地卑故不敢不緩其議以俟天子之命吏夫今鄉校雖一鄉其始蓋有所受之小至一籩一豆皆奉功令而行不敢輒有增損故學宮之重與太廟等而其興革一稟於天子外焉者遐而不得達則稟於天子之命吏今夫佛老之舍朝而祀焉夕而呼於市市之

屠估傭保操其興革烏合而集事者何則其事輕也昔李師道請出私財贖魏徵舊宅白居易論奏以為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夫此名臣舊第耳當時惜大體者慎且重若是其敢輕議數仞之宮墻與必有所操而後議故下之人不得不緩緩於下而急於上故體統尊而事行古之為治者政學出于一故曰在泮獻囚在泮獻馘後之人特以為文章之具觀故其修舉常後於官寺區署一有興革直付之一二章縫而其事僅

與釋老之宮等於是學宮始輕而絃誦之地鬱為苔蘚後生末學有經年不窺夫子之門屏者是亦為政之責也監司周公醇儒也修姱之節聞於天下天子超常格拔之論者以比胡威陽道州下車未浹月威愛大行聞邑大成殿敝即與前分守梁公捐貲撤而新之既命有所撻無失體衆力遂集而邑人士數十年嘆惋而不敢議者一旦如釋重負官既成邑錢侯率諸薦紳士落之皆曰非公余等何顏復見先聖洩洩然

屠估傭保操其興革烏合而集事者何則其事輕也昔李師道請出私財贖魏徵舊宅白居易論奏以為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夫此名臣舊第耳當時惜大體者慎且重若是其敢輕議數仞之宮墻與必有所操而後議故下之人不得不緩緩於下而急於上故體統尊而事行古之為治者政學出于一故曰在泮獻囚在泮獻馘後之人特以為文章之具觀故其修舉常後於官寺區署一有興革直付之一二章縫而其事僅

與釋老之宮等於是學宮始輕而絃誦之地鬱為苔蘚後生末學有經年不窺夫子之門屏者是亦為政之責也監司周公醇儒也修姱之節聞於天下天子超常格拔之論者以比胡威陽道州下車未浹月威愛大行聞邑大成殿敞即與前分守梁公捐貲撤而新之既命有所撻無失體衆力遂集而邑人士數十年嘆惋而不敢議者一旦如釋重負宮既成邑錢侯率諸薦紳士落之皆曰非公余等何顏復見先聖洩洩然

如唐子之久已而忽見其鄉也則又曰邑公之
畏壘也將世世子孫俎豆公舍學宮其安之遂
併梁公兩祠於宮之左公名應中浙之會稽人
夫非謂學宮之能重公而學宮待公而重將使
後之作者知其重以時加修飾而後生未學望
宮墻而肅然是祠之所以作也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為天
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既讀法苑珠林載廣州

商舶事與記畧同然據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
乃東晉永和而非高氏清泰時也二公或別有所
見耶抑偶得于傳聞而遂據以為文耶按記永
和五年有廣客舟下載未竟夜覺有人奔船跡
之不得而載忽重既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
遂輕是夕現像於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
仰如睹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
曇翼卓錫長沙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
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歸長沙後闕賓僧伽難

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為遠降此
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
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
像貌衣褶已被庸工數髹髻髻不可見字長沙
寺者郡人滕峻捨宅為寺故長沙守也夫宣父
不語怪而至於禘嘗郊社則云不可知聖人蓋
以不可知為怪非直無之也又云治國如視掌
此歡喜讚嘆之極形容不及之詞也聖人蓋以
形容不及為不語非直蔑視之也以為直無而

蔑視此宋儒師心之敝是波旬說非聖說也言
者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其迹皆平平無他異而
釋氏幻詭竒變似非經常之旨夫世代有升降
而聖賢之軌轍亦異故禮樂盡而刑書出鞭撻
窮而靈恠顯夫盜不知有法也而其詛而誓必
質於神故恠之懾人也捷於詩書劍戟故天不
有祥雲異氛珮玦流孛之恠則天不畏地不有
芝艸靈木崩吼震竭之恠則地不靈夫天地非
故為妖異以駭世也所以導聖而警頑也且佛

未始不常其談心談理使人蹈律而行義則固
典彝也聖未始不恠如儀鳳落鳥出罔躍魚金
泥玉簡之錫龍孽水妖之伏固亦世儒之所怖
聞也或曰信爾聖賢奚不恒為恠以攝天下是
不然辟如花之根株梢葉常物也而偶爾一萼
則人爭異萼愈難人愈恠使花而常萼花將不
重花而止於根株梢葉花之廢久矣此佛與聖
賢之微旨也郡侯徐見可以常道治民又推宣
尼謹喜讚嘆之意莊嚴佛廬善巧導世王政所
不廢也林君茂化吳人也郡侯嘉其賢托以茲
殿堅緻完好若鬼工焉其人雅士樂其奇而悼
其廢非區區為福田者也蘇潛夫別有文悉其
事余故不贅

席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余童年熟不二師名以為古尊宿也既而閱元
美伯玉二先生集徃徃道之始知為近代禪伯
然二先生亦以夏臘高巖事之度其時皆壯盛
二先生既悠游以老去奄忽若干歲白楊可棟

而師白髮鬢如舊時逆其生當在宣成間也諸徒屬試以臘叩不答嘗檢其篋得舊纈衣忽云此武皇帝七年王城中施食所得衣也扣之復不答或云師名圓信京兆之房山人雜髮白雲山禮大僧德敬為師往來上方紅螺之間二十餘年行脚所至為武林淮安六安終南每住輒數載以嘉靖庚申至太嶽駐錫席耳巖穴而喙者爭避匿去師倚石為屋稍稍剪夷其積圜瓢數十餘踞石沿澗出入幽花美箭之中者纍纍

如笠巖上蓮池二澗可二丈旱歲不竭蓬室三方廣當身所得一縷一粲盡以供十方遊衲行之數年遂成叢林傾震旦士女號呼悲啼而至者不至席耳巖猶未躋嶽也至巖不面頂禮者自以為慳緣必痛哭去否則謹伺巖扉外經數日得一見則喜過望歸而對妻子言猶有矜張之色以故席耳巖之名遍天下好奇者至附益之以古神僧事家譚戶豔雖齧男稚女靡不道計賢士大夫之轍以日至尚方之賜掖庭之供

以月至自嘉隆以來耆宿之著聞未有若師者也然師務為密行不以解顯應機之言多依孝敬撫摩煦煦猶乳母之於驕子金錢湧而至拒不納有贈督者付常住作供四十餘年影不出山跌坐一龕中如朽株雖利根之士好為奇談詭學者睹其顏莫不肅然增敬余慕師久常以其耄恐不及待今年侍大人山行獲一拜師於巖間師貌甚腴額隆隆起至頂光滑可鑑短髻數莖如雪見人闔其目聞根甚利語清健望而知為有道會 慈聖出內藏金為師治塔塔甫成而余至師之孫真慧等以記屬余世系年甲既不能詳不敢妄載庚申以後詳之抑其大者至若遊人之所傳好事之所述俟他時入山實而志之今未暇也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清美堂集

卷之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瀟碧堂集卷之十五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閱

誌

余大家祔葬墓石記

余先世自黃移南郡蓋武胃也至王父左溪公
行而族始著課子弟章句業冠里中至余大人
行始文冠諸生至余兄弟輩而魁海內者一籍
金閨者二舉賢書者一遊槐門黌舍之間者幾

四十餘人計高祖有倫公至余輩凡五世族指
幾三千許族兄弟子姪或不能字騎而遇道上
不能貌或不下亦下里之冠族也先世闕記載
大王父至遺其字其遺行逸事惟王母余大姑
能道其略余嘗問大姑大王父何如人大姑曰
聞之先姑言隱而豪舉者也出入必帶劔馳怒
馬着靺鞨衣嘗遊柞林雙田之間遇魁盜數十
人怒領家僮格鬪立斃之遇歲殍則煮糜以飼
饑者所活不可計問王父則曰余不知其他記

嘉靖之廿三四年間出母金以千計出穀以萬
計時鄉邑饑甚王父取其券盡焚之蒼頭輩扃
而飼恐其責負也是年而父生生平不識邑大
夫門所交為而外大父龔公作吾曹公時為貧
諸生困甚延之讀書傾肝膽交焉龔公後舉進
士官至河南左轄曹公舉歲進士其豁達知人
多此類余私嘆曰是袁氏所以盛也欲為家乘
未果去歲使回大姑耄矣欲就枕蓐間詳而私
志之會卒嗟夫大姑生於邑之先主營為正德

之乙亥歲十月廿長而歸于袁嫡姑丘嚴粟艱
難辛楚備嘗之矣大姑怡然不色忤也戊戌舉
長姑己亥丘亦舉二姑甫數月耳釋長姑乳乳
之癸卯舉余父甲辰丘亦舉余弟甫數月耳釋
余父乳乳之庚戌丘大姑卒王父委之家政撫
二孩絕痛婦二姑也先於長倍其奩二姑所歸
家儒而貧姑資給之十餘年後二姑病姑念之
至絕食一日晨起有身投姑懷宛轉而死姑慟
哭未絕聲而訃至其至性如此戊午王父即世

二姑莞然家益落大姑起之如王父時課余父
舉子業令之就學不復干生產事余父以是為
諸生有聲歲乙亥余母卒所以撫余兄弟姊者
如余叔與姑也噫姑之矣復母之矣尚何言哉
歲己卯余兄舉于鄉大姑為一開顏丙戌試南
宮第一戊子不肖孫宏繼舉於鄉壬辰復得雋
大姑乃輾然喜曰袁氏二世無冢婦矣余畢世
為袁氏勞薪攻苦茹燥不遺餘力天高地遠以
有今日他日見先府君地下有詞矣甲午余謁

選大姑執余手而哭曰爾有王事八九十老人豈能待爾耶去有爾父在莫念我也余時感傷甚康子長兄與余及三弟皆由京邸大人書來云大姑病痛念兒輩前者廢箸數日爾妹冠進賢拜床下曰兒歸矣大家喜見齒遂進食余兄弟把書腸為之裂時伯脩直東華日講國本未定侍講筵者纔三人何忍言退小脩試事迫余方官太學例不得請每相對而泣無何余轉春曹郎私喜曰是有間可以見大姑矣遂以秋試

終之月挾弟南歸歸而拜王母於床下則猶喜也至仲冬之廿五日病革遂不起時亡兄訃亦至嗚呼痛哉嗟乎計表氏三世子孫寸摩而尺樹之皆大姑也山之毛地之產丘之塊皆姑積之筐箱而納之辟統者也今長安數十里外見豐林茂竹蒼秀如山松栗槐栢干霄翳日者皆姑之手植也姑性好施非知有施之義與其報貧則憫之而已性忘人過非知有捐忿之義與市德怨則消之而已噫此聖質也冰霜以厲之

陽溫以發之日星以照之欲不發生可得乎欲
長子若孫者但觀大姑之行及先世之所以長
雖百世茂可也將以辛丑年十月三十日祔塋
王父左溪公鳳山之原孫不敏敬書其事於石
以告後人左溪公諱大化年四十六卒大姑子
一為余父 勅封翰林院編脩孫男五長即余
兄宗道官至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次
宏道次中道國子生次安道寧道俱邑諸生曾
孫四嗣宗道者祈年中道子也宏道子曰彭年

安道子曰椿年丘大姑子一為余姊士玉女一
適太守王公弟槃早卒孫男四馬鬣而封者三
中即王父其西則丘大姑也

少溪袁公墓石志

少溪公諱士玉與余父封公同出王父左溪
公而母別七歲失家母丘母於封公母余大家
弱好弄挾瓦注走里閉酒後耳熱出所禪雀炙
之遍啖諸年少王父愛憐之不之禁十五歲孤
封公止長一歲任家奴而公嬉狹如故性癖馬

廐中皆良駒懸高賞不肯售不致遠但日馳湖
莽間風鬃霧鬣望若龍種觀其蹠踏嚙脊驕嘶
鼻語以為快未雞鳴輒起櫛沐衣冠而立庭中
命臧獲牽駒出然松而照之視其飢飽芻秣而
後放晚則從山頭望歸塵掀齒而笑為人魁碩
長悍壯飲食日攜楸罽偏提五木挾諸客走馬
雙田益溪間劇飲徹晝夜四十年如一日未嘗
一刻奔走公私作人間勞薪事也公生於嘉靖
甲辰享年六十子四人孫十一人以癸卯十一
月二十日附葬鳳山之原分丘姑之鬣而封之
左則先王父與余大姑也將終以銘屬余姪宏
道乃搦管歔歎而為之銘
銘曰支公神俊武子馬語癡則癡矣猶勝孫子
荆之嗜黔技

詹大家壙記銘

余在抱即多病母不忍自育托於詹大姑恩倍
母甫六歲即失母時中道弟方四歲皆育於大
姑以是余等至成人無失母憂徃余令吳大姑

年七十有五會小病余為之乞休者三語在去
吳牘中時吳中數百萬人相率散緡飯緡為大
姑求福冀以畀余余不許則又籍其名請命於
城隍願各捐其壽十日以壽姑余不忍竟畀然
胸中自是鬱鬱不半載遂病乞歸益力閱六月
乃得請大人書來云詹姑方健兒謁部得改婦
未遲遂入政京地授又不獲歸然大姑益善飯
閱二歲由國子教除儀曹始乞差還大姑白髮
鬢扶鳩杖出勞余泣且喜既事竣余遂乞病杜

門侍姑二年乃卒享年八十一餘一月及七日
時萬曆壬寅十月之廿五日也卒之日家大人
封公哭之慟謂余曰兒但知毋若等不知實毋
余也余生值嫡嚴厲姑釋已女以乳左手襁右
執衣褥浣烏艱辛百倍無弗恬也頃之余出就
僮舍凡餅餌果炙之屬昏而出朝而飼烏朝而
出昏而飼烏問之則皆大姑百計以具者也汝
王父見背時姑年纔三十餘族長者憐其少且
無子女強之改適姑以死自誓與余大姑共持

家政余時弱冠就外傳所以督余者甚力甫成立而汝母即世二十年勞瘁汝所目也及汝兄登賢書汝姊嫁汝二人始束髮而冢婦曹復去世三在抱男女復托命烏嗟夫袁氏三世皆姑懷中物也言已復哭諸孫及諸眷屬皆慟哭不肖孫宏道哭而勒諸石且系以銘
銘曰荷葉山之翁翁三官塚之童童協余夢是惟淨土之近封女禪兒海嬉以從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孺人廖氏為先庶子伯修兄繼室少庶年七歲年十八乃歸時伯修方為孝廉既官翰苑遂封孺人隨伯脩燕邸者十二載家居前後凡五載稱未亡四載得年三十八以萬曆甲辰八月十八日卒於寢孺人性醇和貞粹相夫子以義畜妾媵以息伯脩亡意緒殆不欲生持齋繡佛日夜期地下伯修甫襄事遂命斲棺治鬼衣若遠行之裝束恬然安之未及二年而逝嗣子祈年將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旁相

距丈許遂為之銘

銘曰原之右為姑若夫原之左為子若姪夜臺之聚首勝白日之歔泣性溫而貞不媿姑也操嚴而潔不媿夫也唯其不媿是以含笑而歸願佐夫子於黃壚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羅公諱文彩字子華先世隱居蘇之洞庭山祖欽賈往來楚蜀間愛夷陵朴雅遂家焉欽生怡是為懷湖公怡生三子伯文錦季文鑑公其仲

也生而穎異日記數千言為偶聲輒隨口應而公以近籍恐為里閭所欺遂罷習舉子業與伯同賈私携古文詞讀之遇山水佳處乃流連忘返伯叱之曰世豈有牙籤籌子青山賈兒耶公謝之不顧也已乃獨賈日則算緡夜則鉛槧如初利輒倍他人橐中不遺一錢伯乃嘆服伯蚤逝去懷湖公沒纔三年公慟哭曰天乎奪吾父兄之速耶撫伯子如所生擇里中英妙為之庭課後皆有聲諸生間未幾公亦三舉子遂去賈

業以詩書為專門性好施予嘗有婦垢面而呼問其故則鬻身以償其夫貸者也公憫之遂為代償又買一姬納幣矣已乃聞其故夫不能成禮改而別字者公乃資之合歡幣帛一無所問有貸其貲以賈者日走青樓中貲蕩盡以居求償公憐之曰少年幸莫入輕肥場吾不汝迫也遂焚其券公嗜琴晚年好益甚嘗曰袁孝尼不傳廣陵散世豈遂無音耶吾性在山水指間勃勃常有流泉遠澗不願聞人間鷓鴣絃鋏撥聲也

峽州之解琴自公始少時嘗與客奕客先一道不能勝公忿而歸取局譜觀之精思半月遂兩先客人以是服其敏居家務為儉素淳朴所餘輒施修剝造梁無虛歲再飲於鄉後輒辭暮年飯心蓮邦課誦至忘寢食既病不服藥唯誦極樂如常一日呼洗浴甚急諸子泣曰陰陽家言時日不利柰何公輪指曰明旦當利為汝等一日留至期乃合掌曰門外有高衲携我入七寶池矣遂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二歲配王氏即

少宰兄柳溪公女賢泚聞於鄉黨先公二十六
年卒子三長冠國子生次冕廩諸生次旒州庠
生皆以文藻知名于時而冕留柳浪湖一月與
余倡和最久異日不媿木天石渠之選者也孫
男十繼室盧氏撫育諸子無異已出先公十年
而卒卒之歲公長女夢其先妣文鑑謂曰汝父
母數俱盡汝父以陰德當延一紀至是始驗於
是冠等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河西之後庄而乞
銘于余

銘曰是以菩薩檀度莊嚴其身者也是以周孔
禮樂訓其子若孫者也是支那國之善士而蓮
花七寶土之氓也

司馬孺人墓銘

孺人司馬氏邑之谷昇里人年十六而歸余同
高祖妣冰壺公逮事舅姑若干年克盡婦道舅
即德興縣貳龍潭翁也翁甫得官即解綬歸優
游田里間稱善士村故多盜翁甘雄於貲徙避
不常孺人佐妣為層樓居翁姑其上翁喜謂里

人曰吾今日始覺高枕之為甘也翁晚歲獲享
耄期壺觴嘯詠比于陶白者泚與孺人之力也
泚有隱德捐已之急以卹困至于橋梁舟楫便
即施之以故家遂貧孺人安之督課僮力嚴慈
有方家無羨財而佐夫子以行德者行之終身
不嚴迨康子秋伯子宗郢舉于鄉里人乃竊嘆
曰是乃若夫婦所為封殖者也次子宗成邑庠
生子某某甫弱冠皆有雋才伯子得雋之三年
而孺人卒是為甲辰春年若干歲寔于先姑之

右宏道曰谷昇世出賢女康子之捷三人余家
兄弟先後得雋五人皆甥于谷者也偶然耶抑
地靈耶兩村相隔一帶水當為將來佳話
銘曰其婦也範其母也式胡不耀之三光而襲
之九地是宜隆其封傑其制去此三年天語將
至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
墓石銘

壬寅冬十二月望駕部龔公偕余往二聖禪林

是夕建三聖閣寒月燭林如洗夜半公呼余出
笑曰此坡公承天院舊案也吾兩人乃復繼之
呼同事數少年不應苦邀之以霜威辭公曰少
年何衰憊甚豈若老健耶徘徊霜月下余體粟
漸不支而公愈勃勃余私念曰是壽者相也後
四日丙夜忽有叩門聲甚急余披衣起問之則
曰公暴卒余不韉而馳至則公瞑目數刻矣公
精研性命至晚乃通釋氏不葷血者三年高才
博學於書無所不窺每得異典躬自讐校蓄書

至萬餘軸邑人士稍知慕古者公與兄先太原
之力也性寬厚恥談人過人有挾械以弄公者
公佯若墮之而實了了後雖負公公亦竟不發
好古圖畫及鐘鼎五畝之宅花竹居半恠石枯
松累累几席間亭臺軒楯小不當意輒毀去踰
日更作疏題未竟椽棟已移公竟以此貧然公
不屑也嘗從河址使還見道上柳條嫋嫋公愛
不已呼役夫伐數枝縛置輿旁問之則曰江南
無此佳柳持歸樹之聞者匿笑及至家僅得枯

株數條而已公猶令置水邊其韻致高遠皆此類噫此可與齷齪俗兒道耶使道亦當不解也公晚歲與余最契所可言者公之粗迹至公之自得處雖公不能言也公諱仲慶字惟長方伯公季子而大原令之弟也母曰趙夫人生嘉靖庚戌歲萬曆己卯舉于鄉名第三時先兄宗道第八里中以為美譚庚辰成進士授行人乙酉改福建道御史甫再月出為磁州判以疏論權黨也未幾陞汝寧推官丁亥轉南戶部主事

戊子調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頃之以內艱歸既而方伯公亦卒公遂無經世意自稱遯菴居士角巾散帶之朋赤鬚白足之侶優游茂樹晤言終日者十餘年竟若坐脫以去雖世壽僅五十三然彈指拂石於公何別公之學何學也哉公卒之三年釋服僅踰月公之妻安人陳氏以病瘍亦卒時乙巳之九月十有三日也安人慈慧恭謹事姑嫜以孝育妾媵以恩撫諸庶踰已出好施樂善與駕部同之封安人邑中呼為女聖

先是安人持五十三佛名號甚謹委家僮善書者另錄一紙僮書未半而所置案稍不潔其人復嗜飲是日午猛風捲地一黑衣神擁而入拔是經至安人所居樓前已排空直上霹靂大作市中人見若匹練後有人自城外來云十餘里尚見之竟不知墮處余聞之嘆曰此精誠之感也雖然安人恐將晟世已而果逝余兄弟幼失母安人待之若所生安人之亡也余與中道弟及諸婦皆哭之慟安人生已酉壽踰公四年安

人事公若干歲委曲以怡公者無所不至公甚敬禮之長子炳聞及女適李氏者安人出子某及女適鄒氏者皆庶出而次子某早卒炳聞子三以丙午正月二日合葬特丘東山之原而余泣為之銘此公志亦余責也

銘曰公歸之日釋者寶方夢一大士飄然而南翔云有善人結伴以行已復有逝而更生者云見公于琉璃之堂公之侍姬明眉鬢髮仙袂揚揚笑公之旁儒者曰此荒唐之言也以問袁生

生笑而不荅既而告曰汝見夫掣空而直上者誰之主張耶

舒大家誌石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教之新聲走荆郢間未幾至余里見王父左溪公慈而俠委身年三十餘而王父即世家了然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家以死自矢朝緝暮織為余叔督家政甚勤苦并諸子宗正等家皆母之推乾就濕倍于所生

閨操之嚴凜若寒玉稱未亡者五十年壽八十有四歲噫是可銘也矣
銘曰貪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敗其芳唯橘與枳何其易徙聞家之風可以愧死

慈谿錢君墓石銘

慈谿錢侯令余邑朞年而政成以最考聞于朝鄉大夫畢賀侯泣謝曰是先子教也先子居常誨不肖曰而知物情乎衡之所以適者平也水

之所以鑑者澄也春之所以暢者溫也霜之所
以厲者潔也命不肖勒諸佩不肖兢兢龜蔡之
下車以來唯恐一朝戾先子教以為諸大夫辱
其敢言最鄉大夫曰是也是乃戾之所以福我
民者先公持矩平戾則之以程物居心淨戾規
之以用照溫然而煦育耶唯先公之膏液也皎
然而冰雪耶不可犯者色耶唯先公之凜冽也
民等不獲事先公猶幸沐先公之教以生敢不
下拜戾起謝未幾戾持先公狀一通乞銘于余

余唯執役之榮故不敢以不文辭公諱良臣字
顯君其先家于鄆勝國時有均一解元者始徙
慈三傳而為滇少叅森正統壬戌進士也森生
珪珪生鈇鈇生儀即公之父公生而穎異失怙
早能自得師弱冠有倍年之知所與交多名士
如侍御向公某太史王公某文學桂公某孝廉
張公某雅以文行推重公稱素心交及桂公早
世向王諸公先後起家而公屢蹶場屋諸公每
以石交援公弗屑也壯年讀書雲間豪傑多從

之遊如唐君某鍾君某皆出公門下及鍾宦括
蒼遣使迎公公至彼為條利病及諸曹史不職
狀鍾嘆曰始余從先生學謂章句恒事耳今乃
知學之所以仕也余不足以盡先生是數端者
又安足以盡先生學余負媿多矣鍾卒內召為
時名臣云公有至性自以奉養不逮居恒抑抑
即年當耆艾每一道及則泪涔涔下嘗叔邑子
羨金有孔姓者力不及將鬻妻以償公聞之大
驚急寘不問數年後過市聞有婦人抱嬰拜公

前者公驚問故注謝曰此乃向者君所寬也余
夫婦幸得瓦全遂有子此一瓣香為君子若孫
燒也公佯為不知者而避之其既以振人之急
不自為德皆此類晚年自號層峯居士志入山
之深也公疆仕始生邑侯故侯每曰先子盛年
多奇行生也晚遂不及聞傷哉余曰公之學不
可見見于門牆及哲嗣者皆公學之餘也不朽
者三公有其二何憾也昔揚王孫以羸葬而傳
劉伶以酒頌而傳士之垂譽豈必在多哉公生

于嘉靖丁亥九月十六日卒于萬曆戊子四月
九日逝後三年而邑侯舉于鄉邑侯母沈以嘉
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萬曆甲午三月十
二日卒子三長即邑侯名胤選娶趙氏繼娶向
氏仲奇選娶應氏李龍選邑諸生娶鄭氏女一
適諸生羅雲鳳孫男六名標邑諸生名策名籍
俱長出名科名桂名柱俱仲出孫女三亦長出
也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邑東之鄮山乃為之
銘其碣曰

其身之不試而試諸子涓涓者液如波方駛近
則四明遠唯若水畢萬之後必大請誓諸砥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瀟碧堂集卷之十六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閱

疏

聖母塔院疏

荊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甘旨為言
師遂指茅為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穗村名
始此今聖母塔即其故封也邑自漢唐來無文
士故舊事多畧而塔碑剝蝕盡逸事僅見統記

中所謂荊州碑乃統記夾註所拾耳亦不知碑
為何人作也嘆先蹟之久湮悲文獻之殘闕後
來者彌永彌敬他日摩耶藏骨地焉知不為卜
飛者所奪畧也夫中國之有智者猶西土之有
釋迦也以藏通別圓判一代時教而教意盡以
空假中三觀發明真諦而禪那啟以十疑釋西
方淨土之旨而往生決夫四字盡四十九年之
微言則馬鳴龍勝所未發也三觀直指心宗攝
無量義海則惠安生什所未詮也約十六觀門

而皆歸之第一義則永明天衣諸大師所共祖
述也蒙爾小邑生此大聖辟彼旨龜值浮木乳
而鄉里後生至不聞其名遺文闕略抑至于此
余友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一院以永此塔
墻宇堂厨之類費青銅將八十千合衆佛子之
力而供一佛母計當不難生第鬼為之唯漸而
恒乃可成

板橋施茶疏

繁熱隆寒九十者半渴驥奔泉行人在道當其

炎則燄在喉當其寒則冰在腹取之杯杓之間而所活者至不可計至若春暖秋明解裝釋馱遊人踏沙而過羈鞅之客傷風烟之頓異而流光之為塵足也煩懣之時忽此一杯眼若開而心若釋亦足以少舒其困頓之苦而發泚其羈旅無聊之况也乎此古人置郵傳餐之旨王以之所先也茶夏費薪冬費薑其勞費等計一月費不下二金邑諸宰官主之春秋之費當夏冬三之二諸居士塞夷及往來客子主之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僧供出自分衛佛制也後因乞者不勝煩供者不勝數而寺田之制始興夫天下之官者商者工者皆待食於農耕之者一而食之者十農安得不厲夫官為民策早潦正疆洫是官未始不農也夫商為民以穀易錢以舟車通器貨是商未始不耒也夫工為民陶冶鼓鑄織紵創作是工未始不耨也今夫僧居則辦道行則叅禮無銖兩之事及民其真能為應供為利生者百不

能一而坐而蠹庾粟者十人而九也夫取百不能一者而皆取給于農則農困監劣僧之敝而併廢福田則僧困此兩弊之道也自隋以來久而不弊者唯寺田一法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一畝之入可供一僧一畝之力常借二夫是一畝而供一僧與二農也以其二自給其一以辦官稅坐而食之不為蠹國使天下之為僧者皆借民力以辦禪而其貧無田者復得借僧畝以自食此與官與商與工交相轉者同比之方

維口最為淨食使瞿曇生中國決當易分衛之制而為田也天界寺舊有田今以供院僧而四方行脚不沾盂粒禪者某議買田以供禪衆宰官居士有能共成此舉者於國於農於僧皆有

大饒益此經世之畫也

廬山募緣小引

匡廬之勝峯為五老泉為瀑布巖為獅子文殊澗為青玉峽玉函潭至於幽林邃壑迂回曲折則天池獨臻其奧余自丁酉來入名山者五

泄以瀑勝天目齊雲以石勝盤山紅螺嶮奇極
矣要以巖壑勝而匡廬皆奄有之所至之地驚
心駭目計此山之石之瀑之巖壑烟巒分身作
十百山猶當與天台雁宕爭勝也天池僧某者
所往必向導余一石一勺皆能言其目詳其委
余往入山有白首不能名一丘者少年上人獨
能耽心水石此一快也山中每年末具合山供
禪者適隸其職同行數衲為余言余囊適竭不
能具檀自惟蘄鄂去匡為近又余友孟常兄弟

及吳臯倩在焉而禪者所職得三十千青銅可
辦當不惜也因為述匡山之勝併以此意達之

甃路疏

從斗堤而來儒而館者行脚而菴者傭而灌者
甃而汲者皆道此卷卷四雨則滯久則溷人趾
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踏漬若膠沒脛少者至臀
計紈其衣者一春當費鞮二緡市人雖赤足其
襦襦衫裙污浣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傭不灌則
減其直汲者迂道則饕殮不時婦女既至見其

暫則不雅或傾仆則費且屣故議者欲甃此巷
以便往來蓋非獨巾衫者當惜其革至於閭里
屠估下逮賣菜傭兒女子護其禪而醜見其脛
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
已

補藏疏

二聖寺藏經余與龔惟學先生次其目惟長先
生補其亾通禪暨諸居士飾其櫝而飽蠹粉者
尚十之五失次者十之三通禪欲詮補之資具

闕鄉之宰官長者始困於造閣既困于治櫝其
合力者不過兩三家且貧通禪不欲重困諸窮
宰官謀為遠募而問策於余余曰此鄉人之耻
也東西南北任錫所至使其人皆笑鄉大夫之
貧且慳不能檀而更布金錢以愧吾鄉大夫是
亦發露之一也

衆香林疏

官有郵旅有舍僧有叢林此即次之地也郵有
宰舍有主人叢林有接待僧此掌理之人也郵

廩於官舍取辦於客而僧孑然一錫過傳舍則
皂而撻者呵斥等於餓隸投逆旅則囊唯一鉢
又以其緇而髡也不祥急叱之出所謂叢林者
復無所取四方之人非甚不急之繕不投一縷
故接待之難比置菴造像百倍而行脚每至之
處不敢與疥癩爭席至若一遇暴警令首詰奸
而僧徒先遭其虐三木相連者比比皆是是皆
叢林之不立以至於此昔石頭道盛時每數十
里置一僧郵而荆最要故叢林稱盛今淨地與

民居襍而僧習為市已不復知雜髮為何事大
士之堂每以容豕而容僧至者不得取一粲是
何今昔之懸絕也衆香林創始於念淨居士而
命名于黃太史托于北來僧某歛而粒之以郵
四方之行脚者此盛舉也敢以告荆之宰官長
者興青原之道而繼劉虬羅會之業此其時也
經曰客有往來郵常自若荆人勉之

題供僧籍

有募米供僧者有募檀越代供者募米者甚講

席某期叢林某功德主某此其施也有據故人
樂供募檀越代供者發願供僧若干今日遇一
人募齋僧幾許明日如之有樂施者即籍名簿
上其人為具供如法畢其數而止僧無貯糧之
煩轉輸之苦主者信其無他亦樂為之供故行
脚之人使之明僧舊有是願青平居士代為乞
言余謂若但欲滿供僧之願而已則如前所云
募檀越代供者其法簡其願易畢明僧酌之

募建青門菴疏

凡山川要會處人士都雅俗華而好義則其間
刹宇必多故今京都吳越精藍基置而文章禮
樂亦甲中夏夫衣紈繡而過者入村落則老稚
聚而駭過下邑則士竊議指其背至通都則常
其習固也往余為童子時與諸巾冠者遊見圓
頂而緇者則群指曰楊墨稍長讀子史書旁及
二氏笑曰此何與子輿氏舌而是時士競操觚
業以諛時目故亦習子史及釋老之淺易者士
之入伽藍者揖必至蹠見僧乃不怒迨先伯修

既以中秘理旋首倡性命之說函蓋儒釋時出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以為大道可學三聖人之大旨如出一家見行脚之稍能談者揖而坐上座事二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蓋禪室者遂亦數數修飾浸循有大國風青衿之士口者什六身者什三唯一二老儒守陳編久者不復信世雅不重之故不勝也沈生從余講業及熏聞貝典熟甘為瓜渚里人渚中人士習為修雅將闢禪舍以容桑門余顏其楣曰青門志里也且

以識下邑之文漸埒上國也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恠曰柰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於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渚中人士業知之已慎無惜種語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諸天寺募疏

平樂去余村二十里而近平疇碧樹與岡巒相錯大約風景似余村也去冬始一履其地問所謂太歲岡者村民皆曰不知而諸天寺倚高阜剥落荆杞中寺雖敗落而遺蹟未朽過此則為

畦為澤無復一卷疑所倚即太歲岡也寺本供
調御而額以天不稱夫取祈年未央而省署之
伺者知其不合民惑於福田而躋竈於與此下
凡之通病也昔無盡居士問孔擇猷勝妙喜曰
孔氏師天言必以天為則如來以天為部辟則
臣妾滅獲也余故曰額以天弗稱諸大檀信既
有意丹碧之矣盍併其名正之夫邀令長之福
者寬其稅額復其身而已邀天子之福則為通
侯為卿貳是在諸檀越取之曰子曰必也正名
敢為福始謹如所約以告里氓田字名某世為
里中望族

題王路菴疏

往來衲子侈談僧郵者曰丹陽曰吳江曰西興
而姑蘇之王路菴為最余友死心適從越來談
未合齒而菴之鳩材者至持余友錢兼山曹魯
川書各一通為質以吳楚地遠不得余一言人
未信也余告之曰菴主之願王余令吳時質諸
目山居時質諸耳師來又復質諸兩宰官牘余

不敢為妄語緣庶幾檀那以信王路菴者信師是在師深心與廣長舌而已勉之

公安二聖寺重脩天王殿疏

環荊州之精刹以千數而二聖最古具異濟川居士載之碑甚具邑中雖耆宿莫有知者余童年過而讀之駭以語吾兄然未知濟川何等人也後讀五燈始知為不勳軒主人妙喜所印可者微斯人則二大士之跡不傳即寺亦莫知所自始也邑中文獻絕無可考自有茲邑來姓名

一無見史冊者流寓宦蹟稍稍有之而亦不詳子史所載至不能舉其名至於子貞少陵之屬稍名之已而羞藻之義闕然僅僅一智者禪師為邑產邑人多不知記者述其所自或曰潁川人不知其先以公封邑而至也獨荊州碑中載有茅穗油河事可為的據而茅村之聖母塔石級如故然邑人已不知為誰家封鬣耕耨樵者日侵削不止其不為鎌刃礪石者或亦髯將軍呵持之耳蓋邑人之不好事久矣寺始末載

碑中故不贅舊址為江所齧自柵園移來三十餘年去歲始新其垣天王殿架朽而柴之有其名耳寺故以二大士現忿怒像故置四天不貌而空其殿夫空之是已余意當範智者大士其中益以遠上人寶珠之屬併祀呂庾而下諸大宰官客子及茲邑道德文行之超越者使來者一入斯堂而文獻宛然在目亦士林之一快也夫四天子以護法著稱諸禪伯天子之所禮也王臣宰官遺教之所囑累所以助四天子於明

明者也諸君子悼文獻之久湮思盛事可以義起也雖微福田遽寧挈然已乎靈公善語邑長者於予言必有合也

募作板橋

十一月杙十二月梁車蹄格格以行維茲紅板軌不得方木糟塊圯水遠道長稽首哲人開箱啟囊無偏無頗來者堂堂題藉伊誰曰東省卽厥歲在寅厥律始商

題請藏疏引

雪浪之高足曰某去秋詢余柳浪遂入蜀謁傳
大士因得縱觀播形勝還為余言余笑曰是昔
為無巖足王國土今遂為慈氏樓閣煙水是同
願童子勿生二想也復窮其所之曰將北入燕
遍叩諸大檀乞靈文一藏歸雲浮山願居士為
引其端於是石公為之說曰 師遊雪浪胸有
全藏欲楷後學名言是伏維雲浮山徧吉所相
霞光烟靄現六牙象於赫天子以慈德王黃卷
赤軸施彼萬方行矣善財當仁不讓如龍乘雲
如鳥入曠白馬歸來為法中將稽首大檀歡喜
是望作智慧因佛種無量

普光寺疏

茅穗佛所自出震旦之法由之以興荊州碑所
載與統紀雖不甚合然覈其名與其故蹟智者
為里人無疑也今里中人指其近似皆附會大
師或云智者於里中建名刹六而普光報本南
觀音皆是智者嘗云建寺三十六疑此亦在夫
師以酬恩南還此地乃其生緣安得無刹迨台

教東渡中國之人至不知有三觀而錢氏王臨
安始還故物大師之迹晦而不章久矣夫中國
學者至并其教而亡之而何有於尺椽寸塊也
且孱陵自隋唐迄今代人物寂寥文采著聞不
得一指中間闡宗乘者亦纔得一二衲要之門
庭互異則又非彼門下客也普光寺頽久矣近
邑長者多談禪那諸鄉落所謂藍舍者皆雲興
而大師所創立尤屬意烏里大姓競為光復且
曰值今大有年半村落中可具無煩他舍以告
袁子袁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也以其時
考之則可矣

菩提寺疏

菩提寺余一再至其地比他刹為淨今之所謂
刹者名雖精藍實則禽檻豕柙也又其上則糟
丘澆汙也甚或青豆之房以貯黛綠雨花之館
以奏淫哇而菩提寺以少僻遠遂無復此穢然
門殿皆不甚飾寺僧以余舊遊乞余為引余曰
此淨地諸檀那所習也余言何足重諸上人第

以淨因感之無弗得矣。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法處巖寶池瞿曇現穢方唯有藏大士刀火作
家鄉闍浮提衆生念念迫炎湯開眼與閉眼俱
伏大士光動念即泥犁遠不隔尋常以我念不
淨致彼劫茫茫辟如四方空因方作短長窮方
不可盡空亦不銷亡我來禮德山金聚拜空王
渺渺白蓮社莫莫青豆房靈鐘存古閣騫舉若
烏翔苔斑生繡題溜雨駁金床行道猶不忍給
狐豈相忘稽首大檀那丹碧借輝煌露電理歸
盡繁華夢幾場失足劔戟林舉手得清涼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

花藏無形段毘盧亦不實如塗粉虛空如雕鏤
雲物云何雜花內藏虛現尊特德山妙嚴閣名
為毘盧設中實無毘盧如舜若多質舌相出風
柯慈容現沼月蒼巒與秋渚敷演無間歇我以
無眼觀觀處離林樾衆生全眼塵云何得超越
栽栽大六像金土恣裝捏花冠耀青髻寶衣披

古摺低頭及合掌恒河沙功德窮子背慈父百
城間經歷無實不由權佛性緣可得一彈指莊
嚴萬劫黃金色他時見毘盧莫道無交涉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文村沙嘴突江生怒波直啣孱陵城披髮大士
伏劍行盤渦曳出古蛟精老涎入艸沙石腥青
獼猴鑲川波平雕題紅楯碧軒楹鑄金冶鍊玄
宮成霜摧雨折歲屢康稜梁額上菌芝生行道
過者涕淚零道人稽首叩階庭青錢赤瓦出箱

蓋綿絲一縷沙一星毘沙天子作証明紅髯碧
眼靈官靈

題光中鳩材小冊

珊瑚為堂木難室荷葉山頭雲似壁金色頭陀
倚花立番鐵拄杖青皮笠辭我遠入湖湘澤杞
梓梗楠被天黑青鬢白面盡檀越老去髡頭少
作客薦地相逢如舊識

募修吳氏橋小引

澗如帶流且駛杠梁不飭塗者死舊鬼嗷嗷喚

新鬼小人無和君子耻橋南橋北皆仁里濟川
題柱從此始

題承天寺募冊

西風夜吼君章宅蘭死蕞枯覓不得一丈艸深
欄楯寒竇池波湧車磔裂勝蓮國土化如來飛
溜濺面髻堆灰試語王舍城長者慚愧金銀佛
寺開

題龍堂寺僧募冊

龍堂飛雨濺窓濕苔色斑斑生古壁彫疏半毀
柱蒿立漏痕界徧黃金色衲子欲言面羞澁試
介烏紗作檀越積露為波江可得東隣北里賢
相識山自銖忽大千伯等一金田無差別掃却
莓堦貯空月琉璃地上光澄徹

禪堂募麥引

綠疇初滿黃雲甫截浮空麥浪如海斯湧湍車
汚邪似雷之殷當斯時也折楊黃花之歌遍于
井閭缸面甕頭之春溢彼堂榭而應供大士腰
懸空盞赤鬚淨侶枵然盈塗是可忍也心實憫

之厥有白足分衛諸方寧繭余踵填彼飢壑仁
人之心儒者所與敢不圖之用弁首簡

書檀度和尚艸菴引

檀度和尚告我曰去邑百里為站過五里為黃
鐘堡有居士願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敢言僧
郵僅一歇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
不取錢當其至則逆旅即主人也來若歸舍當
其代則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脫屣不剪茅粗備
風雨而已不墁飾泥土而已敢煩長者引其端

袁子聞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衡嶽當偕數衲
過汝且觀汝新臥又觀彼土居士信根生熟如
何若果善人多也雖不佞亦願擔瓢歌笠婆娑
乎其間也

髯僧銅塔冊

胡僧碧眼鬚三尺風吹冉冉掛金錫黃金範塔
等山齊走遍渚宮與湘潭南中冠帶簇如雲誰
是堆沙老阿育衲衣三度敝秋風又踏峨嵋干
仞碧蜀山銅鐵走華夷高舶林林同瓦礫是中

應有大心人索可傾翻手可擲塵埃之內有驚
子莫道分衛去如織

衆香林冊

衆香國裏花深處鸚鵡迦陵旃檀樹子山樓北
色堆嵐中有峨眉大士路禪關隘塞宇傾歌金
錫如雲掉臂去幾人曾徑落帽山誰家不上龍
洲渡二十一萬肩摩國揮汗成雨袂成霧戶擲
一錢丁一縷梗梓豫章頃刻具赤面修髯怒者
誰布金長者騫祠遇

雙田寺冊

雙田開山自李唐雷煥推為瓦礫場芟茆誅杞
作雲堂鏡水不波菱芡香蘆荻花飛滿寺霜刻
株為佛如人長辟支羅漢儼成行頸腮不辨臂
怒張腰弓背曲色沮藏皺皮皺目苔蘚裝黃面
老子面不黃雪山行苦骨羸羸疋爰有大心檀越
王銅山金埒珠倉箱入門四顧淚徬徨融膏冶
液告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索囊
東村西社皆蓮鄉

清
王
學
集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焄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瀟碧堂集卷之十七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雜錄

題出世大孝冊

陽明先生少時遇一僧枯坐先生訶之僧驚起
與語移時僧大快恨聞之晚先生詰曰有父母
否曰有因導以不可解之情僧泣而謝復巾冠
如初天如禪師嘗有書寄其弟勸其父母持佛

名字書詞甚苦噫此出家兒事父母之恒式也
使陽明所遇僧知此義當不勝彼冠巾耶夫世
間冠巾多矣豈必皆曾參哉今之議僧者不過
曰南叅北詢使其父母不得朝夕而已夫孔子
儒宗也日與其徒侶朝齋暮衛至不得煖席則
於人間問省掃哭之儀亦踈闊矣彼三千七十
人者豈其皆無父母眷屬者耶使今之世有一
夫子者出儒者必譏之曰此輩不耕不宦牽引
數百千游談不根之民內忘其父母而外務為

輕逸此不孝之尤者也噫道之亡也久矣道亡
而人倫隨之矣儒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朝供
而夕養非至也唯道則至之故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夫唯人子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其父母
使其父母皆有一夕之樂而無百年之憂乃為
至孝儒者之中若何求兄弟若阮孝緒皆至老
不娶而以孝聞於世其道得也某禪人母年九
十二矣四十而持節五十而斷肉持珠念佛以
安養為期豈非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若母者

耶此即天如之執則釋氏所謂人倫之至者也
若夫陽明大儒之言固儒家之繩尺也師既已
圓頂而方袍矣又安所用之

題澄公冊

澄公叅禪上流也潛夫比之空谷足音良然今
之高僧以止念為究竟者多矣提話頭則云此
塞識情法也念佛則曰此攝念法也此與無想
外道何異夫念無時而不動也雖昏沉冥嘿亦
動也念無時而不靜也雖朋從爾思亦靜也求

月於影則月隨風覓影於月則影未始不寂也
昔有牧兒過溪上見水中金沒而求之無有也
起而俟之金見凡十沒而求至昏不得牧之父
過而詰之牧曰水有金目得之而手不可探也
兒困焉不能釋也其父窺而笑曰是影也而金
在樹甚也兒之稚也躍而上遂得金澄公既已
知影之非是能於動靜之外觀月者也月其有
不得哉

識雪照澄卷末

卷中小修有夢中遇老僧
謂予為坡公後身故末段

云云

東坡戒公後身也戒倚柱譚笑而化當時以為異而其得法上首某者初時以戒行藏落人疑似遂不復執弟子禮是其人豈知戒老者耶然坡公答叅寥以為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則戒公因地似亦有招之矣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兒弄丸橫心所出腕無不受者公嘗評道子画謂如以燈取影橫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其至者如

晴空鳥跡如水面風痕有天地來一人而已而其說禪說道理處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謂吳興小兒語語便態出他文無是也明教愕然起曰世謂坡公譚理明徹極矣公何忽有此論適遊山記在案澄公方讀兩赤壁賦余曰前賦為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叙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釘釘歡笑自茲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即予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默契而

清溪堂集 卷十七
已故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活祖師也其說禪
說道理世諦流布而已明教曰然則老僧謂公
為坡後身云何余曰有之嘗聞教典云前因富
奢極者今生得貧困身坡公奢於慧極矣今來
報得魯鈍憨滯固其宜也明教目雪照照撫几
久之

題寒灰老衲冊

寂音云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謂佛法不可
以三昧靜勝得也六祖云惠能無伎倆不斷百

思想謂佛法不可以塞情去念得也隨緣任運
謂之任病有斲首者謂之覺礙先禪於此分疏
不下權設話柄訛傳既久窠臼從生即此話頭
墮前四病如人飲藥藥忌同服久而不効遂罪
古方之不靈豈不悲哉盜問於盜曰盜可學乎
曰不可學也子試為之盜踰垣而入穴閨及床
主人子方寤失物忽大啼哭主人將下盜者大
窘欲出不得私為覓物納主人履主人納履得
物遂不果下盜者潛出謂其人曰子不教我幾

為所獲盜問何由得出因告之故盜驚喜曰道
在是矣若自有之吾豈能教若哉夫先禪機緣
固亦若此若有實法盜亦竊笑矣寒灰叅尋有
年試以此求之

雲影字解

即明教居士之別號也

雲未嘗有心也而變幻起滅若有司之者是亦
心也莊生曰吾之所得又有所待而然者耶飄
飄而來分片而滅以為有物條同太空以為無
物屯膏走月余嘗登高巖見其絮絮然沾吾衣

屢也少焉為美人為蒼狗為魚鱗鬣似有魂魄
精神者已而晴空捲紗青紅爛然又不知窈何
之也其有歸耶其無歸耶古先生曰如夢幻泡
影雲即影耶抑非影耶夫空潭黛碧入而成色
雲之心能不有而巧於幻其有者也居士但於
影上覓心則兔角烏求於影中息影則水月可
掬矣因易字曰雲影應作如是觀法王法如是
紀夢為心光書冊

壬寅秋余夢入一菴有釜十五白粲如丘積問

之曰王路菴也一碑上載祝枝山為此菴伽藍
夢中了了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
據者莫如夢而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
因又非余臆中事是則奇矣枝山書法為當代
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至其一談一笑有晉
人風騷壇之士傳為口實米顛而後一人而已
余嘗論古人如東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蘇子
瞻輩皆實實知道而畫苑書法下至薄技能之
入妙者若其資非近道技與神卒不相遇夫画

如吳如顧書如王如旭輩豈可以技能之士目
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
其技不相遠同者既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
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大異乎人
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甚
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沒也又
分身入流于諸神鬼之中於是人見之曰人神
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為
異者未嘗變也辟如投毒于乳變而為酪變而

為醍醐變而為餅而毒未始變也余于世之名
儒大僧偽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估傭保
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
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遇者敬之若先賢古佛
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王路菴心光所創立者
也夫枝山名士豈齷齪衲子所能招致者則心
光亦異人也適鳩村僧還持卷索書因為之識
其事以寄菴主他日菴中當為一段佳話也

識通禪冊後

通禪居公安六易歲治藏經櫝諸居士建明一
通又移櫝葺經之不次者始通來肥瘠魁然也
今遂如削且它適長揖謂余曰僧少而驕憐長
為豪達得交諸貴人晚思為有漏因遇諸居士
得少畢初願今乃思名山遊將發匡山過余鄉
之三茅憇焉以次踏洞庭馬跡航五湖捫天都
之顛遵海而南放于牢厯覽齊魯之勝蹟杖策
日觀峯觀日出焉截出少室太行坐玉女洗頭
盆求所為巨靈斧者觀之然後覲曼殊于清涼

禮編吉于大哉放舟三峽過柳浪袖中出峨眉
雪與居士談百城之槩未晚也余曰壯哉十五
載為期可矣余豈守柳浪一區水者他日不知
邂逅何山余既魚服師面日皴恐不聞聲亦復
不相識矣

為寒灰書冊寄鄖陽陳玄朗

郢諸生張明教者從沙門寒灰遊過余柳浪謬
謂余知道者以一大事為訊余告之曰夫二君
子皆儒而禪者也佛氏以生死為一大事而先

師云朝聞道夕死可是亦一大事之旨也今儒
者溺于章句縱有傑出者不過謂士生斯世第
能孝能忠廉信節即此是道然則使一世之人
朝聞孝弟之說而夕為蓋棺可乎且七十子之
徒其中豈有不忠不弟其人者而殆庶止于子
淵一貫僅及曾氏是何說也迨程朱氏出的知
有孝弟外源本矣而又不信生死事大夫聞道
而無益于死則又不若不聞道者之直捷也何
也死而等為灰塵何若貪榮競利作世間酒色

場中大快活人乎又何必局局然以有盡之生
事此冷淡不近人情之事也是有宋諸賢又未
盡暢朝聞夕死之旨也至近代王文成羅盱江
輩出始能扶古聖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擊
文武鐸以號叫一時之聾瞶而世之儒者疑信
相叅其疑者固無足言所謂信者亦只信其皮
貌以自文其陋而已故余嘗謂唐宋以來孔氏
之學脉絕而其脉遂在馬大師諸人及于近代
宗門之嫡派絕而其派乃在諸儒至于今所謂

螟蛉者亦絕儒禪之統緒不惟不見其人兼亦
不聞其語矣今寒灰于儒心而緇服明教禪心
而儒服是其中必有得也願有以益我寒灰又
言鄭有佳士陳玄朗者跡遊纏內而心托方外
是亦可語儒禪之旨者也乞居士一言以詔之
余曰無他說因書以付去衲

贈小僧習之說

沙彌性成寒灰弟子也余與諸衲遊德山成偕
來暇日乞字于余余字之曰習之諛語云習見

習聞佛氏亦以惑之不可伏斷者曰習氣豈真
學究家所謂學之不已如鳥數飛者耶夫沙彌
所習者曰戒曰行此以習習者也非以性習者
也性不可見不可聞習亦不可見不可聞以可
見可聞者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壞如以
盲習明以剛習馳萬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壞也
以不可見不可聞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
成如以空合空以水歸水如鼓扇風中雖有大
智不能測也故曰成也有人問尊宿如何是不

動智適沙彌掃地次尊宿遽呼沙彌沙彌應諾
尊宿曰此非不動智乎又問如何是住地無明
尊宿因謂沙彌如何是你佛性沙彌茫然尊宿
曰此非住地無明乎而今要會得性習義只在
茫然處會取

明教說

居士張五教郢諸生也潛心直指之學高僧寒
灰易其名曰性宗而求字于余余因字之曰明
教夫宗與教有異乎無異也子思曰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性即宗也教即體此宗者也俗
儒小學以耳聽目視為性者多矣古佛破之曰
天命之謂性天與人反言天則耳目思慮不行
是謂未發是謂不睹不聞彼昭昭靈靈者是率
耳目思慮非率性也既不知率性于是閉其眼
塞其耳卷其舌疑窒其意以求所謂性而性愈
遠矣楞嚴諸魔皆從閉眼塞耳中來者也何則
不知性之本天而以人為參之也故先佛云一
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色身即眼耳內即

思慮也儒宗出睹聞外求故致之則天地位萬
物育禪宗絕心意識學故一人發真十方皆殞
天地位萬物育此震旦古佛之教也非耳提而
面命也十方消殞此西方聖人之教也非黃卷
赤軸也不殞則不位不位則不殞殞與位似反
而實相成也夫宣父當年春秋之天地亂極矣
宣父固致中和者也而何以不位若此固知非
一番消殞決不知吾夫子位育功用也居士儒
服而禪心乎抑禪服而儒心乎唯居士自命第

一莫作分別想也

題鄭節婦傳後

往余為節婦詩有云淚濕瑣窓花紅紫也成血
又云裊淚看零丁忍作山頭石蓋謂稱未亾者
形影相弔必至哀號呼天而鄭母獨以不淚殆
將安之異乎吾所聞也昔乳北海小兒女聞父
被收了無異色北海問故乃云大人見覆巢之
下有完卵乎蓋已知其不可柰何故安之鄭母
之不淚其智有過人者不獨以操也鄭母為方
子公姊年二十喪所天今將六十子公手書其
大節數條示余余異之因為識其後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泚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瀟碧堂集卷之十八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閱

尺牘

黃平倩庶子

第以午節後挂帆挾數老衲入匡廬幽巒邃谷
無所不探生平所見名山此為最奇伯修素有
登臨癖恨不見此人生足力健時何得輕易蹉
過也海內道侶零若晨星死者不可見活者不

可聚弟此回亦欲入山後會遂不可知雖嚴親
尊命屢以出相迫然懶癖已成孝緒之絕宦與
太真之絕裾心或有可忍不可忍也玉泉奇勝
明歲結室多在智者洞一以便靜修一以遲長
兄歸道也聞欲刻阿彌疏鈔於襄本有疑此不
難辨但檢玄裝譯及海東疏若無此語義為後
人增益無疑若弟斷然以為後人增益非疏則
訛也

顧升伯修撰

別時卒卒不及吐一語因憶往昔踏月射堂聽
歌曲水共約此後當覓稻田廠前後一片地為
看花待月之所曾未幾時而出處生死有同夏
雲人生何事可算得也弟世情覺冷生平濃習
無過粉黛亦稍輕減即有時對清歌豔舞亦如
花鳥之寓目自幸心中粗了可以隱矣六月內
徧踏匡山水石勝絕自恨宿因不深不得為此
中淨侶至真州遇三弟備知兄近日行履兄才
識蓋世閱事已久若於此事稍稍勘破人間佳

惡情態真不直兄一咲也

李湘洲編修

弟不知兄已北發前此曾馳書奉問與兄兩年別耳而光景苦樂有同朝夢眼前事除却死真無一可算者也兄有才有識又有膽獨道念未切或為眼中粗惑所轉弟往時亦有青娥之癖近年以來稍稍勘破此機暢快無量始知學人不能寂寞決不得徹底受用也回思往日孟浪之語最多以寄為樂不知寄之不可常今已矣

縱幽崖絕壑亦與清歌妙舞等也願兄早自警發他日意地清涼得離聲色之樂方信弟言不欺也

龔惟學先生

某此回得請甚快今年粗了匡山此外別無分毫想兒孫塊肉耳田舍郵也身體手足偶而已皆不足安頓計較客居柳浪館曉起看水光綠疇頓忘櫛沐晨供後率稚川諸閒人杖而入村落日晡棹小舟以一撓劃水多載不過三人晚

則讀書盡一二刻燈下聚諸衲擲十法界譜歛
負金放生暇即拈韻賦題率爾倡和不拘聲律
閒中行徑如此聊述之去牘以當一夕佳話也

又

聞嵐地寒甚而尊殊不以為苦懸鞭撒棘浩浩
然如處花林醕國此其地則寒而民則煖何恠
尊之樂之也然為嵐計則願必世百年為主人
計則願得一內擢稍釋拮据之苦優游二三長
者之間課山水之興結當來之緣種花賦詩隨

口即謳此亦生人之至樂而某與遜菴翁負弩
先驅者也夫尊豈戀一官者哉雖然白香山
七十致政自以為達陶彭澤八十日為令自以
為苦兩人者所遇不同其趣未始不一也某近
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
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
充餘則施之是為損事要法蓋有一分餘則有
一分興作罔度小餘則造房治產大餘則為孫
子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栢欲楠田則欲膏欲沃

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倖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為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始以為矯談今乃信之往曾與黃平倩言但看長安街夜半時古廟冷舖中乞兒丐僧勦勦如雷吼而白鬚老貴人擁綿下幃乞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宗少文之言驗矣

何客部本江

作字時又九之次日也方杖而出偕數衲往玉

泉叔堆藍山色飲仙人掌茶此地凡宿經由他日入沮漳聞路人云智者洞中有一老頭陀鬚髮如敗葦身若豎銅飲嵐卧石語人以目不以口者是必我也兄去旌節屏侍史踪之或可得不然與鹿麝同馱而去

雷元亮郡丞

往真州聚首時高呼暢飲大快也已而萍迹東西人從匡山道上来輒問問輒無有不快快數日者不謂今者遂在照臨之下也初意欲渡江

值先姑後事東馳西走耽延至今抑野人制不入城府亦經經之小節又則部民分勢隔絕某雖樞衣臨之以老公祖擁之以皂帽恐之以白哲之佐史能遽若曩者之懽呼謔浪乎此某所以未出門而先次且也觀至此得無捧腹而重笑其迂耶一介之訊聊復申意伏惟照察

黃平倩

叅山道中途胡舍人得兄手書具悉近况此山奇絕其石則崑崙玄圃其宮室則祈年未央其

樹則孔明廟前老栢也匡山之勝以澗以瀑其他不當香鑪一峯五老差巖三夫知我肩真能伯仲否也學道之不利官久矣當事者之意將以解官難諸大夫此猶縱魚於壑而放鳥于山其誰不快然弟亦有此言謂既持釋子戒口斷葷血身斷冶媼心中斷却了子孫田宅之想諸皆可斷而官獨不斷何以自解於天下也當事者此舉未可謂非一番大鑪冶也家之不可學道猶官也官有友而不暇家則暇而孤唯遊可

兼得之弟意欲春秋入山諮訪冬夏則閉門讀書而已既已圖出世一大事而其腸胃所貯若依然只俗子家物何若不談之愈執古人學道貴密不惟令人不覺其長亦且不盡見已之是即如布施一事隨分周隣里鄉黨則密必名山大刹通邑大都則愚者駭智者笑矣五度皆然舉一可例吾輩所謂持戒精進得無有不覺不知墮此區宇者耶此飲藥而服忌不若不飲之愈也弟近來痛省此病故言及此所謂臘月扇

子恐南地寒暄不常耳

陶周望宮諭

去年入匡山今年入太和天目洞庭直魁丘耳兄真解官去弟來春當之西湖偕遊天台鴈蕩便了却武夷普陀諸約新其所常見而證其所不至亦快事也會胡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進弟謂諸兄純是人參甘艸藥中之至醇者若弟直是巴豆大黃腹中悶飽時亦有些子功效也家父迫弟出而弟懶於世事性僻而踈大滌

經世料材弟又生計減少數椽殘茆十畝秫田
已付之妻兒管理身口自足無庸勞薪仕途弟
客寄村廬四方道侶分餐而食雖親戚朋友亦
不責弟以常禮及告以風水田宅往來酬答之
事弟公然一方外人也然弟尚以為苦出門雖
敝衣踉蹌人必指曰某官人數日一見妻子或
告曰某籬落壞兒子某廢學黨中有不解事者
至言及鄉里間不平之事未免動念若一離家
併前數事亦無眼中得不常見爛熟人雖俗亦

快也靜虛兄恐已歸所云頓除漸修大非弟指
不知以何為修若云蔬食斷腥是修則牛羊鹿
豕亦蔬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則訓狐蝠鼠亦
不眠也若云一念不起是修則無想諸外道亦
不起也若云騰騰任運不着不滯是修則蛙鳴
鳥語亦騰騰任運也楞嚴經云一迷為心決定
惑為色身之內凡六根可攝持皆身也可分疏
悟入皆身見也所云漸修不知當從何處着手
靜虛若未去幸以此字示之

蕭允升庶子

海內交游如兄夫之於不肖兄弟有幾夫世有膚交有骨交有氣交骨交則荆聶之儔也氣交者氣味相合如水之於鹽自非性命相期胡以至此若兄夫之於先伯修是已憶壬辰之歲弟初獲交於諸道友先兄踞壇而坐念方則之大論難疊出足為千載一時曾未幾何而東零西散念方既已下世先兄繼之射堂秋月有若隔世人生會合何可常也弟已絕意仕進而家父

意尚果然未便驅弟出山菴居柳浪湖長楊萬株相千本湖百餘畝荷葉田田與荇藻相亂樹下為園瓢茶瓜蓮藕取給有餘弟又不常居鄉纔了匡山便入太和解夏後入衡嶽遇緣則住不則去亦足以樂而待死矣知兄信我漫一及之不可為不知者道也

馮尚書座主

方春卿之命下凡在門下士無不延頸舉踵且慶且懌者無何而東朝建二十年廷臣所爭

而不可得者一旦遂定此雖主上獨斷抑亦
吾師之將順者潛而速也某殊慳緣不獲一覩
其盛居常持鏡自照此等骨相豈堪入甘肥場
自分與吠蛤鳴蛙一體歌詠太平亦樂而甘之
唯師席日遠萬萬不能忘情海內如師之愛門
生忘其百漏而取其一得者有幾某豈木石而
不自知夫以某之拙似傲懶似慢雖同輩或不
可堪而師愛之惜之終始如一日某獨何心能
不填胸刺腑也自恨才力鈍劣不能建一奇當

一官百負師門唯詩文一事欲稍自振拔山水
性命之餘聊一發之而質凡下不合古輒謹錄
記文數首山行詩數篇塵覽比于談談得師破
顏一笑足矣惟師削而正之然過此亦欲焚却
筆斫人生精力幾何若為以有限之精神事此
無益之伎兩也即此是名根未盡山中人不破
此障亦何異紛華世味也畢竟諸緣皆易斷而
此獨難捨或亦文人之業習耶去年游匡廬今
春登太和皆奇真之極解夏後復欲束裝入衡

嶽海內竒山水計十年可盡擇其地勝而人清者居之俟師他日歸來某方策杖過東海窮覽鄒魯之勝坐日觀而扣雲來與師評天下山水佳絕處以當卧遊此即某之所以上報知己者也狂談可笑之甚唯師怒之先兄卹典會典具載謹遣小价上疏伏念先兄講讀四年竟以此卒生平修謹無纖毫過講明聖學似亦朝賢之所許可倘荷特恩蔭卹贈謚皆例所有是在尊師主持耳然亦未敢必疏之當上否也唯尊師

裁之

答王以明

居士畏語言建立為地獄業火之是已獨不畏易解亦語言建立乎若一切論著皆去而易解不去是未曾抹却語言也此即犯妄語罪若以論說為建立易解為非建立是自語相違也此即犯兩舌罪妄語兩舌非泥犁業乎居士何以自解不解則無以曉喻迷人解則復犯語言建立矣豈惟居士伏羲文王便是招頭矣故走謂

居士非真畏語言者也不若留却且消遣閒日也太和諸詩奉覽幸即擲下記尚未成時方結夏料理楞嚴宗旨故未暇作文字業耳非畏文字者也併此無畏奉施居士納不往曾藏得易解數本今亡蓋矣有得意處幸一見示

答陶周望

藻來具知真切矣山居頗自在舍弟近亦喜把筆閒適之時間亦唱和柳浪湖上水月被搜無復遁處往只以精猛為工課今始知任運亦工

評精猛是熱鬧任運是冷淡人情走熱鬧則易走冷淡則難此道之所以愈求愈遠也弟學問屢變然畢竟初入門者更不可易其異同處只矯枉過直耳豈有別路可走耶據兄所見則從前盡不是而今要求箇是處此事豈可一口盡耶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纔有重處隨即剿絕今日之剿在明日又為重處矣遊山若礙道則啣飯着衣亦礙道矣如此則兄真如陳同甫所云雖咳嗽亦不可者道實礙人之物人亦何用

求道耶

王則之宮諭

別處十年餘矣亡兄奄忽二載長安聚首之樂不啻隔生不忍言不忍言近日學問得剿絕不陶周望是真實叅禪人雖未入手然其進不可量也黃平倩亦甚勇猛數得長安書云有趙少卿王行人左侍御王刑部皆卓然有大根力叅究此事恨弟老嬾無意復出不得一扣門牆諮決尊兄往來南北當有所遇實證據處幸一一

示我弟雖不敏尚能削骨瀝血乞半偈書作將來淨因也弟明春欲南行了天台鴈蕩公案若尚在南亦一快事弟頭髮已有數莖白者如則之當滿頭矣

王百穀

每逢吳僧來輒首訊百穀聞動履倍常則大喜謂風雅道衰尚賴此老成人撐持也明春入台蕩取道兩洞庭百城烟水中首扣大知識想翁不作德雲面孔費不肖七日艸鞋錢也綿竹僧

以緣事入吳便致遠訊惟有以開發之不一

荅徐見可太府

東南之遊極于五泄將留台蕩普特以為後約
仁公既期以來春便當執策從事矣近日移居
山莊去城一牛吼地山中老松千本修篁萬竿
頗足自快干霄之幹以障風露枵中之木以當
菴廬蒼髯之藤蘚皮之石以為友朋此樂非仁
公恐不復見賞不然未有不以為癖且痴者山
行注一路程本予也何足煩大筆政復劉邕之

嗜明公或偶同焉使夫鄉里之士知癡而僻者
亦偶見賞于大人君子此亦賤士之榮遭也干
旄北矣野人卧山南而送之亦復近誕然自以
為知仁公之深莫野人若也故且畧形體以事
君子

又

于鱗有遠體元美有遠韻然以摹擬損其骨辟
則王之學華會稽徐文長稍自振脫而體格位
置小似羊欣書仁公何得遂奄有之不佞下里

稚語耳尊叙獎藉過甚將無蕉葛衷而古錦襲乎夫尹夫人之望邢也此猶以色却也今使夷光導而嫫母御能免太冲之擲耶山居已兩月去城百餘里微來札亦不知板車之過谷也山資之乏輒爾饒足自惟無夷門咫尺之義而橫遭長者之施頽頽甚矣既不能長揖道傍隨諸攀轅之後又不敢以虛儀為將唯有望九頓而已異日者或撰為俚言以歌揚休明是乃艸茅之所以報耳不具

與耿中丞泚臺

往過白下辱翁臺愛至渥比歸山中欲具箋道謝而所謂致書郵者非山人則縉客其意皆有干於東諸侯者故箋竟不致不然某非無心豈兀兀不知感感而不為一言以通也某歸來無所事登臨之暇輒復吟哦如夜蛙朝鵲叫跳鳴躍不能自止其言皆花木蟲鳥退之所云窮年枉智思倚摭糞壤間者要無足為翁道但公退之暇借以發笑時亦有之如排場嗑瓜無益音

節大為發譚之資也因舍親楊知事之便附上
求教幸有以繩削之

王百穀

楚中絕無江南士人但時有白足赤髻耳問王
先生近况亦復不曉每思包山天目之勝屐齒
輒躍遂欲買舟便道訪半偈主人而堂上白頭
往往見勒明年尋一佳題目東下當了此願也
王路鳩村僧入楚不能得杞梓楸楠之一不佞
稍為區置僅獲蒲柳下村數十株耳其實湘中

富室不能敵吳之婁人僧云東洞庭有陶朱猗
頓焉且與百穀為戚願得百穀布施蠟花箋一
幅未識可否山房數額望老手一揮便付去衲

袁無涯

不肖詩文多信腕信口自以為海內無復賞音
者兄大為之梓行此何異瘡痂之嗜幸謹藏之
與為不肖護醜勿廣示人也至囑至囑戊戌以
後稍有著述去僧忙不及錄寄附去廣莊及瓶
花集詩各一冊餘俟怡山還致之明春當偕家

弟南行或得相從帝丘道上也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八

瀟碧堂集卷之十九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閱

尺牘

答陶周望

細繹來札似謂此事有生處可習熟處可證此
實不然所可知者決非實知所可證者決非實
證此事校破與不破耳願兄勿以習氣之淺深
論人以定力之麤細論道也川勤之悟也而與

高安終身不相下妙喜之悟也而圓悟痛戒之
以性氣此等若以俗眼觀可詎以人天眼目相
許耶白蘇張揚真格式也陽明近溪真脉絡也
近有小根魔子日間挨得兩餐饑夜間打得一
回坐便自高心肆臆不惟白蘇以下諸人遭其
擯斥乃至大慧中峰亦被疑謗此等比之默照
邪禪尚隔天淵若遇杲公豈獨唾罵呵叱而已
弟往見狂禪之濫偶有所排非是妄議宗門諸
老宿自今觀之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禪者也

小修舊見弟如此商確亦以弟為莽蕩今不復
然矣弟不敢自謂已證然路頭決不錯走宗門
與教原自別派永嘉云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
滅除令瓦碎如今小根所執羶而悅之者如蛆
寧復可恨近溪而下真可恨者也願兄高着眼
莫落斷常坑也令弟邸中相聚亦一快事與兩
兄相結專以一大事相期故言之不得不力若
以為此懈慢人無可聽者弟已矣從此專事承
順不敢復道之矣

蕭允升祭酒

山野姓名生澁分不宜入春明門以是雖有便
郵不敢輒通一字九方之急千里猶千里之急
九方也以是舍弟雖在門牆亦不敢以一字道
謝不知射堂夕月西門春柳猶記往日周旋否
屈指十年之間故交落落有若晨星伯修墓上
白楊幾堪作柱百念那得不灰冷也山中蔣花
種艸頗足自快獨地朴人荒泉石都無絲肉絕
響竒士雅客亦不復過未免寂寂度日然泉石

以水竹代絲肉以鶯舌蛙吹代竒士以蠹簡代
亦畧相當舍此無可關懷者也此近日未盡習
氣也遇有道者不得不暴以希懺悔

顧升伯宮允

山中粗足自遣便不思出非真忘却長安也然
村鄉自乏人與語如東阿晚年門下皆廝養允
才那得不念應劉諸公明年思一遊台蕩已決
意東下北遊念尚未動不知傾倒何期人生幾
何歲月而隔絕若此假使再見亦恐兄白鬚黃

閣老矣舍弟感念殊甚此自仁兄交道弟亦不敢言謝

金給諫

弟之懶而踈兄丈所知也若以形骸之外觀弟踈節濶目似猶可贖若以世間之必不可已者責弟弟為戾人矣然弟已自知骨態之不宜蔽長林而嘯水石殆將終為龍鐘偃蹇甘與鹿豕為伍則其人果不可以禮數責者也弟自不敢齒於世而世肯與之齒乎世或見責之無益遂

從而置之亦未可知此又弟之自解於兄丈者也讀至此能無為弟發一笑乎新都人某少年有文藻欲以舉子業就正詩有新調六朝佳山水何可無佐筆研者乎知仁兄之決不見外也

羅雲連

歐公極稱夷陵山川奇秀向日會兄都不一言又貴鄉多士如此兄皆不能稱述一二豈弟不足與言耶抑老髯識不足也弟心已在三遊洞前矣倘有便舟當偕數衲入峽一觀元夕後不

雨當了此願也又弟每遊必挾多衲不知貴士
可托鉢否不然未免以白腐青蔬困諸君子也
佳作甚暢他時明倫堂中恐着此騷雅不得致
聲元定諸公舊雅新知快晤一堂人間第一樂
也夢寐以之

陶孝若

三弟來極道貴士山川勝絕人士都雅弟傾想
之至形於夢寐又道仁兄一意參學骨清而氣
細末之朋輩中指不一二屈弟恨不即日趨侍

奉塵尾周旋也敝鄉塗泥為市無卷石寸壑可
入目又可與談者極少諸兄能于三遊洞前施
我一袈裟地第不啻如渴驥之奔泉也讀佳詩
及諸兄詩珠玉湍把去後甚迫恨不即和柳浪
春條極可人能挾諸同學一過不耶與仁兄同
郡同門又同道夫何相識之晚然一相識而遂
遺形去貌又非淺淺者可同年論也

黃平倩

客歲附一紙托令弟轉達正是小雪時節後聞

以入賀里旋此紙亦當浮沉矣弟近日此心真
死矣邑中頗有流寓者與之商確甚快小修近
造亦與非復別兄光景也此事只求安心便作
官也好作農夫也好作僧兒市賈亦好雜花五
十三知識單明此義如王趙諸公以儒而濫僧
皆走別路者也凡事只平常去不必驚羣動衆
纔有絲毫竒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忌憚之小
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實穩妥無遮攔無委曲
于名利場中作大自在人也兄利根慧性一撥

便轉弟知兄從此放下千二百擔子勝去却通
身枷鎖也詩文是吾輩一件正事去此無可度
日者窮工極變舍兄不極力造就誰人可與此
道者如白蘇二公豈非大菩薩然詩文之工決
非以艸率得者望兄勿以信手為近道也客冬
見邸報得詩二章奉寄久無便郵今始得呈然
亦不知何時得過錦江也

與友人

數日來入沙頭始知仁兄補官命下一窮舍人

攜一千二百餘利齒嚼長安塵沙那得不饑甚
為仁兄慮之弟明春決意從舟北行入西湖過
夏中秋夜可得共踏射堂佳月談別後最得意
事也近日所與遊者何人箇中事看得破不兄
明慧有餘而深沉不足果于任而淺于幾果于
任則易視天下事而淺于幾則易視天下人處
世者之深忌也昔蘇翁之論張德遠也曰明于
知君子暗于知小人此古今高士通病然自是
不學之過學則眼開眼開則自不受瞞可以應

世可以濟世可以出世應世者以世為應迹而
應之者如周濂溪龐道玄其人是也應亦出
也濟世有三種有以出為濟者佛圖澄陸法和
姚廣孝之類是也有以應為濟者張子房狄梁
公李鄴侯等是也辟則純綿裹鍊不露鋒刃又
辟則擲劍揮空空輪不虧至矣化矣有以濟為
濟者漢唐以來建功立業不有其身者皆是然
各有學術各各開眼不似今人冥行徑趨動而
得過者比也唯實叅究廣誦讀多會人可免此

過弟與兄同此病者願各努力秋來偶讀實錄見前輩諸大老頗有其人未有不學而能濟世者京師豪傑海也世界如此之大相識如此之多豈無一二人與古先抗衡者兄幸虛心求之有則急以報我

荅沈何山儀部

蘇家使來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臃腫無益椽棟以為器則不受繩削以為玩則不益觀欲取而置

之別所則又痴重類壘非萬牛不能致而世之高人韻士愛其古朴以為山房一種清供輦而致之費之唯恐不奢累累有之仁兄或者以弟為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寬閒地苔堦莓砌鎮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人玩而千人唾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一癡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韻士之嗜為幸多矣敢復偃蹇不聽驅置邪弟行矣

荅吳本如儀部

弟此時實當出所以遲回者實迂懶之故非真
不愛富貴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又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將知
愛富貴如此之急而辭爵祿如此之難弟亦何
人欲作孔子以上人耶兄謂弟饑寒所迫一慚
不忍以此鞭弟使樂就升斗則可若云趁此色
力勉就勲業俟功成之後漸謀綠野香山故事
須先與閻羅講明始得弟不作此癡想也古人
進退多是水到渠成願兄亦勿置此念胸中居
朝市而念山林與居山林而念朝市者兩等心
腸一般牽纏一般俗氣也願兄勿作分別想也
弟明春將從水程北來秋清或得抵掌弟不能
拍浮六安茶佳者貯一二十瓶供清談中用如
何

劉行素儀部

夏初附疏稿及短箋上仁兄求達竟為舍親蘇
潛夫所止恐箋亦便浮沉也弟拙懶之性最宜
山林而饑寒所迫亦時有元亮叩門之恥王居

士有言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明春決意北
叢或得領大教也

李湘洲司業

不通往來訊又一年餘矣槐門光景時時形于
夢想如啖橄欖畧有酸氣至回味時却勝崖蜜
幾十倍也不佞竊謂仁兄此官似之笑笑去歲
直窮花源之勝真方士仙人之所容也山尖秀
略如越而幽僻勝之奇正相發瘦妍異態第已
選得漁仙寺一片地為棲隱之所他時白頭閣

老渡武陵谿時或可迂道一至也花源注一冊
附貴門生某去其人翩翩士可與語不敢望霽
大宗師威嚴比常例少寬日月為惠多矣升伯
兄時相見不致聲明春三月踏花至矣花源注
看竟乞轉致之

曾退如編修

新郎君得意不探明月者必于大香水海沙頭
固溝洫也豈能容許大鍊網乎雖然南荒邊地
乃得綠珠老杜云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

昭君村傾城之妖固未必擇地也笑笑獻夫道足下當來果不第且遲青溪鶴待足下政恐未能割却被窩中思愛耳柰何正欲寄訊適小李蓬頭云將東見曾閣老便書一紙付之

荅費太府

叙記皆免屬艸附呈求削其實不文豈能供役又重之貺益惴惴焉懼不任也既而自念不文自門下授簡授非其才門下責也不供則以賤士倣長者負過實深遂以一日兩具稿唯其速是以益拙又將以速掩拙也笑笑

荅董玄宰太史

燕中與諸君子周旋如在旃檀林每焚香展帙清言彌日彼豎一義此建一難可謂不知老之將至典刑既遠西華道上頓爾落莫辟如息佳木者忘其濃蔭一旦失去始有紅埃白日之感也不佞嘗嘆世無兼才而足下殆奄有之性命騷雅書苑畫林古之兼斯道者唯王右丞蘇玉局而摩詰無臨池之譽坡公染翰僅能為枯竹

巉石不佞將班足下于王蘇之間世當以為知
言也楚中文體日敝務為雕鏤神情都失賴宗
匠力挽其頽高牙兩過江干不佞遠伏林莽息
心望岫既辱遠貺媿感寔甚六年夢想失之一
朝殊惘然自恨也

荅薛左轄

客冬辱遠使先行役已抹馬矣而先庶子嫂孺
人即世為之料理後事家政旁午遷延至今有
負門下慈命然入春即當北上斷溝之殘豈容
雕飾抑堂上鞭策不敢自愛筋骨耳

荅李酉卿

弟三月終將東下由水道入京此時便可一晤
緝不晤聚首不遙得諸兄提挈此大事弟之至
快也梅長公何時發弟春初已具舟而邑大夫
以邑乘見役欲為窮鄉少諄張未免檢括諸史
行期稍滯然四月決可南兄幸俟我致聲念公
長公江干之約便可同赴來書云錯死了梅衡
湘此閻羅錯也丘大狼狽乃爾恐閻羅亦用他

不著留與世間點景而已兄根器如此何憂學
道政恐不學學則無不入之理但莫急性是第
一義急性則走入知解窠裡容易脫不出也

與李杭州

東華一別蓋八年所仁兄五馬專城而弟猶碌
碌豐紳得無以迂緩見笑耶虎林名郡也昔白
太傅入洛陽猶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足知杭
之佳麗也然唐時為太守者公事之餘放情山
水歌黛與烟嵐共翠笳鼓與松風間作蘇和仲
為守每出遊時分曹徵妓鳴金聚食杭人至今
以為美談仁兄若能辦此弟當刺日東下為有
美堂中客也笑笑適啟年友孝廉陶孝若看花
六橋附字奉訊孝若仕士將窮東南之勝經始
席林耳非有干于東訪侯者也

與王百穀

王路僧來珠玉幾滿案頭甫開函而諸弟及里
中少年各持一紙去不肖如暴富兒被掠真可
一笑也聞王先生益健飯猶能與青娥生子老

勇可想不肖未四十已衰聞此甚羨恐足下自有秘戲術不則誑我也江令遂不祿惜哉世豈復有斯人致聲表無涯溝中之斲豈足復收而橫被之綉也敝同年陶孝若關令同社友也慕王先生名且久其人清脩士足下見自識之

潘茂碩

燕中一別忽忽七年人生幾何時而睽隔若此今仁兄翩翩五馬而弟猶故吾也唯是木石以為曹署魚鳥以為齊民觸以奕格以為令甲自

分迂踈之性其為經濟固爾不中繩之擣于世竟何益也家大人迫弟甚入秋當強顏一出辟之胡孫入籠豈堪踧擲或者馴狎之久頑性頓革遂復見役于人亦未可知山居既久與雲嵐熟亦復可憎人情遇時蔬鮮果取之唯恐不及迨其久未有不厭者此亦恒態也

蘇潛夫

近日刻瓶花瀟碧二集幾賣却柳湖莊計月內可成帙然不能寄遠以大費楮墨也寒灰竟可

矣住柳浪甚好與談兄話頭有着落不富貴場
中易汨没人眼前任運自在的是烏紗是下人
取奉是生死未到眼前信口大話似有滋味終
日洒洒落落都是借他光景莫錯認作學問也
吾鄉有饗兒偶過鄰家主人方出遽呼婢曰為
我淨却酒注子饗兒舉止飛揚精神通體頃之
主人復呼婢曰注子洗却可急為某家送去饗
兒神色頓覺沮喪始知悞認以為有宴喜也此
語最切莫道是戲談若作戲談會保管是門外

漢也王則之不及竹書幸便以此字示之八月
初間弟當北發往彭丹陽魯謂小修云若過限
當乞一病狀不知在本縣為途中也弟此一條
懶筋真難拔大人頻以為言自思入仕十五年
絲毫無益于白髮而又重其怒真不成人也夫
弟豈以靜退為高者哉一亭一沼討些子便宜
是弟極不成才處若謂弟以是為高則弟之眼
如雙黑豆而已

陶周望祭酒

入春見邸報喜甚謂今秋北發可得合併不意
仁兄竟以疾辭黃平倩久未得耗數日有傳其
病者然亦不確昨遣人于通途往訪尚未回復
果爾是天之厄道人甚也公望兄今冬定得晤
語山居久不見異人思舊遊如歲青山白石幽
花美箭能供人目不能解人語雪齒娟眉能為
人語而不能解人意盤桓未久厭離已生唯良
友朋愈久愈密李龍湖以友為性命真不虛也
數擬入越又以道遠不能發此高興不知何時

得請益兄念之貴邑孝廉周觀國以省親至敝
地抵掌柳浪為詩送之併及兩兄有便復我

荅錢雲門邑侯

護堤工竟邑人始無蛟窟之慮此舉恐廣長舌
讚歎不足况腐儒數行文墨也不肖詩文質率
如田父老語農桑土音而已門下至比之作者
又分俸以助其成將令不肖媿死乎辱貴座師
見督敢不疾驅天氣向炎秋清為期耳不肖非
以退為高者只是懶筋不易抽出一慚不忍覺

摩詰斷案未易出脫也容躬布謝不一

與蔡嘉興

家弟道足下精進堅忍弟甚媿之就李乃近時佛國足下將以安養如來攝之抑以迦文五濁折之也以弟觀之末代衆生惡劣浮巧鍊床銅柱便是莊嚴須帶些小閻鬚子氣方有少分相應也如何

答陶周望祭酒

得手書如空谷之音弟謂兄真可安心矣既做

大官又討便宜又斷緣寡欲便自說世情灰冷無論他人信之即自家亦說得過矣而兄猶以為不了何哉然弟則謂不了之根正在於此此弟舊日受病處也王塘南雖不及近溪然猶有幾分切己若某某則徇外之學別是一路頭非吾所知也大都世間自有一種平易質實與道相近者而自視庸庸以道為高而不敢學清士名流自以為非吾不能學道也而矯厲太甚終成自欺與道背馳而不可學近者不學學者不

近所以兩難羅近溪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此語扶聖學之髓然近溪少年亦是撇清務外之人故已登進士猶為僧肩行李已行取猶匿山中後來經百番鍛鍊避之如毒蛇仇之如怨賊而後返吾故吾故吾出而真聖賢真佛子出矣此別傳之正脉絡也弟少時亦微見及此然畢竟徇外之根盤據已深故再變而為苦寂若非歸山六年反復研究追尋真賊所在至於今日亦將為

無忌憚之小人矣夫弟所謂徇外者豈真謂借此以欺世執源頭不清致知工夫未到故入於自欺而不自覺其心本為性命而其學則為的然日亡無他執情太甚路頭錯走也聖學宗傳大有功於斯世然諸傳尚有不親切處海門居士近造當益卓會間幸出此字示之

與曹進士平字

數逢茗雪僧輒問平字行藏頗不悉平字將須脫屣一官乎聞窮且徹骨亦何可忍雖然使平

子而處脂膏地亦當如羞澀不能出手之表生
耳豈能發身而潤屋也近作想亦多有便幸示
之坐聽松閣限疊韻詩沈飛霞持粉版作書書
成而墨濡鼻上此光景可念也何時再得合併
也歛人吳長統有與之書見平湖令君者便致
八行以見平字

荅曾退如

瓶花序佳甚發前人所未發弟嘗謂少陵真法
魏晉者坡公真法班馬者若直取其形似是今
之多髯者皆孔子而面如瓜者皆臯陶也凡此
論出可以解嘲序中字眼略有一二可上下者
弟不惜為他山之石豈有兄吐肝相與而弟猶
惜形跡者乎然如此等作自是不朽文字弟非
自為佞者也志序尚未見先兄傳已借尊名作
一代大匠斷寧不傷指今附去請教

錢邑侯

心三十卷已卒業生不文勉為之殊覺脫略然
諸傳非聞見真者不敢濫入也傳體倣班氏及

南北史多于小處見大不欲以方體損韻致也
諸大老傳他日 國史所取以為據者邑僻地
誌狀多不傳故不得不詳雜俎一篇逸事僅有
炎天苦檢括難聊述數端耳幸削正之

汪觀察

往附即墨令致書左右是人見皆劇語狂艸也
不敢投上官之威重乃如此耶今兄聲華日整
德位俱高東林蓮漏之約猶記持否然世間真
菩薩乃能濟世跼躅空山閉眼塞耳此是小夫

行徑兄勿聞弟言便生慚愧也彭山人長卿已
客而寓荆者走清源訪故人弟謂道上若值汪
使君便可作郵并以近刻二種附上山人得禮
貌甚於得金於兄聲名無損而可以止一家之
哭亦菩薩行也方便波羅蜜即檀波羅蜜笑笑
袁無涯

北車已脂而宗禪適到開函讀手書如渴鹿得
泉喜躍倍常深蒙嗜痂之譽媿汗無地僕碌碌
凡材耳嗜揚之髓而竊佛之膚腐瘞之脣而鑿

儒之目醜閒居之小人而併疑今之名高者以
為狗外不情師並生並育之齊民而甘同其事
至於詩文乖謬尤多以名家為鈍賊以格式為
涕唾師心橫口自謂于世一大戾而已而孰謂
世有好之如無涯其人其人者無涯誤矣讀凡
夫諸作信佳士也恨不識之花山公案何如往
日凡夫願力過於吳令故成毀頓異但寶地既
復則當平氣處之天下事不患不成患居成者
耳幸為凡夫道之瓶花瀟碧二集寄覽又觴政

一編唐人舊有之略為增減耳併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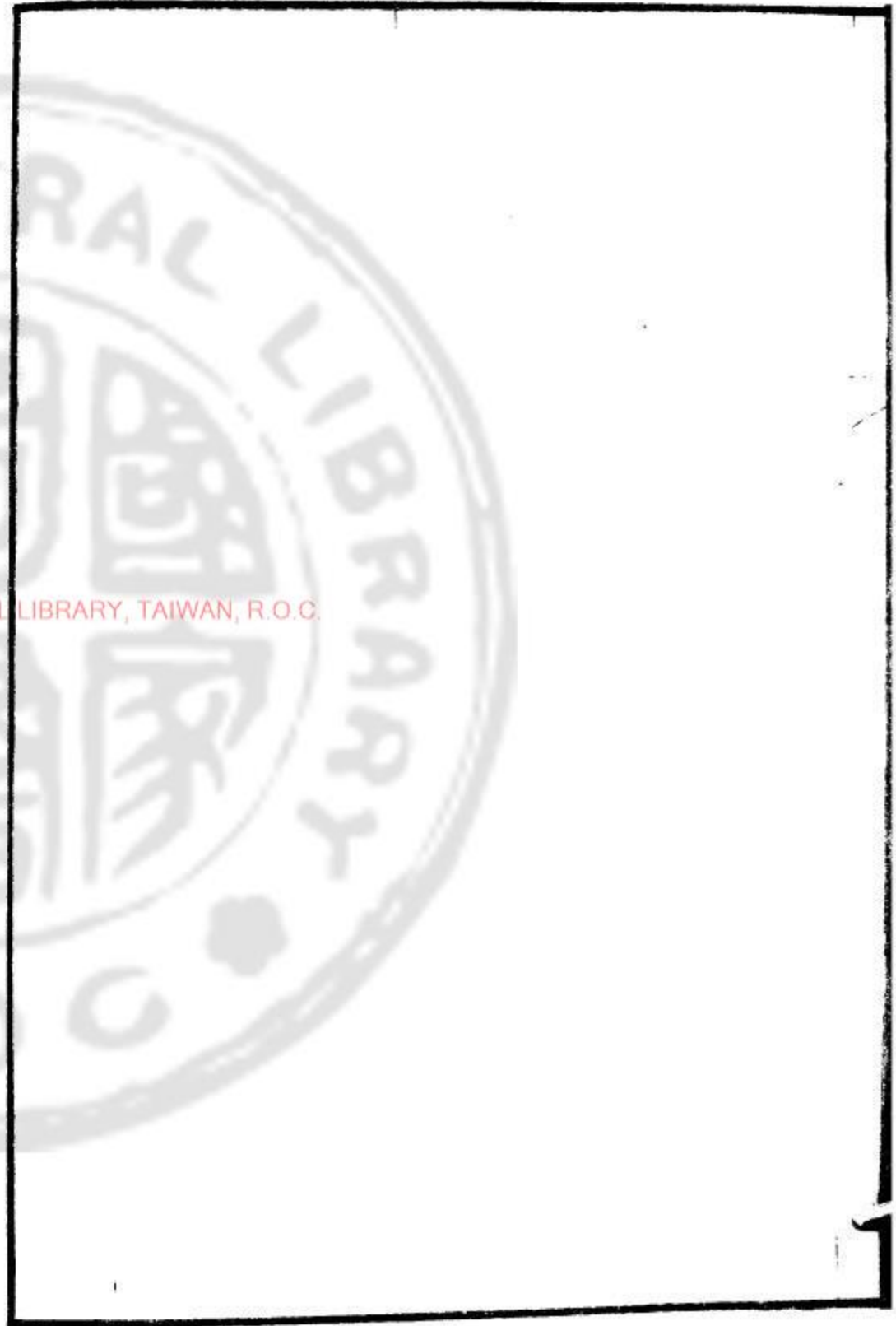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玠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瀟碧堂集卷之二十

石公表宏道中郎語

古邳張五教明教編

德山暑譚小引

甲辰秋余偕僧寒灰雪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
桃花源餘暑尚熾遂憩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
古樟樹婆娑偃蓋梁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
茂密驕飖如洗擲沐未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
既絕糲雜闕號歎閒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

次而編之既還以示余余曰此風痕水文也公乃為之譜耶然公胸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也遂棟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甲辰冬日石公宏道識

問如何中庸不可能答此正是雖聖人亦有可能處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中庸只一時字非要去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是他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只為他不能時中聖凡之分正在于此

問何謂時中答時即春夏秋冬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無住而生其心亦此義不停故無住不相到故心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駛水流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無忌憚答不知中庸之不可能而欲標奇尚異以能之此人形迹雖好看然執着太甚

心則死矣世間唯此一種人最動人故為夫子
所痛恨

曾子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致事
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皆知識
到不得者如眉何以豎眼何以橫髮何以長鬚
何以短此等可窮致否如蛾趨明轉為明燒日
下孤燈亦復何益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如何
答格物物格者猶諺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
今人盡一生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
物格耶

小人行險以徼倖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
好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倖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
可名且如以惻隱為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
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
而心動此亦非出于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于是非

清見堂集
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曰我不從語言
文字入曰聞

無明即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皆始於求明一
念故明即無明今學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不
知此即生死之本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
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
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
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此知見無見數日又問
如何是知見立知
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此知見無見如何是知見
無見

見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
頌心地豈易乎哉
曾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
故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
人

問諸佛西足尊六句當如何解
答知法常無性即慧足佛種從緣起即福足
知法無性所以不斷一切法是謂從緣起也
二乘遺緣故折色明空一乘却不然
蓋一切法各住在空位世間相

即是常住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
焦穀也今師家作了因緣因法住法位解者大
非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何相矛盾也蓋時
劫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劫同是一樣非永久暫
如二人同在此睡睡時同醒時亦同而一人夢
經歷數日一人夢中止似過了一刻此二人可
分久暫耶

徃有問伯脩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何解
者伯脩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于諸妄
心亦不息滅是作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是任
病于無了知不辨真實是滅病要知此四句是
藥亦是病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慧所來問者皆極細
事有何緊要荅辟之有人問曰云何地動達者
應曰此何足問汝眼睛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
故不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

以尋常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佛意原如此若真正要大慧問眉毛有幾微塵有幾此有何關係今法師家作總相別相解者大非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答火必藉薪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身之無人

凡經教皆有權有實不達其權往往牽纏固執看不痛快惟祖師不認權教故單以實相接人問權教豈佛誑語耶答非誑語也如小兒不肯剃髮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果品與你此語非實事然父母無誑子之罪以為不如是語則彼不肯剃髮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誑也

問華嚴經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答有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用惟分段識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答人人皆有定不必瞑目靜坐方為定也問菩薩跏趺入定多年又何謂也答此

以定為定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為定者也蓋所謂定者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倘不明了心生疑怖斯名不定譬如我今認得某村路隨步行去此即是定若路頭不明出門便疑是為不定又如我在此坐聞垣外金鼓聲我已習知便定若從來不聞未免有疑是為不定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于現在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于過去事有即今要接續做者難道不去故明日要為某事今日

須預備者難道不預備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備之便即是現在矣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定死本的

問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于八種識內何屬答心是八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惟心者以前七識不能造世界惟第八能造為前七不任執持故萬法唯識者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別則種種法起如飯內有不淨物他人私取去我初不知便不作惡以意識未起故若自己從

蓋內見決與飯俱吐可見吐者是吐自己之見
非吐物也又如鄉人以彼處鄉談詈此土人此
土人不知怡然順受若以詈彼土人其怒必甚
可見怒者是怒自己之知非怒物也以此見萬
法惟識定是六識非屬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八
無分別故第七但思量故但執我故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真癡答貪
嗔癡乃俱生惑不待意識而起者如小孩子眼
識不曾分別然見好花則愛此眼識之貪也小

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却乳則戾此舌識之
嗔也至於癡則不待言矣

第六識審而不恒如平時能分別至熟睡時則
忘迷悶時則忘第八識恒而不審雖持一切種
子而自體曹昧惟第七識亦恒亦審是為自然
老氏之學極玄妙處唯止於七識儒家所云格
致誠正皆第六識也至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
八識為道

問第八識別有體性邪答前六識即第八見亦

前五根塵即第八相分色聲等味相分也眼耳等親相分也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即前六中之執我一念如大海水波濤萬狀濕體則一

問凡屬思量即有間斷七識何以獨恒答六識思量附物而起故有起有滅七識惟我愛一念依我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蓋雖癡如孩提昏如睡眠此念隱然未間斷也何故我即我愛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

問貪嗔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嗔答七識以我為貪既云我矣豈有我嗔我之理耶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力破除居然是我在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斷八識如何斷得答果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為第八識也記憶是第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八識如斷則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儒者但知我為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

事事物物則我安在哉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
日月燈山河大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聲方有耳
聞若無大小音響則無耳聞矣因記憶一切方
有心知若將從前所記憶者一時拋棄則無心
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碍於我物有礙於我庸知若論
相礙即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足
不能持是也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舍空無
容身處是空亦我也地能載我舍地無置足處

是地亦我也夏飲水則不渴而冬煨火則不寒
是水亦我也故地水火風空見識教典謂之
七大摠是一箇身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不答皆具譬如有人名趙甲
者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即
聞此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為趙甲則
第六識餘人不應獨趙甲應斯第七識就中七
識最難別出今略指其九耳

問根與塵分明是兩物如何經言各各不相知

各各不相到。答有兩個。則彼此相到。今只是一心。寧有心。知心。心到心者乎。如耳不到眼。以眼耳。雖兩形。同是一手。指不到掌。以指掌。雖兩形。同是一手。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得宋人氣味。

王龍溪書多說血脉。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辟如有人于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摠只一入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脉。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嘗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為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即如耕田鑿井。饑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東約西禁。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

實華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孔子
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
理字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為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
理上絜去必至內欺已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
夫非理之為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
為理故去治彌遠

一切人皆具三教饑則餐倦則眠炎則風寒則
衣此仙之攝生也小民往復亦有揖讓尊尊親

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即應引着即
行此禪之無住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我
矣奚必遠有所慕哉
問古來諸師何為多有神通答蠅能倒棲此蠅
之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役夫一日
能行百餘里我却不能役夫之神通也凡人以
已所能者為本等已所不能者為神通其實不
相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

是及其後即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
人情可久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
人不可為道索隱行怪吾弗為之夫難堪處能
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
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為天下國
家之禍不小矣

從法師門中來者見叅禪之無巴鼻無滋味必
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洒洒落
落收放自由必信不及二者均難入道

世人終身受病唯是一明非貪嗔癡也因明故
有貪有嗔及諸習氣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
恥擔糞豈非明之為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日
用少不得處皆是一個明字使得不自在小孩
子明處不多故習氣亦少今使赤子與壯者較
明萬不及一若較自在則赤子天淵矣
問學人管帶有礙否答亦何礙若管帶有礙則
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問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似非

初學可到峇譬之諸公長日在敝舍聚首並不見走入內宅此心何曾照管亦何曾非照管也又今在座謝生多髯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自與髯不相干非要忘其為髯始得自在也即此可見是天然忘懷不是作為佛喻五陰之中決無有我辟如洗死狗相似洗得止有一絲毫亦是真的決無有不臭者此喻絕妙今學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指五陰光景為所得謬矣

僧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先生曰你想今年生孩子否峇豈有此理先生曰這便是偷心盡處

凡人以有想為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為心又進之至非非想以無想亦無為心種種皆非心體故楞嚴逐處破之

達磨西來只剷除兩種人其曰齋僧造像實無功德乃剷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剷除修禪定苦行及說道理者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譬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個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問道理未能盡徹宜如何體會答你說世間何者為理姑舉其近者言之如女人懷胎胎中子女六根臟腑一一各具是何道理初生下子女

未其母曾前便有白乳是何道理一身之脉總見於寸關尺而寸關尺所管臟腑各異是何道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以為有道理其實那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及諸佛教典豈非理耶曰孔孟教人亦依人所常行略加節文便叫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當不同如今吳蜀楚閩各以其所習為理使易地而行則相笑矣諸經佛典乃應病施藥無病不藥三乘不過藥語那有定理故我所謂無理謂無一定之理容你

思議者人惟執着道理東也有礙西也有礙便不能出脫矣試廣言之汝今觀虛空中青青的是氣耶是形耶氣則必散形則必墜莊子說上之視下亦蒼蒼夫下之蒼蒼乃有質的上之蒼蒼何質耶天之上有天耶天果有盡耶地之下有地耶地果有窮耶此義愈說愈荒諸君姑置之

百花至春時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黃者黃孰為粧點人特以其常見便謂理合如此此理果可

窮耶若梅花向夏秋開便目為異矣問此與老莊自然何別答這裡如何容得自然問天地間事皆諉之不可思議耶答知者通其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者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思議

問如何說看公案不要求明答有箇喻子極妙往在沙市舟中有僧暗中自剃頭一僧焚燈見之驚云你自家剃頭又不用燈舟人皆笑問正用功時偶有應酬未免間斷答如好秀才

落第歸來雖下棋飲酒而真悶未嘗解
問一面應事一面于工夫上有默默放不處恐
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并打你
足亦曉得痛通身打通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
分了功
有人問近溪先生云如何是不慮而知近溪云
你此疑是我說來方疑是平時有此疑答是平
時有此疑近溪云既平時有此疑乃不得不疑
者此謂不慮而知

問每見學人于疾病臨身便覺厭憤如何平昔
工夫到此却使不上答觀人當觀其平日用功
得力不得力莊生所謂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
也至於疾病生死現前雖悟明人有病亦知痛
苦其臨終亦或有厭憤者皆不足論蓋昏憤與
不昏憤猶人打瞌睡與不打瞌睡安有高下耶
夫疾病已是苦矣復加個作主宰之念則其苦
益甚况臨病時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綻說
學道人如何亦恁的受苦遂裝扮一個不苦的

人此便是行險僥倖入三塗的種子噫自為已知幾之學不講世間好人以生死為門面者多矣不如那昏憤的却是自在

問病中如何做主宰答汝勿以病為病即今好人都在害病問如何好人亦病答眼欲看色耳欲聞聲以至欲食欲衣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主宰何況寒熱等症一時纏身能作主宰耶問真歇了師云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未知何等是安閒法答不必到病中汝即今

推求渾身所思所作皆是苦事何者是你安閒法

今之慕禪者其方寸潔淨戒行精嚴義學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個英靈漢擔當此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淨但單有此亦沒幹耳此孔子所以不取鄉愿而取狂狷也

問如何是人鬼關答鬼屬陰人屬陽古云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故凡在情念上過捺者是鬼關在意識上下度者是鬼關在道理上湊合

清溪集卷之二
者是鬼關在行事上粧點者是鬼關在言語文字上探討者是鬼關

頓漸原是兩門頓中有生熟漸中亦有生熟從頓入者雖歷阿僧祇劫然其所走畢竟是頓的
一路從漸入者雖一生即能取證然其所走畢竟是漸的一路

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弱者縱有十分識只當五分用

問一切現成只要人承當如何是承當的事答
今呼汝名汝即知應叫汝飲食汝便飲食此即承當

未悟時觸處皆妄如與人爭競固人我相即退讓亦人我相以我與人爭我能讓人總之人我也既悟時觸處皆真如待人平易固無人我相即與人爭競亦非人我相永嘉云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是也

問先生言洪覺範有道理知見然予觀覺範提

唱公案其識見議論似與大慧不殊答透關的
久亦分兩樣有走黑路者若大慧等是也走明
白路者洪覺範永明壽是也有人舉似小修小
修云覺範亦是走黑路的但其中微帶有明耳
先生曰不然覺範是死語是實法

小脩又云走明白路亦有兩種有于經綸上求
明白如法師是也乃認賊為子決不可用有語
言道斷心行處滅亦是走明白一路者如覺範
豁渠其人也觀林間南詢二錄自見

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何亦有兩種答有假
有真辟如要北人說閩中鄉談此真言語道斷
若本處鄉談但只不說此假言語道斷尋常做
官要林下去此假心行處滅若遇考察去了官
此真心行處滅

問道貴平常炫竒過高是多了的答平常亦是
多的

僧問如何是修證則不無汚染則不得先生曰
汝曾往南北二京否答曾往曰這箇是修證不

是修證又問汝往京城中聽經否荅曾聽曰這箇是污染不是污染僧復擬荅先生搖手曰不是不是

先生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諸君平日作何道理會荅作順應會先生曰若問和尚有衣麼荅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這方叫做順應今問一歸何處豈是順應此義覺範已曾裝破問從上祖師亦有死于刑戮者何故荅死於力

杖死於床榻一也人殺與鬼殺何殊哉但有好看與不好看之異耳於學問却不相干

隨緣消日月任運着衣裳此臨濟極則語勿作淺會若偷心未歇安能隨緣任運

學道人須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

與世爭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疑然此
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
乃大病也即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
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
有偽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于密以至於此故
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勿為福始勿為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
倡耳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
求名求利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

肖之人生出事來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後
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
勘得破

修行人始初一二年内嗔嫌他人不學好到久
後方知自家不好處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麤細食之皆甘脾胃
薄者遇好物則甘麤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
皆揀擇矣今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
好檢點一切人者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

試觀堯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
從惡此意羅旣江發得極透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
自居小人甘心為人所遠耶夫君子不屑為人
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
心為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
皆是尊君子而役小人

應以宰官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陽明
是也應以儒教得度者即現儒者身而為說法

濂溪是也

問如何方是無為答所謂無為者非百事不理
也漢文帝稱無為之主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
武受賂金錢愧心此無為也舜放四凶舉八愷
亦無為也故曰無為而治其舜也歟問有放有
舉何名無為答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亦是無
為問此與外道自然何異答老莊之因即是自
然謂因其自然非強作也外道則以無因而生
為自然如烏黑鷺白棘曲松直皆無因而自爾

此則不通之論矣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真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遽屬太子柰何夫漢高宋真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恒人乎

問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聖凡之異却在甚處答我說人情相同但論其理耳然人誰肯安心謂我與常人一樣者雖屠兒樵子開口亦曰

我便如何彼却不能至於學道之人曉得幾句道理行得幾件好事其憤世嫉俗尤甚此處極微極細最難拔除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與世俗人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也此意自孔老後惟陽明近溪庶幾近之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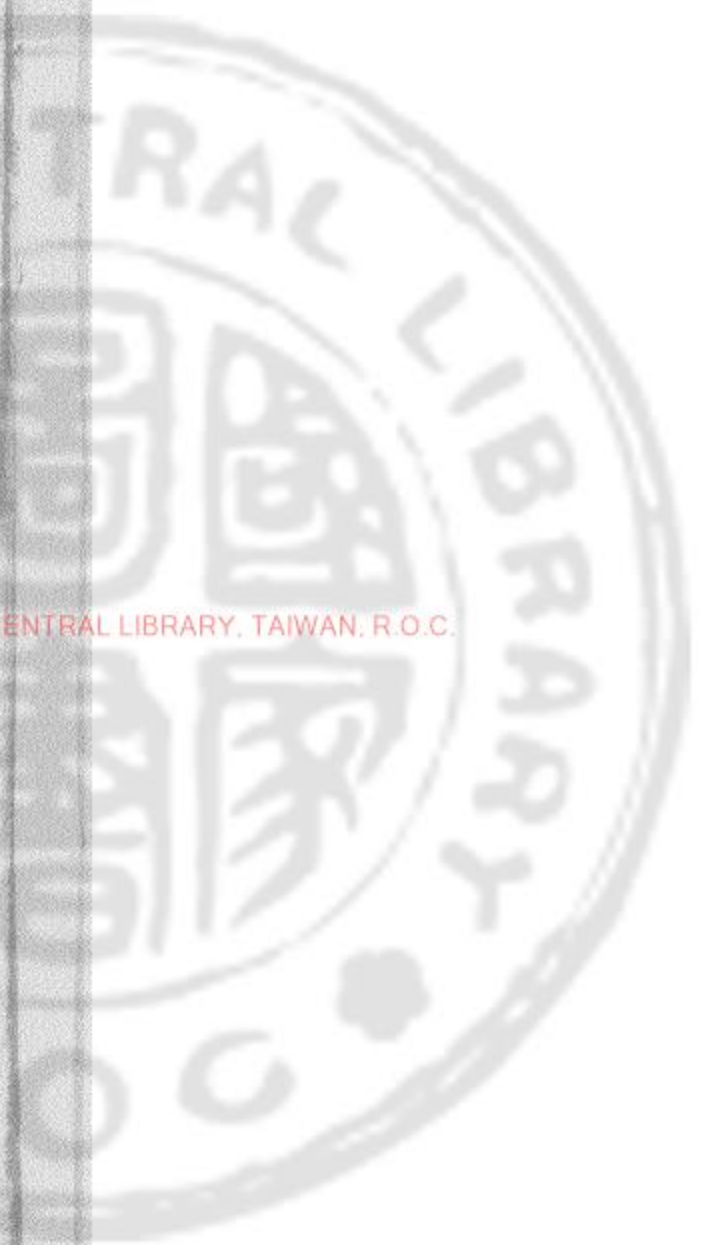
吳士冠相如手書

表石公瓶花齋集序

同郡友弟曾可前退如讓

石公瓶史以諧譁為文章予讀
而好之謂不復有張功甫矣頃
又示予瓶花齋集瓶可以史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以文可以詩瓶何物事乃能
發石公與心如許耶石公深於
禪故能悟文若詩之指於教外
予不能參石公禪而猥欲定其
文陋也然而於石公有窺也石

公居嘗語友人文必摹秦漢詩
必覈杜陵此自世儒大病夫人
自有真面目謂學文者必四乳
學孔者必河目隆顙無學久矣
彼古之人又何所沿而成耶斯

言出疑信參半其信者遂亦謂
石公自為文若詩焉耳余獨謂
石公之文從秦漢出石公之詩
善學老杜者昔人稱遷史文極
於酒肆帳簿無不可點化而矚

山長公嘻笑怒罵無非文章石
公妙得此解隨所耳目俱可書
誦今讀其文無一字不肖長公
無一字勦長公亦猶長公之於
秦漢辟諸醜醜酥酪而食者不

覺醜醜之即酥酪也故謂石公
法秦漢可也其於詩復自出機
軸上不為李杜中不為中晚下
不為近世王李諸家然予味石
公詩而賀奇公僻郊寒島瘦元

輕白俗殆無不有夫奇僻寒瘦
輕俗數者亦杜有也俗儒直取
其高聲壯語以為真杜愈近愈
遠徒令識者嘔噦而石公以有
激力矯之寧以病不欲以不

病：故知石公係於學杜者乃
所為真杜也或者曰間道取勝
恐傷大家不知少陵初出取其
質率大雅者與六朝初唐之婉
麗較則亦間道也石公於詩自

是當行不蘄為大家而大家歸
焉背水可陳刁斗勿擊不言正
兵而正兵屈也善乎司空表聖
之論自知非詩：未為奇：天
下之道往：愈泥則愈遠相反

則相肖故曰詢佛者讚佛者也
石公悟矣

長洲陳元素書



吳郡章鑄

瓶花齋集總目

卷之一

詩

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諸詞客邀余
及洪子崖知縣踏青真州東郊以雲
霞梅柳句為韻余得度字
題潘生小像生嗜酒時將別
潘景升穀日生同諸公小集得穀字
廣陵別景升小修

過高郵

淮安舟中四首

過露筋祠

漂母祠

淮陰侯祠

經下邳

宿房村

紀夢未向遲之揚州詩

徐州道中

燕子樓

子房山謁子房

過彭城弔西楚霸王

為楊粉署題小像

濟寧守邀飲南池

濟寧舟中

飲馬長城窟行

長安有狹斜行

結客少年場行

鈞竿行

秋胡行

妾薄命

有所思

善哉行

猛虎行

相逢行

悲哉行

門有車馬客行

短歌行

京洛篇

蝦鮒行

升天行

擢歌行

飲方渭津齋中

德州舟中清明

青縣贈潘茂碩

入燕初遇伯兄述近事偶題

梨花初月夜

夜深同伯修月下觀梨花

暮春同黃無淨曹季和黃昭質家伯修

遊高粱橋

三月二十八日曹季和邀遊嶽祠置酒

靈慧寺中

宿西山碧雲寺水亭上

卷之二

詩

出城觀柰子花遇大風至韋公寺而還

同遊為顧升伯李酉卿家伯修

古樹

送劉都諫左遷遼東苑馬寺簿

夏初黃無淨邀同項玄池諸公及家伯

修泛舟三忠祠

尊經閣偶成

學齋留梅子為

送張西生處之江羅平

秋日同梅二馬方子公周承明飲北安

門水軒 二首

遊滿井

天壇 四首

貞壽詩為馮太史母

古詩為楊中翰母中翰生十日而亡其

母

香山

昌平道中

兒開美殤江進之書來始知 四首

得舍弟徐州書 二首

劉常侍水軒 四首

尊經閣偶題

雙寺逢本上人

伯修齋中

齋中偶題

坐小修齋中

送白教諭之昌邑

送艾教諭之鎮安

別方子公

冬日禱興 四首

遣姬

閒居 二首

戊戌初度 四首

羅隱南王章甫小集齋中說舊事偶成

四首

美人臨鏡 四首

大人壽日戲作

冬夜同黃平倩兄弟董玄宰家伯修小

修集顧升伯齋中劇譚偶成

送武岡州判張子之任

戊戌除夕

卷之三

詩

己亥元日晨起

贈黃平倩編修

人日

穀日懷潘景升

燈市和三弟

十六夜和三弟

燈市

題龍騰山房

王氏雙節

和陸放翁初春遣興次原韻

二月十一日宗國寺踏月

偶成

看月

花朝日白蘇齋看梅

花朝日伯修初度

柳枝詞

遊湍井

遊高梁橋

昌平道中

裕陵陪祀示潘尚寶王太學弟小修

長陵

暮春同謝生汪生小修遊北城臨水諸
寺至德勝橋水軒待月時微有風沙

二首

謝在杭鍾樊桐諸兄集郊外

和韻贈黃平倩

即事和韻

送顧升伯出使還吳 二首

送李湘洲使浙 二首

送夾山舅令太原 二首

送黃貞父令進賢

崇國寺葡萄園集黃平倩鍾君威謝在

杭方子公伯修小修劇飲

端陽日集諸公葡萄社分得未字

和鍾君威花字

和黃平倩落字

和伯修家字

和方子公童字

和小修掃宇

丘長孺自塞上來

夏日同江進之丘長孺黃平倩方子公
家伯修小修集葡萄方丈以五月江
深艸閣寒為韻余得五字 二首

和丘長孺

和小修

和方子公

和江進之

和伯修

和黃平倩平倩有文君盤出以行酒

卷之四

詩

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 四首

顯靈宮夜歸

酒正喧蕭君席上作蕭時居城外

和江進之襍詠 四首

丘長孺醉歌和黃平倩

德勝橋水軒集諸公詩

避雨崇國寺三日紀事

吳人求別詩

節壽篇

又代作

七月二十一日有憶偶題

伯修齋中同汪叅知諸兄共譚

秋日集江進之王以明方子公王章甫

小修飲崇國寺分韻得邦字

贈王以明納贊歸小竹林

十景園小集

九日大慧寺登高遲家伯修黃平倩不至

崇國寺同王章甫小修看月

過通州

盤山道中朝寶方死心寂子三和尚

宿千像寺柬鍾刺史

石雨洞

入盤山

盤山頂

遊天門關

戲贈死心和尚死心以秀才出家

寒溪道中

贈大宗長老

入紅螺嶮道中紀事 三首

初入紅螺嶮

月夜登良鄉塔岡與子公諸友作別

涇陽驛見王子聲壁間韻愴然有述

真定大悲閣同王六宇年兄及小修弟

登覽有述

趙州觀水壁憶真際和尚

過黃梁祠 二首

叢臺

繁臺張昭甫給諫竹居王孫邀飲留別

宿朱仙鎮 四首

卷之五

記

遊盤山記

遊紅螺嶼記

湍井遊記

高粱橋遊記

抱甕亭記

文漪堂記

崇國寺遊記

良鄉三教寺記

卷之六

叙

雪濤閣集序

叙姜陸二公同適稿

叙四子稿

叙梅子馬王程稿

竹林集叙

八識略說叙

時文叙

顧升伯太史別叙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叙

金剛證果引

浮山九帶叙

卷之七

傳

徐文長傳

醉叟傳

王氏兩節婦傳

拙效傳

卷之八

雜錄

畜促織

鬪蟻

鬪蛛

時尚

卷之九

尺牘

答陶石簣編修

答梅客生開府

答陶石簣

答梅客生

又

又

與陳正甫提學

答王則之檢討

答吳敬之司理

答朱虞言司理

答陶石簣

答范光父水部

答梅客生

孫司李

蘭澤雲澤兩舛

答梅客生

與陶石簣

答樂之律

與李龍湖

與無念

寄楊島棲

答張東阿

答梅客生

又

又

又

答張東阿

與沈伯函水部

與李子髯

與江進之廷尉

答謝在杭司理

卷之十

尺牘

答李元善

答毛太初

并
齊集
答王百穀

答梅容生

與郝仲輿

答沈伯函

馮侍郎座主

龔惟長先生

李龍湖

答王以明

焦弱侯座主

又

李龍湖

答陶石簣

答劉光州

馮琢師

又

答謝在抗

答王繼津大司馬

答陶石簣

并序
卷之二
答李元善

答王百穀

答顧秀才紹芾

答吳觀我編修

陶石簣

李龍湖

答陳正甫

家報

答無念

答陶石簣

答黃無淨祠部

萬曆戊申冬勾吳

袁氏書種堂校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瓶花齋集卷之一

石公素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詩

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諸詞客邀余及
洪子崖知縣踏青真州東郊以雲霞梅柳
句為韻余得度字

一里一停棹搖搖駐青霧歌長牙板溫酒響觥
籌度雪盡露山身沙平吞水步澗冷澁春泉芽

香吐枯樹

題潘生小像生嗜酒時將別

潘生肉頰椎微起面貌長在酒杯裏何人傾出
酒波來灑向溪藤五尺紙憶昨逢君黃山道窄
帽單衫立深州江上追隨又一年缸面甕頭幾
回倒殷勤甬取篋中身別後看誰先瘦老

潘景升穀日生同諸公小集得穀字

山雪泮冰鱗江風起羅穀十年九羈旅萍海聚
骨肉白藕雪凍絲紅魚剖脂腹主人前置壘醉

語顛相屬華髮不回根義規無返穀只此七尺
五無兩三萬六世儒吾禮樂勸我導君穀豈惜
一徽言為君壽已熟導君以達生達是君所足
導君以憂生憂非我所欲澤廣定生龍山高豈
礙鵠

廣陵別景升小脩

搔頭幾日見新絲二月河橋上馬時長短官街
驚夢鼓高低楊柳甯腸枝江烟一擔充行李流
水三义各路岐北地南天千萬里青巾白帽幾

人知

過高郵

白浪洗孤隍萬室魚蝦氣居民若水族來往波
間戲曉風龍子鬪夜雨蚌精至壘石作湖堤
鰲閣水勢官家一丈石民間一斛淚治渠如治
虜智士無中計千里築黃金猶苦西風厲

淮安舟中

別思抽如緒醒醒也不休觸蓬風自語研櫓浪
相揉野釣空舟側荒窰古渡頭微官真可笑談

語拾薑猴

二

兀兀嘆滯滯西風兩日餘近床鋪紙葉研粉類
方書觸目無非網登盤只是魚荒村經水後十
屋九家虛

三

空郊不可行積礫與蒿平菌耳懸枯木燒痕入
古城按圖知舊壘認柳識郵程一望淮陰墓令
人百感生

四

河堤千里道柳縷萬條腸客是粘愁蒂禱為治
苦方鄉思魚子飯酒夢蛤蜊湯漸覺讀書懶游
蛛網筆床

過露筋祠

鍊索界黃沙石羊吹古道下有露筋祠荒螭卧
深州夜月水花香西風衫葉老空房聚牧兒蒿
根食鄰媪

漂母祠

劉宗火冷韓灰滅浣衣墩上蘋花熱一飯王孫
直許錢消得鸞刀幾迴血荒街日夜走黃塵西
風酸斲石麒麟笑他白首女天子不及沙頭愚
婦人

淮陰侯祠

淮陰云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秋郊兔盡韓盧窟三尺青蛇捲鋒穎到手山河
擲與人却向雌鷄納腰領英雄枉足歸羅網辯
士舌端空來往本將衣飯畜王孫未許肝腸敵
亭長一局殘棋了項秦五湖西子白綸巾貧他

一顆真王印賣却淮陰跨下人

經下邳

諸儒坑盡一身餘始覺秦家網目疎枉把六經
灰火底橋邊猶有未燒書

宿房村

野廡吹加勁膏微影漸黃殘壚煨糞火敗絮擁
蒿床站遠酸皮骨沙飛澁胃腸離魂相伴住合
眼見江鄉糞火出涅其經

紀夢末句遲之揚州詩

一尺殘膏到曉明五更霜裏萬千情依稀夢得
遲之句紅映樓臺綠映城

徐州道中

西風吹日夜千里旱沙黃馬急知韁促人疲覺
路長安心猶有法醫懶却無方何不遂長往淹
淹名利場

燕子樓

空窓畫掩紅紗隔一夕溫風長葵麥秋去春來
雙燕兒年年啣粉粉粧額芍藥苑枝不死根烏

知黃土不青春幽魂異日逢楊柳應悔生前別
舍人

子房山謁子房

蓮花冠子紅犀道雪面風髯一年少夢裡山河
博幾場抽身咲指長松道英雄老盡故交稀眼
底修毛幾翅飛功成辟穀或有以未必神仙須
布衣

過彭城弔西楚霸王

一騅渡江東猛氣不可觸隻手挈河山英王盡
奴伏鴻門放亭長肝腸何煜煜猛虎快吞啖終
不噬伏肉劉項敵道基一先成隕覆亞夫真聖
眼西楚亦王局

為楊粉署題小像

鸞溪冷綃花紋澁四尺春波吹粉墨幼輿豈非
丘壑人筆底瀟疎誰貌得高人氣韻不在似如
寫寒松與幽卉寬眉廓額信手塗跡淡只似鋪
山水馬遷文章杜公詩此意却許徐熙知

濟寧守邀飲南池

踏影入春叢碑荒榻半空樹分菱藻月灘響鷺
鷺風落絮粘行牘殘觥譖小童夜深鈴卒語窓
外一枝紅

濟寧舟中

河口三十仞懸水如橫嶂一夜糧船風送我至
南旺離家日幾何倏忽易弦望水郵無定程一
閘隔天上百里飛黃沙乾風裂綿纒蚤與人爭
席泥波充五臟三十何所成勞勞覓虛妄如彼
上水船進尺而失兩

糧船風三月
也長年語

擬古樂府

樂府之不相襲也自魏晉已然今之作者
無異拾唾使李杜元白見之不知何等呵
咲也舟中無事漫擬數篇詞雖不工庶不
失作者之意具眼者辨之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水嗚咽夜夜作秦語問子何代人防胡舊
軍旅寬魄滯孤魂不得歸鄉土白水洗白骨癢
畫水酸楚洗多成黑流水性毒于蠱立馬古戰

場長嘶待天雨

長安有狹斜行

按金駒立長溝枇杷落盡茱萸秋山西女兒帕
勒頭面上堆粉髮堆油二十五絃彈箜篌猩紅
衫子葡萄袖笑問南裝如此不

結客少年場行

結交徧四海鄉人無半識恥納無意儒寧結有
心賊白手一布衣喜怒關通塞將相每在門望
氣如里職易卜天風晴難候君顏色頭顱可擲

人一顧不可得

釣竿行

巖灘一絲名渭水一竿勢所釣非所求巨鱗安
得至不如無名子心胸少根蒂朝隨鷗侶歌夜
引魚蠻醉探水如探甕隨手得鱖鱠鮮蔬煮活
魚無鹽亦有味

秋胡行

堂上姑待汝哺袖中雖有金不堪贈彼姝妾懷
如日君情若泥路旁之心不自保安保他國無

蛾眉沙浩浩水咽咽妾死情不死節河水如可
竭妾腸當再熟

妾薄命

落花去故條尚有根可依婦人失夫心含情欲
告誰燈光不到明寵極心還變只此雙蛾眉供
得幾迴盼看多自成故未必真衰老辟彼數開
花不若初生艸織髮為君衣君看不如紙割腹
為君餐君嚙不如水舊人百宛順不若新人罵
死若可回君待君以長夜

有所思

人生如驛騎往復無停勒胸懷無盡絲漫天作
虛織秋霜與春風乘間遞為賊衰老迫紅顏白
鬢傳消息積雪填枯井井深填不得眉棱萬斤
重白日沉幽墨欲行戒嶮難欲飛防繒弋

善執行

今日相樂式舞且歌鷓絃鐵板白面青娥食羔
以七盛酒以盆刀鱗亦厭何必河豚儒迂墨儉
跖非堯是善執諸君請入禪裏讀書不成學仙

寡效廳腹鷓枝從吾所好

猛虎行

甲蟲蠹太平搜利及丘空校卒附中官鑽筭如
蜂踴撫按不敢問州縣被訶斥棍掠及平人千
里旱沙赤兵衛與郵傳洪億不知幾即使沙沙
金官支已倍蓰鑛徒多劇盜嗜利深無底一不
酬所欲忿決如狼豕三河及兩浙在在竭膏髓
烏知疥癬憂不延為瘡痍

相逢行

行行即曲巷曲巷多蒿州窓路掠蛛絲讀書歲
月老壁上榮啟罔手裏黃石編當盡三時衣不
直數縑錢兒女無禪者常時煨故紙稅地植桃
花十樹九樹死君莫悲腐州腐州發光耀玄霜
畏冬青白髮傲年少

悲哉行

石馬立荆棘荒城叫老狸昔時冠帶人唯有鶴
來歸宿志慕長生朋黨盡刺譏父母不我容碧
海三山飛朝牧老君龍莫守劉安鷄仙家歲月

長樛子三垂枝
歸來見荒塚
半是孫曾碑
城池百易主
族里無從知
古人悲夜繡
今我亦似之
白骨不可語
鶴歸空爾為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
錦襪烏紗巾
寒毛接短鬢
絲絲沙與塵
問子何勞勞
上書西入秦
八年始一命
官卑不救貧
買霜揖槐柳
望灰拜車輪
一身百斛縛
形如一束薪
手纏不自解
利刃寄他人
蔗與蔗同餐
雖甘亦苦辛

短歌行

酌君易州之清醞
被君吳閭之織縞
男兒三十無所成
腰肢一半沒青艸
趨輕健買驪裘
哭聲多笑聲
少黃金蕩盡君莫嗔
古來餓殺幾賢人

京洛篇

煌煌京洛城
朱衣喧廣道
白首賤書生
驢鞍掛詩舛
懷刺謁恩門
門卒相輕眇
十上不達登
街顏色槁
疊身事貴公
習諛苦不早
單眼一寸紗
茫茫遮人老

鮫鮪行

鮫鮪出潢潦道逢東海使魚服而介身呬浪以
相戲物微恐見侵跼波爭努臂東陂招能兄西
谿喚縲弟水虫萬餘種各各條兵議聚族鼓鱗
鬣不能當一噍

升天行

乘赤霧鞭鸞轍路逢王子晉玉簫已吹折織女
弄機絲餘緯爛霄闕下土蟣虱民誤喚作雌霓
張翁老且耄舉止多媒褻侍仙三萬年不曾見

隆準真人多竄左天狐慘餘孽羲御失長鞭牽
牛嘆河竭

擢歌行

妾家白蘋洲隨風作御土弄篙如弄鍼不曾拈
一縷四月魚苗風隨君到巴東十月洗河水送
君發揚子揚子波勢惡無風浪亦作江深得魚
難鷓鴣充餒臃生子若鳧雛穿江復入湖長時
剪荷葉與兒作衣襦

魚苗風洗河水皆長年語

飲方渭津齋中

山齋多快事彈棋角盃芋衛水齧墻流瓶中見
帆瀉魚鷹窺筆床溪花亂枰馬開簾觸新韻高
吟對梧槽

德州舟中清明

俯仰一小籠烏知弦朔易空裏躍紅粧始覺清
明至累累烏角丸濁香滿唐肆麥苗鬚馬駿高
低疊青翠柳嫩碧芽馨泉煖土膏膩空郊逢醉
娘鞦韆紅衫墜客中覓舊題開卷省前事夢裡
別杭州一枕西湖淚

青縣贈潘茂碩

行葉遮人吏公移只坐銷印床生木耳解舍長
蔬苗貧邑多詩料閒官有醉僚一城不數武容
得幾科條

入燕初遇伯兄述近事偶題

撇却閒鷺冗殘書且自哦官貧人事減客久面
紋多壞壁塗僧像高窓見鳥窠詞曹雖冷秩亦
復慎風波

梨花初月夜

梨花疎點貼窓流斜月笙簫處處樓醉裏不知
花是影隔紗驚喚小楊州

夜深同伯修月下觀梨花

涼月浸梨花空庭雪數武皓質而豐肌有似京
城女物忌太鮮明能保不風雨一夕百眄望眼
中生芒縷薊酒瀉空壘移榻坐堦午執甕卧樹
根兒童僵柱礎天歌月漸沉微微動街鼓袖裏
索講章徘徊出亭戶

時伯修為文華日講

暮春同黃無淨曹季和黃昭質家伯修

高粱橋

東風織溪面細緯叠春羅長波將人影直直入
宮河一萬樹垂楊無枝不繫珂闌貴馬嘶風飛
彈睫前過精藍如兜率朱碧鮮且多微沙障西
山羅縠中青娥隨蔭即張席禮法捐煩苛高車
載美酒傾瀉若洪波歸路及嚴更門尉稍譙呵
憲令禁肩籃醉卒控疲騾

三月二十八日曹季和邀遊嶽祠置酒靈

慧寺中

一綫納傾城江河倒瓶甕人肩承馬蹄百里接
飛鞚神粧金粉鮮璫壁嵌飛棟天家出名香梅
檀作薪用掖廷千許人緋羅刺文鳳常年三月
終宮監恣獻貢庭中百恠陳歌呼殊萬衆趨走
稠人場昏荒如晝夢禪寺稍空曠置酒羅鮮供
塵埃不到唇高議窺鴻洞席終陳雅戲鉤發每
竒中西日沉朱魄歸鞅尚不動醉餘踏高閣俯
視聽雷闕萬古同一禪安問知與悞

宿西山碧雲寺水亭上

涼夜水浸夢枕上吹寒雨屢變而失真江行聞
鷗艣條然聽松風天目半山許舉首見仙人雲
中捉松鼠醒時月挂簾穿階流一縷石竇激寒
淙空水互吞吐日日居朝市合眼見塵土始悟
山中人夢境亦清楚

門人

袁升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旌邑李光遠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瓶花齋集卷之二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詩

出城觀柰子花遇大風至韋公寺而還同
遊為顧升伯李酉卿家伯修

終日惜柰花一身苦牽羈半月始得行垂老
翫姜姬飛鞭出重城修途會封姨撲面吹砂礫
熟馬脊路岐白日恣狂靈彌空塞琉璃舉頭觸橫

柳烏紗帽高枝一步一摧折
歇馬憩仁祠
山僧出慰勞
白水泛槍旗
諸餘小比丘
目眦心刺譏
未聞看花人
罩眼對春姿
馬疲人亦困
酌酒聊寬脾
不獨負花約
兼亦怖天威
自我入京來
無日不沙飛
四月雙重綿
立夏無春時
司尹省惟日
愚賤安敢知
長歌擊流水
驚起雙鷗鷁

古樹

樹老亦如人
骨勁皮皴裂
百卉爭繁華
一枝冷坳鐵
強陽發空心
紅芽吐枯節
有若老翁醉
頽順照頭雪
姿態雖寡妍
根株免摧折
百遍閱春風
冰凌傲石碣
不似天樅花
容易與春別

送劉都諫左遷遼東苑馬寺簿

三年憂國計
鬢髮飄霜霰
世事閱飛波
場偶觀時變
遼陽雖左謫
前箸可借便
昔時風聞者
眼可得而見
倭奴逼朝鮮
虛費百億萬
竭盡中國膏
不聞蹶隻箭
東虜近乘勝
虛聲震京甸
我兵折大將
腹背兩受戰
辟如相撲人
舉手先救面
棄遠固不可
失近豈為善
公宿負奇策
下馬可

措辦志士立功名不在麒麟殿卑官如冶場英雄聽鍛鍊奇謀若可展簿尉何足厭胸臆不得行三公猶為賤

夏初黃無淨邀同項玄池諸公及家伯修泛舟三忠祠

京師百戲都所少唯舟筏御水落漕渠淙淙流一髮兀目未經見雖少亦奇絕何況集棠舟遊遨似吳越芟蒲得水長鳧鴛避沙熱朱碧好亭子稀疎出林樾雙航無定質隨波作周拆遇樹

即停帆因風或回檝閘水高十仞百斛量珠屑駿馬下危坡疾雷震空碣西門亦有水寬丈深才尺計較今昔遊居然不勝劣長跪謝主人舉酒旌勞伐朝日照來騎歸途見微月

尊經閣偶成

一月戶長扃幽廊雨過腥雲生山被酒客去鳥聽經碑古漏痕編槐高日影青鄭家書帶艸隨意滿齋庭

學齋由梅子馬

踏盡高槐影青虫落酒中袖懷三月艸永浣一
年塵夢裡聽朝事杯中覓聖人貧厨非大祭未
有肉由賓

送張西麓之任羅平

疋馬夜郎西層山萬綠齊空江行罔象瘦嶺出
偏蹄番牒多如篆蠻歌乍似啼僻鄉名蹟少慎
勿厭標題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周承明飲北安門
水軒

秋容瑟瑟上芟蘆湖上青山鏡裏姝碧瓦黃墻
宮樹裏湧金門外看西湖

二

閒對枯槎與釣緒暮雲斑駁似龍鱗青山不許
談新事白鳥如曾狎故人宮閣參差十里水衣
冠包累一生塵西門車馬東門月冷熱從誰問
假真

遊滿井

恠我頻來去無樽亦嘯歌店荒酤酒濁僧近施

茶多竹裏分黃闕波間語翠娥溪光最勝處高
柳蔭長坡

天壇

空壇深淨駸琉璃禿髮簪冠老道師銅杏金塗
秋艸裡如今不似 卅宗時

二李後主呼天為碧翁

碧翁難道是無情分合千年議不成不得寧居
天亦苦古來多事是書生

三

六年通籍濫儒紳疋馬天街觸路塵慚愧黃冠
羽衣者朱籠雙引亦呵人

四

僊苑桃花朶朶香曾於天上看霓裳劉郎老去
風情減閒把音容問太常

貞壽詩為馮太史母

寶髻暗塵灰隻凰啼曉額舉眼望愁空蒼蒼不
如石篋裝能幾何典髮買書籍孤燈瘦形影寒
幃風雨夕廿年立孤成名字照丹冊宮錦到地

紅霜心與頭白

古詩為楊中翰母中翰生十日而亡其母
十日無知識那知有慈母稍長聽人言一言一
酸楚辟如少唐兒原不知鄉土從人問里廬悲
咽淚如雨哀怨本由衷烏知涕無從一封黃紙
詔十里白楊風

香山

永陵幸西山語侍臣云
諸山惟香山有翠色

真人天眼更絕倫翠色香山此語真八十老僧
牢記取一時三遍語遊人

昌平道中

菴前乞得老僧茶一派垂楊十里沙烏籠白籃
憑揀取麝香李子枕頭瓜

兒開美殤江進之書來始知

一春懷緒熱茫茫夢裏無端也轉腸小弟書來
怕愁我寒溫虛作兩三行

二

官程屈指二千餘頗怪真州消息踈七月始傳
江令字道兒亡在秒春初

說着旁人也痛酸余今寧有鐵腸肝十年送却
六男女已作尋常離別看

四

識得乘除理自哂梅蘭烏肯一時禁黃泉若覲
先姑去好與曾登作伴行曾登皆伯修子先亡

得舍弟徐州書

開船已是四旬餘纔得徐州一紙書內中數語
朦朧甚見了愁于未見初

二

佳人生死不知聞辜負梨花一面雲昨日宮羅
新裁剪為伊畝得半拖裙

劉常侍水軒

入室翠層層秋容分外澄花分西內種樹古北
朝僧波淨寒生簞峯高夜見燈墨光濃淡裏山
水趙吳興

二

隨意移床枕無窓不可眠西山籬落下流水卷

鼎
爐邊菱葉遮城壘荻花隱寺田兒童私打網時
有白魚鮮

三

竹葉崩沙岸槐根出釣磯卷簾山放入打菓雀
驚飛護樂添新幕拋毬換短衣倦來觀洗馬鞍
絡盡珠璣

四

敞屋高臨水平垣與作廬山僧能呪樹童子解
醫魚劍玦充文具歌謠集古書之乎亦不識糟

却幾盈虛

尊經閣偶題

長戚戚何為曲肱愧孔尼艸髡宙敗砌樹老落
乾枝飛鳥啣殘字園丁搨舊碑鄰齋四五叟日
日染愁鬢

雙寺逢本上人

高僧如瘦鶴懶得著袈裟雪案堆莊子花函出
內家問方醫病竹郵水泛春茶一室沉香氣青
烟吐白紗

伯修齋中

幾點秋毛染髮斑
深衣長褐古銅鐸
榻邊石骨抽枯笋
盆裏松根露淺山
霜月洒來如白酒
菊蕊老去變紅顏
雞聲未動聽宮板
已在車塵馬足間

齋中偶題

凍風吹落壁間塵
溫閣投花養瘦鱗
山水情多長愛畫
旃蘭氣少亦清人
鐺壘側畔觀時變
冠帶場中看偶新
野語衙談隨意取
懶將文字擬

先秦

坐小修齋中

寒日籬花少
虛窓尺五餘
硯皴呵繡墨
壁老剝虫書
定業詩調治
幽憂酒破除
家人攀釜看
綈錦當黃糲

送白教諭之昌邑

依舊中山氏
長然即墨侯
承寬存禮樂
篋敝累陽秋
渤日流紅暈
藍花上黑頭
到時圖海市
東去是登州

送父教諭之鎮安

一百二秦地三千五去程山鮮充豆品野服禮
諸生把卷聽夷樂開軒見席行猶將京國意一
洗近邊城

別方子公

霜天客病難何況千里去空囊唯敗雖飢程如
何度客店指煤烟窮鳥啄冰樹丁丁羸馬鈴終
夜相伴住懷刺二十載畢竟無一遇鴻淚憶黃
金相仇復何故聰明百倍人百筭百成悞日日

扶搖風不肯吹飛絮天高畫戟門誰是思深處

冬日襟興

殘菊收新藥丹書綴斷編覩呵膠婢指苔老夾
冰錢百衲支風慣空盃見雪顛緘書報知己霜
滿蠟花箋

二

瀉紙羅紋滑飛枰石子寒菊哀愁別蒂鶴老夢
歸灘香重紅膏泣粉枯白蠹殘寄聲詢衲病馳
帖報花安

三
雪炷抽寒焰辰香掃灸塵譜詞分侍女鬻帖與
門人邊信封黃鼠鄉心想白鱗卑官與大吏一
種逐蹄輪

四
殘帙隨風卷閒窓盡日哦膽瓶青剝落梵唄語
殺叱寒節逢人少新詩說酒多小蠻持管咲呵
墨寫長蛾

遣姬

蠶懶無心更作絲樂天未老別楊枝陽臺不是
嫌雲雨圖得生離勝死離

閒居

藤帶絲袍強束身北風雖厲不吹塵軒窓盡日
閒諸史眷屬經年斷五辛官牒注來呈府吏俸
錢支得與門人床頭一夜西湖語霜色蕭條上
角巾

二

空街羸馬有何榮寂寞繁華兩不成破懶始知

經有味送眠微覺酒多情
腮毛未老隨霜換肺
病無根見臘生收拾閒烟
與閒水憑將筠管作
干城

三

幽房睡足輦紋紅香鴨
灰寒喚小童絃裡亂流
崩谷水瓶中微帶入松風
身心何處謀長策鬢
髮而今漸老翁淨榻如綿
窓似洗明眸皓齒話
虛空

四

百衲層層煖蔽身道書觀
了且存神懶心不慣
思朝事法服無端裹野人
芙蓉箋中書小偈拓
枝風裡拾陳薪江湖凍裂
冰皮老霜部時時有
巨鱗

五

空齋獨坐擁殘薪筆有枯
芒研有鱗夢裡風窓
聽似語山中烟樹念如人
兒童也解談東事蕭
鼓何因動北鄰竟日飛
靈無却處一層吹了一
層塵

時倭議紛紛

六

霜鶴啣冰且忍饑窮沙休憶稻梁肥低基動欲
求先著鈍鳥烏能不早飛身分無多難了事酸
迂那得濟時機長安未有膠粘却日日開門放
客歸

戊戌初度

卑官自覺與心安五畝無家去亦難
氈榻所親唯老易儒衫相對幾孤寒
香茶每供鄰僧去院樹時同小弟看
雪色照簾花颭水濁尊聊復對

空盤

二

禪燈灑灑雪玻璃貝典將來戒小妻
客裏羈情籠野鴿鄉中春夢闕山雞
灰心竟日疏莊子彈舌清晨誦准提
無限長林無限羽一枝那復計高低

三

閒居心似夾冰魚雪裏輪蹄亦自踈
研酒和來香泛帖瓶花吹落濕沾書
艱深乍覺詩如識消

散方知道是虛一卷襟華誦未了被人邀得過
僧廬

四

清溪曲曲幾千松夢裡開門看鶴踪鄉計久要
樵葉渡客程長念北高峰笙歌漸漸于人懶山
水時時覺話重六載牽羈成底事不如瀟洒學
為農

羅隱南王章甫小集齋中說舊事偶成

漢江秋淨石粼粼黃鶴樓高不見塵今日樓臺

歸劫火眼中猶聚上樓人

二

萬瓦如鱗繡作堆別山重見禿翁來晴川閣下
南條水一日同君蕩幾回

三

珠樓曲曲貯仙娃一帶風窻十里紗記得中和
門外路女墻東去是他家

四

扉居逼近紫微堂白火青烟五尺床鈴柝夜寒

聽不得鷄鳴先起着衣裳

美人臨鏡

一片湖州水吹光到曉堂暗規時卅樣校取淺
深妝山髻平分疊宮眉與鬪長常時梳掠罷背
底立何郎

二

強起淹餘睡柔多豔亦多笑時添兩靨恨至疊
雙蛾印指生寒暈分釵割水波休將明月比仙
子不如他

三

野豔雲爭出幽閒夢並頭分明呈舞態只是欠
歌喉西子不離水綠珠長在樓娥英若令見匣
取洞連秋

四

百看百如意隨他作笑顰回釵生潘影分耀及
旁人睡少添眉重思多理注頻面光滑似水脂
粉不如塵

大人壽日戲作

時臘月十二日

堂前冬青樹霜至葉婆婆鷄鳴起衣冠兒郎盛
綺羅八十兩大家髻髮如鷺鬟微笑動頰頰鳩
杖手摩抄平明啟扉闥戚黨相經過白馬繫垂
楊雲冠高峩峩或呈履與襦或盛練與絢紛紛
貧族子趨走供鷺鷺門下諸術人諛口若懸河
命宮直田宅晚子更高科東鄰老書塾儒衫衣
敗荷方大詩一篇高聲自吟哦社中諸法友勉
力事禪那光陰如電掣溫言相切磋二壻白湖
來青衫夾兩騾入門疾奔趨不顧坎與坡庖丁

膾魚肉蠻奴治酒醪甕開一徑香決口溜江波
金綠燦侏優豔綺列青娥開場演蟠桃牙板隨
高歌袖錢出龔李濃酒唾曹何蘭膏盡一斛上
馬五更多京華宦遊子朝夕思舊窠夢中聽笑
聲一寤出雲蘿

冬夜同黃平倩兄弟董玄宰家伯修小修
集顧升伯齋中劇譚偶成

瓶火激焦聲缸燭吐紅膩吳酒貯楊妃幽香瀉
荷菱格外發狂譚一呼醒群睡涼颼入檀林敗

葉皆香氣人間塵土事了不關腸胃百年深障
習一分留文字抽空出妙絲劈天展高翅碌碌
彼人奴餘羶蔽天地鉛刀咲魚腸臬毛遮翡翠
鑄金哭坡仙百世想標幟

送武岡州判張子之任

雉堞倚山鄉青娥立曉堂胥徒勤檢點蠻語細
叅詳湘竹栽荆杖藤花上牘床荒衢通野落士
女半夷裝

戊戌除夕

除夕何所除匝地除寒氣除却好年光不曾除
世味石小聚香多鑪焦聽酒沸供佛洗頻婆挿
瓶鮮老卉脫篋理新裝藤紙萬餘字蠟火照鉛
丹如欲見腸胃時事不堪書下筆每驚悖道書
叅謎機禪理供嘲戲

門人

袁赫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新刊

旌邑李光遠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瓶花齋集卷之三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詩

己亥元日晨起

鷄鳴拜聖人同官六七輩絳衫如葛締鑪香
青藜古栢老子儒拱揖向達內花氣熏一城沙
穀市茫昧官卑心亦暇騎馬看年對

贈黃平倩編修

前獨種菴婆羅石火風燈不浪過箱帙夜繡
塵積少客衣春晒衲頭多毫端泚泚書巴水梳
上巉巉夢小峨詩有餘師禪有友前希李白後
水坡

人日

旅况無些子空扉闌廣輪氣寒薪少力客謝凡
生塵心切投林羽身悲貸沫鱗滔滔人盡是未
始出非人

穀日懷潘景升

西湖多少地客信也難知流落依何氏巉岼入
幾支吳娘嗔罄橐杭粉上愁鬢記得拈盃處題
分穀字詩

燈市和三弟

節從贊二音皆
可讀漢書音皆

摩肩盡冠簪呵呼接番鄮空天蔽幃裳高衢泥
馬汗古肆列商周異物窮番漢瞠目不能名橫
陳失真贗僻書與蠹蹟種種覓心翫突然叢一
編如窮歸里閉輕紗障朱樓烟裏露微粲笑韻
自空飛幽香度簾蒜不覺履綦疲唯愁眼光慢

衆中慮相失一步幾回喚

十六夜和三弟

涼月如霜鑒薄帷空盃無計覓糟醅買鐙聊復
歡兒女弄筆粗能遣歲時花火每攢騎馬客蠟
光先照走橋姬少年樂事今無幾近老方知此
興衰

燈市

六街花粉蔽蹄輪一簇香飛紫珞塵請看樓下
號呼者即是當時樓上人

題龍騰山房

急雨朝翻箔飛泉夏入廬竹高遺鳳子石長出
雷書山鳥啣雲語園丁帶翠鋤南岡北嶺艸枯
却幾年餘

王氏雙節

玉折苦相仍彤編合並稱淚枯雙井水心死萬
年冰惡粉常萎竹淒花每避鐙霜眉白似縷闌
盡幾衰興

和陸放翁初春遣興次原韻

疎散庸庸寄一官
匡床趺坐覺身安
聊將古道酬賓客
免把閒思累腎肝
螢火幾時能脫腐
醜雞無日得離酸
東風已放西門柳
凍水冰條亦解歡

退之雕肝鏤腎

二月十一日崇國寺踏月

寒色浸精藍
光明見題額
踏月遍九衢
無此一方白
山僧盡掩扉
避月如避客
空堦寫虬枝
格老健如石
霜吹透體寒
酒不煖
胷膈一身加
數種天街斷
行跡雖有傳
柝人見慣
少憐惜
惜哉清冷光
長夜照沙磧

偶成

入秋寒已來
將夏春未至
煖氣與寒官
相值如相避
麥田無寸青
山容添老賴
古梅不敢開
何況桃李媚
京師重拜客
酬荅有成例
強赴出西街
天風吼濤勢
飛沙澁齒牙
霧眼揮酸淚
未必諸高官
不省塵霾氣

看月

良月下空窓
秋水浸緗裘
寒氣迫衣來
垂帷禦

風入驅風月亦驅轉若麾舊識端坐不可忍強
起下簷立苦酒呼一盃聊以寬風力不惜待陽
和三春光景失永夜伴清暉寒士寒亦得

花朝日白蘇齋看梅

一倍惜花時寒香滴酒卮幸依無事客且喜不
蟠枝近枕通幽夢安禪伴淨尼未知白蘇老酬
唱幾番詩

花朝日伯修初度

紅葩點點灼青樹開尊正值花無數不知庚甲

是何年但道桃花開幾度玉堂署裏課葵蔬鸞
鷺池邊領鷗鷺新年詩興更勃勃墨汁淋漓染
絹素驚雷忽發萬山芽俊鷹陡落平原兔一束
牛腰足自驕九陌飛塵何所慕花下兄弟睦州
禪夢中烟月油江渡擬把一竿隨丈人不向天
家作師傅

柳枝詞

江南柳絮已紛飛河北垂楊未折枝一種青娥
嬌眼女南家嫁早北家遲

遊滿井

出東門子城古道三五折破石蹶荒丘云是故
元碣燒柳發柔條卧槎吐紅節石溝注涓水寒
鑑瀉空潔燕女競遊駮羅襪帶春雪梅花堆鬢
髻波影動文纈青山酣遠容新鳥困啼舌紅塵
視此地如穢與迷迭汲泉烹一盃肺腑沁香冽
不惜看頻頻可消奔競熱

遊高粱橋

花時晴色釀芳原出郭猶如出檻猿霧質風積

新柳縷皴皮瘦骨老藤根紅雲尾變知魚熱白
纈紋繁覺水溫耳聽碧流心翠嶺閒談恰已到
山門

昌平道中

柳條新婉變麥隴漸柔豐閃日雲光薄翻空旆
影紅馬嘶不見鬣轂響但聞風恰為青山去青
山塵霧中

裕陵陪祀示潘尚寶王太學弟小修

長陵一聲鍾百官靴革厲雷鳴集簪裳空山醒

龍蛻明月度歌巒四影落虛砌炬光爍松枝千
鳥展平翅紅綬老中官閒語先朝事屈指鼎湖
年仙人幾回淚

長陵

長髯真人別天上鵠馭龍驂轡千丈氍毹風鬣
滴烟香空山夜語媿和尚霜街寂歷吹松子皂
衣落落穿十里小臣有語叩龍鱗地老天荒呼
不起溪藤瘦石碧昂藏馬蹄踏水炬煌煌千年
山骨憑搜取當日龍沙戰幾場

暮春同謝生汪生小修遊北城臨水諸寺
至德勝橋水軒待月時微有風沙

一曲池臺半畹花遠山如髻隔層紗南人作客
多親水北地無春不苦沙熟馬慣行溪柳路山
僧解點密雲茶滿川澄月千條縷踏踏蒼波過
幾家

二

無才終是樂官閒何地何賓不解顏乍疊乍鋪
風裏水半酣半醒霧中山御溝板落金鱗出宮

樹花翻乳燕還淺綠疎黃是處有泥人真自勝
姬鬟

謝在杭鍾樊桐諸兄集郊外

百悟百迴新肝腸絕少塵未言先側耳每笑必
傷神落翠沾行恰空罌惑醉人石潭清到底信
手出織鱗

和韻贈黃平倩

逍遙未必是無官割累忘情夢也安入室祇容
金相好伴身唯有缺腸肝蓬萊監裏真先輩冠

帶場中老細酸一帙維摩三斗酒孤燈寒雨夜
歡歡

即事和韻

柳下何曾耐小官青氈緣簡且偷安空窓淨閣
銷塵眼時艸新花養病肝廟市客來詢古字糧
船僧至餉吳酸密函恠牒閒搜取鈔得仙方寄
所歡

送顧升伯出使還吳

四月西山雨過時蕭吹闌道沸旌旗痛憐知己

他鄉別懶作諸王奉使詩
繞驛青蘆呼水鶴
渡江白笋薦冰鮓
雕窓畫舸堂堂去
閒解花綑看小兒
時升伯生子

二

青巒生色水生波
處處吳姬餉酒醪
震澤有山皆樹橘
席丘無月不聽歌
潮田没去春畦少
儂語訛時恠事多
近日抽徵知不免
閭門風景看如何

送李湘洲使浙

咫尺山東道千艘與萬艦
郵棲常下鶴驛飯每炊
菰閉口聽朝事降心禮
佛徒不言知向越面上有西湖

二

別路紅橋上無情亦有歌
青山遮道石流水拍雲波
北闕新知少西湖熟夢多
向來題字處墨瀋遍嵯峨

送夾山舅令太原

踏盡層巖見稔畬
烟巒雞犬若仙家
公亭客過

開生釀石室僧來判種花竹下簿書閒艸偈山
中人吏學烹砂高槐影靜莎遶裏香散屏空放
早衙公學禪兼好外丹

二

閒將公事了尊壘郭外青山探幾迴從事也因
流水出長官多為踏花來印文長日封蒼蘚薄
筭經年長蠹灰身是嘉祥舊令尹東西歷盡始
知才

送黃貞父令進賢

撒却孤山舊葛巾暫時朱紫縛閒身高才正不
須違俗七尺何妨也拜人花裏課書分小吏山
中留偈謝高真直將數斗西湖水一洗南州案
牘塵

崇國寺葡萄園集黃平倩鍾君威謝在杭
方子公伯修小修劇飲

入門似出門莎畦布平遠十畝蕃艸龍垂天擘
髮鬢古根老嶢石涼蔭厚深巘茫茫三夏雲有
舒而無卷分棟理孫枝鑿泉通小畝樹上酒提

偏波面流盃滿榴花當觥籌但訴花來緩一呼
百螺空江河決平行流水成糟醕鬢鬢沾苔蘚
侍立盡醒顛不辨盃與觥翹首望禪中天地困
沈汚未覺七賢達異乎三子撰

端陽日集諸公葡萄社分得未字

榴花颭清渠漱漱紅波沸十里菖蒲風一幄芰
荷氣行年三十餘辟若午將未樂事竟虛無勞
勞長世味試把硃砂觴一洗滯腸胃野性教雲
風粲若新開卉世事本閒閒無端生怖畏無論

失筭非得筭亦無謂不有出世人焉知酒杯貴

和鍾君威花字

官貧僻冶游僧貧僻種花兩貧戲問取身困意
何奢數畝葡萄棚下馬如到家良朋遞指引佳
會屢停車竹石能幾何使我心忽遐自來慳飲
者嚙酒亦如茶甕瓶高纍纍腹罄卧平沙歡呼
達夜半一里無栖鴉藻文沾白恰禪榻倒烏紗
衫襴沽酒盡或恐到袈裟

和黃平倩落字

諸君且停誼聽我酒正約禪客
袍子卮文士銀不落酒人但盆
飲無得濫杯杓痛飲勿移席極
歡勿嘲謔當杯勿議酒屈罰無
過却種種皆歡候違者三大爵

和伯修家字

京師盛重五所在競繁華空
遲唯竹石勝之以清嘉藤陰代
帷幄禪板代笙茄荷筒當酒盞
藥艸當名花栝栢四五株勝彼
百髻丫風篁數枝響陋彼百淫
哇彼歌此嘔喁質朴類田家區
區未免俗白酒漬紅砂

和方子公童字

方生老為客徃徃狎青童下馬
揖平頭興發如飈風瘦骨載野
心一飲百餘鍾微波照顛影線
偶繫虛空十閻七負觥脫冠語
篁叢從君文字飲辜負石榴紅

和小修掃字

禪客惡花繁引水植香艸迸階
多子篁棲樹無凡鳥碎日搖空
庭波紋如可掃鸚鵡與鳧鷖自

鄰自社保客來非習靜偶然合大道一味出林
風銷盡諸塵抱止酒但止甘聚朋先聚老

丘長孺自塞上來

百錢買得梨花春洗却并州馬上塵萬里質田
無售主一生知己是貧人扶搖不肯吹飛絮尺
水如何縱巨鱗醉起彎弓猶一石清時羈紲老

麒麟

夏日同江進之丘長孺黃平倩方子公家
伯修小修集葡萄方丈以五月江深州閣

寒為韻余得五字

落花點地成重五香翠熏泥粉沾雨買將安石
伴炎官鬼書未燥花先腐當窓一榻卷琉璃下
方五月吹寒楚姬公且自卻門檐茗椀漚花生
白縷

二

下里詩人喚陽五酒腸窄窄無一縷空拳徃徃
博歡場如以孤羊角群席一蕉入口即槃姍浪
言欲作糟丘主天幸酒伯多知音嵇阮賀李相

推許鄮留豈必解披堅不飲何妨建旗鼓

和丘長孺

藤蔭朶朶碎光白古寺閒房坐佳月白家丘善歌白

姬所授也曲子規如珠沉宮棹羽吹香雪五言七言

信手成刺霧裁風好肌骨節根處處覓糟丘逸
思迸如春艸發世人三十進愁鄉眼睛直視胸
懷結天生蕩子慣窮途客囊冰冷心猶熱官既
無門名不有爾縱不言我心折眼中知己盡青
雲不能拔汝一毫髮七尺身材五尺臂雕弓往

往穿金鐵貧賤熬人亦自難許身何苦太高潔
埋却中山十斛毫獵盡撩天千里鵲射席鞬鷹
一健兒無成何用空吻舌莫辭低頭拜大人溺
間胫下真豪傑

和小修

薊州新酒白石缸空雲影澄鴨頭江露梢千縷
撲斜窓黃笙藤枕夢吳艤葛締小眼如雲涼星
河放教萬尺長

和方子公

酒困傷脾色昏沉下馬呼水煎人參皆云昨宵
倦苦極動以狂藥相規爲須臾甕香撲鼻來初
猶矜持漸浸淫尊隕蠶決不可止突若一群狂
猩猩脫帽擲天呼石語蒼旻不高海不深至哉
酒人天下樂寧有醉死無醒生

和江進之

一尊相對嘆枯老出囚人逢他鄉道但令脫桔
卽華津寧論官高與官小剡溪藤紙百匹長渴
驥驚蛇惟一掃霜根忽地破東風千山萬嶺生
青州閒水閒山處處行刻畫雲烟與花鳥娃宮
胥廟武丘山別後新函寄多少

和伯修

西風骨藤如胥索急雨穿棚如穿幕樹梢投地
水濺珠葛衫吹上毘盧閣乍黑乍丹雲態多驟
寒驟燠天公瘡熱席得雨亦快人愁殺山僧賣
花萼

和黃平倩平倩有文君盤出以行酒

臨卽酒壚卓氏盤携向禪堂醉裏看橘皮蟹爪

未足云分明遠山秋水寒殘膏剩馥沾唇吻引
得青娥入肺肝世遠物微不可知且欲借此為
樂端百盤一吸無遺瀝奔注有若順風湍醉中
逸思不可止拔却老僧新竹竿書空十大作鳳
字平地躍躍飛生鸞

門

袁村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瓶花齋集卷之三

瓶花齋集卷之四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閣

詩

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

仙人傑閣俯王城西山見雨北山晴高雲直接
薰爐氣去宮百里聞鈴聲古栢石幹青虬枝烟
綃千尺屋十楹東邊柰子結老友却憶往年梅

客生

甲午冬客生曾致書小修以東城柰
花晉陽菴大士及此中古栢為老友

二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
邸報東作一筐灰朝衣典與栽花市
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字
旁人道我真瞶瞶口不能答指山翠
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
言既無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
眼底濃濃一杯春慟于洛陽年少淚

三

琳宮高處見西山濃翠隱約高低鬟
幾年桑孔

弄雲烟人間巒石無蒼顏白雲向我
意潛潛欲從平地乞休閒東郊西隴
皆官畝判取虛空任往還

四

松棚不濶濃濃陰池沼不寬濫濫深
宥朋不衆盡同心言語無多足知音
三伏自然消暑氣何用深山嘉樹林

顯靈宮夜歸

雲頭黯淡色如鐵撲衣打面旱沙熱
六街潑墨

氣騰騰笑點風燈鬼明滅鈴鐸當當辨古寺走
入衲僧蚕紙被墮瓦拋椽雨閣眉雷公腕脫車
輪碎長風捲地天吹圻一星透出層雲額馬蹄
依舊逆衝颺炬火不光天路窄電光熠熠譜華
繒細如姬髮粗如繩雲山花鳥各呈態天女飛
絲繡不成人言閃電是天笑天翁何事頻歡叫
嫦娥歸魄織女藏頑墨底盲有何好北安門外
水沉路溜點在簷雨在樹果然隔轍分晴陰雨
師似亦相回護歸來門巷無燈燭叱奴鞭婢旋

煮粥墨花一瀉湍吳箋殘雨踈踈滴簷竹

酒正喧蕭君席上作蕭特居城外

酒正喧關吏言請君秣馬飭歸轅巴川健兒豕
成群邀官挾吏通州門逐席怯逐飛蚊倭刀吼
室箭出鞬東坊西市榜明文不嚴軍律嚴司閣
木門蒼琅根日未昏斷行人

和江進之襟詠四首

山亭處處挈胡床不獨游忙睡亦忙官况易消
如暴水癡兒難長似黃楊巖花盛日求長假石

擗開時見古方擲却儒紳與中子添將冰水注
茶湯

二

盆池清淺薄苔封弱竹叢叢个影重殘帙有共
猶被蠹空闌無藥亦招蜂西山鬱鬱蒸蒸氣講
閣朝朝暮暮鐘箬葉數筐書尺五芥茶新寄自
吳儂

三

藤葉常懸四五葩閒隨方卦過鄰家西廂托疾

身廂假南寺聽經北寺茶蝶老花闌如倦客天
清雲薄似飛紗姬衫典盡餅猶餒學把繒錢托
畫叉

四

六尺莎階九尺廬玄毫白楮任生疎花前屢泛
攢愁酒架上聊存引睡書蘄竹細紋如浪滑吳
綃寒緯似雲舒幽窓一枕騰騰去煉佛求仙事
揔虛

丘長孺醉歌和黃平倩

廣陵細酒真珠沸甕花泱泱倒河渭研朱澱面
火生肌離身一里聞糟氣初如渴驥奔鳴泉漸
如怒帟吞鬻裁乍如山石崖一絲又如雲絮泊
空際須臾變幻如偶兕乍孤乍末恣俳戲又如
分身作數人口耳心神不相制旋風着樹刺鉤
藤郭郎舞袖張顛字口中牽絲舌力蹇千言不
能達一義酒人諱醉強惺惺容貌矜持禮法贅
強將拜跪學常人不覺歎身落崖砌千扶萬擁
不能支吻中微聞呼白二簷溜丁丁滴到唇舉

手推屋若辭醉一酣三日底如泥勦聲吼若驚
濤至天然一幅渾沌罔人間械路爭迴避白二
也 姬 丘 郎

德勝橋水軒集諸公詩

西山去城五十里紫巘青羅見湖底一泓寒水
半庭莎賺得白雲到城裏茭葉濃濃遮雉朶野
客登堂如登舸稻花水漬御池香槐風陣陣宮
雲涼一番熱雨盛波沸穿簷撲屋生荷氣乍時
潑墨乍清澄雲容閃爍螭蛟戲簾波斜帶水條

烟北窓雨後夢清圓
先將數斗薏仁酒
貨取山先不用錢

避雨崇國寺三日紀事

濕雲漲山雨不止一酣三日
葡萄底天公困雨如困醒
醉人渴飲似渴水東市典書
西典几團糟堆麩作城壘
明知無雨亦不行權將雨作題
目爾僕夫安眠馬束尾大甕小甕
來日起

吳人求別詩

聞名不識面勝于識面者未
悟先惜別形骸翻

是假京師沙礫場
風光少秀冶樂事盡輸吳
薊酒獨難捨空囊何所戀
身輕等飛瓦夜雨潞河風
秋郊吳苑馬

節壽篇

為蕭山沈令庶乘母夫人作

三十年貌諸一顧一嗚咽
淚濕瑣窓花紅紫也成雪
窮卷苦書聲孤缸語寒鐵
敝帙三五箱字字殷痕血
垂老課兒官霜花冷白髮
湘湖千頃尊不敢餉兒姪
母貞益子廉源清者流潔
辟如干霄筠稚筍亦高節
鞏錦落天花萬古冰潭熱

鄉邦傳盛事似作昔賢說試檢孀娥編女史難
為烈

又代作

立孤大夫難何況婦也隻畏淚看零丁忍作山
頭石塵窓閉孤影幾曾見天碧夜雨絲絡聲窮
老丘軻籍尺楚起離皇長風老勁翮五載蕭山
令空齋類禪客近雪無緇流何況霜自白

七月二十一日有憶偶題

霧月曉花啼柳冷鶯夢怯石枕刺相思穠香散
幽帖清思如靜水紅從笑頰起背燈換溥衣倩
郎收瑤珥別淚浸蘭被恩愛等蟬翅銀筍撥香
灰寫作天長字塔燈繞層檠紅闌對大道昔時
合歡場今見高塚州風根聞鬼語鄉音帶淮楚
淔淔女兒神吹作何山雨

伯修齋中同汪叅知諸兄共譚

石瘦盆池清竹冷秋窓舊只數本蓼花亦復添
幽豔賢朋三五人肝膽皆如面寶月含琉璃無
心不可見摩礪若許年宦網增塵罥學道不出

縵如以經加茜辟諸生鑛金渣汁少陶鍊毛孔
薰旃檀龐公以為鑑

秋日集江進之王以明方子公王章甫小
修飲崇國寺分韻得邦字

露葉滴秋窓竹香入酒缸嬌青槐子破淺嫩菊
丫雙石火增茶韻松音出梵腔冥心真契理甕
裡有蓮邦

贈王以明納貲歸小竹林

讀書三十年何曾效一字九萬里衝風不能起

蟬翅人間龍子藏天上司文睡質書典青山勉
就冬官例鳳老泣枯梧強作迴翔計低枝無偉
巢聊減衝雲氣擲巾簪笋皮脫衫買荷芰萬竹
中棲身崖風吹遠唳銷心白傅詩遣老龐公偈
鐵錐題冷篁畫破千竿翠

十景園小集

一門復一門墻屏多于地侯家事整嚴樹亦分
行次盆芳種種清金蛾及茉莉蒼藤蔽檐榻楚
楚干雲勢竹子千餘竿叢梢減青翠寒士依朱

門索然無偉氣鶴翎片片黃丹旗榜銀字綈錦
累文石翻作青山崇兌酒向東籬頽然索清醉
九日大慧寺登高遲家伯修黃平倩不至
蒼色滿諸巒如何獨自看閒僧四五衆丈石兩
三盤白額題高塚紅衫度遠欄北風浸骨冷端
不似秋殘

崇國寺同王章甫小修看月

涼月白霜階光膩平于砥古木坐寒禽寫影空
窓裡牙刀劈沉心雲母熏紅紙茶鑪藏古雲一

葉寒吹起角燈抽紫燭凍花老瓶水滑波映琉璃
一片冷光死灰心伴夜禪寒獨吠行履

過通州

白舫綠油扉多時夢亦稀浪中丹雉見郭裏水
禽飛古寺荒何代空楊瘦十圍四年一帶水三
度斷腸歸時亡女附舟南歸
先為亡姪及姪女

盤山道中嘲寶方死心癖子三和尚

節節楞楞過頂顱偏衫口上繫胡珠雲中棕笠
垂垂墮正好和驢寫作圖

宿千像寺東鍾刺史

詰曲歌嶠透瘦出李元章

詰曲歌嶠路皺秀透瘦石飛巖繡鐵花螺子點
雲額平生米南宮耽幽窮鬼跡石根搜古雲踏
遍秋空碧豁眼見新巒長咲落巾幘貪看不知
晚懸石布茵席回首神仙吏青嶂連門闕侍史
朝焚香秋雲幾回白稜稜恠石供聊以施遊客

石雨洞

山僧問亦不知名四處唯將腹背行石骨數卷
泉一縷遊人多少只聞聲

入盤山

分明真山子的的有畫意風霜勻粉丹雲霞綴
錦地一皴一百仞雕鏤入空際瘦骨間青脂蒼
勁有餘媚天紳秣頂垂僊藥披襠被虬松百萬
株粘石無根蒂峰峰有活石石挾仙氣一石
置一山一山一點翠散作諸巒巖分身可千計

盤山頂

摩天抽碧參俯不見鳥背西日照塔輪影落重
邊外栽髻瘦仙人玉冠蒼水佩貌古骨竒青見

者肅而拜浮空日翳雲足底呈光恠或聚或披
絲或舞或澎湃千里聽風鈴飛花落羶塞一洋
一青山一點一人界

遊天門開

數足自髻石灣還可四里一步一驚魂路荒不
容趾粘壁行刀脊下視深無底狂鐔構虛空癡
石綴癥瘡其沙生以堵其骨汗而泚其艸油以
絲其樹糟而圮忽然燒礮巖忽然崩騰水忽而
沒九天忽而九淵起健夫引長繩半日一移跬

四肢互相用臂行足以視或如鵬折身或如丁
於尾或如殼出殼或如蟹引跪又如研古繪虫
蠹蝕絲理又如讀殷盤聳軋釘與詭當其快心
意虛空躍繩妓少烏筋力疲蚊虻撼犀兕鬚髮
生烟嵐肌膚碎荆杞百苦到天門相對惟口哆
雙壁削青銅飛鳥不能止一匣銜古光方空如
水洗陰陽工刻轆霜雪恣摩砥萬古貯雲霞石
紋繡青紫敗桐蛇腹段古鈕蟻螭蠡詰曲史籀
書斑駁硃砂藥僧言三十年茲石未沾履往時

戚將軍架空一遊此長老傳白猿今來猿亦死
是時七月初寒肌如粟子引指人人危回身面
面鬼婦來問僮僕鬢鬚白餘幾破網取珊瑚判
命競奇傀

戲贈死心和尚死心以秀才出家

原名文煒

鐵城焰裏熱忙身幾人能擲頭上中題將百八
金剛子辭却東家老聖人少年意氣非等閒精
悍之色在眉間鎔取魚腸一匣水鑄作胡僧雙
耳環往年湖上逢開士藻月規烟說文煒但知

北海是大兒誰識南宗印真子海內學士聞行
履半說顛狂半驚死東方先生代解嘲秀字何
妨豎却尾瘦巖百尺突寒松冰谷千年貯古水
落花紅洗入溪瀾請看風吹起不起

寒溪道中

空巖着古花石路水紋斜瘦野多耘棗桑門屢
餉茶逢人皆說早上馬但愁沙匝地誅求盡孤
雲也失家

贈大宗長老

鬢髮茁霜根精神出骨上能令見者心自發幽
巖想西山萬螺青得意即孤往履嶮若平陂寬
衣不持杖道逢破衲人長跪必合掌除却身口
外一鉢無餘鏹經行達曙鷄念珠長五大淨月
含寶瓶徹底皆澄朗

入紅螺嶮道中紀事

山風吹曉作新嵐仙夢茫茫古石龕欲識死生
情切處棺材峯上卓茆菴

山上有棺材峯

二

回家打棗婦盈畝高髻垂肩竿在手此是六郎
繫馬椿郎君未審停鞭否

三

葫蘆棚下水平鞍古戍遺屯記宛然馬市時來
今幾載邊烽堡裏宿枯禪

初入紅螺嶮

鑿天出古空意匠窮刻露贖取長吉魂幻作鬼
工賦霜巖透斑鏗石骨鍊清怒歷劫至于今彫
鏤不曾住無石不巧心轉眄殊態度一種老健

中自教媯媚趣陰巘夾琉璃飛瓦窘仙步一死
直青山梯足于懸樹

月夜登良鄉塔岡與子公諸友作別

秋山漱漱滴青霧城外人家城裏樹白埃一道
衝紅亭正是馬蹄離別處荒垣殘葉幾家村千
厓洗盡月波痕鄉關十路九貂虎未知托鉢向
何門驚禽一羽分煙去雲樹沉沉安可論

涇陽驛見王子聲壁間韻愴然有述

只合臨漳死曹家鬼好文楓根猶有繡夜壑豈

無春研乞銅臺瓦媯求洛浦甄歌遺塗粉客衣
逐賣香人客鬼輕殘蛻騷宮重楚魂死生旦晝
理夜樂勝朝輦

真定大悲閣同王六宇年兄及小修弟登
覽有述

一盤三十級低窓平鳥翅空裏約數盤始盡金
色臂碑文深蘚痕歷歷隋唐字樹老北朝根霜
繡生古翠飛題接綺疏斑駁有奇緻闢古不闢
鮮真丹無兩寺憑虛弔古人觸眼傷新事擁麈

一談空稍蠲憂時淚憶初直省時把手青卿地
光華若春條白面青絲髻塵土十年餘鬢毛添
老賴面皮堆浪紋陰憂如有蒂少年可喜譚入
口皆無味相逢低兩眉但訴歸林計蓮花求主
人長誓作兄弟沐猴暫衣冠了却開箱戲

趙州觀水壁憶真際和尚

幻士幻入水三昧搏取天河作手戲跳珠迴沫
五尺餘一城艸木掀濤勢古佛堂前栢樹子半
裂空心半髡死荒簷龍鍾幾病僧日暮空垣拾
菌耳堂頭老像如冰冷寒碑月寫風枝影石欄
獅子向東啼夜深喚却虛空醒

過黃梁祠

一掠青絲鏡面垂朱題銀額呂仙祠饒他壽盡
塵沙劫只是黃梁未醒時

二

不脫陰區苦柰何仙官塵侶不爭多人間惟有
李長吉解與神仙作輓歌

叢臺

夢繞陌花薰殘宮沒野耘秋空叱鳳淚陰谷女
龍雲古水空沉照飛蛾每化裙苔封埋半碣斑
剝有遺文

繁臺張昭甫給諫竹居王孫邀飲畝別
白果青蔬勞遠程高臺傾笑曲池平沙田似雪
耘枯塚柿子如丹綴土城古蹟有無遺宋嶽監
門應否識戾生欲知別後愁多少試檢霜毛添
幾莖

宿朱仙鎮

君高夜鐸冷空庭艸木猶疑戰鐵腥地下九哥
今悔不六陵花鳥哭冬青

二

羯胡歲歲括金錢稱姪稱臣也枉然馬角不生
龍蛻冷酸心直到犬兕年

三

青驄挽斷綠楊絲寒食西湖祭酒時第六橋頭
香十里梔花風起疊琉璃

四

祠前蕭鼓賽如雲
姑注爭剗予古文
一等英雄
念浪死幾時論
定曲將軍

野史載曲
瑞事甚烈



瓶花齋集卷之五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記

遊盤山記

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
戟羆虎之林中膚故果木繁而松之扶石罅出
者嶮歟虬曲與石爭怒其幹壓霜雪不得伸故
旁行側偃每十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

遊者可迂而達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
其疊而上者漸高則漸出高者屢數十尋則其
出必半仄焉若半圮之橋故登者慄其下皆奔
泉天矯曲折觸巨細石皆闐故鳴聲徹晝夜不
休其山高古幽竒無所不極述其最者初入得
盤泉次曰懸空石最高曰盤頂也泉莽莽行至
是落為小潭白石卷而出底皆金沙纖魚數頭
尾鬣可數落花漾而過影徹底忽與之亂遊者
樂釋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竒快則皆躍入

沒胸稍沂而上踰三四石水益譁語不得達間
或取梨李擲以觀漩折奔舞而已懸空石數峰
一壁青削到地石粘空而立如有神氣性情者
亭負壁臨絕澗澗聲上徹與松韻答其旁為上
方精舍盤之絕勝處也盤頂如初抽筍銳而規
上為窄堵波日光橫射影落塞外奔風忽來翻
雲抹海住足不得久乃下迂而僻且無石級者
曰天門開從髻石取道濶以掌山石礙右臂左
履虛不見底大石中絕者數先與導僧約遇絕

嶮處當大笑每聞笑聲皆膽落捫蘿探棘更上下僅得度兩巖秀削立太古雲嵐蝕壁皆翠下得杵石方廣可几慈撫松下瞰驚定乃笑世上無判命人惡得有此奇觀也面有洞嵌絕壁不甚濶一衲攀而登如獼猴余不往謂導僧曰上山險在背肘行可達下則目不謀足殆已將柰何僧指其凸曰有微徑但一壁峭而油不受履過此雖險可攀至脊迂之即山行道也僧乃跣蛇矯而登下布以縋捷兒以手送亦足腹貼石

石膩且外欹至半體僵良久足縮健兒努以手從遂上迨至脊始咋指相賀且相戒也峰名不甚雅不盡載其洞壑初不名而新其目者曰石雨洞曰慧石亭洞在下盤道聽澗聲覓之可得石距上方百步纖瘦豐妍不一態生動如欲語下臨飛澗松鬣覆之如亭窳可憑坐可茵閒可侶故慧之也其石泉奇僻而蛇足之者曰紅龍池其洞天成可菴者曰瑞雲菴之前洞次則中盤之後嶺也其山壁窈窕秀出而寺廢者曰九

華頂不果上其刹宇多不錄寄投者曰千像曰
中盤曰上方曰塔院也其日為七月朔數得十
偕游者曰蘇潛夫小修僧死心實方寂子也其
官于斯而以舊雅來者曰鍾刺史君威也其不
能來而以書訊且以蔬品至者曰李郎中酉卿
也

遊紅螺嶼記

從葫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
山始巧始纖水始怒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

酷從灣至觀音洞仄而旋竒始盡山皆純鐫劃
其中為二壁行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數十步則
嶺背面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邪立而陰故
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頑蛟龍之所洗滌霜
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竒中多老衲
或居至八十餘不下聞客至則競出觀導者曰
老未見冠履也問為青曹則曰是余宗主笈而
合其目亦如余之見此山此石也山中非採藥
樵薪人不至故不著竒僻之士遊小西天上方

者日取道焉而遺之睫前是可嘆也已

湍井游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湍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濶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

之醜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壘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于山石艸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已亥之二月也

高粱橋遊記

高粱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搢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梢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跌坐古根上茗飲以為酒浪紋樹影以為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為戲具堤上遊人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為笑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於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抱甕亭記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栢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堦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

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
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
棚藤架崧路畦畦宛似山庄小奴青泉負甕白
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鐵稍暇則相與
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客之至斯
亭者覩夫枝葉之翳鬱乳雀之哺子野蛾之變
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為真老圃也而是時
伯修方在講筵先鷄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
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

枕上欲起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
如在霧中嘗自笑以為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
有此圃也宏初入亭甚適既見兄勞頓心竊苦
已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當余初
第時攝衣屏息偃僂門屏下與諸弟子問業于
此者不知其幾屐齒之跡猶在門限卷硃未燥
而先生已為遷客羊腸路險吾末如何蓋宏迭
覆于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
將歸矣

文漪堂記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矣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為羅縠旋則為帟眼注則為天紳立則為岳玉矯而為龍噴而為霧吸而為風怒而為

疾徐舒感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為習于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達渡淮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甫白愈修洵軼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恠無不畢陳于前者或東而為峽或迴而為瀾或鳴而為泉或放而為海或

狂而為瀑或匯而為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
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下秀冶非不文
也而高者不能為卑頑者不能為媚是為死物
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
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
子不知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崇國寺遊記

時己亥之上巳日也先是期伯修昭素升伯修
禳西門外水邊以風沙作遂止崇國寺而是日

王章甫與三弟適會文於此酣笑竟日皆相視
以為春來第一醉也寺僧引觀姚少師像姿容
瀟灑雙睛如電光之爍像贊蓋本色衲子語少
師自題也過番僧舍觀曼殊諸大士變像藍面
猪首肥而矧遍身帶人頭有十六足駢生者所
執皆兵及形狀可駭僧言烏斯藏所供多此像
因談彼國風俗及道里險遠之狀大率烏斯藏
諸國以中國最下茶為國寶市物皆用之黃白
金反滯不得行國無稻所食皆麥苜數十里一

君如中國之郡邑然僻陋儉苦之鄉也時伯修
昭素以詰旦上直先去余等談易至丙夜鋒穎
疊出幾不欲歸以從者夜寒待久不得已乃還

良鄉三教寺記

庚子八月余以使事過良鄉遲三弟中道不至
寄居東關外偶同客步小石岡過塔灣村店四
十餘家墟烟盡處碧瓦參差路人曰三教寺也
遂扣扉良久履聲則則從內出一僧面癯而黝
髮寸餘不剪對客語甚健問之曰江夏僧體空

也余因謂荒街絕侶飛埃蔽道馬驢丁丁之聲
窮晝夜不絕喧囂荒惡柰何菴此僧曰余本行
脚老頭陀自入燕來晝則挾冊講肆夜則墻間
樹下剪爪無工何暇謀室憶往歲曾與數開士
道出此鄉飢渴困乏風霰交至乃至求一盂飯
不得求一椽地暫止亦不得饑瘡內逼寒鬼外
雪酸苦之際此願勃發僧自是乞得一笠地編
茶棚半間以待十方衲子七八年間賴諸侍中
大檀之力遂成精藍北叅南詢之侶至者如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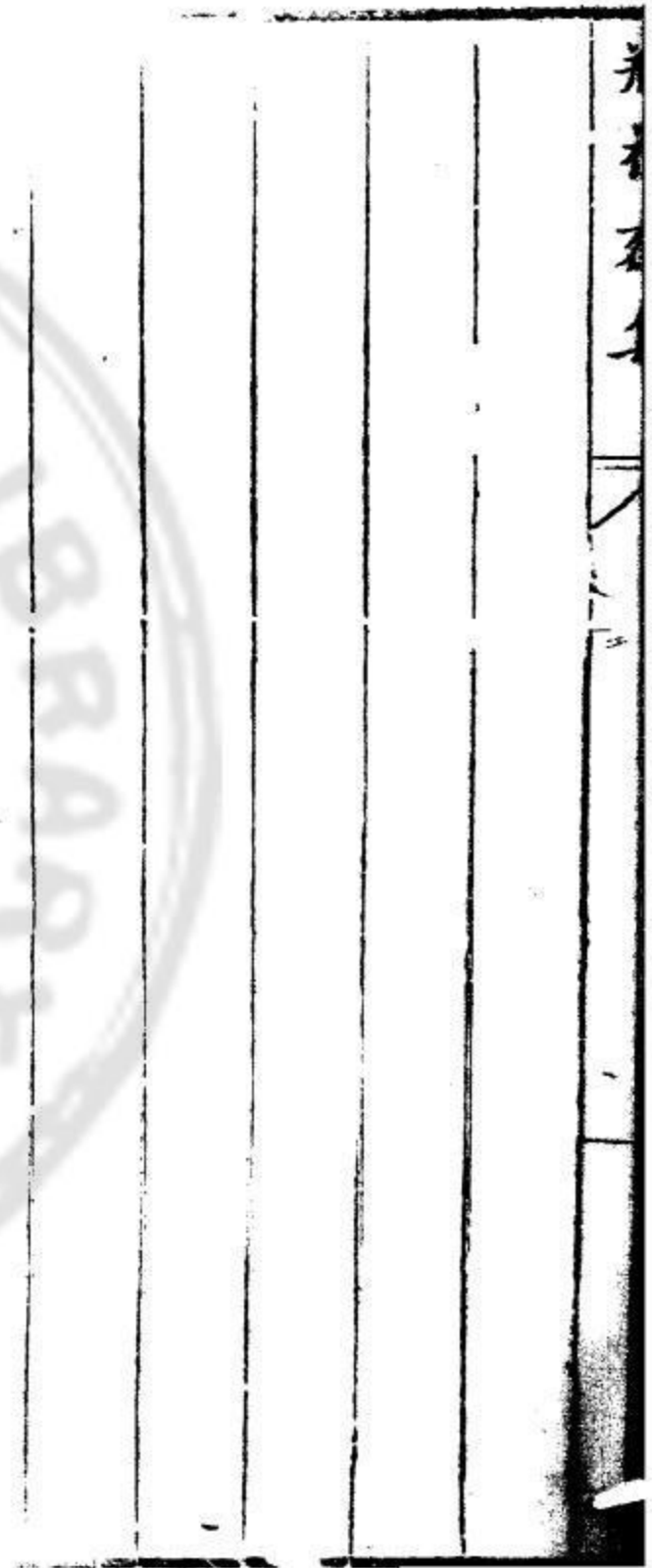
官郵之使絡繹于門湯茶之供無寧畧輓轆之
聲從鳴鷄達兩夜不休此山僧藉手諸檀信之
惠以了行脚一念者也地之喧寂不暇計也余
周視殿廡禪室僧廊備體而微凡叢林中所宜
有者無不具因嘆曰賢哉僧也使天下之為僧
者皆如汝天下之為儒與道士者皆如汝郡邑
之中刹宇相望貯廩以待饑空室以伺往來仁
讓相先貧富相助何至使凶年有溝壑之民有
司待籌展轉不及也今道士之織畚不足論余
儒者也一錢不與文曰儉德但懼傷惠不恤傷
忍懷市井錐刀之心背先聖立人之教溝中之
瘠寧復掛念嗟乎余之媿汝多矣體空名某檀
信名例書碑陰不具載

門人

袁沛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瓶花齋集卷之六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叙

雪濤閣集序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
逐目而逐時是故艸木之無情也而韉紅鶴翎
不能不改觀于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為能隄
其隕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

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于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之人有擬而為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于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古之為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為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為詩者有贈別有叙事為文者有辨說有論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

與其人其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古人之法顧安可槩執夫法因于敬而成于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釘餽之習者以流麗勝釘餽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濶大矯之已濶矣又因濶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為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于法

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
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
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于
淡然其教至以文為詩流而為理學流而為歌
訣流而為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近
代文人始為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
至以剽襲為復古句比字擬務為牽合棄目前
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詘于法而不敢自伸
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

牽于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和優人騶子皆
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夫即詩而文之為
弊蓋可知矣余與進之遊吳以來每會必以詩
文相屬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
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
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肯
達其為一代才子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
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
進之矯枉之作以為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

而濶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者如隸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鏡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迫窘詰曲幾窮裁之類是也古今文人為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為脫其粘而釋其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不能自捨以取世嗤哉執是以觀進之詩其為大家無疑矣詩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編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而石公袁子為之叙

叙姜陸二公同過稿

蘇郡文物甲于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詞林當天下之五厥後昌穀少變吳歛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務為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寢弱至于今市賈傭兒爭為謳吟透相臨摹見人有一語出栳或句法事實非所曾見者則極詆之為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全翻復殊可厭穢故余往

在吳濟南一派極其呵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高季迪而上無論有以事功名而詩文清警者姚少師徐武功是也騁辭命意隨所欲言寧弱無縛者吳文定王文格是也氣高才逸不就羈紲詩曠而文法洞庭蔡羽是也有為王李所擯斥而識見議論卓有可觀一時文人望之不見其崖際者武進唐荆川是也文詞雖不其與古然自關戶牖亦能言所欲言者崑山歸震川是也半趨時半學古立

意造詞時出已見者黃五岳皇甫百泉是也畫苑書法精絕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其他不知名詩文可觀者甚多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為詩人各為詩故其病止于靡弱而不害其為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為一詩共為一詩此詩家奴僕也其可傳與否吾不得而知也間有一二稍自振袂者每見彼中人士皆姍咲之幼學小生貶駁先輩尤甚揆厥所由徐王

二公寔為之備然二公才亦高學亦博使昌穀不中道天元美不中于鱗之毒所就當不止此今之為詩者才既綿薄學復孤陋中時論之毒復深于彼詩安得不愈卑哉姜陸二公皆吳之東洞達人以未染慶曆間習氣故所為倡和詩大有吳先輩風意興所至隨事直書不獨與時矩異而二公亦自異雖間有靡弱之病要不害其可傳夫二公皆吳中不甚知名者而詩之簡質若此余因感詩道昔時之盛而今之衰且嘆時詩之流毒深也

叙四子稿

今世禁文體者日益厲而時文之軌轍日益壞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標若此所趨若彼豈文體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取士者又一人士嚮利則德故從取不從禁即不然令禁士者取士將一出于平而平不勝取不得不求其異者求其異者而平者自斥雖欲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勢為之也余謂文之不正

在于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今試問諸業舉者何謂心何謂性如中國人語海外事茫然莫知所置對矣馬知學既不知學於是聖賢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響覓有如射覆深者勝之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詭者張之以貸義本淺也而艱深其詞如僉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險也詞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紈袴子弟目不識丁徒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竊二氏之皮膚如貧無擔石之人指富家之困以誇示鄉里也故曰貸也三者皆由于不知學智窮能索計不得不出于此為主司者既不能詳別其真偽故此輩亦往往有倖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可復整矣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知學則知文矣禁何益哉門人某等宙心學問其為文根理而發無浮詞險語是可喜也故識其前以告都人士之為文者

叙梅子馬王程稿

清石齋集
余論詩多異時執世未有好之者獨宣城梅子
與余論合凡余所擯斥詆毀俱一時名公鉅匠
或梅子舊師友也梅子的然以為是而其所贊
嘆不容口者皆近時墨客所不曾齒及之人梅
子讀其詩又切切然痛恨知名之晚也梅子嘗
語余曰詩道之穢未如今日者其高者為格
套所縛如殺翮之鳥欲飛不得而其卑者剽竊
影響若老嫗之傅粉其能獨抒己見信心而言
寄口於腕者余所見蓋無幾也往余為詩一時
騷士爭推轂余今則皆戟手詈余矣余思非公
莫能評者今所著稿具在其有以歲余曰是公
詩進昔余至吳鄉人有偕來者飲以天池席丘
怒發投諸地曰此何異水適家人有携安化茶
者出而飲之其人大喜立啜四五盞何也人情
安于所習故雖至美亦以至惡掩也今公出詩
以示人其怒不必詰其喜大為可戒懲其所譽
而勸其所嗔公之于詩也幾矣

竹林集叙

往與伯修過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文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輩頗有古人筆意不玄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即無肖也謂之無畫可也余聞之悚然曰是見道語也故善畫者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不師道善為詩者師森羅萬像不師先輩法李唐者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法其不為漢不為魏不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是故減竈背水之法迹而敗未若反而勝也夫反所以迹

也今之作者見人一語肖物目為新詩取古人一二浮濫之語句規而字矩之謬謂復古是迹其法不迹其勝者也敗之道也嗟夫是猶呼傅粉抹墨之人而直謂之蔡中郎豈不悖哉今夫時文一末技耳前有註疏後有功令驅天下而不為新奇不可得者不新則不中程故也夫士即以中程為古耳平與奇何暇論哉王以明先生為余業舉師其為詩能以不法為法不古為古故余為叙其意若此噫此豈可與徐熙諸人

道也

八識略說叙

性一而已相惟百千離百求一一亦不成離相
言性性復何有是故非耆德大宿登相家之間
闕鮮有能涉性海之洪濶躋智嶽于層顛者也
今夫天地一世界也合而為娑婆剖而為四州
界而為華夷裂而為郡縣琴而為聚落萬法齊
張城邑之姓蹄歷然一道圓融娑婆之名稱不
壞性相之說理圓于此所以即城邑為娑婆者

儻侗之所蔽也謂娑婆非城邑者邊見之所執
也即異為同同相本空由同觀異異亦不立即
未始是不即亦非非未始非不非亦是向非身
歷其境惡能窮其邊崖指其歸宿者哉夫識之
相亦玄矣與矣前六易竟二細難推語其障則
聲聞猶墮究其陰非互用莫盡是故趨寂而求
者知生滅之為識而不知寂滅之亦識也如理
而修者知昏沉之為識而不知精進之亦識也
標頓為宗者知擬議之為識而不知無住之亦

識也倚圓為則者知分別之為識而不知平等之亦識也合之則娑婆見故煩惱即菩提海分之則界限立故湛入歸識邊際故曰惟佛與佛乃能知之又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相宗之不明久矣無際大師法中之席竟一心之差別洞八相之微芒畧而非略見千月于指端言顯無言總萬流于智海使該博者服其精當苦難者悅其易簡法師之功德普矣哉

時文叙

舉業之用在乎得雋不時則不雋不窮新而極變則不時是故維三令五督而文之趨不可止也時為之也才江之僻也長吉之幽也錦瑟之蕩也丁卯之麗也非獨其才然也體不更則目不豔雖李杜復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也時為之也往余授京廼時嘗以士子文質諸齋矣余竊嘆曰是皆嘉隆間學究飽廩粟者也惡知文評成以屬余則所取者皆一時新豔之辭而其所抹勒者皆蕪穢也余自是始知時執之趨非

獨文家心變乃鑑文之目則亦未始不變也夫
至于鑑文目變則其變蓋有不可知者雖欲不
殫力之所極而副時之所趨何可得哉故余謂
諸公文之極新也可以觀才不如是不足以合
轍也可以觀時

顧升伯太史別叙

古今豪傑未有忘情功名者唯當不可用之時
而求用與值可以用之時而不能用其無才等
也夫士當其可用則為龍為蛇為鋒為穎當其

不可用則陸沉衆中寧晦勿耀寧與庸夫同其
庸不與智士同其傑然可用不可用其幾甚微
非至聖大賢不能測識天下方倒懸危迫家操
戈而人盜賊此其時不可用矣而豪傑之士曰
可用投身刀戟之林瀕死不悔不盡其用不止
者張子房荀文若賈詡之流是也天下方治且
安庸夫高枕循資格而據上位此其時可用矣
而豪傑之士曰不可用捐棄世樂棲身荒寂視
名位若桎梏去冠裳若塗炭者梅福梁鴻司空

圖之屬是也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傑不樂
為用而蔽賢為小夫豪傑所以不樂為用者非
真世不我容一時執政諸大臣有杞檜之奸林
甫嵩之之媚嫉也其人固皆方正儒者也朝而
聞吾言亦既虚心而聽矣夕而一人焉設為虛
談以中之彼其是吾言猶是彼也干將伍于鉛
刀梗梓畚于鄧林騏驎惑于皮毛鳳凰迷于冠
鳥吾與之正言則嗔而詭言則喜其知足以知
天下之假氣魄偽節義而不能別天下之真夫

夫漢唐宋末季所謂賢人君子者其目大拒若
是也其勢不至于偽士滿朝腐儒誤國不已豪
傑之士孰肯樂為之用者夫豪傑非不樂用者
也唯夫欲盡其用而不可得故不樂也時事至
此尚安忍復言顧升伯嘗語余曰僕今年乞差
南歸往返可得一歲將以七月了虎丘八月了
西湖霜後渡洞庭拾橙橘來春探天目天都諸
峰遊屐所至倘得一二佳山水處願得卜地一
區為他年棲隱之所然以僕觀之洞庭山水木

石俱勝將終老于莫釐縹緲之間矣予聞之不
荅退而謂伯修曰升伯豪傑而用世者今其言
若爾無必不用之迹有不用之心矣今之世為
可用耶為不可用耶他日復以問升伯升伯不
對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今時外吏之難至縣令極矣縣令之責甚重而
權甚輕責重則一邑之一供一賦一饑一寒皆
倚辦于我而權輕則時有掣肘之患民不盡良

也而上之人偏重在民則民日益驕為縣令者
日降心抑志以事百姓如嚴家之保母慄慄然
抱易啼之嬰若之何能罰必而令行也朝而謁
于道望塵而拜焉暮而謁于鄰望簷而拜焉小
而一茶之供一帷之設皆長吏躬親視之小不
如法門者皆得而訶責之其當意不足以為功
失意令且懼叵測將折腰謝過之無地也又今
時詢而立當上者多中官曠使其所誅求能必
行于民而其論奏能必行於吏逢其喜則人疑

其品逢其怒則又有不可言者非如從文字得
官者可以理論而情格也往余令吳碌碌二載
幾至委頓然是時礦稅之難未有也適余舅太
原令龔惟學書來云近日外吏橫遭百六而榆
次令張元漢以卦理稱其民懷德而畏威諸上
官意無所不當其調停稅務也百姓不見徵會
而大猾無所用其奸又云晉中近年搜剔殆盡
即有不肖之心者亦無所用其墨故廉吏之著
聲難而元漢最以操見知兩試邑大小頓異元

漢卓有循聲經三年餘元漢之裨躬如一日而
百姓之戴之也如大有之歲其理繁劇也若劍
之揮空而良庖之割也余聞之嘆曰此異才也
今天下多事極矣得如元漢其人者碁布海內
雖礦稅交橫亦何至決裂不可收拾哉元漢者
余同年友元平弟也往為歷城亦以循吏稱單
父河陽之績著于一門真異事也元漢時報以
得最考伯父母寵命雖不載錫而榮名則益藉
甚公卿間矣愧余不文不能宣揚萬一辱余舅

命不敢以拙陋辭為述其略如此且以志作令者之難張氏吏才之盛也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西曹舊稱清秩居是官者多文雅修飾之士嘉隆之末天下太平士大夫緩帶而談藝競為復古之詞以相矜尚一時學士翕然宗之而西曹之人十居其九流連光景鼓吹騷雅諸曹郎望之若仙故當時西曹視他曹特易數年以來文網繁密當事者有所平反輒加訶責爰書之牘

不足憑按大司寇惟仰屋大息不能為治獄主故今西曹視他曹特難夫今之桁楊三木者或大臣或言官或曹郎或外臺郡守與州縣小吏也罪在臣誠不難持三尺之憲然或有出于中官之羅織朱邸之誣罔及奸民之訐奏者此其漸何可長也夫人臣知而不執則不忠執之則其事又有難言者若之何可以保全善類使上不激而下不寃也今中人之希而冠者累累而出而郡邑守令之逮問者方累累而進也言官

交章爭之不得矣九卿爭之九卿爭之不得矣
宰相爭之宰相爭之又不得矣勲戚大臣皆爭
之爭者愈力持者愈堅夫以言官九卿宰相勲
戚之所不能得者而謂刑官必能得之此萬萬
必無之理也然謂言官九卿宰相勲戚之必不
能得也而執法之官遂依違隱嘿付之無可柰
何此豈立法立官之初意哉余謂雖張釋之復
生當不知何以處此矣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
所措手足諸公佐京兆清而才端方凝重冰清
岳立又大臣後雅知國是當事者以此任屬君
其有以知君矣

金剛證果引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
能見如來又云有能受持誦讀若供養者其福
德不可思議夫供養是以色見也誦讀是以聲
求也色見聲求大慈所訶而得無量不可譬喻
功德何耶今觀載籍所傳誰非以誦經獲果者
其求佛于聲色之外世蓋無幾也後之人執功

德之說者恒欲取實聲色以獲果而譏取相之非者又欲求之聲色之外將若為和會也余觀經中佛言云何為人演說不取于相如如不動當知佛所謂聲色者不取相之聲色也又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諸法不說斷滅相當知佛所謂無相者不捨聲色之無相也佛語本自和會讀者自作分別解耳會法師某刻金剛證果屬余為引余恐今時狂禪有為取相之譏者為之略述其槩焉

浮山九帶叙

古德如黃蘗臨濟諸普說未嘗不談理然字字壁立機軸各出何嘗有理後世全提向上自以為出格之機已然聲口彷彿語言雷同似有執則可遵者則亦何嘗非理也故余嘗辟教僧如開場副末敷衍家門而已少林宗似撮弄家初看頗駭觀聽久之未有不厭其複者浮山錄公受葉縣省鉗鉅其精如金其氣如王出語如風如雷豈肯入傀儡場學他人提弄者末後九帶

未免攢入被袋何哉昔有霜姑多年不御鉛華
一日為其孫啼哭甚遂簪花傅粉以悅之何則
愛有所專故也夫九帶者亦錄公之花與粉也
可以止哭錄公不惜身命為之而何暇惜夫語
言文字之落艸即朗目和尚今之遠錄也年來
亦有老娘之癖再為浮山流布花粉觀者體悉
二公苦心幸無于居士註脚下承當也

門人袁泂度無涯校梓

澆花齋集卷之六

瓶花齋集卷之七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傳

徐文長傳

余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袖架上書得闕編詩
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
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
作者今耶古耶周望曰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

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于越人士者略為次第為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

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 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

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咲如水鳴峽如種
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
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中憫而事
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摸
擬損寸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
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
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
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
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

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
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
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携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
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
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
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于家余同
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
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
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掘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奇于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者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醉叟傳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濶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蟇及一切虫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湯作

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為傳言者過名而飲之童子覓毒虫十餘種進皆生散之諸小虫浸漬杯中如雞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栢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擰擰屈伸唇鬚間見者肌粟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

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容禮禮之即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恠誕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荅再詰之即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舅出遊談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舅言某年曾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叅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荅後有人竊窺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為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踪跡恠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闌

聞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徃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於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踪跡因嘆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于市肆者十一耳至於史冊所記裨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

何徃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恠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德而隱者哉

王氏兩節婦傳

余友同門王箕仲貌朴而中沉望而知其長者初令寧海有惠以士民至今傳誦近起復謁選入京暇則過余談聖學余問箕仲何從得此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余一見駭愕謂陽明死天下無學不意臨濟兒孫猶有在

者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然余覘箕仲常若有
隱憂不可解者雖談笑戲狎之時每愀然不樂
余謂箕仲壯年筮仕何不自得而鬱鬱如是箕
仲曰余先祖母時先母歐陽皆孀節若干年舍
辛茹荼以訓其孫若子今余甫得一官不能博
半尺葷錦以榮其母分大官之膳一釜以供吾
祖母甘其苦而不享其樂見余之成而不食予
之報天乎余何能釋然哉臨別手書狀一通乞
余一言以傳余謂婦人夫行首節書婦者書其

節可也其他不必言也辟如死王事者書其死
王事可也其他不書也夫拮据勤家與夫事姑
相夫訓子啟族之類恒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
之書之不勝書也不勝書即不勝傳是大節反
以細行掩也李習之論史云作史者非大善不
得書取其信而易傳也故余謂君家兩母時大
母年廿九而寡守節五十五年歐陽母四十而
寡守節二十年是可書書之以勸天下之為孀
婦者不以年之例不例二其心也時太母耄年

歐陽母中壽皆目見其子若孫名演疇者登進士第是可書書之以見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使夫天下之菽夫獨子索然無告者之久而益自信也一門兩節婦是可書書之以見天之虐王氏者如此其頻而王氏之待天者如此其定且使後之人談孀節者必肇稱王氏也其他一切細碎事以無加於大節者故不書生卒年月載在家乘非史氏之所急故可略也嗟夫一門之內喪車頻駕入其室若鬼室焉其生存者皆

拙效傳

垢面泣血之餘人間世之至苦真無酷於此時者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向之所謂苦且毒者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人患不自立耳禍福何常之有哉箕仲喜談學初入官所就何可量然則二母之報方始而未艾也吁是可傳也夫

石公曰天下之狡於趨避者兔也而獵者得之烏賊魚吐墨以自蔽乃為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生之術鶴不如鳩

記之矣作拙效傳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戚一名奎冬即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虬鬚色若繡鐵嘗從余武昌偶令過隣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迴見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即忘之案上為一婢子竊飲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僵倮突間為薪焰所着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

人大笑仍與他酒一餅冬甚喜挈瓶沸湯中俟煖即飲偶為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瞠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闢頭顱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邸與諸門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貌亦古然稍有詼氣少役於伯修伯修聘總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堤來者東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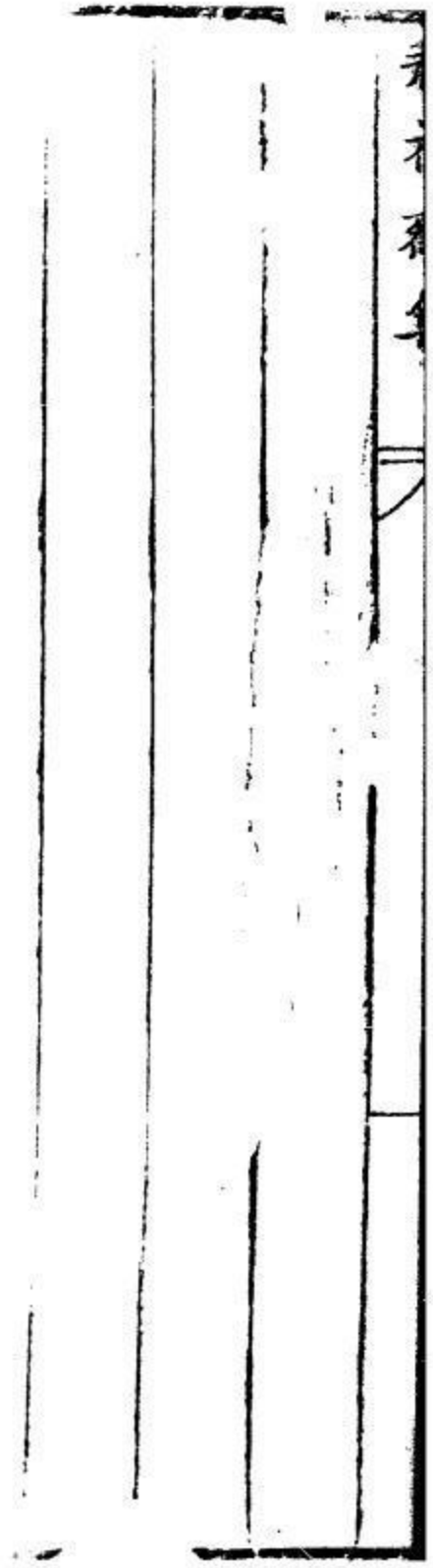
擔視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納禮竟不得行戚奎皆三弟僕戚嘗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尚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大繩狀弟與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比舍犬逐之即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藝者竟嚙其指其痴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獪之僕徃徃得過獨四拙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多不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授之粟唯恐其失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門人

袁沛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瓶花齋集卷之八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雜錄

畜促織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群聚艸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污垣之中一聞其聲躡身疾趨如饒猫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

老幼男女皆引鬪以為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線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為之一清少時讀書杜庄晞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鬪故未若

促織之盛嘗觀賈秋壑促織經其略謂蟲生於艸土者其身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艸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脚腿長身背濶者為上頭尖項緊脚瘦腿薄者為下虫病有四一仰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蠅黃錦囊

衣肉鋤頭金束帶齊背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膈鈴之類甚多不可盡載養法用鰕魚芡肉蘆根蟲斫節蟲扁担蟲煮熟栗子黃米飯醫治之法嚼牙喂帶血蚊虫內熱用荳芽尖葉落胎糞結用蝦婆頭昏川芎茶浴咬傷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織之態貌情性纖悉必具嗟乎一虫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蟻虱蠨蠊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鬪蟻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間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鬪咬至死不休問之則曰蟻以鬚為眼凡行動之時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挾其鬚即不能行既憤不見因以死鬪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

鬪蛛

鬪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龔散木創為此戲散

木少與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脚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窓間較勝負為樂蛛多在壁陰及案板下網止數經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即終身不能闔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辨之極易養之之法先取別蛛子未出者粘窓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為已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為奪已極力禦之唯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登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交之後猛氣愈厲怒爪擗擗不復見身勝者以

綈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即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即云某善鬪某不善鬪某與某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鰲者為上灰者為次雜色為下名目亦多曰玄席鷹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鉄嘴各因其形似以為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饑飽喜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間技巧事一見即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時尚

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窰器如哥窰董窰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并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炫赫一時者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

三釘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扇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壁一瓶可直千錢獻之作金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於吳中猥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午動得重賞浸淫至士大夫間遂以成風然其器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知不與王吉諸人并傳哉

門人

表舛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新
刊
書
目
次
第
一
冊

瓶花齋集卷之九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尺牘

答陶石簣編修

得來札知兩兄在家叅禪世豈有叅得明白的
禪若禪可叅得明白則現今目視耳聽髮豎眉
橫皆可叅得明白矣須知髮不以不叅而不豎
眉不以不叅而不橫則禪不以不叅而不明明

矣

荅梅客生開府

近日與酉卿往來甚密酉卿聰明可人至其老成練達實僕之師近復發心學道僕謂酉卿心則不可不發道則不必學酉卿以為然即中無事日與永舛坡公作對坡公詩文卓絕無論即歐公詩亦當與高岑分昭穆錢劉而下斷斷乎所不屑宏甫選蘇公文甚妥至於詩百未得一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青蓮能虛工部能實青

蓮唯一於虛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唯一於實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蘇公之詩出世入世粗言細語總歸玄奧恍惚變化無非情實蓋其才力既高而學問識見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絕千古至其適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氣運使然非才之過也今代知詩者徐涓稍不愧古人空同才雖高然未免為工部奴僕北地而後皆重儻也公然侈為大言一倡百和恬不知醜噫何可令有宋諸君子見哉

答陶石簣

石簣寄伯修書云近日看宗鏡錄可疑處甚多即如三界唯心一切惟識二語三歲孩兒說得八十歲翁翁行不得又問伯修此事了得了不得

記去歲此時正與兄登天目今弟走驢灰馬糞中而兄亦閉門讀書雖較之弟少為安閒而離索之苦當倍於弟幾十分也讀來書極知真切但既云唯心一切好惡境界皆自心現量也更

何須問行與不行此何異牛肚中虫計量天地廣狹長短執夫三歲孩兒說得此是三歲孩兒神通也八十歲翁行不得此是八十歲翁衰頹也于本分事何涉而自作葛藤耶了事不了事此在當人但不知兄以何為了若以不疑為了則指屈項伸鼻高眼低種種可疑者甚多若石簣又謂指屈項伸鼻高眼低此是當然原不足疑則世間舉無可疑者矣若以不怕死為了世間自有一等決烈男子甘忍若飴者矣可俱謂

之了生死乎且夫怕死者為怕痛也痛可怕死
獨不可怕乎又怕死後黑漫漫無半個熟識也
今黑夜獨坐尚可怕何況不怕死後無半個熟
識乎弟於怕死怕閻羅雖不敢預期然怕痛怕
黑夜獨坐則已甚矣兄縱不徹決不以怕痛怕
黑夜為有礙於道明矣何獨至於死而疑之孔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所謂遠人者遠人情也知人情之道則知兄之
證聖與一切人之為聖人久矣又安問了不了

哉小說載一擔夫為聖僧肩行李入山途中問
曰觀公威德與佛何別聖僧曰佛自在我却
自在擔夫乃聳肩疾走而言曰你看我有甚不
自在聖僧具天眼者即時見夫相好具足因合
掌作禮取行李自肩行未數步擔夫忽念彼從
萬劫修來尚未成佛我乃凡夫安得詎爾念未
既聖僧見擔夫威光頓滅因訶之曰爾依前不
得自在矣速荷擔去此語淺率大有妙義願兄
着眼無作退心擔夫也笑笑

答梅客生

飢急於名飽急於樂口腹急於身體欲不教學何可得且教學則永無大官之望亦無長在仕途之望不唯官閒而心亦閒可以一意讀書也

又

僕謂丘李二兄之病正病在識上作活計耳非識不足也長孺解作墨客及游冶兒西卿歷官甚老成此等皆從識上淘汰得出謂之無識僕不信也來書云實實有佛實實有道實實要學

甚妙甚妙僕謂官與治客即佛位也故曰實實有佛解作官作客即佛道也故曰實實有道然官之理無盡治客蕩子之理亦無盡格套可嚴氣習難除非真正英雄不能于此出手所謂日新又日新者也豈鹵莽滅裂之夫所能草草承當者哉故曰實實要學如此註解不知可當溫陵長水不宋儒有腐學而無腐人今代有腐人而無腐學宋時講理學者多腐而文章事功不腐今代講文章事功者腐而理學獨不腐宋

時君子腐小人不腐今代君子小人多腐故僕
謂當代可掩前古者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而
已其他事功之顯赫若于肅愍王文成輩文章
之燦爛若地地太倉輩豈曰無才然尚不敢與
有宋諸君子敵遠敢望漢唐也徐文長病與人
僕不能知獨知其詩為近代高手若開府為文
長立傳傳其病與人而僕為叙其詩而傳之為
當代增色多矣

又

僕所謂佛即官也即今梅開府客生也今公求
免於佛亦將求免為客生耶須知客生無成無
免佛亦無成無免所謂即者猶是方便說法不
得已之辭辟如有人云大海是水已是戲論而
丈又欲令海求免於水可謂戲而又戲矣

與陳正甫提學

弟別後無他可述所得意事無如南中聚諸快
友往還數月所不得意事無如到京不見社中
兄弟然畢竟若不勝樂京師朋友多聞見多維

山水之樂不及南中而性命中朋友則十分倍
之矣校文之職比之五馬體貌更覺嚴重然職
之難稱有甚於守令者庸談陳詁千篇一律看
之令人悶悶未若審單口詞之明白易省也舊
案可黜也而才士或有一日之短令甲宜遵也
而千里之足多出於泛駕之馬故公而服人者
百不一見也近日士習尤覺薄惡寬則如慈母
之養驕子必且聚黨犯上嚴則學校有體過為
摧折恐亦惡傷其類未若百姓之法行而知是
德行而知畏也汪叅知會時作何語學問比舊
當亦長進否幸示及

答王則之檢討

京中有苦有樂家中亦有苦有樂京中之苦在
拜客家中之苦在無客可拜京中之苦在閉口
不得家中之苦在開口不得京中之苦以眼目
為佛事家中之苦以眉毛為佛事兩苦相較未
知孰優孰劣唯兄自評定

答吳敬之司理

往曾附字潘景升問訊不覺又易春夏矣教官
職甚易稱與弟拙懶最宜每月旦望向大京兆
一揖即稱煩劇事歸則閉門讀書蹄輪之聲決
旬一有之近頗有一二相知可得快語者又衙
齋與城東北湖水近多大剝薊酒雖貴時亦有
見餉者觀此數事弟之情景豈不百倍吳令也

答朱虞言司理

不通書問者八九月矣僕非忘尊兄者而踈濶
若此知尊兄之知不在形迹決不以書問之踈

密為交道之重輕也僕作知縣不安知縣分必
鬱而疾疾而去後已既求退復不安求退分
放浪湖山周流吳越竟歲忘歸及計窮橐盡無
策可以糊口則又奔走風塵求教學先生其趨
彌卑其策彌下不知當時厭官何意然教官比
知縣畢竟心閒無事明倫堂上不可謂非避世
之地也尊兄聲實日茂政事之暇東南佳山水
亦曾留心觀覽否僕離吳中後雖夢金閭亦投
枕而起唯不能忘情兩洞窪及硯石支硎諸山

耳兄稍暇亦當飽觀毋作別後之憶

答陶石簣

寄來詩文並佳古勝律律勝文至扇頭七言律尤為奇絕昔白樂天謂元微之近日格律大進當是熟讀吾詩兄或者亦讀僕詩耶徐文長老年詩文章為索出恐一旦入醋婦酒媪之手二百年雲山便覺冷落此非細事也弟近日始遍閱宋人詩文宋人詩長於格而短于韻而其為文密于持論而疎于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

而絕盛唐者此語非兄不以為決然也夫詩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歐蘇矯之不得不為巨濤大海至其不為漢唐人蓋有能之而不為者未可以妾婦之恒態責丈夫也弟比來閒甚時時想像西湖樂事每得一景一語即筆之於書以補舊記之缺書成可兩倍舊作容另致之

答范光父水部

龍湖僧持書後已五易歲矣弟碌碌無可述者入山不深出宰不效不得已為糊口計只乞得

一片寒氈而京師燒桂煮玉終不免凍餒其妻子及門之後原思頗多端木頗少弟將何以為策哉雖復久別無可言者聊述數語博兄一開口耳

答梅客生

僕近日坐尊經閣與弟子談時執樂亦不減閣中有廿一史十三經及他書甚多窮官不必買書是第一快活事近地方可遊處則有北安門湖水及諸梵刹朋友則有一二小官齋郎典客

之類絕口不談朝事者其胸中又無一段先入意見為主僕遂得遺形縱舌不相妨礙縱彼不甚領略而僕得大開口四肢暢適勝彼擎拳躬身閉吻嘿坐時多矣獨貧不能致客覺有不快僕有詩云貧厨非大祭未有肉留賓此紀實也近日聽潘雪松說易甚快僕于易學不甚邃驟聞其說如聆天樂出世入世之理具此矣如義文周孔者真震旦國古佛也

孫司李

山陰弟舊時熟遊地彼處風物如蘭亭禹穴者
皆古今所艷稱去城不遠獨五洩在諸暨百里
外殆越中絕景倘巡察到彼亦當乘暇一遊徐
文長今之李杜也其集多未入木乞吾兄化彼
中人士為一板行交知中如陶太史石簣及乃
弟真齡皆真實穎秀又山陰一秀才王姓贊化
名者杜門習靜足不踏城市曾與弟往來山中
弟意非欲使兄物色之蓋欲其姓名上達使郡
司李知其邦有賢人焉若是焉已矣夫以一郡
之雄而弟所見所聞僅僅數大石壁及一二楹
大則弟之迂腐不切亦略可知矣

蘭澤雲澤兩辨

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
嘆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唯以一
見京師為快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
思閒靜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樹下則思量
樹頭果及在樹頭則又思量樹下飯往往復復
畧無停刻良亦苦矣尊辨雖居深山實享天宮

之樂不可不知雙桂樹下酒甕如人樹皮如鱗
黃山青色萬片飛來更不知有寒暑之易及人
間愛別離之苦由此觀之雖得一官亦當掉臂
不顧明矣

答梅客生

經理巡撫缺出生竊謂此事非梅公恐了不得
今日見報明公在會推中此事恐當屬公矣近
日事體大約如人家方有大盜而其妻妾尚在
房中爭床第間事又如隔壁人告狀而我賣田

鬻子為之伸理至於產盡力竭而猶不止抑亦
可笑之甚矣教官美處誠如來札但所云不足
者亦自有說昔在吳縣妻妾衣食粗足然或經
月不見面往食席丘黃魚如喫黃土今食頻婆
餅餌不減仙厨寺院雖不閒遠勝於訟達僧雖
無可與語雅於囚徒胥吏蓋人或望尊榮厚實
多以為不足若直看作隱居之地未有不足者
矣

與陶石簣

四月不得一字懸念殊甚數日前陪祀昭陵飽
看西北山色歸來與伯修判斷聲價略定大約
諸陵山勢飛動纖秀逼人雖無黃牆碧瓦其山
自佳西山若無諸大梵刹便頑然一岡矣碧雲
水味絕佳作寺者不為方塘濶濶而砌小渠從
屋溜下過水之不幸抑至於此可恨也香山山
色軒楹比碧雲殊勝望湖亭不作于龍潭而作
於裂帛湖上此尤無識之甚龍潭水光千頃荷
香十里長堤迂曲迴環垂楊夾道大有江南風
景惜無亭榭可布几筵耳近復得遍觀西苑老
木禽鳥及兔兒山等處尤為奇絕紙盡不及描
寫容另致之

答樂之律

弟懶僻若是只合坐尊經閣讀書其實讀書亦
不耐唯當枯守山林作一絕學無為道人而已
兄此時方銳意經濟聞弟斯言辟如持蘇合之
丸而市蝓蟻之轉豈相入哉去歲湖上會尊大
人及令弟一彈指失之家兄奔走講幄舍弟客

南中金吾宅中盃酒深譚馬上明月墮成往跡
人生離合如此言之淚墮分俸過侈窮官那得
不拜

與李龍湖

小修帖來知翁在棲霞彼中有何人士可與語
者生在此甚閒適得一意觀書學中又有廿一
史及古名人集可讀窮官不須借書尤是快事
近日最得意無如批點歐蘇二公文集歐公文
之佳無論其詩如傾江倒海直欲伯仲少陵字

宙間自有此一種竒觀但恨今人為先入惡詩
所障難不能虛心盡讀耳蘇公詩高古不如老
杜而超脫變恠過之有天地來一人而已僕嘗
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趣謝公有詩料餘子碌
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
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
之見耳豈真知詩為何物哉

與無念

丘大帖來說公去會稽問麻城人說往江西及

得小修書又云在白下想是近日神通廣大能分身說法不然何傳者之不一也

寄楊島棲

卓叟既到南想公決来接弟謂老卓南中既相宜不必攬掇去湖上也亭州人雖多有相知如弱侯老師者乎山水有如栖霞牛首者乎房舍有如天界報恩者乎一郡中簪勢不相容老年人豈能堪此願公為此老計長久幸勿造次

答張東阿

讀隄集清新雄麗無一語入近代蹊徑知兄大非隨人脚跟者而邢少卿詩序中亦謂兄直法李唐不從王李入此語甚是僕竊謂王李固不足法法李唐猶王李也唐人妙處正在無法耳如六朝漢魏者唐人既以為不必法沈宋李杜者唐之人雖慕之亦決不肯法此李唐所以度越千古也兄大冥識玄解正以無法法唐者此又少卿序中未發之意故不肯為補足之

答梅客生

麻城令去時僕與家兄屢以長孺為托不意命薄如此真所謂轉喉觸諱者也江進之之苦不待言僕交遊半天下似此人者識見肝膽真不可多得縱不作吏部不思世間尚有作教官者乎三弟來又添一朋友此近日快心事即近日所得之快友也眷屬初至一少姬病死未免作惡去役匆匆不暇他及

又

與諸大將校射即語也有能勝我者即大可與

語人也明公更欲求何等入作何語哉近日無他受用但與一輩白頭腐儒杯酒往來覺無絲毫不相入處以此消遣閒日不覺身之為客也卓老久無帖去湖上意似亦果三明春若無他往當騎驢衝寒至矣

又

令公出獵之日正不肖同諸秀才飲酒烹茶之日也雪中無事一味以管城相角每得佳語席上人同聲喝采亦自奇快不知并州兒之樂於

不肖何如也

又

措大持寸管欲與塞上公較樂辟如乞兒持殘
羹餘酒矜張五侯之門亦可謂不知量也

答張東阿

細讀諸作真是唐人風格方之錢劉未知孰為
優劣近時學士大夫頗諱言詩有言詩者又不
肯細玩唐宋人詩強為大聲壯語千篇一律須
一二賢者極力挽回始能翻此巢窟拙稿存笥
者今以付木尚未卒業一窮廣文騎歎既長安
道上雖極落寞差不廢吟咏耳

與沈伯函水部

冬間寒氣甚厲京城如雪窖冷官如寒蹄虫每
一出門眉鬚皆凍遠山春艸數葦面皺皮裂碎
語滿室若得量移便當圖南不能兀兀長守此
也南郡地煖以使君之尊臨之如居第六天中
然在兄丈亦有小苦江水雖浩莽殊無意致六
橋三竺之想那能一刻去胸中一苦也民俗朴

鄙酒甜而濁酸澁之態見於筵宴二苦也歌兒
皆青陽過江字眼既訛音復軋硬三苦也又楚
之言酸也愁也其山水所產之人多牢騷不平
而其客於斯地者亦多化而為愁如仲宣子美
皆然兄才士而多情者也能不為俗所移耶

與李子髯

尊嫂之變出自意外可傷可傷弟一歲之內三
腸併裂其痛尤甚幸爾道力稍堅不至摧殘令
姊兒女情深近亦稍覺輕減禪那頗通貝典一
宣之內所見非焚香面佛即垂髻安禪者世間
兒女情態家計生策不唯不到眉亦復不到唇
齒間矣終日見人死何以不怕死兄勉之

與江進之廷尉

廷尉之改弟有三快出入無禁賓客到門不訶
弟與兄得長聚談一快也酒壇詩社添一素心
友二快也暇時便可從吏究竟無生失官得佛
兄亦何恨三快也前梅中丞書來云江進之品
格如此不免忌者之口寃執弟謂進之縱不得

吏部不思世間尚有作教官者乎為蚓為龍誰
大小箇中事兄勘破已久寧復置胸懷間哉扇
頭詩竒進白肌元骨世人救鯛已久當與兄併
才喚醒近日宰官中有識此意者雖曾中時詩
之毒然一呼即覺不至如往時詩人被狂酒醜
殺尚自以為瓊漿甘露也旅中得謝在杭在彼
當不寂寞三弟亟稱在杭胸次爽潔氣味自當
投合也兄聞報便當北發携家眷從陸為便

答謝在杭司理

三弟盛稱在杭胸懷如月詩思如水酒態如春
每踞石臨流未嘗不思及兄如人從杭州來眉
目鬚鬚皆說西湖今三弟滿面皆謝司理矣江
進之才識甚超交遊中少見其比兩佳人聚首
一城皆以報落亦異日一段佳話弟恨先去不
與七賢之數小刺較前稍有增定寄上請教天
氣稍溫旆旌可比良晤有期不多及

門人

袁紳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荊花齋集卷之十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尺牘

答李元善

即子髯

齋頭楊柳青翠若在眼前入春以來醉樹下幾
迴同社幾人作詩文幾篇此皆第時時形於夢
想者京師此時霜風尚割人地皮枯裂山無寸
毛非厚貂不得出真辜却好時節也近日與舍

弟日課詩文一篇暇則讀書胸中浩浩如漲水
忽決雲捲雷奔每一篇成兄弟自相嘆賞如姑
娘之自愛其轉人固以為真穢勿之恤也家兄
近作比往大進弟才雖綿薄至於掃時詩之陋
習為末季之先驅辨歐韓之極寃搗鈍賊之巢
穴自我而前未見有先發者亦弟得意事也寒
天無事大修著導莊弟著廣莊各七篇導者導
其流似跡非跡也廣者推廣其意自為一莊如
左氏之春秋易經之太玄也近又著餅史十三
篇餅史者記餅花之目與說如陸羽茶經愚叟
牡丹志之類最為醒目恨無力繕寫弟之近况
止此而已餘非所知故不贅

答毛太初

聞造房房已成否又聞為真哥取親已行聘否
此皆貧士極苦極繁難事柰何聚之一時每思
吾兄吾姊遠處荒村兒女啼號攀窻倚甕實為
難堪纔得了婚又欲了嫁纔得上梁又欲析家
一去一來未知何日得脫此苦兩甥從何師何

人能強阿翁前承索六子全書世間書可讀者甚多專索六子何也甥年尚幼古文且熟讀韓蘇餘不必讀倘志在芹葉坊刻時文看之不盡

答王百穀

一窮廣文騎高骨馬兀兀東華道上有何情致而芬王先生口齒耶殘冬至春燕地特寒處溫室中如蠟入殼強出拜容鬚眉皆冰手足僵冷掖而入門妻兒大笑以為琉壙光如來出世一

室之內墮指裂膚碎語謾罵不肖若不聞也者方且揮毫命楮恣意著述每一篇成跳躍大呼若狂若顛非誠不改其樂聊以寬啼號之妻子也南有堂前既添竹鶴此猶第六天中添得寶樹及伽陵鳥柰何向鐵圍山人道耶不肖往在吳一鶴忽飛來衙齋丹頂長喙狎之甚馴及病將歸之前一日鶴忽長鳴飛去似有知者然自今日談及亦幾談席矣

答梅客生

一春寒甚西直門外柳尚無萌蘗花朝之夕月甚明寒風割目與舍弟閒步東直道上興不可遏遂由北安門至藥王廟觀御河水時冰皮未解一望皓白冷光與月相磨寒氣酸骨趨至崇國寺寂無一人風鈴之聲與鴉吠相應苔殿上題額及古碑字了了可讀樹上寒鴉拍之不驚以礫投之亦不起疑其僵也忽大風吼蒼陰沙四集擁面疾趨齒牙澁澁有聲為樂未幾苦已百倍數日後又與舍弟一觀湍井枯條數莖略無新意京師之春如此窮官之興可知也冬間閉門著得廣莊七篇謹呈教

與郝仲興

兩到門皆為闢者所悞往日見兄無次不苦口言婦雙眉戚戚若處鑊湯烈焰中今歸矣弟知兄無大苦惱也楚人有脫公子於門者以馬箠撻之曰奴也不力門者不疑而遣之論者以為事公子之法則不可以為非愛公子亦不可今當事者之處兄弟以為楚人之所以事公子也

青山白石何處不可托足此三寸錐子與其用之不果用之論奏孰若用之為我用之泉石也此兄之所深願而不可得者已矣復何恨焉

答沈伯函

荆商之困極矣弟猶記少年過沙市時囂虛如沸諸大商巨賈鮮衣怒馬來往平康間金錢如丘綈錦如葦不數年中居民耗損市肆寂寥居者轉而南詎商者化為遊客鬻房典僕之家十室而九而當事者時欲取羨於額外屢盈屢溢

若之何不病且亟也今兄灼見弊源大破舊習不耗國不厲民此正荆民更生之時而中官之帑而翼者至矣窮竒之腹復何所厭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豈有命執楚人悍而喜亂今又激之噫此天下大可憂事也所望調停其中使餓帑不至於暴橫而商賈不至生心者唯在吾兄及當事諸大老耳時事如此將何所托足雖江河為淚恐不足以盡賈生之哭也客冬閑門著書二種呈教

馮侍郎座主

宏道踈節之罪上通于天入燕以來忽忽一歲無咫尺之刺通候師門豈非門牆之大罪人哉或者尊師矜其頑痴置之不齒宏庶幾可這萬一之罪不然雖盡三千之衆擊雷門之鼓至於革絃床毀猶不足以懺罪之毫末也宏出宰不效勉就閒冷終年閉門惟以讀書為事至於詩文間一把筆慨摹擬之流毒悲時論之險狹思一易其弦轡而才力單弱倡微和寡當今非吾

師誰可就正者近日黃中允輝顧編修天堦李檢討騰芳亦時時商證此事辟諸將傾之棟非一二細木所能支得師一主張時論自定何也以名與德與言皆足以厭心而奪其所趨也宏於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挾子瞻之辨而逸其氣無論七子即何李當在下風不知師曾見其詩否然亦宏之鄙見若此其當師意與否要非宏之所敢必也信筆

縷縷似亦無忌憚之甚宏私謂若果見罪前此
踈節已不勝其誅當在不重科之例若師憫其
情之無他而一槩容之雖有狂言亦必在矜恕
之列矣小刺七冊荒穢之甚謹呈上求削

龔惟長先生

四月不得家信不知二舅遂有此變賤兄弟聞
之悽愴之極因思浮生倏忽真如電火愁者固
愁不得幾何樂者又樂得幾何不如且料理末
後一着為吃緊餘俱閒事也甥近來於此道稍

知退步不論世情學問煩惱懽喜退得一步即
為穩實多少受用退之一字實安樂法門也故
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止即退也顏氏之學欲
從末由始有此字退步今尊所居之位即退位
也所行之事即退事也功名能退而不入念否
兒孫能退而不繫心否貪嗔媼綺能退而不作
礙否能退世法即道不能退道即世法冷煖在
心一反觀可知此近日所得省身要法十二時
中第一捷徑簡易者故不辭縷縷

李龍湖

得丘長孺書知翁結菴白下聞之潘尚寶亦云
南中山水清佳僕亦有卜居之志俟轉部當即
圖改近日讀何書有何得意事乞見示平生推
服盱江今得作對當知慶幸之甚南中有伴侶
矣若為不南也

答王以明

近日始學讀書盡心觀歐九老蘇曾子固陳同
甫陸務觀諸公文集每讀一篇心悸口舌自以

為未嘗識字然性不耐靜讀未終帙已呼羸馬
促諸年少出遊或逢佳水木耽翫竟日歸而自
責頑鈍如此當何所成乃以一婢自監讀書稍
倦令得訶責或提其耳或敲其頭或搔其鼻須
快醒乃止婢不如令者罰治之習久漸慣苦讀
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屢輒叫踴躍如渴
鹿之奔泉也曹公曰老而好學惟吾與袁伯業
當知讀書亦是難事求之於今若老秃去華弱
侯其人也去華易解已三脫稿而求精不已生

精神散緩甚仗此老為藥石畢竟舊習難除也

焦弱侯座主

宦途薄惡情態險側可笑無論師不欲聞即弟子亦不欲言之時時於潘雪松處得白下動定知師良慰宏竊謂師少而讀書即發二酉未盡之藏壯而成名即博人間不易得之名老而居山復結世出世大聰慧之侶種種殊勝之事萃諸一身他時縱位通顯其得意寧復過此知師之決不關懷也宏僻處東城交遊絕跡課士之

略粗有著述今呈二種求教

又

南中消息久疎不知師近日動定如何宏株守青氈又東城去人遠得一意讀書差易度日稍得轉部便圖改南非獨親傍佳人將亦卜居秦淮為終焉之計宏遊歷多矣山水之清佳人士之朴雅要未有如南中者也

李龍湖

兩通書侍者并無一耗豈書皆不達耶聞公結

菴棲霞棲霞木石俱佳但面西度夏苦熱耳顧
况詩云已是傷離客仍逢靳尚祠尚楚人也公
於楚中無緣柰何復與此翁相對天界去城稍
近中多閒地何不卜居於此宏稍轉即園改南
與公閒話之期近矣

答陶石簣

盛使來得兄書讀之快人放翁詩弟所甚愛但
濶大處不如歐蘇耳近讀陳同甫集氣魄豪蕩
明允之亞周美成詩文亦可人世間騷人全不

詩書隨聲妄詆欺侮先輩前有詩客謁弟偶見
案上所抄歐公詩駭愕久之自悔從前未曾識
字弟笑謂真不識字非漫語也廣莊是弟去冬
所作瓶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請教徐文長
傳雖不甚核然大是為文長吐氣往曾以老年
著述托孫司李久不得報恨恨兄幸令侍者錄
一紙送司李處渠當留意矣

答劉光州

往三弟道吳極口稱兄文藻氣骨抵燕後家兄

語狀尤悉謂兄沉而毅淺於世味而深於名理
南州固多士未有若君家兄弟之拔出者不肖
才不能文而心有所蓄間一發之於文如雨後
之蛙狂呼暴噪聞者或謂之閣閣或謂之鼓吹
然而蛙無是也兄大讀而賞之大約如古人聽
蛙愛驢鳴之類聲情所觸偶爾相關豈真下俚
之語足以暢幽懷而發興心哉兄丈過矣遠辱
賜教慚慙之甚風便無恤好音小刺一卷伴緘

馮琢師

得來有小啟通候師門想久入覽數日前於
黃中允處見師論詩手牘讀之躍然格外之論
非大宗匠誰能先發未季陋習當從此一變矣
宏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
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
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
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
效顰乎宏胸中有懷不敢不吐自以為世道隘
矣舍師不言更有誰可言者故敢不避荒謬直

陳膚見惟師矜其愚而教之令弟先生丰標玉立恨相識未久未足盡其輿論家兄弟近作皆欲請教以還朝在即將面受斤削但不知行李以何日發宏眼欲穿矣

又

宏寔不才無能供役作者獨謬謂古人詩文各出已見決不肯從人脚跟轉以故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詞客見者多戟手呵罵唯李龍湖黃平倩梅客生陶公望顧升伯李湘洲諸公稍

可自知狂謬數年藏匿不敢妄呈求教而思之醜新婦無羞阿家之理遂不自量盡出鄙作而師寬其督責諺加獎藉是頑鈍之質尚可鞭策他日猶得附於李習之張文潛之列也宏之所以躍然喜也近日國事紛紜東山之望朝野共之但時不可為豪傑無從着手真不若在山之樂也

答謝在杭

葡萄園之樂至今未減不意尊兄遂有此苦弟

謂此公最嫌人作樂每於世間樂人加意摧折
觀兄今歲事與弟昨歲所遭即可知已世間富
貴功名之人快意儘多此公殊不見恠獨一一
作達之人罰之恐後乃知樂之一字其福倍于
功名富貴遠矣吾兄豈以一二俗情上事而遂
改弦易轍耶努力自愛無過苦慟

答王總津大司馬

宏道自為童子即熟伯勛名中懷跋仰如太山
喬嶽每念古人如姚宋韓范者既異世不可得

見嘗欲一見當今豪傑耳其高論而目其擘畫
真稍得聞時務之大略與夫觀變應卒之機不
意入仕之年正伯居洛之日猶幸與郎君同籍
微言緒論略見典刑柰何盛年壯志遂抱宿艸
之痛哀哉此非獨一家之哭實某等之不幸也
當今國是紛紛無所取裁卅道人事不言可知
問之蘭孫伯骨力方健蒼生切東山之出四夷
懷司馬之望恐不得安枕貼席於田野間也蘭
孫年標嶽立後來之雋存初年兄雖去猶存自

當長笑山中何恨哉

答陶石簣

祁君來得書甚快兄既知此事不從問得便是好消息也弟近日始悟從前入處多是淨妙境界一屬淨妙便是惡知惡解彼以本來無物與時時拂拭分頓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尚未得謂之開眼况可謂之入道與平倩近益精進但欠瞥地耳併聞

答李元善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近日有一種新奇套子似新實腐恐一落此套則尤可厭惡之甚然弟所期於兄實不止此世情當出不當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我勝負心當退不當進若只同尋常人一般知見一般度日衆人所趨者我亦趨之如蠅之逐羶即此便是小人行徑矣何貴為丈夫哉若不為所難為忍所難忍此即如蟬蛸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

暮願兄具世外眼勿為流俗所沉也如何

答王百穀

聞近况甚適又言將有岱宗之遊僕來歲亦將乞假而南或得與杖屨相值亦佳事也江令君每會必劇談近復留心性命長安中得此良友殊不寂寞僕宦意甚闌又如作吳令時矣自思口腹無幾身世受用亦無幾安能勞碌事此生乎青氈雖閒要亦有拜客及不情應答之苦終不若山居之穩貼也涼鞋便可充遠遊履謹拜賜憶昔吏吳時曾向小平頭言及足下猶復記持不忘王先生真長者也

答顧秀才紹芾

細繹來札具領深肯不肖况味復似去吳令之日羈縻一官如觸籠之禽蓋上之歆如梅陶諸人擲冠投裾既不可得下之歆羶趨蠅赴甘宦途如美女如世人之所稔為而又不可得一身騎兩頭馬此其所以益苦也近日漸學斷肉此亦是學隱居之一端將欲併禁諸欲未免為血

肉所使常自諦觀官情不斷之根寔在於此受用幾何而貪戀如是吁可笑也已然竟亦須斷之試期既迫此是兄未了大債司李書聊為作之恐不能為力耳

答吳觀我編修

朗目不能不朗居士之目何也往日以山河大地為目今以音聲語言為目誰謂居士無目哉達磨云心如墻壁可以入道今居士眼如墻壁矣道在何處眼職視心官思功德則一眼浮在

面心居肉團為根是同舉世多無眼人而不聞有無心者何也若使無心是道則無眼亦道居士已得一根休復矣若眼光盡是瞎不是道則思慮盡者是真瞎其心者也眼不可瞎而心獨可瞎與達磨之言不知又當作何理會也如云墻壁言入道非言道體達磨直指人心者胡迂曲若此道若可入是門非道若言入門是從門入豈是家珍望居士詳悉指示

陶石簣

鄉僧某叅學頗力持來雲棲受戒更叅禮大居士求差別智願石簣以錢塘江為口秦望山為拂子為渠點破

李龍湖

白下人來云翁已去京更不知住何地有人云住通州老年旅泊未得所依世界真無友朋與何托足之無所也世人學道日進而僕日退近益學作下下根行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素栢曰其知彌高其行彌下始知古德教人修行持戒

即是向上事彼言性言心言玄言妙者皆虛見惑人所謂驢馱馬椿者也今叢林中如臨濟雲門諸宗皆已蕪沒獨牛山道場自唐以來不壞由此觀之果孰偏而孰圓耶淨土決愛看者多然白業之本戒為津梁望翁以語言三昧發明持戒因緣僕當募刻流布此救世之良藥利生之首事也幸勿以僕為下劣而擯斥之

答陳正甫

學道人得一疑情如得一珍寶何也未有疑而

不破破而不悟者但恐疑情輕微拈起便有不
拈便無今日見此子道理明日又見此子道理
則轉疑轉不悟耳弟輩往時逆人情說汪公便
道是戲今來順人情說汪公便道是正此是汪
公我執未化耳根不聰耳弟謂入頭不如兄者
正在此處然弟輩往時實是擔板古人云行起
解絕弟輩未免落入解坑所以但知無聲臭之
圓頓而不知洒掃應對之皆圓頓也弟近日頗
學下下根行一切煩碎等事力可能者斷斷行

之自思大丈夫出世一番不得艸艸過日耳有
可以切摩弟者望不惜苦口太原舅頗留心學
問恐體面崇高不暇談及極感相待之厚更望
有以植之

家報

四舅來聞大人及一家眷屬俱皈心白業此人
間第一希有事要知子孫滿前紆朱拖紫未足
為難唯信此一事是難之難者專持名字有甚
麼難而人自生疑阻盖此等出世大富貴天自

不肯輕易與人也。然欲學此事亦須堅行善法。所謂善法者謂如利濟忍耐等事也。蓋學道須先除我相慳貪等。我相之最粗者人。以我故慳貪。若利濟則克却慳貪之我也。人。以我故忿嫉。若忍耐則克却忿嫉之我也。究竟到聖佛亦只是無我。宣尼言四絕而終之以無我。是儒家亦先度我也。金剛經言四相而始之以無我。是諸佛亦只度得我也。我之為我其相甚粗而究竟到極微極細處。聖佛安之。故曰絕曰無。學人習之。故曰克曰度。今人不達此理。故將濟人利物皆看作小事。噫。孰知現前小事便是作聖作佛大解脫之場哉。寄來十疑論一冊。望細心看。閒時講與太母聽。大人具出世知見。當不以此為迂也。

答無念

所云意識行不得一着子。不知念禪如何受用。世間未有名聞利養。心不除煩惱。火焰熾然而可云意識行不得者也。夫貪嗔識也。貪嗔不行。

即是意識行不得也莫錯認也生輩從前亦坐此病望公剗却且將起信智度二論理會一番方知近時老宿去此事尚遠遠在鄧公雖未必證悟然一生修行當亦不至墮落若生與公全不修行我慢貢高其為泥犁種子無疑此時但當慟哭懺悔而已公今影響禪門公案作兒戲語向謂公進不知乃墮落至此耶公如退步知非發大猛勇願與公同結淨侶若依前只是舊時人願公一字亦莫相寄後添戲論無益矣汾

州普說一紙寄上幸細心看

答陶石簣

弟學道至此時乃始得下落耳非是退却初心也此道甚大今人略得路便云了事此實可笑如村間百姓不曾見考童生考秀才及入場屋得雋等事但見扮演蔡中郎傳接唱一曲便中狀元遂謂及第如此之易輒生希冀雖三尺童子亦笑之矣妙喜與李叅政書初入門人不可不觀書中云徃徃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

行久久為魔所攝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
經論中可證者甚多姑言其近者四卷楞伽達
磨印宗之書也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二祖
師續佛慧燈之書也萬善同歸六卷永明和尚
救宗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此書與近時毛道
所談之禪同耶否耶近代之禪所以有此流弊
者始則陽明以儒而濫禪既則豁渠諸人以禪
而濫儒禪者見諸儒泯沒世情之中以為不礙
而禪遂為撥因果之禪儒者借禪家一切圓融

之見以為發前賢所未發而儒遂為無忌憚之
儒不惟禪不成禪而儒亦不成儒矣海門居士
于此事亦有入處弟許之者非謂其止此而已
若復自以為足則尚是觀場之人與此道何啻
千里先儒一二相似之語今時作舉業者亦往
往有之此何足貴且此與生死何干所選先儒
書弟已見之要之無足道聖人之門閥尚未夢
見况其與者近讀禰花經中間種種奇特事可
疑甚多若是表法則是本無是事而記者故張

大之與假門第飾虛詞者何異棗栢論華嚴宗旨一切俱以為表其中若文殊普賢等皆以為表矣然則所謂表法者有是事謂之表耶抑無是事耶棗栢又云古來聖賢如仲尼顏淵等皆是表法實無是人是明明說二經所載諸事如論語記孔顏一般果可謂之有耶抑可謂之無耶兄試為弟通之幸勿以相似語言巧作和會也西方合論是弟殘冬所著恐尚有不親切處幸詳悉正之夏月入盤山東南無此奇觀西天

目當退一舍拙詩寄覽弟自去年九月已斷作詩偶探奇不免見獵耳

答黃無淨祠部

弟往在邸嘗語伯修曰今時作官遭橫口橫事者甚多安知獨不到我等也今日弔同鄉明日弔同年又明日弔某大老鬼多於人哭倍於賀又安知不到我等也以是無會不極口勸伯修歸及警策身心事蓋深慮朝露之無常石火之不待不幸而不待者果不相待痛哉然伯修有

甚深慧中陰當得自由但未盡漏人未免添一
番苦耳以弟觀之眼前數十年內所餘幾何縱
復得之有何光景若不力學皆是添業之日程
途有分資糧早辦便為得計去之遲速可勿論
也後事賴諸長兄得辦雖復骨肉何以加此弟
將以仲春前後迎至三輔水道迂緩從陸程為
便計至之日家祖母遂亦長逝此情可知臨書
莽莽不文不次

瓶花齋集卷之十



錦帆集序

桃源友弟江盈科進之撰

錦帆涇者吳王當日所載樓舩
簫鼓與其美人西施行樂歌舞
之地也闕今千百年霸業烟消



美人黃土而錦帆之水宛然如
舊姑蘇吳治寶踞其上此水抱
邑治如環乙未之歲余友中郎
袁君來宰吳殫力圖民昕夕拮
据憔悴之衆賴以頓蘇踰明年

君以過勞成疾上書乞歸凡七
請乃得解政去君性超悟深於
名理才敏妙嫻於詞賦第一行
作吏都成癩閣間或觸景起興
感事攄辭有所題詠撰著越二

年亦遂成帙其行也友人方子
公稍：裒次付諸梓問題於君
君自標曰錦帆集蓋不佞嘗詣
吳署謁君：指此水驕余曰是
錦帆淫也吳王霸業之餘戒乃

得撫而有之不亦快哉而其實
君鞅掌簿書食沐幾癯勞與余
等余因嘆曰同一錦帆淫耳當
吳王之時滿舩簫鼓及吳令之
身兩部鞭篥吳王用之紅姝綠

金州集
娥左歌右絃吳令御之疲民瘵
黎朝拊暮煦昔何以樂今何以
苦丈夫七尺相肖胡所遭苦樂
頓異乃爾雖然人生有涯苦樂
有窮惟山水為無盡操有窮之

具遊無盡之間而能與之俱不
朽者其唯文章乎君詩詞暨雜
著載在茲編者大端機自己出
思從應抽摭景眼前運精象外
取而讀之言、字、無不欲飛

真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覺者嗟
嗟後霸業而盡者此水乎與此
水而俱無盡者茲集乎夫君齒
冢少異日名山之業未可涯涘
乃錦帆獨託茲集以傳倘亦吳

王有知乞靈中郎之筆不靳西
施為君捧斝而令挾藻見奇有
如是耶余所蒞治百花洲在其
前而余日沾：刑名間不能有
所題詠撰著俾此地託以傳也

則百花洲之遭不逮茲淫遠甚
假使西施有靈問江郎夢中之
筆安在不佞無辭置對矣

萬曆己酉嘉平月朔

門下士文謙光書



錦帆集目錄

卷之一
詩

出燕別大哥三哥

盧溝道中

良鄉道中憶弟

宿涿州

河間逢北去人寄書口號

夜行

郵亭小餐

高唐道中

東阿道中晚望

過滕贈滕尹

舟中

舟中同黃綺石沈廣乘湯隕陸賦

往有誤傳龍君御死者作詩哭之後讀

塘報始知君御方立功塞上喜不自

勝因并前詩存之以識交情

附哭詩 三首

鶴林寺和上

舟中

同江進之登金山 二首

登焦山逢道人

漸漸詩戲題壁上

戲題齋壁

渡太湖

泊西洞庭

東山晚望

嘆鏡

乞歸不得

紀宦

初杜門

齋居戲題

戲東江進之

惜日

任意吟

荒園獨步

病起

夜起

偶成

獨坐

述懷

和江進之寒山寺之作

二首

初夏同江進之坐孫侍中池臺感賦

二首

贈汪咸池乃郎

別龔散木

席止 二首

登陽山

飲徐叅議園亭

病中見中秋連日雨東江進之

陶石簣兄弟遠來見訪詩以別之

少王郎為王幼度作

病中和黃道元至日禪寺夢愁詩

贈江進之 八首

哭臨漳令王子聲 二首

戲題黃道元瓶花齋

丘長孺 二首

初度戲題

答江進之別詩

別江郎

雪夜感懷同黃道元作

張伯起

曹以新

張幼于

皇甫仲璋

別黃道元信筆題扇上

劉子威 二首

迎春歌和江進之

縣齋孤寐時曹以新王百穀黃道元方

子公見過有賦

題方子公蓼莪館

歲暮即事

除夕同王百穀皇甫仲璋方子公衙齋

守歲

元日述懷

元日與客奕

述懷

別王百穀

卷之二

叙述

虎丘

上方

西洞庭

東洞庭

靈巖

陽山

陰澄湖

帟山橋

天池

橫山

穹窿

崑崙

楞伽

天平

錦帆涇

百花洲

姑蘇臺

吳中園亭紀略

雜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大家時文序

小修詩叙

題初簿罷官冊

識張幼于箴銘後

識張幼于惠泉詩後

識周生清秘圖後

題江進之城隍疏簿

書袁履善詩後

書曹以新王百穀除夕詩後

卷之三

尺牘

寄同社

與龔散木

龔左轄先生

谷林下先生

丘長孺

毛太初

王子聲

金州集
蘭澤雲澤舛

江長洲

龐丹徒

楊淇園

吳因之

湯義仍

徐漢明

沈博士

瞿太虛

李宏甫

龔惟學先生

伯修

王以明

湯義仍

屠長卿

荅人

陳正甫

羅隱南

龔惟學先生

管寧初

梅客生

湯義仍

管東溟

沈學博

王百穀

龔惟長先生

王以明

李子髯

沈廣乘

劉子威

潘去華

徐丞

朱虞言司理

曹以新王百穀

方子公

王秉白

小修

答諸舅

朱司理

曹魯川

卷之四

尺牘

張幼于

江進之

李本建

吳曲羅司理

伯修

皇甫二泉

聶崑山

陶石簣

陳正甫

孫太府

陶石簣

吳曲羅

朱司理

沈何山

何湘潭

董思白

朱司理

龔惟長先生

欽州陽秀才

張幼于

伯修

李健翁

羅隱南

張幼于

馮琢菴師

丘長孺

湯鄭陸

陶石簣

王聞溪

江進之

董思白

華秘書

管東溟

孫心易

王孟夙

顧紹芾秀才

何常熟

朱司理

朱司理

張幼于

諸學博

曹以新

王嘉定

錢象先

王百穀

朱司理

徐漁浦

范長白

江進之

倪崧山

江進之

黃綺石

李本建

聶崑山

附去吳七牘

乞歸稿一

乞歸稿二

乞改稿一

乞改稿二

乞改稿三

乞改稿四

乞改稿五

萬曆己酉秋勾吳

袁氏書種堂校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錦帆集目錄竟

錦帆集卷之一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詩

出燕別大哥二哥

長安二月時陽緩北風厲霜刀割地皮古木凜
寒氣紛紛驟馬塵曉起如雲沸置酒上南岡別
我好兄弟一女生三人頂踵皆相類發願窮無
生百劫相砥礪言前識鋒機死裏尋關振屠身

如鑒銅蓄口唯談義凡性溫而真弟性坦而毅
余性兼寬猛弦韋時相濟墮地便同根飛天亦
共翅一旦忽分首能不添憔悴白馬望吳門慘
淡無邊際畏路如畏席猜官如猜謎長兄見老
成勸余勉為吏錢穀慎出入上下忌同異小弟
發狂譚兄言胡乃贅胸臆自可行榮枯安足計
縱使掛彈章亦只數行字八十日彭澤獨非男
兒事言罷日西沉強起各分袂馬尾對馬尾東
西條異位欲哭近婦人一笑飛寒淚

盧溝道中

驛路風塵苦殊方伴侶稀馬猶思並轡鳥也厭
孤飛樹老春無態雲生山有衣紅亭拚一醉留
着闌寒威

良鄉道中憶弟

同調古無有相憐今亦稀如何萬里去又作兩
行飛孤塔衝人主寒雲並馬歸長安三月裏好
得看輕肥

宿涿州

金州集
旅館侵霜氣，踈題度月明。
侍兒偎火語，黠鼠背燈行。
別弟心常楚，離家夢不清。
相去未半載，馬足幾千程。

河間逢北去人寄書口號

為報東征使，行行路若干。
長途雖厭倦，弱體幸平安。
逆旅春無況，離亭夢亦寒。
愁心揮不斷，日暮幾千端。

夜行

野暗毛精壘，天昏太史河。
陰林晴見火山，店夜

聞鐮獨樹疑人立，衝風似鬼過。
僕夫前慰我，官路已無多。

郵亭小餐

獨上長亭，慈溶溶水拍堤。
庖人供薄餅，童子薦香梨。
朱鬣魚三寸，白花酒半提。
黃昏人欲去，窓外馬頻嘶。

高唐道中

好似蘇季子，辭燕又向齊。
鄉心隨日暮，望眼盡天低。
古道荒人影，寒沙重馬蹄。
如何愧小鳥，不

占一枝棲

東阿道中晚望

東風吹綻紅亭樹，獨上高原愁日暮。
可憐驪馬蹄下塵，吹作遊人眼中霧。
青山漸高日漸低，荒園凍雀一聲啼。
三歸臺畔古碑沒，項羽墳頭石馬嘶。

過滕贈滕尹

乘月過滕子，踏沙度薛城。
山雲封去馬，野雀上行旌。
官舍栽花徧，民家種柳成。
停車問父老之

子有能聲

舟中

白鳥當窓坐，青山映水行。
看雲諸態冷，弔古百愁生。
近海魚爭大，鄰淮酒欲清。
長亭不可數，回首呂梁城。

舟中同黃綺石沈廣乘湯隕陸賦

天上飛王鳥，人間看郭舟。
霞光晴入市，雲氣晚成樓。
肝膽皆知盡，腰肢各未休。
浮生尚五斗，空復念滄洲。

往有誤傳龍君御死者作詩哭之後讀塘
報始知君御方立功塞上喜不自勝因并
前詩存之以識交情
舌簇分明巧情鍾分外癡傳君無妄死累我斷
腸詩擲果嬌胡女從軍小健兒陰山三大雪千
里白旌旗

附哭詩

可憐千片玉竟作一堆塵住世燈前影居官浪
裏身從來善飲噉頗亦健精神曾不得四十傷

哉如此人

二

不分成遷客那堪掩夜臺人應銷朽骨鬼亦溺
寒灰海闊霸魂度天昏恠雨來高堂懸愛子早
晚若為哀

三

多少人間死於君特愴神玄言從此盡白日柰
何春禮法讐狂士乾坤侮僞人黃泉如地上容
易勿顛嗔

金中集
鶴林寺和上

竹裏逢開士花間覓著書
禪觀今果足文字往
因餘聽雨知魚樂開軒任柳疎
自憐嬰世網敢復事空虛

舟中

莫自誇強項逢人且折腰
微生信坎止作吏也逍遙
山月領歸棹江雲湊晚潮
古來差快意唯有一王喬

同江進之登金山

浩淼臨孤石區中第一觀
重重樓閣幻種種畫
圖看沙暖鵬雛出窓虛
海蛤寒古來名蹟在只有法彫殘

二

寶楯千年碧爐烟鎮日青
穿藤逢石怒倚檻噴
波腥是月皆來戶無塵可上
高汲泉燃活火試與驗茶經

登焦山逢道人

問君何計得心休
口不能言但點頭
潮去潮來

分子午花開花落驗春秋窓間低穴常穿集竈
下殘炊每下揆敝衲如烟身似鳥過年將作武
夷詩

漸漸詩戲題壁上

明月漸漸高青山漸漸卑花枝漸漸紅春色漸
漸虧祿食漸漸多牙齒漸漸稀姬妾漸漸廣顏
色漸漸衰賤當壯盛日歡非少年時功德黑暗
女一步不相離天地猶缺陷人世總參差何方
尋至樂稽首問仙師

戲題齋壁

一作刀筆吏通身埋故紙鞭笞慘容顏薄領枯
心髓奔走疲馬牛跪拜羞奴婢複衣炎日中赤
面霜風秉心若捕鼠猫身似近羶蟻舉眼盡無
權垂頭私自鄙南山一頃豈可以沒餘齒千鐘
麩與糟百城經若史結廬甌革峯繫艇車臺水
至理本無非從心即為是豈不愛熱官思之爛
熟爾

渡太湖

野樹澄秋氣，孤蓬冒晚暉。
魚舟懸網出，溪叟載鹽歸。
山疊鸚哥翠，浪驅白鳥飛。
天風吹水立，細雨濺重衣。

泊西洞庭

白浪浸天冷，青山引黛長。
朝童迷水恠，夜女出江黃。
種橘皆成市，鑿山半作堂。
路疑煩指點，洞口覓漁郎。

東山晚望

轉巖人間少，翻愁大地空。
石枯山眼白，霞射水

頭紅浪惡，驚三老魚稀。
祭五風竒峰探不盡，點點亂流中。

嘆鏡

湖州鏡子開生練，昨日紅顏今皺面。
只道鏡子不長情，誰知我面時時變。
背文回合雙蛟戲，千鐘粟錦藏鴛翅。
潤眼方鼻淺翠紋，古籀盤屈烏銀字。
拂拭旋生縷縷烟，摩挲喜得重重翠。
古往今來半尺銅，人間多少傷心淚。

乞歸不得

不放陶潛去空陳李密情有懷漸狗馬無路達
神明竹影交愁字鶯啼作怨聲但憑因果在墮
血誓來生

紀宦

薄宦經年許心情好欲慵詩書攻俗諱耳目信
塵封生女從呼因學音漸是儂令吳何所有震
澤兩高峰

初杜門

一笑揮銅綬高眠謝部民放風疏垢髮信懶着

閒身吏省公移字堂清案牘塵靜居堪養性州
郡但勞人

齋居戲題

深入終防餌高張遠避羅課兒書上字聽客唱
吳歌檢藥神方少疏經悟語多一枝生計足五
斗柰人何

戲柬江進之

作令真成累全身總是歸道傍春自譎人裏鬼
相依緩繫牛皮帶寬披燕子衣雲霄終有翼學

取一行飛

惜日

芳樹低簷淺遊絲繞戶牽閒情觀秘戲消日坐
枯禪范蠡藏身險莊周入夢顛浮生如石火何
物可長年

任意吟

解帶腰肢免投閒意態踈縱心搜樂事信口釋
群書萬物齊非馬千仙飽壁魚有名終是累無
用可還虛

荒園獨步

寒食春猶爛東風草自羊花燃無焰火柳吐不
機綿宦博人間累貧遭妻子憐微官如可典乞
我買山錢

病起

病起心情太閒來禮法踈愁聽傳事板懶答問
安書不去終慚鵠無才合類樗何如逃世網髡
髮事空虛

夜起

金明集
涼月穿紗見微風響樹來夜蟲親火語窓鼠觸
明迴坐卧憑書遣行藏作謎猜終宵眠不得無
計緩愁哀

偶成

嵇疇終疑傲陶潛總任真祇因圖事簡不敢恨
家貧宦邸為歡少鄉書報死頻彌天都是網何
處有閒身

獨坐

胸臆知難盡行藏未可陳攤書嫌字小烹水試

茶新撥悶占茅卜祈歸拜土神閒雲與倦鳥終
是一流人

述懷

歲月無停晷遷流快織梭寐來趨夜壑老去皺
恒河悟法東西祖藏身大小何一漚能幾許枉
自着愁多

和江進之寒山寺之作

山寺依人境乘閒且杖藜好花營地種熟鳥認
枝棲洗鉢防茶老開軒礙竹低西來空有義記

取鵲鳩啼

二

忍艸侵堦偏涼雲濕座飛愛花僧是業伺食鳥
成撥一榻書和卷三生鉢與衣塵勞方未已合
爪頷飯依

初夏同江進之坐孫侍中池臺感賦

竹裡回文徑花間卍字欄銀塘驕水鴨羅幄護
風蘭邸報傳來悶良膏到處難東南供費極不
忍更凋殘

二

細果亞枝重垂藤拂幔低沉香熏睡犬松子食
雛雞情鳥雄雌狎名花姊妹齊繁華終有氣端
不似山棲

贈江咸池乃郎

不是干時客零丁向吳越家貧訪故人吞聲學
干謁先鬼能文章清新好氣骨遺篇猶入梓桂
枝已摧折不忍念姓名逢君滋哽咽衰哉勿復
言長風捲愁雪

別龔散木

梅雨濯江干江風細吐寒紅亭一杯酒慘無賓
主歡天風吹子墮倏忽送子還遊踪如電影閃
爍太無端子曰為官苦予嗟行路難各自相慰
勞言言沁肺肝與子如林鳥升沉各羽翰別子
如湍水東西異波瀾何時一合併白首臭春蘭
萍散有時聚雲老終還山江頭風日雨容易雕
朱顏

席正

一片千人石瑩晶若有神劍光銷不盡留與醉
花人

二

問此石上歌何如生公說石若解點頭聞歌也
當徹

登陽山

巉石蹲如象枯松駁似鱗鶴仙可處是龍母果
然神穴有能言獸巖多不語人吳宮零落盡踪
跡果誰真

飲徐叅議園亭

古徑盤空出危梁
濺水行藥欄斜
布置山子幻生成
歎五天容破玲瓏
石貌清游鱗與倦鳥
種種見幽情

病中見中秋連日雨東江進之

禁中藥帙滿床頭
雙挾青鬟坐小樓
疾疾愁愁三日雨
昏昏滑滑一年秋

陶石簣兄弟遠來見訪詩以別之

五步一花開十步一花飛
不知誰家子鬱鬱吐

清姿恬淡僧標格
瀟灑士威儀
手提白玉塵身披淺色衣
徒步入閭門
揮羽上階墀
僮僕盡魁偉
一暫而肥
或言是山人
或言星相師
或云鄉里子
聞聲始覺非
通刺無姓名
短紙摺不齊
一揖徑登床
艸艸寒暄而執手
不問病捧腹
但言饑設黍
呼兒子蒸魚
命小妻廣長舌
有象突兀語難羈
欲窮人外理
先剖世間疑
五行何因起
天地何高卑
鵠烏何白黑
日月何盈虧
生胡然而至
死胡然而歸
天胡然而喜
鬼胡然而悲

事無微不究語無響不奇獨不及臧否一切細
碎詞玄旨窮三日清言暢四肢愛君深入理恐
我倦傷脾未作經年別先為五日辭入宮尋西
子涉水弔鷓夷七十二螺髻三萬六玻璃山水
既奇敵相得永因依有如重瞳郎配合皇英妃
又如曹阿瞞生逢大耳兒石公貌高古林屋洞
傾歌玉遠消夏灣水齧千人磯浪頭懸閭里屋
底腥蛟螭山鬼攀蘿出鮫人傍檻晞甲者如鼉
鼉主者如象犀幽者穿海底高者躡雲梯綠橘

黃柑樹青牛白馬祠土人進新果鄉女貢山鷄
勝事紛難記名山到始知三朝盡縹緲一雨負
莫釐歸來為我言山水見鬚眉長公八九紀炸
子二十詩字字傳實跡語語發光輝不獨作者
難讀者亦應稀譚罷理前問愁來申後期還將
赤金子試我白綿鋌拈花憐佛笑摘葉止兒啼
蹶殺子胡犬踢到西河獅擊石原無竹悟桃空
有枝一番銅鍊語萬仞箭鋒機病得發而減客
以樂忘疲流連十許日情短六箇時丈夫一滴

金中集
淚錯落貴珠璣今日若為別相顧浩漣而去去
復去去吳江落日低

少王郎為王幼度作

寒氣如山壓霜重珠閣銀題連曉動吹笙十五
少王郎手搦青梧拴綵鳳禿衫淺揖無賓主湍
握青烟噴白塵金爐霍霍獅子鳴膩燭雙雙芙蓉
蓉吐乳花如雪滴春香百刻無多情則長西施
入越夷光死鸚鵡無魂鴛鴦斷腸麗娃宮裏苔三
尺旋拂遺綦嗅香跡古井晶瑩惱殺人夢裡行

雲誰到席

病中和黃道元至日禪寺夢愁詩

一番花信又成春百結枯腸萬轉輪鈴下久停
辰後版功曹空閣案間塵消愁莫問弓蛇影對
境聊觀石火身宮縷添來非我有祇應添得與
遊人

贈江進之

苑花經四果門柳近千枝年儉遲君俸官貧獨
我知痛民心似病感事淚成詩不是催科拙由

金瓶梅
來薄繭絲

二

數疊銅符篆一揮案牘塵賓朋嗔事簡妻子恠
官貧德畏民無獄道治鬼不神知君本仙令家
世武陵人

三

窺銅憐貌減鬢覺霜欺鄉語青奴誤宦情白
鳥知佳兒能問字小婦與填辭解得庭中樂閒
官亦可為

四

幾年名茂宰艷冶古長洲霸氣吳宮盡濤聲震
澤秋花深苑作國人去館為樓簫管家家曲那
能不醉侯

五

端居持簡體吏隱見仙才案牘皆詩料紛厖亦
酒杯橫鳥移卵去靈鵲抱巢來一見逍遙作知
君咲口開

進之有道遙記

六

債子今應長錢兄久不神簿書行流水叅佐擁
空塵蓄古頻分客題詩每向人退齋修竹裡盆
沼漾文鱗

七

嘗膽經時苦勞薪幾日休禿鬚黃印綬芒履黑
平頭簿領分從事腰肢惱督郵可憐人似玉羸
得髮如秋

八

專諸遺舊劍西子變新娥國大遊民聚時清艷

事多炫城花似面絡地水如羅團扇前溪上吳
娘唱子歌

哭臨漳令王子聲

窮冬夜冷蘭煙黑死字傳來聽不得白日誰防
鬼射人瘡荒頗恠天如墨憶昨與君發長安白
齒青眉吐肺肝小杯擊筑大杯舞優兒牙板角
盤盤別來愁絕湘鱗字蠟花箋子無高翅銅雀
臺邊萬縷腸館娃宮裏千行淚麒麟蹶地青鸞
叫不得生書得死報帝前金管豈無人何必如

花一年少天公錯注不回頭銀匣沉沉地下秋
漳水萬年嘶石馬帝鄉龍愁兩廢丘

二

垂頭再哭哭聲啞長夜幽幽悲逝者破玉錘珠
可惜人天何言哉無知也三哭眼酸淚枯欲流
不得流焚香告天願天為我開咽喉顏淵魯高
士胡為三十二而死休靈均楚直臣云何枯槁
江潭望君門而媒蹇修雲何為而投閣賀何為
而賦樓渴何為而病馬癩何為而疾牛龍何愚

而觸網鰲何細而隨鈎山何卑而成水海何升
而為丘聖者不能言愚者不能憂田巴與惠子
眯朦雙白頭即如王子聲高第十二秋窮年只
淹蹇低眉拜督郵讒言復間之刺心如戈矛纏
棺布三尺棲身土一杯嗟乎子聲汝生不能一
日牙牌青綬拱揖長安道又不能拂衣故園補
綴先人艸萬里迢迢魄伴魂一具瘦骨官送老
福君何其薄奪君何其早和氏空有泣楚國無
以寶漳水平漳臺傾吁嗟乎王子聲

戲題黃道元瓶花齋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雖淺淡幸可托
貧家一枝兩枝正三枝四枝斜宜直不宜曲鬪
清不鬪奢傍佛楊枝水入碗酪奴茶以此顏君
齋一倍添妍華

丘長孺

不問南和北都成故與新放開雙孔眼閱盡一
時人言語誰同味肝腸孰最真金陵居可買是
否作佳隣

二

橫金米如珠洞庭春似雪只恐君不來君來我
當設酒可供千人米亦勾三月君來當即來明
日吳令發

初度戲題

碌碌復碌碌浮生如轉轂帝宏匝地羅人窟彌
天獄墮地三十載強半是顰蹙筭喜無十星量
愁有千斛十五歲以前師傅苦拘束朝愁日上
春暮愁書難讀十五歲以後龜手事場屋儒巾

才去頭官網又纏足千眇得一官萬眇得微祿
誰知微五斗妻子轉枵腹顏色低上官肝腸枯
案牘舉止動得過憎恚若相觸月不十回圓酒
無三朝熟來者不可知去者不可贖欲留色枯
槁欲歸心彳亍一病覺昨非萬仞遂黃鵠勿以
徑寸榮易茲尋丈辱

答江進之別詩

橫將一尺素寫出銷魂別淚深筆波紅情苦綃
文裂事君才兩載相期礪高節有過必直陳無

憂不共切密意真蘭旃奇談飛金屑案牘與文
史一一相商決對客語如綿當機鋒似鍊喜怒
性情真緩急肝腸熱所以小修言江郎吳令傑
官雖暫時離交豈中道輟古井絕迴波深山無
化雪

別江郎

江郎貌奇崛文字多古質十三讀父書十五夢
先筆父母憐愛之保護常在膝何不從我遊扁
舟訪二室

雪夜感懷同黃道元作

旅館寂無人童僕三兩輩白勢壓山來雲冷天
憔悴燈寒字欲青爐死灰相對流火掣空飛錯
落如星碎可惜行樂場都被微官礙歌喉絡飛
珠誰家佳姊妹

張伯起

兩年稀面見一字到官踈白石連雲煮青苓帶
雨鋤尊前紅拂傳花下古釵書兄弟多名理何
山故不如

曹以新

遯跡皋橋去親知夢亦踈近花安酒曰避雨約
床書梅癖林和靖鶴心孫太初長慶名不死有
子亦為餘

張幼于

家貧因任俠譽起為顛狂盛事追求點高標屬
李王鹿皮充卧具鵲尾薦經床不復呼名字彌
天說小張

皇甫仲璋

金中集
愛客常投轄登盤必市鮮茶烹無色水香煉不
然煙高士披先傳稽勳拾舊編藤花繚閣子點
點綴青錢

別黃道元信筆題扇上

千里負空囊蹇足投吳令客子既數竒主人復
善病薄俗異臨邛好事乏程鄭逆居垂半載無
人知名姓乞飯隨白足傭經販大聖未免無魚
歌能不馴龍性貧者士之常達豈文章命舌在
即王侯文成足歌詠去矣莫徘徊無官誰相敬

劉子威

盛事推弘正高才足雁行丹書函姓字石鼓式
文章管庫名伊呂閉門讀老莊時賢零落盡天
壤一劉郎

二

山居忘甲子玄想證無生天意私高士人間瑞
老成文章不死藥形體歲星精避世羞藜火挺
鐙傳五行

迎春歌和江進之

東風吹暖婁江樹三衢九陌凝曉霧白馬如龍
破雪飛犢車碾水穿香度鏡吹拍拍走煙塵炫
服靚粧十萬人羅額鮮妍芬綵勝社歌繚繞簇
芒神緋衣金帶印如斗前列長官後太守烏紗
新縷漢宮花青奴跪進屠蘇酒採蓮舟上玉作
幢歌童毛女白雙雙梨園舊樂三千部蘇州新
譜十三腔假面胡頭跳如席窄衫繡袴搥大鼓
金蟒纏胸神鬼裝白衣合掌觀音舞觀者如山
錦相屬雜沓誰分絲與肉一絡香風吹笑聲十

里紅紗遮醉玉青蓮衫子藕荷裳透額垂髻淡
淡粧拾得春條奈姊妹袖來瓜子擲兒郎急管
繁絃又一時千門楊柳破青枝獨有閉門袁大
令塵擁書床生網絲

縣齋孤寂時曹以新王百穀黃道元方子
公見過有賦

官向清時嬾囊添舊日貧琴孤將贈客鶴慣不
疑人怕死婦妻子休官謝鬼神寒雲流日影霞
氣赤鱗鱗

題方子公蓼莪館

小築依蒿里高篇寄蓼莪
天空猶墮雪地苦不生
蘿夜月呼山鬼秋墳咽楚歌
近軒多古柏攀折淚如何

歲暮即事

蘭焰添鎿重花光簇夜紅
綵枝閒玉剪金帖冷屏風
宦意如霜艸鄉心折晚鴻
誰能學少女眉畫入時工

除夕同王百穀皇甫仲璋方子公衙齋守

歲

懶貼宜春字聊為卒歲歌
官能容脫網客喜不張羅
始覺門如謝剛慚肉似何
江湖新管領一徑白雲多

元日述懷

客署閑花事鄉心醉柳條
閉門春艸長高枕白雲驕
牛馬呼仍在鷗鵬路已遙
有田堪種米磬折笑前朝

元日與客奕

三百爭馳道十千計賭錢屠蘇慚得後奕品僭
居前花錦添新日霜毛減少年誰能黑白裏悟
得遠公禪

述懷

種樹先芝桂栽不度薜蘿故園懸祖炳敗絮擁
妻羅丘壑馳驅甚玄虛色相多市朝無拘管何
處不漁簑

別王百穀

河上青霜雁字斜西風匹馬又天涯錦帆徑逸

郎官舍冠子橋通處士家好事每供梅月水清
齋長試穀前茶東鄰不是無妹子眼底何人解
浣紗

門人

袁舛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錦帆集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錦帆集卷之二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叙述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
城故簫鼓樓舡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
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至
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鄙屋

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
后至山門擲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
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輓電霍無得而
狀布席之初謳者百千分曹部署競以新艷相
角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搔首頓足者得
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
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
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
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

用一夫登塲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
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
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
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
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晚樹尤可觀面北為
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
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
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
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吏吳兩載登席

金中集
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
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
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歌
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席丘
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上方

石湖之上為上方山孤絕秀冶巨浸漱灑光漾
几席虎丘一片石殆未可伯仲論也江進之曰
上方信竒至於霜巖突立砥平如水烹泉弄月

令人轉憶千人石耳余曰上方千頃席丘一杯
上方四顧皆伏席丘遠翠稠疊而起高不踰夏
屋夫席丘之麗辟則名姝冶客置之園亭與盆
景假山爭勝可也上方如披褐道士丰神秀特
踞震澤而瞰包山豈以此易彼哉是日進之邀
余及小修弟看月令小青奴罰盞至夜半霜露
沾衣酒力不能勝始歸歸而東方白矣

西洞庭

環洞庭皆水也浮而怪皆山也山之陰陽皆石

也石之四皆村落也尺膚寸毛皆花果也山之
秀削而特者曰縹緲恠而巉者曰石公曰大小
龍桴而幽者曰林屋石皆殊絕而態各出不相
襲龍山石偃水而罅與風水相吞吐石公天矯
丹梯翠屏林屋或為怒虩或為伏犀或連絡而
下瞰如老翁之憑其幼石之極觀也林屋穿山
不五簇地而行其腹者至十餘里其奧不極鬼
宮仙宅莫可究也山村幽冶而繁消夏灣最勝
民居百餘家負縹緲面小太湖山左右垂臂案

山如髻纍纍立水中山地沃一畝千緡族植而
穎者曰涵村梅後堡櫻東村橘天王寺橙其他
楊梅枇杷林檎鴨脚之屬彌野皆是余山行凡
兩日牛馬簿牘遠若隔世將遂披髮入谷永與
世辭方為世勞薪胡可得也陶周望曰余登包
山而知西湖之小也夫六橋如房中單幅畫飛
來峰盆石耳因出所著行記以示余曰山之神
情態貌盡于此耶周望曰不然所可言者止此
大凡指水石之奇與烟林之豐縹緲巖崖之高峻

以名洞庭者皆非知洞庭者也余曰然

東洞庭

東洞庭一名胥母莫釐其最高處也其山似包山差小主峯似縹緲差卑巉巖似石公龍山差平廬居似消夏灣差薄冠帶文章之士昔盛東今略相敵耳陶周望曰余三度欲登莫釐輒雨遂自包山歸然終不釋余曰圖美人欠伸者其妖麗乃不在面不必更求眉目也周望大咲吳人好遊自其一癖然遊洞庭者絕少雖騷人逸

士有白首未見太湖者余以簿書錢穀之人乍拋牛馬暫友麋鹿樂何可言徘徊顧視乃益自雄真不愧作五湖長矣

靈巖

吏吳匆忙無閑晷偶因勘潦過支硎天平靈巖諸山每至一山呈帖者如雨竒石幽巖寓目即過至靈巖稍閒探館娃遺址殘花舊石口實兩子心知其妄而不能不色動凡烟雲之變隼與夫風泉之鳴激妄意娥眉夸骨之鬼猶有存者

有情之感可一笑也登琴臺觀湖山夕嵐可謂
絕景洗石讀磨崖書不甚辨問響屈廊僧指谷
間松址已蕪沒獨兩石井尚晶瑩一病僧坐石
上汲井花洗鉢問採香涇云在山下古今過夫
差者皆首女禍而余友江進之平胥廟獨云忠
臣不逐鴟夷去縱有西施國豈亡聞者或以為
病余為之解曰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
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入劉禪竟為俘虜亡國
之罪豈獨在色噫真後人不昧此語不然未有
不為厲端者矣

陽山

陽山高出諸山長亘數十里分隸兩縣山下為
白龍祠父老言東晉時有白衣翁投宿民家一
夕而去民家女遂有孕後產一白龍頭角宛然
冉冉而升女遂驚絕至今山有龍母塚土人祠
之祠前有栢一株大可二十圍數年前猶見白
龍掛枝上如一疋練徘徊顧望若省覲者每旱
禱雨輒應以靈異故載在祀典今年六月旱魃

為災余與江進之隨太府乞靈祠下初時白日
鏢地萬里無纖雲因與進之同登山巔纔抵箭
闕四山雲霧如磐咫尺不辨呼吸之間傾盆倒
峽平疇皆滿相顧駭愕而去然則龍亦神物也
哉

陰澄湖

潼子門下船北去一里為陰澄湖湖三面受風
每盛夏時遊舟綺錯清歌緩板酣呼窮日夜亦
勝遊也王百穀曰湖上有龍王祠陰澄蓋應澤

之訛云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披襟解
帶涼風颯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不知
身之為吏也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客主倉惶
未能成禮而別百穀又為余言吳兒以六月之
廿四日遊荷花蕩傾國而出雖漁刀小艇顧覓
皆空士女競為時粧淡服摩肩簇舄舟中之氣
如燔熱冶而遊人自以為樂殊覺無謂余咲曰
六月烏紗有熱于此者矣噫今之君子能不以
苦為樂以熱惱為清涼者幾人哉

金華集
席山橋

從光福山下渡席山橋兩峽一溪青巒四匝有湖在其中濶十餘里亂流而渡至青芝山足山前長堤一帶幾與湖埒堤上梔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燦爛如萬大錦落花染水作浪堤上妖童麗人歌板相屬不減西湖僧為余言董氏創此堤費不貲時年饑甚民無所得粟董氏令載土一舟者得米數斗旬日之內土至如山遂成大堤山間松萬本叅雲翳片石可有怪者碧欄紅榭與白波翠巘相映後山水園池之勝可謂兼之矣嗟夫此山若得林和靖倪雲林一二輩粧點其中豈不人與山俱勝哉奈何層巒疊嶂不以宅人而以宅鬼悲夫

天池

從賀九嶺而進別是一洞天峭壁削成車不得方軌飛樓跨之輿騎從樓下度踰嶺而西平疇廣野與青巒紫羅相映發時方春仲晚梅未盡謝花片沾衣香霧霏霏瀾漫十餘里一望皓白

若殘雪在枝竒石艷卉間一點綴青篁翠栢叅
差而出種種奪目無暇記憶歸來思之十不得
一獨夢境恍惚餘芬猶在枕席間耳土人以茶
為業隙地皆種茶室廬不甚大行旅亦少雞犬
隱隱若在雲中因誦蘇子瞻空山無人水流花
開之偈宛然如畫四顧叅曹無一人可語者余
因下輿令兩小奚掖而行問若佳否皆云疲甚
那得佳行數里始至山足道旁青松若老龍鱗
長林叅天蒼巖蔽日幽異不可名狀纔至山腰

屏山獻青畫巒滴翠兩年塵土面目為之洗盡
低迴片晷宛爾秦餘馬首紅塵恍若隔世事矣
天池在山半方可數十餘丈其泉玉色橫浸山
腹山巔有石如蓮花瓣翠蕊搖空鮮芳可愛余
時以勘地而往無暇得造峰頂至今為恨窅照
菴在池旁內有石室三間柱瓦皆石刻鏤甚精
室後石殿一殿甚宏敞內外柱皆石圍三尺許
禪堂僧舍周繞其側亦勝地也時寺僧方有構
菴內行脚掛搭者多余意欲諷其去因大書簡

板以散之

橫山

橫山去城十里而遙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橫因而得名一名踞湖以其背臨太湖勢若箕踞也余以勘災過山下艸艸登臨未及領略嗟夫往日綠疇今為白浪方與父老咨嗟何暇葛巾緩帶作人間風雅事乎即此一節俗吏之苦甚矣山周迴甚廣環以佛刹如薦福楞伽治平寶華之類皆在亦勝槩也吳越時此山最為要地隋

文帝曾移郡邑于此今治平寺有越公井或曰吳朝大井或曰井在吳王郊臺下乃吳王開而素浚之皆不可考矣

穹窿

穹窿高深甲于他山比陽山尤高古赤松子採赤石脂處也山下田多荒蕪內高外卑不能貯升斗水五日不雨則其田如龜腹用是土著之民逃移者半余既勘得其實乃為減其正額每年稞稅征十之五漕兌不及焉民稍稍有起色

金中集
矣山間有盤石父老相傳為朱買臣讀書臺東
西兩嶺相趨名曰銅嶺盧志云此山特高峻郡
之鎮也以余論之山雖高峻然石近于質貌近
於頑不及支硎天平諸山遠矣

岑寧

岑寧形如獅子一名獅山俗說此山在太湖中
禹治水時令童男女引出欲以填水至鶴邑不
復進因名鶴阜今西南有兩小山石如卷岸禹
所用牽山也其說頗不經余登華山曾一過其

處巉巖恠石摩牙怒爪森森欲攫人為之屏息
股慄形家言此山與胥門相直甚不利于郡城
諸門皆有水關浮梁而胥獨無以此聞往時有
違眾作橋者橋成郡中士大夫廢放略盡遂相
率毀橋今吳一時大老去者紛紛數年以來登
賢書者減于往額郡中二千石皆不及政成而
去論者乃復委罪于門外石坊矣

楞伽

楞伽一名支硎吳地記云支公嘗隱此山後得

道乘白馬升雲而去余謂升雲事不見于本傳豈非好事者因世說神駿一語附會其說耶楊循吉曰此山去城不遠清僻可賞至于茶梅烟雪景物擅奇名勝共遊之山也聞二三月間遊人甚勝青絲華管雜沓山間不減上方席丘余往過山下正值紛厯之時奇石幽巒拔起雲際寓目即歸未暇登覽歸來與江進之約欲以春和時往而病尋作乞骸去矣名山勝水信亦有緣哉山上有寒泉雨後轟雷噴雪極為可觀石

門尤奇特兩石突起如門下臨絕壑有馬跡石俗說支公好蓄駿馬足跡猶存石上有馬溺黃色一帶

天平

天平山以白樂天顯山腹有亭亭側清泉泠泠不竭所謂白雲泉也吳邑志云天平在吳中最高為嵩萃多奇石山半白雲泉亦為吳中第一水蘇舜欽有詩云清溪至峰前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聚立欲言語石竇落玉泉泠泠四時雨

吳人至今稱之聞方春時遊舟甚盛簫管綺羅
與上方諸山等余過天平時天已垂黑駐足未
定山下水灾状子雪片飛來余不復知山為何
物矣

錦帆涇

錦帆涇在吳縣治前涇已湮塞酒樓跨其上僅
得小渠一線耳俗傳吳王與諸宮娃錦帆游樂
于此故名楊志謂市郭之中徒杠相望無容掛
帆謬矣夫陵谷相尋沙海變易厥土塗泥今為
上則朱樓畫閣安知昔不為翠濤白浪哉或云
涇即舊子城壕未知孰是

百花洲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
逢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
無他物惟得二三十糞艘鱗次氤氛數里而已
進之大咲而別

姑蘇臺

胥門城上有小石亭一間去門數武俗說姑蘇

臺舊址在此余攷諸書俱不類吳越春秋云闔閭春夏治于姑蘇之臺旦食鮓山晝荐蘇臺越絕書云胥門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游姑蘇之臺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山水記云姑蘇臺作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為名去國廿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由此觀之臺倚山枕流峻絕人境當在踞湖胥山之間矣

吳中園亭紀略

錢氏南園蘇子美滄浪亭朱長文樂園范成大石湖舊隱今皆荒廢近日唯葑門徐叅議園最盛云是吳匏菴舊圃湖石數峰亭亭立水上疊而為壁穴而為洞懸而為飛瀑匝而為湖朱樓複閣古木幽篁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祇園軒豁爽塏一花一石有林下風氣徐園微傷巧麗耳王文恪園在閭胥兩門之間旁枕夏駕湖水石亦美稍有傾圮處葺之則佳徐岡卿園在閭

門外下塘宏麗軒舉前樓後廳皆可醉容石屏
為周生時臣所堆高三丈闊可二十丈玲瓏峭
削如一幅山水橫披了無堆疊痕妙手也堂側
有土壠甚高多古木壠上太湖石一座高二丈
餘妍巧甲于江南相傳為朱勔所鑿石盤沉湖
底覓之不得遂未果行後為烏程董氏搆去載
至中流石沒董氏乃破費募善沒者取之須臾
得盤石亦隨出今為徐氏有范長白為余言此
石每夜有光燭空然則石亦神物矣哉拙政園

在齊門內余未及觀陶周望甚稱之喬木茂林
澄川翠幹周迴里許方諸名園為最古矣

雜著

諸大家持文序

今代以文取士謂之舉業士雖借以取世資弗
貴也厭其時也夫以後視今今猶古也以文取
士文猶詩也後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盧駱之
顧奚必古文詞而後不朽且所謂古文者至今
日而敝極矣何也優于漢謂之文不文矣奴于

唐謂之詩不詩矣取宋元諸公之餘沫而潤色之謂之詞曲諸家不詞曲諸家矣大約愈古愈近愈似愈贗天地間真文漸滅殆盡獨博士家言猶有可取其體無沿襲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機軸亦異二百年來上之所以取士與士子之伸其獨往者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為文不類古至擯斥之不見齒于詞林嗟夫彼不知有時也安知有文夫沈之畫祝之字今也然有偽為吳興之筆

永和之書者不敢與之論高下矣宣之陶方之金今也然有偽為古鍾鼎及哥柴等窰者不得與之論輕重矣何則貴其真也今之所謂可傳者大抵皆假骨董贗法帖類也彼聖人賢者理雖近腐而意則常新詞雖近卑而調則無前以彼較此孰傳而孰不可傳也哉

小修詩叙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復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歲餘即著黃山雪二

賦幾五千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釘鉅傳以相
如太冲之法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
以異也然弟自厭薄之棄去顧獨喜讀老子莊
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註疏多言外趣旁及
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既長膽量愈廓
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
傑為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群而不
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
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

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
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
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特情與境會頃刻千言
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
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
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
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蓋
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
則必欲準于盛唐剽襲摹擬影響步趨見人有

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

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艸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于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蓋弟既不得志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嘗貧而沈湎嬉戲不知樽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

路之感予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
是謂真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
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
離騷一經忿懣之極黨人偷樂衆女謠詠不揆
中情信讒齋怒昏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
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
音怨矣寧有不傷者且燥濕異地剛柔異性若
夫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
疑焉

題初簿罷官冊

官與人非二也有不得不二者時也夫居今之
時處簿書會稽之間而欲以重厚長者之道行
之必敗故夫儒而吏者有三不可以君子待其
身而不信世間之有小人一不可也任書生翫
龔脫略之習而少脂韋斌媚之致二不可也我
信其心人疑其迹我復不能暴其心而文其迹
三不可也然則人生涉世亦難矣我夫初君固
楚之篤行儒者也始以文章起家聲名籍甚當

第矣不第教授里中其高足之徒相繼公車取青紫矣而竟不第久之以明經貢太學又久之謁選得吳門簿夫初君宜第而不第貢何也貢于初君不宜貢士之謁選者或佐郡或受縣庶幾可以少行其志矣而最下乃受簿簿又于貢不宜他邑之簿事簡民易馭優游治辦或得遷去若夫吳門者百冗紛厖民情險惡變幻機詐之極者也為令者尚不能無畫方畫圓之苦而况下于令者乎則吳門又于簿不宜操此數不

宜而君又以實心行實政欲獲乎上隴游越射吾知其不能也夫士元不任百里尹緯不任令史非不任也不屑也初君者果若龐與尹耶即不然而以彼古心質行恂恂振振望而知其為儒者也使之雅步謦序刑範六館豈不亦師儒之選哉而乃束之以下吏之事以至于召謗積疑侘傺而去則深可惜也予又聞初君家居時慷慨然諾周人之急至其服官所陰庇于民者良多待君不自言耳而竟不食其報謂天何維

然初君幸而人與官二耳二之則官去而人猶
在然則上之人亦罷吳縣主簿耳非罷君也君
今失吳縣主簿耳君尚在也守己之行聽天之
命適來適去何忤何辱君亦可以自慰矣夫

識張幼于歲銘後

余觀古今士君子如相如竊卓方朔俳優中郎
醉龍阮籍毋喪酒肉不絕口若此類者皆世之
所謂放達人也又如御前數馬省中閱樹不冠
入廁自以為罪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慎密人

也兩種若冰炭不相入吾輩宜何居袁子曰兩
者不相肖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
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今若強放達
者而為慎密強慎密者而為放達續鳧足斷鶴
脛不亦大可嘆哉夫幼于氏淳謙周密恂恂規
矩亦其天性然耳若以此矜持守墨事櫛物比
目為極則而嘆今古高視濶步不矜細行之流
以為不必有則是拘儒小夫效顰學步之陋習
耳而以之美幼于豈真知幼于者歟

識張幼于惠泉詩後

余友麻城丘長孺東遊吳會載惠山泉三十罈之團風長孺先歸命僕輩擔回僕輩惡其重也隨傾于江至倒灌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長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即邀城中諸好事嘗水諸好事如期皆來團坐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磁甌盛少許遞相議然後飲之興玩經時始細嚼嚥下喉中汨汨有聲乃相視而歎曰美哉水也非長孺高興吾輩此生何緣得飲此水皆歎羨不置

而去半月後諸僕相爭互發其私事長孺大恚逐其僕諸好事之飲水者聞之媿歎而已又余弟小修向亦東詢載惠山中冷泉各二尊歸以紅箋書泉名記之經月餘抵家箋字俱磨滅余詰弟曰孰為惠山孰為中冷弟不能辨嘗之亦復不能辨相顧大咲然惠山實勝中冷何況倒灌河水自余吏吳來嘗水既多已能辨之矣偶讀幼于此冊因憶往事不覺絕倒此事政與東坡沂陽美猪肉事相類書之并博幼于一咲

識周生清秘圖後

不才之木得子而才故知匠石不能盡木之用
嗟夫豈獨木哉世有拙士支離龍鐘不堪世務
頭若蓬杆不中巾冠面若灰盆口如破盂不工
媚咲腰挺而直足勁而短不善曲折此亦天下
之至不才也而一入山林經至人之繩削則為
龍為象為雲為鶴林壑過而成輝松桂蔭而生
色竒姿異質不可名狀是亦七物之類也矣嗟
夫安得至人而與之竟不才之用哉

題江進之城隍疏簿

茂苑公此舉甚便但往歲見羽流緇徒每每借
此以脂膏其腹靈宇未就而主者已充囊盈篋
上者為子母錢下者為酒肉為狹巷曲邪之用
丹碧稍塗金其外而紫其內不一二年頽然如
故矣若然則長吏與若曹市是長吏易與也夫
幽有鬼責而世固有不畏鬼者不曰錙計而毛
責之有此冊在乎今與而約工成有勸不則為
三百斤長枷以待冊凡一百葉印五十顆施者

母用朱簽敬題字白紙上

書袁履善詩後

履善年八十餘骨健如鐵每賦一題如時鮮澗
芹之類多至百首其詩意艱詞刻近日雲間作
詩者多效之蘇八目之為松江派履善為人軒
爽詼譎畧無老態余極喜之尤以拳自負所著
有拳經文簡而法窮深抉奧五木經馬戲譜不
足道也張劬予為余言王元美一夕與諸名士
宴集諸名士競賦古體元美曰不然可擬袁履

善體移時方成唯元美賦得羅漢一篇酷似猶
記其中一語云民脂罄土災余謂履善詩自不
至此然元美一時滑稽之才可想見其萬一矣
書曹以新王百穀除夕詩後

元美先生死曹以新不勝西州路之慟遂移居
郡城蕭然窮巷門無襍賓儁士也王百穀雅與
余善宅枕錦帆涇去縣署不百武百穀絕不以
私干謁余甚重之而好事者倡為不根之言流
播遠近衣冠田野一日而遍上者駭中者疑下

者喜竟不知為何人所造吳中流言大率如此
余既抱病乞歸衙齋荒寂賴二君時時過譚積
塊頗消除夕百穀與子公等守歲齋中各有詩
百穀詩云衙齋寂寂五辛盤老樹空庭雪片寒
歲月速如將去客風煙淡比乍辭官投林羽自
知樊苦縱壑鱗今賴網寬紅燭也隨人惜別風
前流淚不曾乾以新詩以他事未至後續詩曰
江左平疇白浪遙賃春空寓伯通橋蓬門歲計
羞藜糝花縣春情惜柳條梳髮鏡中霜易鬢寄
愁天上雪難消流光不為浮生住樵盡寒燈夜
倍迢近日錢希言亦富才情詩律精工吳中騷
客如林後進之士意必有高才博學埋名艸澤
者然余未之見矣

門人

袁升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錦帆集卷之三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尺牘

寄同社

弟已令吳中矣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
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石有長老
但恐五百里糧長來唐突人耳吏道縛人未知
向後景狀如何先此報知

與龔散木

人生何可一藝無成也如作詩不成即當專精下棋如世所稱小方小李是也又不成即當一意蹴踘搗彈如世所稱查八十郭道士等是也凡藝到極精處皆可成名強如世間浮泛詩文百倍幸勿州州度日勉之

龔左轄先生

天下奇人聚京師者某已得遍觀大約趨利者如沙趨名者如礫趨性命者如夜光明月千百

人中僅得一二人一二人中僅得一二分而已矣阿賓頗為同儕所推許昨梅中丞邀請數次因塞上苦寒尚未及行梅英靈漢子也某恨不識其人阿賓識有餘而膽氣未充正是多會人廣叅求之時想故鄉一片地橫是麟鳳塞滿真不必令其在家也

答林下先生

數年閑適不知一旦忙苦乃爾此知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柰之何嗟夫雷光泡影後歲知幾何

時而奔走塵土無復生人半刻之樂名雖作官
實當官耳先生家道隆崇百無一闕歲月如花
樂何可言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
奇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安口極世間之
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觥
罍若飛燭氣薰天巾簪委地皓魄入帷花影流
衣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
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就中擇一識
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亦曹

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
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
一部知己數人游閒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
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
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鉢
歌妓之院分餐粥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為怪
五快活也大抵世間只有兩種人若能屏絕塵
慮妻山侶后此為最上如其不然放情極意抑
其次也若只求田間舍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

金中集
緊要人不可為訓古來聖賢如嗣宗安石樂天
子瞻顧阿瑛輩皆信得此一着及所以他一生
得力不然與東隣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異哉

丘長孺

聞長孺病甚念念若長孺死東南風雅盡矣能
無念耶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
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
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
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家弟秋間欲過

吳雖過吳亦只好冷坐衙齋看詩讀書不得如
往時携胡孫登席丘山故事也近日遊興發不
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
可飲太湖一勺水可遊洞庭一塊石可登不大
落莫也如何

毛太初

弟已得吳令令甚煩苦殊不如田舍翁飲酒下
棋之樂也兩甥想益聰明讀書何處肉舖河畔
三义港前恐非陶鑄舉人進士之所移至縣中

如何大兄教子弟一要擇地二要出學錢銀中
不可夾銅貨中不可夾布此尤第一緊要事計
此字到時田中青翠可愛矣要得富須真正下
老實種田莫兒戲人生三十歲何可使囊無餘
錢囤無餘米居住無高堂廣廈到口無肥酒大
肉也可羞也

王子聲

弟屈指平生別苦唯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
湖上別一長老合今而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
病此別非病非情亦復填膺之甚弟亦不知所
以也征東將軍主人無驚人先生遂亦無僕矣
惜哉此將軍無緣甚也讀扇頭詩字字涕淚再
見何期令人腸痛

蘭澤雲澤舛

金閭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簫鼓歌童舞
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艸危石欲
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
陌振衣莫釐之峰濯足席丘之后此自遊客之

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鷄衣百結之糧長黃口
利舌之刁民及蟻蝨滿身之囚徒耳然則蘇何
有于令令何關于蘇哉聚首村中一樽一杓便
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長日折腰俯首去所好
而從所惡語語實際一字非迂若復不信請看
來春吳縣堂上有袁知縣腳跡否

江長洲

唯。矣令煩苦其實良朋相聚亦是快事他日
席丘一塊石太湖一勺水傳吾兩人佳話未可

知也

龐丹徒

何物拳石如此突兀弟已得縱觀其盛但尚負
焦山一日債耳已暮不能入城明晨當奉謁環
城皆山也一樽一盞一奚惟命

楊淇園

燕中讌集畧見高雅然尚未得盡傾腸胃喉中
隱隱有如許欲吐未吐之物至今尚鬱鬱胸臆
間也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

項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盡人苦令
邪抑令苦人邪夫古有鳴琴飛鳥栽花種柳者
不知此輩有何工夫作此閑伎倆古今人不相
及豈直倍屣哉

吳因之

頃與顧升伯談一夕甚快出禪入儒有書冊來
所未睹因憶爾時若得因之在座點綴數語當
益佳何緣惜此一行凡近日作何行徑他日作
何了當宰官耶頭陀耶行年四十脚跟不定待

何時定若弟則願為人中牛馬天中修羅法中
散聖雖不知于大道如何然弟受用如此足矣

湯義仍

作吳令備諸苦趣不知遂昌令君近趣若何俗
語云鵲般白鴉般黑由此推之當不免矣人生
幾日耳長林豐艸何所不適而自苦若是每看
陶潛非不欲官者非不醜貧者但欲官之心不
勝其好適之心醜貧之心不勝其厭勞之心故
竟歸去來兮寧乞食而不悔耳弟觀古往今來

金性集
唯有討便宜人是第一種人故漆園子首以逍
遙名篇鵬唯大故垂天之翼人不得而籠致之
若其可籠必鶩鴨雞犬之類與夫負重致遠之
牛馬耳何也為人用也然則大人終無用哉五
石之瓢浮游于江海叅天之樹逍遙乎廣莫之
野大人之用亦若此而已矣且易不以龍配大
人乎豈可物也飛則九天潛則九地而人豈得
人言則小人也弟小人也人之奔走驅逐我固
亦又何厭焉下筆及此近况可知知已教我

徐漢明

讀手書不啻空谷之音知近造卓然益信小修
向日許可之不謬也弟觀世間學道有三種人
有出世有諧世有適世出世者達磨馬祖臨濟
德山之屬是也其人一瞻一視皆具鋒刃以慈
悲之心而行根毒之事苦海舟航要無出此非
真正丈夫決不能于此出手已矣不可復得矣
諧世者河南一派立定脚跟講道德仁義者皆

是其學問甚切近人情但粘帶處多不能近朕
蹊跬之外所以約世有餘超乘不足適世者柳
下子犁列禦寇阮籍之徒是也以為禪戒行不
足以為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是非
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務最天
下不緊要人惟于世無所忤然而賢人君子則
斥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人以為自適
之極心竊慕之除此之外有種浮泛不切依憑
古人之式樣取潤賢聖之餘沫妄自尊大欺已
欺人弟以為此乃孔門之優孟衣冠之盜賊後
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近見如此敢以聞之高
明不知高明復何居焉

沈博士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春朝寒暑矣何也
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蚋
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于奔命十圍
之腰綿于弱柳每照鬚眉輒爾自嫌故園松菊
若復隔世夫伯鸞傭工人耳尚爾遊世彭澤乞

金竹集
丐子耳羞見督郵而况鄉黨自好之士乎但以
作吏此中尚有一二件未了事欲了故爾遲遲
亦是名根未除若復桃花水發魚苗風生請看
漁郎歸棹別是一番行徑矣嗟乎袁生豈復人
間人耶寫至此不覺神魂俱動尊大幸勿笑其
迂也

瞿太虛

宏甫曾相見否不到廬山尋落處象王阜孔湯
遠天無盡居士若不踢番溺壺恐終以堯率悅
為文章僧耳

李宏甫

作吳令亦頗簡易但無柰奔走何耳家弟為梅
大巡撫接去聞兩人者甚相懽弟來書云不數
日當至吳轉首即至湖上矣吳中無一人語及
此者幸床頭有藏書一部愁可以破顏病可以
健脾胃昏可以醒眼有便莫惜佳示

龔惟長先生

無官一身輕斯語誠然甥自領吳令來如披十

重鐵甲不知縣官之束縛人何以如此不離煩
惱而證解脫此乃古先生誑語甥官味真覺無
十分之一人生幾日耳而以沒來由之苦易吾
無窮之樂哉計欲來歲乞休割斷藕絲作世間
大自在人無論知縣不作即教官亦不願作矣
實境實情尊人前何敢以套語相誑直是煩苦
無聊覺烏紗可厭惡之甚不得不從此一途耳
此外更無長策也

伯修

大人至吳住四越月不見燕臺一字近發舟西
矣弟在此無可樂者獨近日勘灾而出放舟五
湖信宿縹緲峰頂遍觀七十二峰之勝差覺得
意遊龍洞觀無礙居士舊跡不勝痒痒洞深六
七里聞山中道士云至格凡處別是一洞天弟
無靈威丈人手段又積潦湍洞不敢輒入躊躇
而歸返舟靈巖睹館娃故址其山不甚高而幽
竒甲于吳中帝丘不堪作奴且其中多勝概過
響屨廊觀西施履跡遊剪香涇思吳宮花艸低

金中集
徊顧視千載若新至欲別不能別有情之癡至
于如此可發一咲近日學問頗覺長進否吳儂
解語者徐叅議園亭徐少卿歌兒耳性命真友
天下實難奚獨一區哉王衷白無疑可破何必
破疑蕭玄圃本無疑何必求疑瞿洞觀過蘇自
咲往日之癡有大人相矣但不脫菩薩氣耳顧
非伯是我輩人不知生死心如何吳中運糧僚
佐至京師者不下五六人信使不絕閒官何惜
一張紙一研墨數行字乎三哥想已行不另裁

王以明

作吳令甚辛苦然已知作令矣幕中無一人語
及此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甚哉法友
之難也遊客中可語者屠長卿軒軒霞舉略無
些子酸俗氣餘碌碌耳夫吳中詩畫如林山人
如蚊冠蓋如雲公庭私室非套則諛一表中郎
能堪幾許煎爍油入麵中當無出理雖欲不墮
落不可得矣近日一少年過吳頗有高識其意
氣凌厲一世殆難為敵屈指當今儁人首小修

次長孺生復為以明傳神彼亦知有以明矣少年又嘆當今列宿毫無光彩獨翼軫間稍有氣色耳然乎否耶

湯義仍

作令無甚難事但損得一分便是一分才彼多事者非生事即是不及事耳吳地宿稱難治弟以一簡持之頗覺就緒但無柰奔走何兄老吏也有可以請益者不妨教我長卿雋人東上括蒼不知唾落幾許珠璣

屠長卿

欲與長卿一別而竟未能俗吏之縛束人甚矣明年將挂冠從長卿遊此意已決會湯義仍先生幸及之

荅人

走不能書而有書癖不能詩而有詩腸不能酒而有酒態故每遇書則觀遇詩則讀遇酒則留連深夜亦復頽然今足下所須適中鄙人之嗜敢自外乎三都之重原不在皇甫公一叙足下

殆者其將隱乎當為足下傳之

陳正甫

相別便已半載尚未及通訊一字吳令匆忙乃爾近日學問想益大進部下有可與譚者否生在此無苦不堪道大略鷄鳴而起三更而息每困頓時輒思世間有長夜寤睡者不知定是何福修得其視尊兄作徽州太爺尊如帝釋樂如自在天而其地又如衆香國者苦樂豈直仙凡之隔哉舍弟好遊固其一癖自京都走塞上入

秣陵弟初入衙齋鬱鬱不樂復思遠遊素聞新安黃山之勝又得尊兄作主人是以一來弟不過欲遍遊名勝採烟霞入詩囊耳非誠欲作抽豐客也尊兄善視之為幸

羅隱南

作令已忘却苦因矣既忘却苦作官何難弟是以喜然忘却苦則作官將無了日矣弟是以益大懼也何也人未有不偃偻其腰足恭其面苦其心志餓其體膚勞其筋骨百苦備嘗而至三

台八座者也必百苦備嘗而後台座可望是在
官一日一日活地獄也人亦何為而樂地獄也
哉

龔惟學先生

瓜步經由不得一見讀手書腸為之痛平日不
慣惜別今若爾人到苦處情自深耳又三哥從
濟寧來途中亦竟相左何也三哥念尊之甚亦
感之深至臨清行李不戒僅以身免此時携燕
玉住衙齋頗過快活日子然遊興不已又與蔣

蘭居同遊西湖便道上徽州去矣嘉祥名區且
又事簡民淳可卧而理但豕牛之鼎而以烹雞
無亦非其任乎令吳無甚難事無奈近日歸興
濃何最關情者堂上垂白之人想尊此念更深
然則作官皆苦趣耳苦何可戀而人貧之若是
愚矣哉新夫人有消息否美而慧必有賢子嘉
祥自昔產麟當為新夫人券

管寧初

令一也有仙令有才令有奔走之令奔走者處

衝要之區朝夕止供僕役若弟輩是也其人最
苦最下才令雖當錄劇而才足以副之用刀不
折遊刃有餘力量氣魄件件過人然一任之後
而骨髓竭于內鬚髮枯于外矣雖可喜亦可憐
也若仙令則以美才遇美地門無過客巷無爭
民山水文章之樂不減于昔人而循良聲譽常
出諸同事之上雖未必出鳧入鵝然而栽花鳴
琴則已寬然有餘閒矣聞龍門簡甚兄復多才
弟且為兄券讀手書具知見憐何日斗酒相勞
共譚科斗時事耶

梅客生

家弟自雲中歸極口稱梅開府才略蓋世識見
絕倫且意氣投合不減龐道玄之遇于節使也
所不同者于公踈開府密于公急開府緩于公
一揮千金開府衣無重帛三之校量兩公如此
公自度與頓孰為勝劣執古之英雄知此道者
晉有康樂唐即于公宋有夏英更歷數千年指
不一二屈不圖今日于明公見之聞近日鄉思

金中集
頗切然不光黃之間有隱君子焉歸而與其徒
醉酒逃禪政不必建牙吹角終老塞上也如何
吳令繇衝苦痛入骨沒柰何只得低頭做去終
是措大無遠志耳顧冲菴曾一過蘇與舍弟在
席立一宿而別近日蔣蘭居過吳又將舍弟邀
入武林去矣附報

湯義仍

近况如何長作此官况當不甚佳然僻在萬山
中無車馬往來况亦當不甚惡也所云春衫小
坐者随任不聞亦是吳因若爾弟亦管得着矣
腸中欲語者甚多紙上却寫不盡俟異日面譚
永嘉黃國信佳士也千里而見表生又知慕義
仍先生矣此其人豈俗子耶料中郎之屣可倒
義仍之榻亦可下矣

管東溟

天臺去書議論妙甚但以圓判見地以方判教
體未免意圓語滯何也若見定圓則圓亦是方
此一箇圓字便是千劫萬劫之繫驢橛矣可不

慎與若教定方則歷代聖賢各具一手眼各出一機軸而皆能垂手為人何與見若定圓見必不深教若定方教必不神非道之至者夫見即教教即見非二物也公試思之見即教金剛以無我相滅度衆生教即見楞嚴以一微塵轉大法輪寫至此葛藤滿紙幸有以復我

沈學博

家大人相訪將無減廣文首管乎得手教知相勉勵然僕亦聊復弄筆耳非真難之苦之也陽城有言撫字心勞催科以拙僕則謂撫字當逸催科當巧簡而不煩下安上恬撫字不甚逸乎弊孔盡杜百姓樂輸催科不甚巧乎竊有志焉而尚未之逮也不知左右頗有所聞不有幸教之

王百穀

旁觀者謬謂仙令不知令自謂苦行頭陀也佳詩上比摩詰下亦不失儲劉家弟極寶之閱罷即襲之筭中矣家弟嚮承翦拂近深相企慕不

勝望岫之嘆世俗諱談執自其常態若舉世喜
談之執亦不足重矣

龔惟學先生

聞嘉祥民淳事簡真是一快入擁座間紅出看
西山碧此自人間第一佳事不謂作令備有此
樂令吳只得箇不忙耳無他受用去歲曾一涉
太湖觀七十二峰絕勝處真非人境今歲一過
天池硯石諸山甥嘗謂吳令苦樂皆異人何也
過客如蠅士官若鱗是非如影其他錢穀案牘

無論即此三苦誰復能堪之若夫山川之秀麗
人物之色澤歌喉之宛轉海錯之珍異百巧之
川湊高士之雲集維京都亦難之今吳已饒之
矣洋洋乎固大國之風哉今之稱吳令者見樂
而不見苦故每譽過其實而其任吳令者見苦
而不見樂又不免畏過其實甥意獨謬謂不然
故維苦其苦而亦樂其樂想尊者聞之必大有
當于心矣三哥住衙半年甚快活別後不知作
何景象時家下有人至外祖母舅俱有書報平

安外祖紙尾尚作小楷二行真地行仙也不多
及

王以明

世上未有一人不居苦境者其境年變而月不
同苦亦因之故作官則有官之苦作神仙則有
神仙之苦作佛則有佛之苦作樂則有樂之苦
作達則有達之苦世安得有徹底甜者唯孔方
兄庶幾近之而此物偏與世之勞薪為侶有稍
知自逸者便掉臂不願去之唯恐不遠然則人

無如苦何耶亦有說焉人至苦莫令若矣當其
奔走塵沙不異牛馬何苦如之少為入衙齋脫
冠解帶又不知痛快將何如者何也眼不暇求
色即此色耳不暇求音即此音口不暇求味即
此味鼻不暇求香即此香身不暇求佚即此佚
心不暇求雲搜天想即此想當此之時百骸俱
適萬念盡銷焉知其他始知人有真苦雖至樂
不能使之不苦人有真樂雖至苦亦不能使之
不樂故人有苦必有樂有極苦必有極樂知苦

之必有樂故不求樂知樂之生於苦故不畏苦
故知苦樂之說者可以常貧可以常賤可以長
不死矣中郎近日受用如此敢以聞之有道

李子髯

髯公近日作詩否若不作詩何以遣此這寂寞
日子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奕為寄
有以色為寄有以技為寄有以文為寄古之達
士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肖浮泛虛度
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

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
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鍊床銅柱刀山劍樹
也大拉世上無難為的事只胡亂做將去自有
水到渠成日子如子髯之才天下事何不可為
只怕慎重太過不肯挨着便做勉之扒毋負知
已相成之意可也

沈廣乘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
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

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
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
直消一副咲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
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唯有一段
沒證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
可塵徃徃令人趨避不及迺道無地難矣難矣
尊兄清聲華問灌滿耳根來札何為過自抑損
若弟則終為不到岼之苦行頭陀而已矣王寧
海過姑蘇弟適有潤州之行不及一面惆悵曷

勝

劉子威

走非不願作官柰事與心違耳昨早有父老具
呈者不肖便書紙尾云鄉遥心懶忍作宦遊之
人食少事煩恐是長眠之客雖一時戲筆然不
肖方寸大約盡于此矣懷令伯報劉之情薄太
真絕裾之忍高弘景挂冠之致抱元亮五斗之
慚無安仁河陽之花有長卿文園之病兼此數
者可能一日安于地方耶一字非欺高明體察

潘去華

海內人士不肖踏幾半矣如大廓達爽朗真不可多得當由多劫不曾染半點塵俗氣書生氣紗帽氣故耳即此單刀直入何憂不佛然大尚為他說所扭信之過篤雖菩薩寄位不介染淨亦是門外草菴耳安可遂認為棲息之處耶夫今之為閣部大臣子者大則陰卿貳小亦二千石而上可謂榮且遇矣然而有志之士寧守一經雖公車屢誥不以此而易彼何也以男兒各

有出身之路也今明明一條大道不自往來而必欲借庇蔭于他人丈或別有授記耶抑欲借此以覺悟愚蒙耶若爾則真大慈大悲之用心非不肖所能窺測也樵源盛事不肖深信之然不肖終要自己尋一出頭或仙或佛決不敢從他人問路請以質之了凡先生如何既同出世作師友少有所蓄便當吐出萬惟財察

徐丞

誰不樂作官第有至情萬不得已者雖為亦無

金帳集
味矣食無味兒女子皆知吐之官無味而不知吐必且嘔噦隨之至于身命俱喪而後已此不肖日夜所痛心者也箭既離弦無返迴勢幸財察

朱虞言司理

連牘不得請嘔血疔遂大作近已作床褥中物不知可得起否懷萬不得已之情行大不相干之事苟未免有腸亦復誰能遣此病也宜矣惠開有言人生不得行胸臆縱年百歲猶為天今有懷不能宣有性命不能保縱三公猶為賤也况乃區區一令乎人生如寄多憂何為走能有幾條腸堪此百憂煎爍耶

曹以新王百穀

連日頭眩目昏嘔血數升恐遂不能起未免以墓文累大筆也柰何柰何哉不肖此時唯首丘是望報劉又屬第二着矣嗟夫聖明在上小臣雖不敢效彭澤之顰曳漆園之尾然亦安可以性命殉官爵耶鄙志決矣高明察之

方子公

小兒子未落胎毛詎識之無公非為上大人師者病中鬱鬱無况欲借談鋒少寬窄腸耳維懷朱育之奇媿非侯巴之問謹令家僮下榻設皋比以候

王秉白

聞近日精進甚何無一字相示弟自令吳來舌頭已入口內眉毛亦閣眼上凡勿謂弟好奇大過也

小修

潘雪松留吳二日與之肆談甚快今世講學無出此公之上者有眼如天有胸如日有口如河若得此人學道所就殆不可量成佛作祖反掌間耳近聞大人同諸舅結社樂老極是極是有玉蘭作師矣可無弟子宋禕乎傳語柱下尊極圖之海內飲豪如吳江靖江諸君俱死矣止湖口在耳吳人張隱君有言吾積財以防老也積快活以防死也名言哉窮官無可奉大人諸舅

錦帆集
者謹緘二語獻上弟轉呈之

答諸舅

近日聞作十老會家是樂事有一分樂一分有一錢樂一錢不必預為福先甥在此隨分度日亦自受用若有一毫要還債要潤家要買好服飾心事豈能脫灑如此田宅尤不必買他年若得休致但乞黃山數畝閒地茅屋三間志願畢矣家中數畝自留與妻子度日我不管他他亦照管不得我也

朱司理

冊葉八紙俱已如命其中王曹兩張負名已久若錢希言則吳中後來雋才名不及諸公而才無出其右者明公觀詩當自知之

曹魯川

走弱冠即留意禪宗迄今無所得然竊聞之禪者定也又禪代不息之義如春之禪而為秋晝之禪而為夜是也既謂之禪則遷流無已變動不常安有定轍而學禪者又安有定法可守哉

且夫禪固不必退也然亦何必於進固不必疾也亦何必於闇是故有敝屣王位者則亦有現疾毘耶者有終身宰執者則有沉金湘水者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可以道途轍跡議華嚴不思議境界耶夫進退事也非進退理也即進退非進退事理無礙也進不礙退退不礙進事事無礙也即進即退故曰行布不礙圓融進者自進退者自退故曰圓融不礙行布法爾如然豈容戲論且佛所云小始終頓等教云者豈真謂諸

教之外別有一圓教哉以隨根說法故有此止啼之黃葉耳不知諸佛出世小即是圓何必捨小圓即是權何必取圓尚無有深何有于淺華嚴迥出常情政在于此故經中如主山神主河神飛行夜刹大力鬼王人非人等之類一切皆冠以佛號微而一草一木皆是毘盧遮那見身各各不相羨各各不相礙安有初中等教為小乘而圓教為大乘之理此皆後來小根阿師傳虛証實故有此謗法之譚試看通玄解中有

此情量之語否耶若謂真有小始等教又自有
一圓教是教外有剩法不得謂之圓矣若謂圓
教可以該小始等教而小始等教不能該圓教
是大中能現小小中不能現大亦不得謂之圓
矣佛不舍太子乎達磨不舍太子乎當時便在
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為此偏枯不可訓之事
似亦不圓之甚矣要知佛之圓不在出家與不
出家我之圓不在類佛與不類佛人之圓不在
同我與不同我通乎此可以立地成佛語事事

無礙法界矣區區行藏如空中鳥跡去即是是
留亦非非自不必以佛法為案且佛亦人也豈
有三頭六臂乎何用相慕哉因來諭及華嚴法
界故敢盡其狂愚唯終教之千萬着眼準提像
華嚴文謹領謝謝昨因伏枕不能裁答今晨強
起州州奉復

門人 袁琳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中
/

錦帆集卷之四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尺牘

張幼于

走夫離無用人也無用故不宜用無用亦自不
求用此自常理無足恠者夫吏道有三上之有
吏才次之有吏趣下則有之以為利為吏才者
吏而才也吏而才是國家大可倚靠人也如之

何而可不用哉矣趣者其人未必有才亦未必不才但覺官有無窮滋味愈勞愈佚愈苦愈甜愈啖愈不盡不窮其味不止若奪其官便如奪嬰兒手中鷄子啼哭隨之矣雖欲不用胡可得耶若夫有之以為利者是貪欲無厭人也但有一分利可趨便作牛亦得作馬亦得作鷄犬亦得最為汙下最為可厭然牛馬雞犬世既不可少則此等之人亦可隨大小方圓而器之矣獨生則有大乖戾不然者不才無論矣又且與鳥

紗無緣既不能負重致遠又不安司晨守夜此等之人雖分文用亦無矣尚可不知進退處居人間繁苦地耶勉強年餘頓成衰朽心神俱困癆瘵遂作決意求歸亦其宜爾豈真效令伯之顰學元亮之步屐

江進之

連日伏枕見佳作不勝技癢上官迫第甚柰何嵇康平生不喜弔喪第家不喜為壽文章轉求之有暇過我

李本建

連日奔波百倍牛馬片刻少閒又為睡魔所厄
思仁兄此時與士安先生婆婆娑綠葉陰下不啻
仙矣腰肢作惡無緣得對二先生談鋒柰何

吳曲羅司理

朱魚六尾謹專人賚上其佳惡俟明公鑒定不
肖言惡則涉謙言好則涉夸且慮識鑒不精倘
貽明公之笑將柰何

伯修

陶石簣書來甚悔出京之速前見王衷白尚未
點差此是好消息凡朋友相對時覺甚容易別
後甚難為情何況學道人又以友為性命者乎
石簣約以初秋會于石湖席丘之間此中望友
如望歲不知何日得了縣債放開無量口吐出
廣長舌現三頭六臂神通與諸上人對譚也

皇甫二泉

抱牘之苦甚于抱病簿領之趣惡于藥餌不佞
恨病不深耳但得長病即是閒人

聶崑山

大口碑在民公論在上些小觸忤何足芥蒂且
大夫各行其志耳烏紗擲與優人青袍改作裙
禪角帶毀為糞箕但辨此心天下事何不可為
安能俛首低眉向人覓顏色哉丈夫負大有用之
姿具大有為之才小小嫌疑如洪爐上一點雪
耳無為禍始無為福先無為名尸珍重

陶石簣

僧來讀手書知兄已是不疑但不疑即悟悟即

了今不疑又不了此何說哉弟猶記少年未上
公車時聞燕都壯麗日夜嘆羨及戊子之冬計
偕至京見其人物街市泥塗塵土與楚中初無
甚異不覺大失望纔入彰義門便私念曰豈京
師之佳麗而竟若爾及走盡棋盤街看盡八九
條衲衲而弟心始死不復作京師想矣今兄已
到順城門內決無再有一京師之理矣何為而
不了哉伯修書來知其近日快活之甚吾兄此
時在家作何狀相與何人何日可赴太湖之約

弟前者陳情之牘五上不得請閉門兩月復出
視事弟意甚不快此時尚欲乞歸無人能為地
者聞新直指為兄同鄉同年望一轉達倘若見
許弟即杜門以待大官誰不願作然大官累人
遠不如閒散之可以適志也人生如此而已矣
近日得龍湖豫約諸書讀之痛快恨我公不見
耳併聞

陳正甫

徽州治行卓絕乃爾往來譚者稱不容舌足驗

吾兄道力華嚴經以事事無礙為極則往日所
談皆理也一行作守頭頭是事那得此子道理
看來世間畢竟沒有理只是事一件事是一箇
活閻羅若事事無礙便十方大地處處無閻羅
矣又有何法可修何悟可頓耶然眼前與人作
障不是事却是理良惡叢生貞淫蝟列有甚麼
礙自學者有懲刀止慝之說而百姓始為礙矣
一塊竹皮兩片夾棒有甚麼礙自學者有措刑
止辟之說而刑罰始為礙矣黃者是金白者是

金中集
銀有甚麼礙自學者有廉貧之辨羨利之別激揚之行而財貨始為礙矣諸如此類不可殫述沉淪百劫浮蕩苦海皆始于此維然世豈有貪酷不事事可一日安于民上者乎則中郎此言未免為無忌憚小人增一番口寔矣請急着眼無事虛談有便誨我

孫太府

走以謏劣謬辱知遇天高地厚未足方比匪獨青雲恩附亦謂高山在望朝夕可得仰止耳不

意明公趣深林泉興哀圭組拂衣東歸如脫羅之鵠潛翮之鳳致令走黃口奪乳生盲失怙宦海風濤頃刻萬狀舵師既去此後將不知飄泊何所矣昨聞榜人夜發走狼狽奔馳莫知所措纔抵尹山來者謂仙舟已過吳江遂愴然而返走生平見異骨異人無逾明公者只此一舉真可愧今之口談性命而身趨榮利者走也不敏願隨後塵

陶石簣

家子瞻快活殊甚一冷太史日騎瘦馬走長安
市上不知有何好面孔而歡天喜地若此弟望
山人來如渴今月內監使者方按部駐崐山計
半月內可了事山人之行也以廿五六為期如
何但考察正是閑時蘇臺崑復甚近此時至吳
弟為山人置一浮宅朝夕聚談可得十日閑尤
是佳事若爾則盛使還便可發舟矣中秋日謹
候山人于席丘之上幸勿爽期

吳曲羅

走病瘡幾無復人理條而雪窖冰霄條而爍石
流金南方之燭山北方之冰國一朝殆遍矣夫
司命可以罰此下土者良多何必瘡也毒我蒙
以諸士文見委其中堪入梓者十七篇可改者
亦十七篇改者皆知名士或可無負明命病耗
之餘鑒定恐未及精死罪

朱司理

走病十不能去二三聞聲然之音尚爾驚怖况
能見故人耶餘熱作惡濕痰如塊橫注胸中盖

自復瘡來尚未下榻止劉醫輩從牀卧間診視
即長洲令已無復一面矣龍鍾辛楚畏風日如
強敵不知何日得稱人荼毒哉

沈何山

阿三自南中歸極口稱兄慧力且云茲游也得
良友二何山儁不傷道所就殆不可量若其意
氣相與則焦尊生亦可人也三以去歲九月從
大同來吳已復從吳入越轉之鄞郡至今歲二
月始歸三自稱所得佳士雲中則梅客生京師
則王黃蕭顧四太史一女侍史通州則顧侍郎
會稽則陶右簣杭則大小虞鄞則潘去華客路
則蔣蘭居數子者或以學或以文或以氣傾蓋
一接頗相知賞三亦自快得士未及半載足跡
幾半天下蕩子行徑如此可發一咲

何湘潭

作令如啖瓜漸入苦境此猶語令之常若夫吳
令直如吞熊膽通身是苦矣山水風光徒增感
慨願安得如仁兄所云云者執吏情物態日巧

一日文網機穿日深一日波光電影日幻一日
更復十年天下容有作令者耶仁兄聲名籍甚
又楚蜀地近人情或不相遠當無此苦然令為
苦因苦是令果一行作吏便當同之但分數有
多寡耳天池佳者得十斤付去役焦老師處曾
起居否弟方病瘡伏枕字畫粗醜幸原之

董思白

走一病兩月無復人理隨即將乞休去泉石鍾
鼎意趣別矣三徑歸來圖能作一幅見遺不

朱司理

走病寔不堪勞勞則發動性命敢作兒戲乎數
日內聞赴閩王之招者數人王子聲李丹陽亦
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去也萬惟從吏令得早離
任為幸與明公交瀝肺肝若重官而輕下吏之
命恐非明公厚故人意也懇切懇切

龔惟長先生

病中忽外大父訃至一痛幾絕因思前外大母
仙逝時甥方問道龍湖未得一訣今復匏繫姑

蘇隔絕萬里出門數語便成今昔痛哉然
既已八十餘二極人間之上壽官至方岳玉樹
滿庭優游林下十五年極人間之至樂五濁世
中福緣報緣止此矣當復何望獨學問一事未
得上手不免再來然已種有根因矣以此知人
世不可不急學道也轉瞬之間光影已失甥頭
上有二毛矣可慮哉瘡病雖稍痊大不堪勞又
念二白髮甚以茲堅意乞休若得如願尚當與
尊窮極微茫直抵佛位人生事如此而已矣作

官只為妻子口食然奔波已甚求名只為一生
官位然焦蒿已甚縱位至台鼎名加孔墨所樂
無幾喫苦已多只是愚人醒耳知者一眼看
得破也三舅尊念當窮甚然尚有爛谷千斛可
賣若甥此回直從天寧洲借盤纏耳借來借去
有何了時此生安有還債之理以此知甥尤不
可不急學道也不然牛馬猪狗輪轉安有盡耶

欽州陽秀才

院試當極得意試題近庸而難于下手不知公

何以措辭大約善人是狂有恒是猶無恒即鄉
原夫無恒豈易言哉三代而下盡是此一種人
馳聲走譽比善人有恒更覺完美善人不踐迹
彼却步步學堯舜有恒踽踽涼涼彼却與物無
忤只是他學無本原所以仁為似仁義為似義
故曰不可入堯舜之道聖人之惡正惡其源頭
不清耳若是尋常虛誇的人則見者聞者皆知
惡之奚煩大人曰頰哉

張幼于

兩種俱奇物觀罷即十襲藏之矣暮景荒涼復
有此痛傷如之何然公自是何點謝敷一輩人
當無奉倩傷生之戚所諭容與少公圖之不一

伯修

弟以是月復舉一子舉之朝張幼于忽送唐六
如手書金碧經一吳匏菴手卷一弟謂他日可
成一段佳話遂小名曰虎子而以匏翁字之數
日前陶石簣兄弟見訪自言為聞見所累弟謂
靈雲見栴此亦見也香嚴擊竹此亦聞也聞見

安能累人因語及永明壽弟謂永明見地未真
陶曰何以知之弟謂永明一向只道此事是可
以明得的故著宗鏡一書極力講解而豈知愈
講愈支愈明愈晦乎陶亦有省陶生死心切甚
乃弟字公望爽朗軒豁大有我家三哥風良友
相逢以如景星慶雲偶一相聚不可多得會王
黃顧蕭諸太史為我致謝云東吳有一無孔鍊
錘欲向貫城市上尋一面塗毒鼓作對不知阿
誰遭毒手者弟乞休已決數日內便可作無事
人快哉快哉

李健翁

鶴母霜夫來知復愉快蔬園插菊柳下彈棋生
人之樂止此矣近病病不即好閱四月未視事
求歸不能即歸不知何日得登青葉之樓眺長
江之水言之淚下

羅隱南

楚吳往來使者絡繹見黃鶴則開口而笑入有
餐出有犒病者藥歿者棺計壺漿行李之類半

歲之內費不下數萬餘錢吐我中郎乃以一官
累親家翁矣瘡來四月連續乞歸尚不得請徼
幸已十痊其五六終日說官苦不知病更苦說
做官難不知求去更難自入秋來見烏紗如糞
箕青袍類敗網用帶似老囚長枷進退狼狽寔
可哀憐不知丈何以見策

張幼于

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致病令誠苦我病解令
病不樂我耶吳中無足繫去客者獨大小何君
經年未得傾腸一吐為恨耳

馮琢菴師

讀邸報知拂衣還里謬謂趣深泉石興哀圭紱
耳不意遂抱大痛殊切惋歎然以垂白之年倦
遊林下不謂不適門施行馬庭滿芝蘭不為不
貴福緣如此自當含笑蛻去何恨哉石火電光
理無常照雞骨支牀昔賢所慮願益加餐自愛
至於蓼莪之篇則二三弟子廢吟久矣宏病五
月屢牘乞休竟不得請然宏意已決賤體稍愈

便當策蹇扣門與師共窮生死之奧不朽之旨
興言及此自覺狂謬惟師恕之

丘長孺

去歲一秦賈至曾寄丘郎書書中言小修被盜
事甚悉長幾丈餘來札至突云無書丘郎偶忘
之耶抑賈不甘作附書郵耶可恠世人無敢不
答書者必如丘郎乃敢不書然亦真不須書也
何也他人無書必嗔嗔必恠恠必毒丘郎即不
免嗔然決無毒我理不須書一丘郎所喜者豪

俠之客妖冶之容山水之勝病子維吏吳兩載
耳寔未聞眼寔未見口寔未譚顧安得如上事
與立即描寫之不須書二所見伊何案牘比簿
也所聞所譚伊何紮火因也明見萬里也着寔
打三十竹皮也丘郎聞之亦當為我解頤否耶
不須書三夫以三不須書之丘郎而遇懶一忙
二病三之袁仲子然則鱗鴻之未便踪跡之靡
定賈人之浮沉又可勿論矣讀來詩無一字不
佳五七言古及諸絕句古質蒼莽氣韻沉雄真

是作者五言律不浮次之七言律又次之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迨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趙宋亦然陳歐蘇黃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為唐殆是氣運使然猶唐之不能為選選之不能為漢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

矣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果爾及不如一張白紙詩燈一派掃土而盡矣夫詩之氣一代減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詩之奇之妙之工之無所不極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然則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不知此者決不可觀丘郎詩丘郎亦不須與觀之弟一病數月上官已許放歸矣過團風幸出一會弟先遣人報知近作頗有得意處刻成當呈上

湯鄭陸

弟以病得休掛帆歸矣每聞西湖之勝欲于燈
節前後扶藜一來湖水可以當藥青山可以健
脾逍遙林莽歌枕巖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參苓
九子矣但不識關門令尹能辨青牛氣色不

陶右簣

瘡鬼甚成就我畢竟成就我去快哉弟欲于燈
節前後過西湖養病便徼君家兄弟盤桓數時
借山水之奇觀發耳目之昏瞶假河海之渺論

驅腸胃之塵土咄咄表生不復事人間事亦不
復人世間人矣有興便過天台入雁蕩涉南海
令弟儒中龍頭恐不能偕兄當同我蘇和仲云
人生遇適意事不妨便為之此時不為直待作
閣老歸林下而後為恐那時興寄轉闌耳如何
二兄去後弟為作紀事詩一章書卷頭奉覽并
小刻往

王聞溪

一病五月幾往太山治鬼徼福得少痊然已面

如烟骨如系肘如戟移牘歸矣去吳無可戀者
獨不得數奉教未盡讀震澤之書聽君家先世
之餘論為恨耳伏枕上不能作長箋幸照察

江進之

年丈欲弟忍者忍苦乎忍病乎若忍苦則吳縣
亦不甚苦弟與兄遊戲亦能辦之此不必忍也
若忍病則病安可忍前次與兄談不及數言坐
不及片時而一勞遂復淹淹二月尚不能起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世有終日杜門五月不
視事之知縣乎貧庸甚矣年丈不諒誰當諒者
若復不信試至榻前一看如何

董思白

一月前后曾見過劇譚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觀
七十二峰絕勝處游竟復返衙齋摩霄極地無
所不談病魔為之少却獨恨不見李伯時耳金
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
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竟當於何處倒換幸
一酌示

華秘書

不肖抱病謝事欲于錫城尋一僻居調攝數月而交知甚寡吾鄉王幼度為言足下可作一居傳主不肖初甚踖躅既而思之快士千里同風大夫相與豈必覲面而後稱交遊哉若不肖以言涉未同不敢通刺足下復以未同見訝則世無男子矣此世俗之見既不忍自待又安敢以之待足下耶冒昧奉瀆不擇市邨但屋瓦可以蔽風雨墻垣可以遮妻孥牀几可以坐賓客者皆可寫至此亦覺汗頰惟照原之解維在即良晤有期

管東溟

寄吳兩載相知相愛不盡無人但其道義相與傾肝吐膽者惟足下一人初意欲俟亂繩少解鉛刀稍閒便欲追隨究竟儒佛之與商賈生死之旨而猜嫌忽至謗議遂成足下深居避影不肖亦望岫息心積衷萬斛一語未吐豈盡人事殆亦天意為病來五月鷄骨支牀面貌如烟肘

指如戟宦心灰冷歸腸迫切不肖雖愚豈以七尺易一官不肖行矣賤眷業已解維不肖俟印交即發生年三十頭毛種種縱不能駮鸞駕鶴消搖雲海亦當率行胸懷極人間之樂柰何低眉事人苦牛馬之所難貌妾婦之所羞乎不肖行矣

孫心易

楚人仕吳者若雲獨弟以不才為鬼神所罰維然安知不為福弟性亢藏不合于世罪過丘積眈眈席視誰能原我者仁丈英聲華問沸躍一時去後之復是在仁丈伏枕字畫醜甚原之

王孟夙

有官之樂即有官之苦有病之苦即有病之樂以官得病此官苦也以病得歸此病樂也官病相隨是消息理苦樂相生是輪迴趣然則世法豈有常執以為樂而甘之則樂亦苦矣以為苦而逝之則苦亦樂矣唯有一種至人觀苦于樂先故曰不為福始耽樂于苦中故曰行乎患難

若我輩則必待情景既至而後識之其去莊周
列禦寇遠矣彭澤非八十日不知折腰之可憎
隱居非乞一令之難不知神仙之可學古人猶
乃何況後生拂衣西歸良晤無期不為少文之
五岳則當效方朔之金門僕志定矣

顧紹芾秀才

人生願歆決無了時作童子者以得青襟為了
然一入學宮而不了猶故也作孝廉者以得烏
紗為了然一登甲第而不了猶故也未得則前

塗為究竟塗之前又有塗焉可終究歟已得則
即景為寄寓寓之中無非寓焉故終身馳逐而
已矣且夫生之急於貴死之甚于賤審矣豈待
賢知而後決哉然而今之作推知中行者恨不
一日即三載也何也以促三載有行取之利也
官臺省者恨不一日即八九載官翰苑者恨不
即時髮白齒落也何也以老科道有堂卿之利
老翰林有入閣之利也愛富貴之心甚於愛生
惡貧賤之心狠于惡死茫茫不返滔滔皆是即

金中集
賢智或不免為愚拙貧矣病中勘得此機甚透
故果于拂衣小刻二種寄上

何常熟

身雖儻人幾為儂鬼脫冠西行寔出無奈大英
聲騰躍不肖傾慕久矣共事以來僅一交臂而
失之無論肝胆未罄即皮毛髮膚之言不及吐
露一字人生離合信有制哉

朱司理

走蕭散無用人也一入吳縣如鳥之在籠羽翼

皆膠動轉不得以致鬱極傷心致此惡病大抵
病因於抑抑因于官官不去病必不痊今聞上
官有予假之命是活埋我也死無日矣夫君行
令臣行意掛冠神武擁被北窓天子不能行之
於臣下矧悠悠聖世原無錮人以官待人以死
之理拚一點廢何求不得而柰何州管性命必
欲羈之綫之走豈無胫者哉妻孥行李皆已發
行走亦刻日去矣千萬轉達至望至望

朱司理

下吏有何高致欲效梅福陶潛輩以無柰病苦何耳上官加意豈得不知但下吏有一切喻夫美女贈人人爭悅之然不可以贈病者何也謂其有損無益也今官之可好維如美色病者得之適以戕生左手自刎右手得天下愚者不為也故贈病人莫如藥贈病官莫如歸事有相反而寔相成者此之謂也明公既為下吏擔當決去稍需未為不可但眷屬皆發旅苦之甚病勢益深恐三五日不能待矣

張幼于

次君何名一時失記非難記也幸示已為君家兄弟得二詩隨當錄上

諸學博

徐庶心陶潛腰王績病此不肖近况也欲一日留地方何可得父老攀留見此中心之厚然不肖去志已如離弓之箭入海之水出嶺之雲落地之雪矣問長洲公當知我苦心亮之

曹以新

讀佳作古質蒼莽如枯松老栢踈壑昂霄不肖
迷陽苗耳聊以引玉何敢言詩哉佳賜不敢不
領黃縑已繫水田衣上子墨便貯豹皮囊中矣
枯守衙齋望上官牘如望赦諸容面盡

王嘉定

病是苦事以病去官是極樂事官是病因苦為
樂種弟深得意此病但恨害不早耳一笑

錢象先

僕極口項斯久矣茂苑雖多士當今無出公右
者曩於長洲亂帙中識之明月夜光見者稱寶
奚必波斯胡貳一病六月竟爾拂衣方陶為多
方潘為少鄙薄何敢執鞭古人如蟲蝕木偶爾
成文耳三都賦成否世不乏玄晏先生何必僕
也讀扇頭作是齊梁高手僕陽五伴侶耳小刻
奉博一笑

王百穀

衙齋荒寂如野寺幸二老成不棄時復見枉竒
談逸語驅却兩年塵土腸胃但恐機緣漸熟別

金中集
賜益苦柰何小集四冊致上拙語數首錄呈請
教

朱司理

乍脫宦網如遊鱗縱壑倦鳥還山向非明公假
其毛羽亦何以得此吏隱吳門著書數種略有
可觀刻成當呈上求削去性與俗違官非其器
萬念俱灰冷唯文字障未除曳尾山中但得任
意歌咏鼓吹休明足矣立德立功自有青雲故
人在明公勉為之母遽生心丘壑也兩年為格
套所拘不得少吐寸腸便中略布區區容專使
致辭

徐漁浦

吏吳兩載罪過丘積唯足下若以為可教也者
每至名園則談笑移日絲肉競作不肖亦每每
心醉而歸不意一病遂至睽別朱華綠池之約
竟落夢境人生離合信有制哉吏道如網世法
如炭形骸若牯可以娛心意悅耳目者唯有一
唱一咏一歌一管而已矣過此則有太上之至

金匱集
樂窮天地之奧妙發性命之玄機究生死之根源別儒佛之同異足下倘有意乎不肖願執鞭策而從事矣家舅手卷妙甚恨無大作耳冊上願乞一言以光丘壑不肖住梁溪約有月餘不知冊可待不外小刻二冊呈覽請教

范長白

讀家却公卷尾詩清新婉麗有唐名家風健美
健羨不肖於韻語不能作而意頗好之吏網縛
人遂令三寸之管截為刀筆騷律之學飾為爰
書面貌塵土腰肢卷曲即文雅若足下未得傾
腸吐露一語吏道穢褻如此身非木石安得不
病病又安得不即歸也小刻二種呈上詩皆少
時之作無可觀者聊資捧腹吏吳有錦帆集刻
成當專致請教

江進之

序文佳甚錦帆若無西施當不名若無中郎當
不重若無文通之筆則中郎又安得與西施千
載為配哉一咲

倪崧山

與仁兄共事一方未緣一通聞問大約手疲于
僉判眼疲于簿領心疲于錢穀腰疲于曲折自
無閑工夫通書問郵此縣官常態也仁兄倘亦
同之耶一病五月遂爾投冠今已放舟五湖作
物外人會敝社友陳太府幸道袁生已是投林
倦鳥縱壑游鱗秋杪或有黃山白嶽之遊為貯
美酒三十石可也餘非所望也

江進之

弟意欲往杭無他不過欲尋閒淡之方丈遠隍
閣之佳人寫山水之奇勝充貧官之囊橐稍暖
即囫圇計矣窮博士有何好趣弟已將科目二
字拋向東洋海直待江郎作冢宰後髮白齒落
然後將一粒金丹點化江郎豈不快哉所云事
不敢勞兄只欲見兄知得耳若以世情得度者
應現世情身而為說法如何

黃綺石

一病幾作吳鬼幸而得請此天憐我也病時每

每怨天及官去病痊始知天意止欲奪弟官未嘗欲奪弟性命也則又感念此翁以為真具天眼何也弟寔不堪作官奪官何害官寔能害我性命則奪之正所以保全之也乍脫塵網如巨魚縱大壑揚鱗鼓鬣不唯悔當初無端出宰且悔當日無端波波吒吒覓甚麼舉人進士也弟生平好作迂談此談尤迂之甚然在弟受用如此亦恠井底蝦蟆不得也一咲

李本建

弟近日宦情比前會兄時尤覺灰冷已謀一長守丘壑計擲却烏紗作世間大自在人矣少時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熱不知有無限光景一朝到手滋味乃及儉于書生至于勞苦折辱不啻百千倍之柰何不令人摧撞息機也辟如嬰兒見蠟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唯恐唾之不盡作官之味亦若此耳小修在家應考那得閒工夫到白下傳言甚可咲大約此中人言非此中人不能聽也笑不盡歎不盡

聶崑山

敗却鍊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
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
之妙弟已安排頭戴青笠手提牛尾永作逍遙
世外人矣朝夕焚香唯願兄長不日開府為弟
刻三十集一部兄爾時毋作大貴人哭窮套子
也不誑語者兄牢記之

門人袁琳度無涯校梓

錦帆集卷之四

去吳七牘

乞歸稿一

職以壬辰三月登第未兩月內請告還鄉以
甲午之十二月謁選授吳縣知縣待罪一年
有餘職之罪狀殆不可枚舉然職一念自守
之心未嘗不晝日自矢而士民亦幸相安無
事天高地厚職何敢一日忘

朝廷養士之恩然職之私衷有萬分不得已者
職未離襁褓母龔氏有疾即托命于廢寡祖

母唐氏鞠育顧復愛類親生甫四歲而母即
卅職復多病驚悸萬狀祖母唐憂危甚每一
病作呼天踣地殆不欲生毛髮外焦骨髓內
竭職幾死而復生祖母唐亦幾死而復生相
依相靠有如形影壬辰之夏職選期將及比
時祖母唐健無恙也然職一念及不覺心動
亟

請告歸承懼二載有餘慈喻河海孝比涓塵自
謂一丘一壑若將終焉而職之父謂職年方

壯勉令就職心同窮猿之木官比沐猴之冠
進退維谷實可哀憐然初意亦謂河南江西
近地去家不遠可迎養耳不意走姑蘇三千
里外有若隔天老病龍鐘子女俱無暮景淒
涼傷如之何前二月內有家僮表東自家中
來云祖母唐疴羸逾昔日夜悲號不休兩眼
盡腫臨行泣謂使者曰身今年八十有一矣
存亡只在旦夕我死不能見爾主縱到九泉
不閉目也職聞此言一痛幾絕妻孥皆號失

聲因思區區浮名何益人毛髮事而使七八
十老人有向隅之泣其若良心何假令萬一
抱終天之恨亦何顏更立于人世天地有靈
必當誅之職以此鬱結成疾千思萬想惟有
乞休歸田一節可以慰此朝夕懸望之情而
已矣職非不知

朝廷作養之恩與嚴親教育之義然職才識迂
踈終是林莽中物責以民社原非其任而嚴
親以兄官史局得封翰林院編修已霑一命

之禁職亦可藉手報無他冀獨祖母庶所
倚靠者惟職職一日不回則一日不樂一日
不樂則病一日不痊職何難去此官以救此
垂危之性命哉徐庶有言方寸亂矣今職方
寸亂已甚矣况復氣結不伸積漸成病神思
恍惚恨不即死吳中煩劇之地可使一日居
乎其位哉伏乞台臺憐職祖母垂白之餘生
更察職不容已之至情俯賜

題請俾得照例休致仍將印務另委賢能官一

員署掌先示以離任之期使職得早還鄉里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職無任感激之至

乞歸稿二

職於三月初三日具文乞歸蒙台臺訓誨辭
意惓切不啻父子又令師生趣出再三職即
枯木寧不感恩但職求歸之意原為祖母磨
一線垂危之命既係祖母又不得復援養親
之例不得不從乞休一塗夫士之絕意鄉井
忍死其親而不暇顧者有三或身關軍國之

重或旅滯絕域之外或罪在不原流竄殊方
三者非不欲歸而歸不可得含酸茹恨勢出
無奈情則慘而義不傷今

聖明在上彌天啟網既不錮士以必進而區區
縣令朝更夕換又無一成而不可去之義當
此之時白髮垂危高堂隕血此何等事何等
情而以一官為桎梏乎且職非不愛官者自
去秋來已萌此志曾與同年同事事言及而
邪慮糾纏義以欲牽遷延至今日而後決則

職之貪昧隱忍抑已甚矣人情視祖母若稍
踈視庶祖母則尤踈不知職襁褓來不識有
母至十餘歲竊聽兄若姊言始知之然終不
信吾母之恩何以能加于吾祖母以故至於
今思母之心必有觸然後發而思祖母磨之
心則無一日而不九廻也二十年之怙恃恩
同覆載八十歲之老病危若風燈興言及此
五內如割一字若欺神明殛之夫

朝廷所以待士與士所以自待者曰孝曰廉有
如當此情景恬不勤念是逆也戀一命之榮
而忘生育之大恩是貪也貪且逆世之大戮
朝廷將何賴於若人而用之職志決矣伏乞台
臺鑒職至情早賜

題請無徒使職眼穿心死則職之受恩雖河海
莫踰其深泰山莫踰其高矣無任懇切之至
乞改稿一

職今年三月內聞祖母詹病屢牘乞休未蒙
賜允職惟人臣事君義不得以私廢公又事

勢無可柰何強出視事一意供職前念頓息
無復他望矣不料鬱火焚心漸至傷脾藥石
強投飲食頓減至前月十四日病遂大作旬
日之內嘔血數升頭眩骨痛表裡俱傷當即
請假調理醫延三人時踰數月秋毫無效精
血耗損瘦骨如戟愈補愈虛轉攻轉盛三醫
拱手俱云此非藥餌鍼石之所能及也或者
斷緣謝事靜攝數月庶其有瘳夫職以偃蹇
駑弱之才充此牛溲馬渤之用縱令精神倍

百將敗績是虞矧今呻吟牀第痊可無期有
死之心無生之樂尚安能任茲劇邑消塵案
之積牘理已焚之亂絲紮此萬萬必無之理
也且也杜門三月廢事已久若復觀望叢控
益甚曠官之罪職百身莫贖矣伏乞台臺鑒
職萬不得已之情俯賜

題請容職病痊之日改授教職別委廉能官先
期署掌縣務則豈惟徇馬餘生冀得少延而
職報劉一念亦可少酬萬一矣天高地厚恩

豈有極職不勝激切控訴之至

乞改稿二

職自八月十三日病瘡來經今五月前此乞恩改授蒙台臺誨諭真切職即蠹鳥敢不聽命嗣是灰心一念百計攝養延至十月初二三日始得小差職思縣務荒廢久卧非體于初十日勉出後堂料理積牘披褐龍鐘坐不移暑寒漸即作勉強少時便覺火起臍上騰騰如縷痰嗽轉盛叅曹鈴下見者無不悽惶

未出一語未僉一案又已左扶右擁推入衙室矣此皆大眾所目睹僚佐所共見可質而問者職寧敢謊一字耶然職猶謂暫出未慣久當自習不料于本月二十一日同徐縣丞磨主簿至後堂盤庫籌筭移時體遂不支職即令封銀入筒纔入私衙寒熱大作鼻血流不止小愈之人至此又奄奄一榻矣職自念氣體之弱如此又且會計漕兌在即一握微軀百事紛厖如何可當有死而已縱使藥餌

可扶劇縣非調病之所倘令優游塞責曠官
將誰罪之歸台臺不為職慮獨不為千萬生
靈慮乎詭莫詭于會計去歲職研精三月始
成一比簿今欲使職持籌而算不能矣急莫
急于

國課去年職開徵之始晝夜焦蒿吞風飲雨僅
得免于叅罰今欲使職冒霜雪而撻黎庶不
能矣此兩者欲責職以必辦則職雖粉骨不
能辦如任職優游則

朝廷設官謂何台臺所以責職者謂何究也縣
事隕裂狐社百端聲名既壞叅罰隨之亦終
于去而已矣夫京官病三月即請告此例也
今職病五月又外官也職若一毫欺罔則醫
生可勘問隸卒可提審倘有纖毫不實乞台
臺明賜叅糾以為人臣而懷私退托者之戒
前鎮江府吳推官亦疑職偽疾親至榻前見
職羸弱不堪之狀不覺潛然淚下乃曰不意
爾一肥壯人委敝至此當加意調理可出則

出當歸則歸性命不可兒戲無持兩端也興
言若此則職狼狽之狀可知矣伏乞台臺憫
吳闔縣之生民續職垂絕之殘命念漕計無
緩須臾早批署負哀野狐死當首丘亟賜
題奏若得乞台恩俯容改教則自茲以後未死
之身皆台臺之賜倘謂再容調理則世未有
縣官可以大半年寢疾者職寧抱頭逃遁為
禡職之廢民不願悴死他鄉作無依之餒鬼
也職之肺肝至此吐盡矣職無任眼穿心死

之至

乞改稿三

職荷台臺知遇最厚如虫戴天如魚載海私
心刻鏤不可名狀倘得奔走墀下效晨夜之
役此職之分亦職之願不料職緣慳障深一
病五月遂至狼狽同僚看者莫不憫惻吳推
官一見填膺江知縣屢為下淚此皆台臺可
質而問者職何敢飾然日月之明理無遺照
狗馬之病業經秋冬安得不知又安俟職贅

言哉職前此病甚一告輒停者以有明命在
又謬謂調理數時或得痊可免致費累台心
耳不意元氣既耗不可頓復稍試數日便爾
委頓則職萬萬無緣于此地矣職父前一聞
病狀驚悸不已兩遣人屬職急歸私念萬子
之肥慮有延陵之痛含酸茹悲眼穿門閭今
者與職祖母相對不知作何淒涼興言及此
五內如割台臺何惜一舉手投足嗟將滅之
寒灰莞垂折之枯條使得生入鄉里免致委

骸溝壑流棄道路耶人可無官官不可無人
吳可無知縣知縣決不可無命職籌之已熟
不再計矣倘得憑藉寵靈邀惠寒旃近死之
心有官之望恩比生成感何有極不則職之
重命必且重于官鹿死不擇廐微臣有禡無
以加焉在台臺必有大不忍者至若一應庫
藏之類前已力疾同兩衙官盤明封識在庫
謹束裝維舟以待台命職無任懇切之至

乞改稿四

職已于本月十一日將妻孥行李移至前途
單身在宅專候命下不意遷延至今消息全
無職心益鬱職望轉孤遂至火益加炎寒熱
復作職此時如釜中之魚欲活不能欲死不
可展轉思惟有遁遁而走可以保身全軀耳
台臺必欲使職為棄印褫衣冠之廢人耶抑
欲全職名節為後日留一線之路耶如欲留
一線之路則乞早賜裁決不然無論縣事荒
蕪台臺不安即使職以病而遁以遁革職仁
人用心必有大不忍者矣陳牘太數把筆不
覺汗顏職無任激切之至

乞改稿五

職自八月中一病至今時踰六月矣奄奄待
盡惟候一改以俟從容調養不意誠不足以
格天致台臺不見信諒再四懇求殊無確示
以致鬱火延升心如戰馬睡不貼席坐不支
牀痰嗽帶血脾氣久虛雖云病有自來亦固
下情未遂致令沉痾日積耳夫職閑散踈曠

人也骨體脆薄本不堪世務一入樊籠便爾
抑抑抑而不已癆瘵遂作是職之病起于鬱
鬱之因起于官若官一日不去病何得一日
痊哉一切藥餌皆為治標唯有解官是攻病
本若示在假調攝則是重職之鬱死無日矣
語有之君行令臣行意今台臺令固在必行
矣職之意寧可繫絆枷杻之耶除將印篆內
外封識赴府交投外職掉臂行矣懇乞即賜
題請早批署官職無任懇切之至

解脫集題詞

大地一梨園也曰生曰旦曰外
曰末曰丑曰淨古今六詞客也
壤父而下不施粉墨舉如末陳
王作淨丑面然與六朝初唐人



俱是貼旦浣花叟要似外李青
蓮其生乎任華盧仝諸家半淨
半丑而樂天東坡教化廣大色
色皆演王維張籍韓子蒼所謂
按樂多詠氣率歌工也袁中郎

自詭挿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
每出新聲輒倨主客圖首席人
人唱渭城聽之那得不駭至抵
掌學寒山佛長吉鬼無功醉士
並謂為真乃中郎且哂好音不

解月集
好曲矣頭脫烏紗足脫鳧舄口
脫迴波詞身脫侘子之係魔女
魔民惟其所扮直不喜扮法聰
若活法聰則唱落花人是願闍
老無如予何中郎畏闍老哉波

波吒吒聲幾許解脫中郎定不
入畏

萬曆丁酉夏五月廿園淨居士
虞淳熙長孺題

門人張士驥書



解脫集目錄

卷之一

詩

江南子 五首

橫塘渡

豔歌

美人睡起詞

蘭舟引

西閭女兒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閒居襟題 六首

醉鄉調笑引

浪歌辭

劍泉上

巷門歌

春江引

春曉曲

浦賦謠

病痊

苦雨

宿惠山 二首

皇甫仲璋邀飲惠山上 二首

元宵飲華中秘宅上 二首

飲華中秘園亭上

得罷官報

初晴

偶成 二首

遊惠山作 二首

寄江進之

和沈飛霞代老姬別用原韻

惠山僧房短歌

小婦別詩 四首

述內

答內

嘉興道上過古寺

嘉興道中

初至西湖 二首

過龍井示德舟禪人

戲題飛來峰 二首

仲春十八日宿上天竺 二首

踏堤曲 四首

湖上遲陶石簣戲題 二首

湖上

祝雨

西陵橋

槿花雨

飲第六橋酒壚上

遊席跑泉

飲湖心亭同兩陶黃道元方子公賦

靈隱路上

三首

過靈峰

過龍井同陶石簣公望王靜虛黃道元

方子公賦

去湖上

贈虞德國兄弟

天真書院陽明講學處

山陰道

霧中望山

初至紹興

吼山觀石壁

宋帝六陵

賀家池

禹穴

西施山

蘭亭

諸暨縣

入青口 三首

第一泄

第五泄

贈高峰

玉京洞

志別種山閣作

湘湖

湘湖蓴菜

姚焮父

送王靜虛訪師

環翠樓曹平子吳平仲沈飛霞言別得

送字 二首

卷之二

詩

餘杭雨 二首

於潛道中偶成

天目道中和陶石簣韻

天目戲書所見

浩歌登天目峰頂

宿幻住曉起戲題

贈海禪

宿雙清莊贈印上人

贈蓮小師

贈模上人

玉上人

雲上人

沈母篇為蕭山令沈廣乘年兄賦

徽謠戲柬陳正甫

贈潘庚生

潘庚生館同諸公得錢字

用韻贈庚生

夢中題尊經閣醒後述之博笑

喜逢梅季豹

戒五老峰題石

齊雲巖

石橋巖

宿落石臺山房

二首

泛溪

贈章子

新安江

十首

嚴陵

四首

嚴子陵灘限韵同陶石簣方子公賦

四首

別恨篇為方子公賦

贈李雲峰

二首

湖上贈錢塘湯令

四首

和雲棲韻

雜詩八首別石簣

徧虛

贈心湛一小師

別黃道元

憇法相

留黃道元

湖上別限韻同方子公賦 七首

舟中寄江進之限韻 二首

雨中過蘇 二首

過吳戲東江進之

答徐伯潤

贈沈飛霞

聽朱生說水滸傳

卷之三

紀遊

遊惠山記

惠山後記

初至西湖記

晚遊六橋待月記

斷橋

雨後遊六橋記

孤山

西陵橋

遊飛來峰至北高峰記

游龍井記

過煙霞石屋洞題壁

游蓮花洞記

由勝果寺上觀排牙石記

游吳山記

湖上雜記

游湘湖記

游禹穴記

宋六陵記

蘭亭記

鑑湖

西施山

吼山

由諸暨至五泄寺記

觀第五泄記

踰響鐵嶺至洞巖記

初至天目雙清庄記

天目一

天目二

聽響水石記

齊雲巖記

石橋巖記

宿落石室記

新安江行記

釣臺記

雜著

會心集叙

蓮雲泉藥師殿記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祇園寺碑記

小陶論書

紀夢

紀怪

紀異

與方子論淨土

卷之四

尺牘

張幼于

馮秀才其盛

陶石簣

湯隕陸

朱司理

江進之

梅客生

虞長孺僧孺

孫心易

羅澄溪

與仙人論性書

陳正甫

伯修

趙無錫

沈廣乘

徐崇白

王百穀

錢象先

華中翰

王百穀

朱司理

吳啟之

管東溟

徐問卿

張幼于

江進之

李季宣

桑武進

錢象先

江進之

萬曆庚戌高句吳

袁氏書種堂校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解脫集目錄 竟

解脫集卷之一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詩

江南子

鸚鵡夢殘曉鷓起
女眼如秋水皓腕生生
白藕長回身自約青鸞尾
不道別人看斷腸鏡
前每自銷魂死錦衣
白馬阿誰哥郎不如卿
妾何

二

白玉蒙沙花出泥東家老漢得嬌妻少年不道
妾心苦夜夜門前亂鳥啼妾心甘作井底水郎
君錯走路旁蹊誰家門前無鷄子歸去且自看
家鷄

三

蜘蛛生來解織羅吳兒十五能嬌歌游絮泊空
絲繞戶飛泉落坂丸注坡一拍一簫一寸管席
丘夜夜石苔暖家家宴喜串歌兒紅女停梭田

唆懶

四

湖蚕吐練光如水吳娘夜織金閭裏熟作綾絨
生作紗搥盡虫魚與花葉年年宮樣換新機一
虫能作幾般絲父當解戶兄塘長官家頭運五
月時

五

白面青髭美少年朝投五木暮攤錢百千一注
不洗手羸來賭取少娃賤男兒作事勿偃蹇黃

金博盡終當轉莫道腰間無一文閨中少婦猶
堪典余在吳見博徒有典妻者

橫塘渡

橫塘渡臨水步郎西來妾東去妾非倡家人紅
樓大姓婦吹花誤唾郎感郎千金願妾家住虹
橋朱門十字路認取辛夷花莫過楊柳樹

豔歌

鵲尾唾蘭煙灰冷烟不滅東風多少愁吹落謝
豹血郎寄鮞魚子妾寄西施舌花開不待人青

春忍相別

美人睡起詞

鶯舌般般學人語隔紗喚醒厭春女寶枕花酣
龍腦雲粉香暈透猩紅雨花前小立詢鸚鵡歡
醉歸來時幾許開粧重點聖檀心夜明簾外金
沙吐

蘭舟引

東風染就藍花水刀鱗十寸青帶子鷓鴣啼母
下灘眠聞歌一翅衝烟起入扇風香白芷苗鈎

衫刺短迷陽藥盡船樓櫓波來美人一笑蝦
鬚裏

西閭女兒歌 為吳郎姬再合賦

西閭女兒芳菲早穠華一樹為君老根株憔悴
可惜人和枝生折鴛鴦草東風一夜蹙婁水又
逐王家雙燕子莫道楊花無定踪吹來還入舊
窠裏

閒居襟題

樹老無花也自新山茶紅似女兒唇數莖白髮

春前長一點青巒雨後真鶯欲下枝先作語鵲
能占歲亦如人錦鞵金絡紛來去飛盡晴郊十
里塵

二

儒衣脫却禮金仙三十偷閒也少年羊州如氈
花欲舞淡煙垂幙柳高眠興來學作春山畫病
起重箋秋水篇酒障詩魔都不減何曾叅得老
龐禪

三

晴日園林放好春
館娃宮裏拾香塵
癡心未了鴛鴦債
宿命多慚鸚鵡身
柳愛風流因病睡
鵲貪歡喜也嗔人
桃花不識潘郎去
又逐東君一面新

四

一番丹蕊一番泥
何處垂楊無馬嘶
芍藥有香兼有態
山鷄能舞亦能啼
陰晴雨早勞占問
雲月風花細品題
十分漆園學得五
逍遙猶可物難齊

五

幽窓重鑷髮邊絲
贏得青鬟諛少時
鑪合博山煙吐篆
沙烘石子煖圍棋
靚妝却念畫眉
鳥佞巧愁聽百舌兒
笑殺陶家五楊柳
春來依舊折腰肢

六

縱多桃李也無言
只是然籬與映門
暖日護將鸚鵡瘴
和風吹却鷓鴣瘟
鄉書題就雙重
暈鑪氣薰殘一縷
溫夢裡明明渡
湘水不知若個似

仙源

醉鄉調笑引

無懷十六傳乃至酒聖人其道尚清淨無為而
化成周公作酒誥流言幾禍身宣王不得已乃
為述酒經經曰天有酒則不傾國有酒則不爭
有王者起必世而後仁何用導以德齊以刑但
當引酒為河縈麴為城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
有血氣者莫不醉醒醒死兮不知死生兮不知
生沃殺知巧鬼何愁不太平

浪歌辭

朝入朱門大道暮遊綠水橋邊歌樓少醉十日
舞女一破千錢鸚鵡睡殘欲語花驄蹄健無鞭
願為巫峰一夜不願緹嶺千年

劍泉上

劍泉上山如黛劍泉下水如珮一片青閨人代
鬼窟窈山鬩鬩生公法今何在真娘墓遙相對
一日計千舟一舟計萬錢寧負公家稅莫負少
年年女可鬻妻可徙石上歌應不止

卷門歌

猶竹為牆杉作城白日赤丸盜公行官軍防禦
無計策逐戶排門呼土兵衛尉呵持急如席老
弱十家充一伍本是市上傭工兒身無尺籍在
官府東家黃金高于天食指盈千皆少年朝朝
門前科子母何曾饒得半文錢富兒積財貧兒
守父老吞聲嘆未有

春江引

溪漱漱艸莪野樾露滴珊瑚紅花氣曉腥魚

子浪柳枝晴扇麥苗風美人羅袖撲香藥科斗
旋旋丁子尾百舌欲止復衝人一聲滴溜芳蹊
裏

春曉曲

蘭燈藥綻白光殘隔花呼起夜歌鸞琵琶轉挨
嬌無力博山欲炷龍腦寒眉稍散黛重重撥額
角輕黃正正安侍兒不語流鶯語海棠沉睡赤
欄干

浦賦謠

索逋賦逋賦索不得不是縣家苦催征朝廷新
例除本色東封西款邊功多江淮陸地生洪波
內庫馬價支垂盡民固無力官柰何蘇州舊逋
七十萬漕折金花居其半安得普天盡雨金上
為明君舒宵旰嗟乎民日難官日苦竹開花鑛
生土

病痊

病合當求去宦情非是闌與其官作病寧可活
無官腰膝皆相賀妻兒亦自驩高堂垂萬里誰

與說平安

苦雨

轉覺雲沉重翻疑天苦辛橫將無厭雨淹殺有
情春山作龍鍾貌花如失意人百錢一斗米誰
與貸官貧

宿惠山

官與病皆去無家也破顏扣門多衲子夢語亦
湖山白恰隨人指青峰送客還塵緣觸處謝長
日下幽關

二

排遣何曾達思惟亦是塵病翻為樂果髮在是
愁因竹粉遺天女松脂食道人南能休借問即
汝是前身

皇甫仲璋邀飲惠山上

東風吹水浴平沙鷓鴣鷓滿釣槎去日翟公
猶有客到來潘岳已無花谿鱗呷雨層層浪山
碓春雲處處家白石青松如畫裏臨流乞得惠
泉茶

二

萍跡猶憐滯水鄉濯纓滿地是滄浪罷來仙縣
郎官綬扮作青谿道士裝沙鳥慣人眠不醒岍
花經雨折還香相思別後知無益爛向春風醉
一場

元宵飲華中秘宅上

青絲華管夜從容客正闌時酒正濃堂上觀燈
蓮品品尊前顧影面重重博他歲月千迴醉假
我雲山第幾峰麈尾奮來毛欲盡當筵風雨約

譚鋒

二

長竿百尺擁燈輪
鑿落如飛泛幾巡
霜亞殘枝花片老
雲拖輕影月痕新
訂將白石成知己
擲却烏紗是野人
滴水銷來杯不盡
當軒鸚鵡亦留賓

飲華中秘園亭上

東風楊柳濯青枝
暖日池臺艷艷姿
巧石踈花宜對酒
文窓香閣好彈棋
飢來野鶴如人懶
飽

去河豚亦自疑
竹里辛夷差得似
天然一幅輞川詩

得罷官報

擬將心事寄烏藤
料得前身是老僧
病裏望歸如望赦
客中聞去似聞陞
尊前濁酒慙慙醉
飽後青山處處登
南北宗乘叅取盡
龐家別有一枝燈

初晴

曠日遲遲影和風
淡淡新山微舒態
度柳小足

精神宗測當如祖梁鴻竟傍人欲從遊客飲除
裏覓紗巾

偶成

世事憐貧餌同群恠獨翔攤書時引夢臨水或
思鄉兄弟皆年小山林之日長行藏細檢點多
半是襄陽

二

羈客胸懷少天涯侶伴稀未須愁獨立終是念
歸飛雲來吹水葉潮去落沙衣酷憶湘江上梅

花伴釣磯

遊惠山作

同遊為沈飛霞張靈
石吳平仲曹平子

柳色漸舒枝漸齊流鶯澁澁弄春啼青山何意
成相識流水公然似故溪鷓鴣身不行終戀侶鵲
鳩無屋懶呼妻一瓶煖貯惠泉酒過得層巒日
又低

二

雪後青山暖復鮮疎黃淺綠也堪憐高僧執卷
供談柄少婦明粧送佛錢向子無端兒與女華

陽多事道兼禪浮生早被微名誤遲向人間醉
五年

寄江進之

吏老心尤苦才清調亦孤花飛常亂押梅氣欲
侵符舊俸開來否新糧勾也無成須勉強尺
步是嶽途

和沈飛霞代老姬別用原韻

雙龍毛羽若為垂鎖盡琵琶十里街燕子祇知
尋舊壘鷄皮馬敢望仙娃愁同班氏秋來扇願

作楊家死後釵梳葉根君記否當年親指帶
如淮

惠山僧房短歌

山骨連牆粘碧篠六苔自種吉祥艸茶到三鍾
也醉人花無百枝亦藏鳥少年長老姿格清竹
鑪蓮卷古先生東風不道禪心定吹入山頭環
珮聲

小婦別詩

一身狼狽踰冬秋姊妹人人嘆白頭剛得在家

三日好明朝行李又杭州

二

弱柳輕帆快送人巫山原是女兒神願隨潑火
清明雨洗却錢塘十里塵

三

輕寒輕熱養花天箇日錢塘更可憐駝馬欲嘶
嘶不得白公堤畔柳如鞭

四

湧金門外柳條絲岳有新祠白有碑一句叮嚀

君記取西陵莫作小蘇詩

述內

世人盡道烏紗好君獨垂頭思豐艸不能榮華
豈大人長伏蓬蒿終凡鳥富貴欲來官已休兒
女成行田又少盈篋算無千箇銅編衣那得一
寸縞陶潛未了乞兒緣龐公不是治家寶玉白
水清欲何為不記牛衣對泣時

答內

少年讀書求富貴白手青雲能自致屈首空云

事已成到頭轉覺官無味一尺劉腸五尺身我
非兒女寧拜人萊子有妻終是隱原憲無病莫
憂貧我腕如綿面似紙未得一錢先羞死書生
無才不解貪不是將身比秋水

嘉興道上過古寺

金盡沙為地竹枯水過籬龍池蛙帶子佛頂雀
啣兒古跡錢王是殘經宋代疑道旁龜剝落艸
裏卧豐碑

嘉興道中

彌野桑成市排溪柳作衙菜香齊吐甲樹煖欲
蒸花天色滑如卵江容潤似紗酒帘青帶日三
五聚邨家

初至西湖

山上清波水上塵錢時花月宋時春看官不識
杭州語只道相逢有北人

二

一絡香風十里堤萬株楊柳着行齊蘇州浪得
佳名字試把湖山共品題

過龍井示德舟禪人

數盤行木末百計引泉飛石后雲留樣山山翠
釀衣路香茶葉長畦小藥苗肥宏也學蘇子辨
才君是非

戲題飛來峰

試問飛來峰未飛在何處人世多少塵何事不
飛去高古而鮮妍楊雄不能賦

二

白玉簇其巔青蓮借其色唯有虛空心一片描

不得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識

仲春十八日宿上天竺

三步一號呼十步一禮拜萬人齊仰瞻菩薩今
何在欲尋真大士當入衆生界試觀海潮音不
離浙江外

二

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饒他紫金身只是泥
與艸朝来自照面三十二種好終日忙波波忘
却自家寶

踏堤曲

濃綠疎黃總占新六橋風日更精神柳腰似欲
爭遊妓鶯舌分明喚醉人暖谷蒸香疑作雨芳
蹊吹汗不沾塵洛妃謔欲凌波出曹植荒唐恐
未真

二

畫閣層層出曉波東風湖面軟於羅佳人穠李
山花髻蕩子垂楊水調歌蝴蝶意閒隨夢去鴛
鴦情熱柰春何蘇公雅亦稱相識浪比西施媿

已多

三

桃葉成蹊柳作行東風吹熱少年場趙家姊妹
皆端正謝族兒郎有短長陌上口聲多汗語壚
頭結束盡唐裝吳歌越舞顛如夢不是湖山也
斷腸

四

亭亭如月婉如春堤上樓邊總麗人柳汁染將
袍色嫩梨花吹落粉痕新石橋碧艸千回坐霧

角
集
標風絃幾簇塵宋玉也知空作賦越姬十倍勝
東隣

湖上遲陶石簣戲題

蘭舟繫處一驄嘶箇是桃蹊箇柳蹊山色湖光
判斷盡只留花外待標題

二

歌舞叢中可度身六橋隨處嗅香塵西家有箇
如花女那得將來侑遠人

湖上

派鶯舌倦語初歇盡巒微點梨花雪茶葉白抽
四五旗竹孫斑裹雨三節芳艸如綿陷婦轍霧
骨雲魂冷蒼筤落紅雨過更愁人六橋十里猩
猩血

祝雨

雲縷縷山絮絮寒欲來暖先據洗山山骨新洗
花花色故寄言行雨兒莫下山頭去

西陵橋

西陵橋水長在松葉細如鍼不肯結羅帶鶯如

衫燕如釵油壁車所為紫青驄馬自西來昨日
樹頭花今朝陌上土恨血與啼魂一半逐風雨

桃花雨

淺碧深紅大半殘惡風催雨剪刀寒
桃花若比杭州女洗却胭脂不耐看

飲第六橋酒壚上

流芳亭畔艸如油墮粉吹香歷幾秋
鄂國有祠爭下馬西陵無主湯
登樓梨花酒熟多酌直土
哺魚肥易上鈎南北諸峰收不盡
朝朝放艇過

谿頭

遊席跑泉

竹床松澗淨無塵僧老當知寺亦貧
饑鳥共分香積米落花常足道人薪
碑頭字識開山偈鑪裏灰寒護法神
汲取清泉三四盞芽茶烹得與嘗新

飲湖心亭同兩陶黃道元方子公賦

便可無方大何須說洞庭維云舊山水終是活
丹青濃淡粧常變天喬性亦靈白波千丈許寬

好湖心亭

靈隱路上

柳縷時常罨花溪不絕飛因尋澗底水忽過樹
傍扉面熟逢僧問心閒數客歸沿流多石趾儘
可作漁磯

二

柳光吹綠熖溪雨作紅烟花氣蒸雲熟扇紋帶
乳鮮聞香知艸性隨例與茶錢淡冶應無此幽
奇亦可憐

三

細鳥傷心叫閒花作意飛芳蹊紅茜雨古澗綠
沈衣豔女逢僧拜游人緩騎歸喜隨真寔友無
復可忘機

過靈峰

冥漠烟如醉空濛日帶青有山兼有澗宜榭復
宜亭避客愁雲熟逢僧話佛靈無心豎拂子隨
意舉蓮經

過龍井同陶石簣公望王靜虛黃道元方

子公賦

都說今龍井幽竒踰昔時路迂迷舊處樹古失
名兒渴仰鷄蘇佛饑叅玉版師因循坐谷口欲
去復還疑

去湖上

浪迹西湖上兒童問總知能言出入處及與往
來期不忍題歸字終難滯許時眼前離別去只
恐病相思

贈虞德園兄弟

霜庭五葉晚抽枝喜得猶通一線兒持戒每嘗
無味水閒情多賦落花詩台宗賢教誰能識何
肉周妻到底疑若使相逢不吐胆更于何處覓
相知

天真書院陽明講學處

百尺頽墻在三千舊事聞野花粘壁粉山鳥煽
鑪煨江亦學之字田猶畫卦文兒孫空滿眼誰
與薦荒芹

山陰道

錢塘豔若花山陰芊如艸六朝以上人不聞西
湖好平生王獻之酷愛山陰道彼此俱清竒輸
他得名早

霧中望山

霧是醒山酒霧重山如醉登高氣不清萬象爭
規避日無光而毛天不昏而睡雲影疊飛沙風
花灑空淚

初至紹興

聞說山陰縣今來始一過船方革履小士比鯽

魚多聚集山如市交光水似羅家家開老酒只
少唱吳歌

吼山觀石壁

剡露非烟雪良工匠意成千年雲氣老七日渾
沌生精崇虛無出猿猱嘆息行道傍因借問恐
是越王城

宋帝六陵

冬青樹在何許人不知鬼當語杜鵑花那忍折
魂離去終啼血神靈死天地羶傷心事犬兒年

錢塘江不可渡汴京水北流去縱使埋到厓山
厓白骨也知無避處

賀家池

昔聞八百里今來八百畝為閭表大令可如賀
監不黃冠吾願學其如多八口形體作僕奴禮
法成枷鈕幸爾略知識效顰辭五斗強作舒眉
詩學飲寬腸酒所以不脫然為身非我有恩愛
妻其躬父母掣其肘未免愧古人青山空矯首

禹穴

空石立如人鼻穿腰半折一壑閉衣冠雲巒緘
紫鐵欄楯半摧殘古字漸磨滅山高仰瘦容松
石添生纈朝宗走百靈秋高鳴夜轍

西施山

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處

西施山一片土不惜金作城貯此如花女越王
跪進衣夫人親蹋鼓買死傾城心教出迷天舞
一舞金闈崩再舞蘇臺拆槌山作館娃舞袖猶
嫌窄舞到夫差愁破時越兵潛渡越來溪

蘭亭

定武石空在蘭亭蹟已譌清流大概是峻嶺果
然多古屋穿新雷蒼松贅老柯墨池間貯水猶
得放春鶯

諸暨縣

近郭多魚稻依山即市廛過雲常沒縣飛溜自
澆田嵐彩蛾眉國溪紋紗縠天僻居游轍少客
到也喧傳

入青口去五泄十里山名也

入青口青口山何直雲老玻璃天鬼下空青壁

一絡罡風吹地起神禹無功巨靈死

二

入青口青口山何反石人立而啼雲吼吼相逼
紺巖開老沉香花飛仙失路席無家

三

入青口青口山何翠澗色吠琉璃山花紅玳瑁
天荒地窘無行處山頭魍魎紛來去

第一泄

踏人肩而行次第乃得過射眼風絲飛置足山

毛破跼身維艸移定喘盤泥坐五水勢高低千
峰身頓挫路荒雨氣腥樹老斑皮裹度嶺羨猿
輕投崖愁席餓常恐決性命歸來始相賀

第五泄

銀河夜長天隄綻空中現出琉璃變雷布雲奔
一派垂山都畫吼白龍戰四壁陰陰吹雨足畫
巒活舞玲瓏玉天孫夜夜踏歌來一曲飛珠二
萬斛

贈高峰

捉得松為柄粘來紙作衾山雲嬌老態谿水有
無心掛錫沉香樹安禪天竹林西來閑會取空
跡寄飛禽

玉京洞

深如谷高如屋穴雲心穿地腹路荒唐齒嶮巖
石如病天似癡黃者漿白者髓雲絮絮出鞞底
白蝙蝠大於鷄衝焰起撲人飛突而高嶺間之
忽而平谿限之龍欲言聞人止涎沫流腥風起
鬼邪仙烟歟霧炬無光將安去海可通江可涉

靈威逝矣仙衢滅

志別種山閣作

楚國一段雲落地無根蒂偶爾置醴風吹作塵
霾氣道逢三鷓鴣啣我入雲際攜手上仙山長
嘯起天窠蒼竿畫古雲踏破春巒翠迂谷訪長
眉空山頓龍纒胥潮隔湘祠路滿一鵬翅天長
吳楚波靄影入遥睇知心如水焰前程若神謎
君看露上枝無心也垂淚

湘湖

一葉破湘湖恰值湖水小白波夾青山湖光豈
不好辟彼如花人必須眉黛姣一旦決洪流山
寧不枯老白鯉曝腮鱗漁刀蔽深艸水少已不
堪何況酒更少

湘湖蓴菜

托根西湖沉質湘水鍊玉為脂熬冰出髓我問
蘇人皆云無此盛春而生方夏而止何故季鷹
待秋風起

姚林父

昔我吏吳門冠帶填門闕白髮老山人聞名面
不識一朝棄官去空山翻見跡何不嗟熱官而
煨寒灰客

送王靜虛訪師

天地愁結成聖賢愁眷屬舉眼皆鍼鋒何處可
容足儒生有沉痾道理充閑腹百慮堆作城萬
想鍛成獄突有大妄人手持無羽鏃欲解大地
羅先肆彌天毒扇海作洪鑪燎山煮精玉何不
觸其嗔懸崖求所欲

環翠樓曹平子吳平仲沈飛霞言別得送

字

春初曾同諸公游此

一別能幾何花溪密成洞白石與朱欄舉首即
成夢一種好心情都為愁所送別意如水寒六
月溪雲凍聚首復何時思來當一慟

二

歸思如奔馬千夫不能控溪飛潮雨涼柳絡烟
條重來時皂蓋迎去惟白雲送銅章聊一戲已
醒不重夢莫以潛之龍而易象兮鳳

門人袁升度無涯校梓

解脫集卷之一

旌邑李光遠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解脫集卷之二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詩

餘杭雨

不恨今日雨却恨前日晴無端放隙光誘我餘
杭行餘杭有何趣敗寺老和尚若使在西湖亦
得閒眺望出門無去處袖手東西顧桑下見蚕
娘泥濘沾衣袴只是去臨安已覺步步難何況

徑山路千盤與萬盤

二

一心閒處忙四體山行瘦荒吹破夢歡孤枕逼
簷雷山靈無好情梅天多異候主僧嗔客留僕
子呼天漏雲不十丈高泥凡尺餘厚縱有健馬
驢揮鞭豈能驟

於潛道中偶成

出門二三月客行常踰質問我亦不知奔波為
何物越鳥也嘲人解問爹歸弗人豈不思歸山

淫成痼疾百里一名山一山須十日東南半壁
地十分未了一雲霞朝到眉魑鬼夜入室遇佛
覓定方逢仙談飛術形體節節勞心神般般逸
名勝尚可窮遊子興難畢

歸讀作居越人呼
子規為爹歸弗

天目道中和陶石簣韻

萬嶺色嬌榮千松韻蒼老溪錦新織成雲文初
脫稿古屋繫龍兒幽崖聚仙媪淡冶天微醒春
沉霧尚飽山靈如有情遊子暫舒惱梯石路漸
高踰嶺天乍小微茫一帶青遠遠出山杪白雲

封其半恍若衣輕縞山僧向我言此是諸山考
四顧盡兒孫纍纍爭圍繞一乳作鳳飛一支學
龍矯萬絡與千支支支相縈攬山形雖渾成石
貌寔妍巧初視尚冥迷策騎漸分曉何況陟其
巔遵途亦已好

天目戲書所見

菩薩與凡庸不知誰正倒牛馬若率真形貌亦
自好獨有知見人不食本分艸拾他糞掃堆秘
作無價寶面上曲折多腹內安穩少坐立皆成

文間話亦打稿演出活法聰難瞞俊闍老

浩歌登天目峰頂

一筵廓天籠邈矣何空曠千山如藻萍點點白
波上世界無安置虛空有等量茫茫蟻虱人妍
醜系何狀丘翟語曰知舜噲禪為讓禪中間是
非甕裏狂波浪十年學貢高一朝色沮喪

宿幻住曉起戲題

咄哉表中郎胡不侵晨起百千大世界吹作瀛
海水披衣起視之果然雲在底彌天布琉璃山

神聖乃爾

贈海禪

海公知道者閒雅好威儀
餉客雲千斛論心捧一枝
豈無真法友畢竟所依誰
余亦貪佛去同君乞聖師

宿雙清莊贈印上人

百折琉璃沸千峰帝網羅
更憂塵界少却嚴嶺雲多
說法鳥成馬窮源水是波
死關真箇死賺爾兒孫何

贈蓮小師

解法生明本登山熟導師
閉門常禮懺會境也題詩
耘石分香艸煎花供茗糜
人天一隻眼望汝小厮兒

贈模上人

頭髮如霜氣如席欄杆十路
捷生虜手挈頭顱百顆歸
不曾半粒食官府而今老羸
無氣力縣家明文防鑿賊
空房夜雨刀癩寒兒孫驕
呆去不得

玉上人

山下逢老僧為我設齋供坐斷活埋關醒却高
峰夢空嫌毛孔多瘦覺數珠重回首鼻子飛歸
來鼻頭痛僧有鼻疾

雲上人

一喝三日聾江西立宗派師贖多少時證得觀
自在不受喧窳塵跳出聲聞界笑殺觀世音圓
通却成礙

沈母篇為蕭山令沈廣乘年兄賦

玄霜五月流空檻碧海無波白日歛贖得遺編
苦教兒淚作筆花血作點頭白眼酸軻名立部
疏得報溫綸及轉將深痛畏兒知當面堆歡背
面泣湘湖水白蕭山青花光雲片滿公庭慙無
一錢將供母閉門親寫法王經

微謠戲東陳正甫

操履若雲青肝腸如日杲掀髯坐黃堂要把奸
頑掃披霜夜書僉戴星朝畫卯移文四五張禁
約三兩道拊心談民窮攢眉視金寶夏衣半匹

葛冬穿一領襖門子赤脚多皂隸白牌少世人
眼如豆便道太守好誰知大夫心厭之如冀州
本是雋男兒扮作酸寒老慈悲心愈毒麤豪膽
乍小閉門錄高士留客抒愁抱是法皆明暢無
幽不洞曉只此一寸心愈叅愈不了人品高難
判佛法近難討處脂不能潤徒勞傷枯槁

贈潘庚生

彌天作旅人着處為眷屬新知與舊歡湊集如
雲族堂上羅楚羞堂下度吳曲東階串僕奴西

階懸馬轂麵縷大如柱盤鮮高于屋鞭車行酒
盃猶恐歡不足咳吐寸寸腸揮毫字字玉不過
沈宋門寧作李王役世人眼如盲相牽入穽獄
豈以甕中雞而易雲外鵠萬事無柰君難君只
有貧轉貧客轉多貧豈柰君何

潘庚生館同諸公得錢字

山色重重冶雲容片片鮮花風香水氣梅雨潤
苔錢轄聚鄭莊驛茶銷陸羽泉每于詩外肯悟
得向中禪

用韻贈庚生

塵柄韻如屑匡床味似禪閒惟追酒伴忙亦檢
詩編是客皆停轍何人不道賢聰明事事有大
抵只無錢

夢中題尊經閣醒後述之博笑

閣在休寧儒學

壯哉尊經閣縹緲入烟霧千山列魯儒拱揖不
知數俗競形家言兩塔遙相顧累土作尖峰上
有叅天樹海陽多賈人織畝饒積聚握筭不十
年豐于大盈庫富也而可求執鞭所忻慕讀書

師端木駟馬光道路子淵豈不賢翻被空空誤

喜逢梅季豹

曠里少冶容邯鄲無高步萬耳同一曠活佛不
能度摹擬成鈍賊七子迹相誤羶骨螳廻旋驢
脊蒼蠅聚徐涓饒臬才身卑道不附近來湯顯
祖凌厲有佳句賓也曠蕩士快若水東注丘郎
發孤峭髯也清而露越中有二齒解脫詩人趣
立意出新機自治自陶鑄舉世盡奴兒誰是開
口處我擊塗毒鼓多君無恐怖洗眼讀君詩披

天挾雲霧不獨愛君詩愛君心相顧衆人嗔我
喜天下憎君慕雞壇如可盟旗幟為君樹

戒五老峰題石

嘗恠揚真跡作俑飛來峰名山如有靈請以一
丸封齊雲富竒壁題識編空翠卷石亦不容嶽
神有何罪碑文多諛辭金壁增腐氣所幸五老
峰筆尖尚未至珍重後來人慎勿妄題字山神
已證明後生毋輕易好事倘不然頭骨隨鞭碎

齊雲巖

江濱有異石好事持作供珊瑚木難珠似者即
矜重齊雲天下巖深壁連紺洞山山瑪瑙紅高
古復飛動天然置盆景供彼高真弄常恐巨靈
知筐篚充天貢幽岨鬼斧窮玄壑飛仙慟簾雨
萬絲飛雲綵千年凍

石橋巖

天門即前闢石橋即後戶兩門去幾何五五二
十五石老易生雲山髡不藏席嶽神饒客情閣
起千峰雨

宿落石臺山房

蒼翠垂三畝涼陰可一庭茶煙和霧出燈影入
流青快眼山容熟蒸巖雨氣腥谿聲寒到枕闔
戶了遺經

二

不獨林園勝居停更可兒雲生卧地石山屋傍
墻枝字毋逢僧轉文心問水知看君舉業好岐
路不須疑

泛溪

小筏平如舫文紗蔽赤爛千場談快事一笑出
層灘炭粉和為饌石斑鱠作盤梅天多驟雨重
衣晚亦寒

贈章子

越俗上形家貴賤倚為命郭璞多於毛譚者自
神聖近來陶學士頗不遵先令獨喜鄉人章議
論能持正楚人無遠謀相地多任性不識到頭
龍休貪十世盛願得星如金不願砂如印

新安江

一里垂千折一山近萬盤
艸髡和尚嶺石腐秀才灘
入峽逢天小投厓歎鳥難
輕舟薄似紙未慣也心寒

二

咫尺愁溪盡縈迴覺路疑
小舟尖似履細纜密如絲
下水貪竒峻歸舟歎嶮巖
相逢不用羨亦有放流時

三

惟石穿江出江清石亦寒
或從舟底見或作假

山看聚客多茶店徼人上
米灘溪流惟較險下水也
平安

四

浪惡石尤惡膚青骨亦青
玄巖聽鬼語野燒灸龍醒
樹古疑唐族碑歌或宋銘
過崖逢父老傳說有猩猩

五

市部全然少嵯邨大底同
谿雲千片黑山火一絲紅
暴雨蒸沙氣高巖送去風
驟來應驟解昨

夜月如方

六

山都吟復笑猩猩語是耶非易黑江湖面純青客
旅衣艸根魚子長沙末燕兒飛家信雲捎去郎
歸計日歸

七

雲細蒸山出溪澄見底空買鹽多婦女沒水盡
兒童江有往來賽神無南北風暴流皆石齒得
失在頭工

八

艸豐不辨樹山隱却如烟客舫困灘淺牽夫傍
兒眠家世風濤上生涯茶鹵邊歷盡川湖水歸
來尚少年

九

浪子由來苦行人大抵勞山雲低屋帽豁雨惡
侵袍欲得恣心意除非伐頂毛將鷗與鷺比畢
竟是誰高

十

涼風沁石骨快雨過山頭筏上行沙鼠雲中嘯
野猴天長鴨綠水斛許翰青舟萬里遊垂盡六
休休未休

嚴陵

谿深六七尋山高四五里縱有百尺鉤豈能到
潭底

二

文亦真有為先生真無用試問宛洛都誰似嚴
灘重

三

舉世輕寒酸窮骨誰相敬如何嚴州城亦以嚴
為姓

四

或言嚴本莊蒙莊之後者或言漢梅福君之妻
父也

嚴子陵灘限韻同陶石簣方子公賦

一州數百里山水半呼嚴先生高潔人取名胡
不廉宏也負奇氣氣高心廉纖空有如綿腰了

無似戟髯稽首先生祠自羞自棄嫌高跡如可
履乞我上上籤

二

不是劉文妣詎說嚴老子羊裘釣灘下一漁戶
而已無用合退藏非是退藏是誰知誤得名來
者趨如市末世競聲稱藏醜翻成美與其作假
龍訖若真虫蟻

三

不肯助為理咄咄嚴子陵皋夔與管商問君能

不能衆狗逐羶羊疾者業先登我才不如狗安
用強奔騰明月雖有照終不笑孤燈不見東陽
殷強出如凍蠅積溺以自監效鳩勿效鵬

四

因山以為臺因水以為灘因州以為絲因木以
為竿因拙而辭世因傲而棄官嚴翁誠自知劉
妣亦難瞞寧有同肝膈而不可羽翰

別恨篇為方子公賦

種得油麻未長撒他李子何安寶枕鴛離絲斷

金爐鼻死灰殘忍啼一語兩語纏腸千端萬端
鯨魚癡兒駭女接命朝饗晚餐獨自弔形弔影
誰人知煖知寒天上人間地下死難鬼難妾難

贈李雲峰

西湖多竒山其膚乃在水杭人伴婦遊嗜肉不
嗜髓先生每追隨繭足窮其底何處識老髯自
席跑泉始

二

追我於天目因而上白嶽葛衫芒屨鞋高坐享

天樂敗石齧鞋耳罡風剪衣角一味戀冥鴻何
曾伴鳩鷺

湖上贈錢塘湯令

一簾秋色一堂雲白石灘頭坐使君套取桃花
為押字判來山水作移文

二

着意憐花緊護持不曾殘殺一枝枝花神欲謝
廉明宰分付袁郎好作詩

三

羅綺如烟粉作丘青娥國裏小諸侯吳宮不敢
談花事只恐河陽見亦羞

四

白面烏紗不解為貪他絳葉與青枝來時飛花
去結子使君何事不狂癡

和雲棲韻

少年曾盜子胡狗父母不容親戚醜每到僧房
索布施更向佛頭種葱韭讀書十年未識字持
戒三生不斷酒出家世世學童真逢着師尼盡

解紐

雜詩八首別石簣

一笑白雲來一慟青山別相知寔相知處難
容舌一等是肝腸輸君生死切烈火燎虛空火
盡空不滅

二

古今只四倫大抵缺朋友誰識楚越人萬里為
奇偶我腸寄君心君言出我口覓同本自無異
于何處有

三

一葉隨東風飄泊已半載梯雪度深山寒氣鑠
猿拐三入淨寺門寺僧笑狂騃是仙是凡人請
君自揮解

四

君携我如頭我從君若尾不是西看山便是東
涉水誰家薄福緣生此兩狂子受用能幾何苦
他雙脚底

五

學道不學禪談理不談義愛曲不愛音讀書不
讀字每笑儒生禪顛倒若狂醉除却龐道玄天
下盡兒戲

六

南山有禽其字曰希有北山有鳥其名曰鳳凰
兩鳥排雲挾霧入虛空虛空莽莽四顧絕稻梁
下界豈無七寸之粳米爭柰網羅纈纈常高張

七

不即凡不求聖相依何覓性命三入湖兩易令

無少長知名姓湖上花作明證別時衰到時盛
後來期不敢問我好色公多病

八

能再相從否若駕相思車當問白門柳

徧虛

剃却顛毛剃却身衲衣袍帽不沾塵告君古佛
無多子着了邊旁亦是人

贈心湛一小師

布衲裁烟霧蒲團藉艸莎雷峰定裏火湖水觀

中波削髮嫌根在忘言恨舌多少年色力健魔
佛柰他何

別黃道元

驛路柳條如鞭江上奔帆似馬西湖聚首許時
興闌各自歸也明春有事天台便過龍湫度夏
公家半宦半儒卜居在城在野雁蕩或東或西
雙門之上之下

憇法相

峰脚微微仄篁稍个个清聽鍾龍懺悔入室席

解脫集
經行鞭笋和泥重頭茶帶紙輕山僧談往事一倍情塵情

留黃道元

踪跡頻頻至鄰僧若箇知會多嫌話少坐久畏
驢飢說席歸途怯懷人夜夢癡一燈禪榻下傍
着小沙彌

湖上別限韻同方子公賦

寧作西湖奴不作吳宮主死亦當埋茲粉香漬
丘土一住二三月天食供窮窶萬五千樹花百

二十回舞花為結子忙人為別花苦譬彼一天
雲特地吹作雨彼此俱黑頭一夜添霜縷

得舞字

望望鄂公墳石龜與人齊塚前方丈土澆酒渥
成泥誰知生者樂無益死者啼如彼墳前馬張
吻不能嘶天地入晦劫志士合鸞棲曷為近湯
火為他羊與鷄孤山梅處士事業未曾低夜絃
招鶴侶曉詠托梅妻竿水饒活計雲嵐足品題
笑折蘇公柳策馬度花堤

得低字

三 余家塚子山故云

一段青石堤，嫩娜千垂楊，十許種名花，紅紫白
成行借問，此誰種？云是監中郎，紗紋織作浪文
玉砌為堂，安得塚子山吹來，置此傍，醉中發狂
思醒後，益周張，吾身自可移，何必移吾鄉？
得楊字

四

葛巾不束毛，紗袷常見肘，無日不醒，花有時坐
枯柳天地一排場，誰分旦與丑，神仙既荒唐，富
貴復難偶，杭人有謔言，言卑趣則有雷峰變作

糟，西湖化為酒，藕花作美人，一歌了一口，三萬
六千回，一回三百斗。
得柳字

五

天地如懸鵠，聖賢若藏閻，燭火照茫茫，誰是的
路頭官者為利縛，隱者為名囚，玄無點化術，禪
有知見憂欲滅，身旁影終迷，水底樓十年而一
葉，枉自費雕鏤。
得樓字

六

年年負空篋，滿貯不十金，自知荷葉命，蓄水終

難任抱牘苦不治抱甕苦不深安得清神藥正
我狂華心苦吟終為病不苦不成吟飛思入九
淵掘拾到魚禽聞說三天頂別有無憂林何日
陟其顛洗耳聽仙琴

得心字

七

龍井饒甘泉飛來富石骨蘇橋十里風勝果一
天月錢祠無佳處一片好石碣孤山舊亭子涼
蔭滿林樾一年一桃花一歲一白髮南高看雲
生北高見日沒楚人無羽毛能得幾遊越

得月字

舟中寄江進之限韻

一月探會稽二月了西湖五日登西目十日瞰
天都醉中逢山神長笑持其鬚渴飲仙人漿寒
分玉女襦奚囊雖小挾所貯盡竒珠世無售珠
人欲開復踟躕前者道新安有容貌類胡發篋
玩三日略亦寶其膚具眼非無人要與慧眼殊
持此試江郎江郎售也無

得珠字

二

一病衰小安五載江猶淹宦味朝朝盡鄉思刻

刺添有愁到眉稜無工削爪尖枕書調倦眼照
影鑷霜髯東齋艸滿徑西堂灰一簾鼠子溺書
篋侍兒匿牙籤少婦乞畫眉雙腕痛花僉管城
頭轉禿空闌笑不鹽俗吏貌態工末世禮法嚴
饒他潘與陶風流豈得兼

得簾字

雨中過蘇

二年前事似前朝記得朱顏箇裏銷雨雨風風
新震澤車車馬馬舊虹橋塵來不上雙行脚病
後猶存一握腰是我萬般辛苦地如今閑話儘

逍遙

二

無官有客尚留吳難道陶潛不腐儒魂亦尋花
如蛺蝶夢惟逐浪似鶉鷓孤燈影瘦寒山寺荒
艸流青夏駕湖事佛求仙渾未解一毛聊欲比
楊朱

過吳戲東江進之

少年作客時浸浸慕官長干旄絡長衢一呵已
神往前者為吳令始復羨游客覺彼白衫寬恨

我腰帶窄今日過吳下客來官已了從頭細忖
量客比官較好客是一尺雪官是一窟塵欲得
客如歸同年作主人

答徐伯潤

客徑州許長多君不忘故珍重品字書斜封三
尺素問我客何方昨日西興渡問我朋友誰多
半鷗與鷺東西南北人飄落等飛絮一葉會衝
風再問知何處

贈沈飛霞

江上逢老郎六月雙重布腫人戢電光飛白寫
輕霧口不絕吟哦喃喃若有訴不知腸幾寬容
得許佳句黃金類讐人抵死不相遇文章如可
典為君作詩庫

聽朱生說水滸傳

少年工諧謔頗溺滑稽傳後來讀水滸文字益
竒變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一雨快西風聽
君酣舌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解脫集卷之三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紀遊

遊惠山記

余性疎脫不耐羈鎖不幸犯東坡半山之癖每
杜門一日舉身如坐熱爐以故雖霜天黑月紛
旖冗襟意未嘗一刻不在賓客山水余既病瘥
居錫城門絕履跡盡日惟以讀書為事然書淺

易者既不足觀艱深者觀之復不快人其他如
史記杜詩水滸傳元人雜劇暢心之書又皆素
所屬屨且病餘之人精神眼力幾何焉能兀兀
長手一編隣有朱叟者善說書與俗說絕異聽
之令人脾健每看書之暇則令朱叟登堂娓娓
萬言不絕然久聽亦易厭余語方子公此時天
氣稍暖登臨最佳而此地去惠山最近因呼小
舟載兒子開與俱行茶鐺未熟已至山下山中
僧房極精邃周迴曲折窈若深洞秋聲閣遠晚

尤佳眼目之昏曠心脾之困結一時遣盡流連
閣中信宿始去始知真愈病者無踰山水西湖
之興至是益勃勃矣

惠山後記

茶與酒一也惠山泉點茶特異而酒味殊不如
北釀或者謂南水甘北水冽甘與酒不相宜以
是有異余少有茶癖又性不嗜酒用是得專其
嗜于茶僻居江鄉日與新化安化泥汁滲潢為
偶如好色人身處宛鄧癭瘡滿室自以為左媼

右施不知有識者之從旁欲嘔也吏吳以來每逢好事者設茶供未嘗不舉以自笑然務煩心懶茶癖盡蠲雖復傾國在前而主人耄且瞶較之癭瘤之嗜十分未得一也及予居錫城往來惠山始得專力此道時瓶壇蓋未能斯須去身凡朋友議論不徹處古人詩文未暢處禪家公案未釋然處一以此味銷之不獨除煩雪滯已也一日携天池鬪品偕數友汲泉試茶於此一友突然問曰公今解官亦有何願余曰願得惠

山為湯沐益以顧渚天池帟丘羅芥陸蔡諸公供事其中余輩披緇衣老烏勝于酒泉醉鄉諸公子遠矣

初至西湖記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纒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略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游西湖

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
淨寺覓小修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歸州
州領略未及徧賞閱數日陶周望兄弟至湖山
好友一時湊集矣

晚遊六橋行月記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烟為夕嵐
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梔杏相次開
發尤為奇觀周望數為余言傳金吾園中梅張
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為梔花所

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公堤一帶綠烟
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
之盛多于堤畔之柳艷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
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
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
尤為清絕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
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

斷橋

湖上之盛在六橋及斷橋兩堤斷橋舊有堤甚

狹為今侍中所增飾工緻遂在六橋之上夾道
種緋桃垂楊玉蘭山茶之屬二十餘種白石砌
其邊如玉布地皆軟沙旁附小堤益以襟花每
步其上即樂而忘歸不十餘往還不止聞往年
堤上花開不數日多被人折去今春禁嚴花開
最久浪遊遭遇之奇此其一矣

雨後遊六橋記

寒食後雨予曰此雨為西湖洗紅當急與桃花
作別勿滯也午霽偕諸友至第三橋落花積地

寸餘遊人少翻以為快忽騎者白紈而過光晃
衣鮮麗倍常諸友白其內者皆去表少倦卧地
上飲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為樂偶艇子
出花間呼之乃寺僧載茶來者各啜一杯蕩舟
浩歌而返

孤山

孤山拳峙湖中和靖墓在山後荒梅數株虬曲
巖壑間逸士風標可念也凡遊湖者午刻皆積
岳墳過午多繫舟和靖墓下投壺博塞以為樂

杭人為余言往時處士墓亦曾被伐彼鰥士豈
有崔姨金盃盜劫盜亦不智矣

西陵橋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泠或曰即蘇小結同
心處也余因作詩弔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
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陵作泠蘇小恐誤余曰
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
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得借作西
陵故寔耶

遊飛來峰至北高峰記

湖上諸峯當以飛來為甲其陽巉秀削而冶且
潤其陰敞窈窕通明嘗恠南宮癖石求所以溺
而丈者不可得及披蘿歷巔窮觀石態玩其道
逸之趣與夫剌露生成之巧然後知南宮之致
遠也靈隱寺去峯可百步許泝澗而行青壁屏
其前碧流帶之流稍闊則泓而為潭石稍岌則
卷而為坻水迅而石折則相觸為鳴琴而落為
紳帶白香山記冷泉殊覺未盡其幽麗也韜光

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二三里路徑甚可愛古木
婆娑艸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合五絡達于山厨
菴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
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摺拾及登
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剝木數語字字入畫
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與石簣同登
北高峯絕頂而下

遊龍井記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泠泠從石澗中

出僧房爽塏可棲嘗與石簣汲泉烹茶于此石
簣問龍井茶與天池茶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
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滋味稍出天池殊不
爾大約龍井茶雖香尚作艸氣天池作豆氣虎
丘作蘭氣唯芥韻致清澈風味如泉石茶之逸
品也芥茶葉粗大洗淨方可注湯下者猶能蠲
煩滌滯往余嗜芥久飲天池則脹然皆芥之下
者芥去長興近山中富人每以重賞先一歲構
下而山中所出復不多以是極為難得近日徽

人有寄松蘿茶者輕清略勝天池而風韻少遜
龍井之嶺為風篁石為一片雲神運石皆有致
獨近時粧點過麗微傷俗耳秦少游舊有龍井
碑記今不知在何所矣

過煙霞石屋洞題壁

煙霞洞蒼寒古雅陰沁入骨清絕不堪久坐石
屋欹側如片雲可布几席而洞為傭奴所據嘈
襟若市穿巖而出得樹石少休繼者不已棗面
而腥者益譁遂去至此始覺烏紗皂隸亦微有
快人處因書之壁以告賢士大夫之清逸者慎
無以呵導為俗而輕去之也

遊蓮花洞記

蓮花洞之前為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縱目
湖光泛瀲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
牽風引浪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
也洞石嵌空裝綴巧踰雕鏤但山中搜之即得
不甚以為異大抵吳山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
四達愈搜愈巧近若紫陽宮石滌出者甚多意

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澆洗其魄其奇與
何止此哉

由勝果寺上觀排牙石記

午憇勝果寺酌泉緣崖而行憇月巖覽御營舊
蹟觀排牙石石巉穿秀潤骨色俱古恨其不生
飛來龍井間耳山顛席江帶湖其觀亦偉然西
湖以不以此為勝石簣嘗以余不登保旂塔為
笑余謂西湖之景愈下愈冶高則樹薄山瘦艸
鬢石禿千頃湖光縮為杯子北高峰御營山是

其例也雖眼界稍闊然此軀長不踰六尺窮目
不見十里安用許大地為哉石簣無以難歸途
風力稍勁石簣強吞三爵遂大醉不能行石簣
素不能一蕉葉同行者謂黃河一度清也遂紀
之

遊吳山記

避客不數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遍觀僅
匆匆一過紫陽宮及一長者園亭耳紫陽宮石
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未足方也柰何辱之

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其地又近臺使者公署雖城中遊人亦無至者石固有幸有不幸哉

湖上雜記

浪跡四閱月過西湖凡三初次遊湖次從五泄歸再次從白嶽歸湖上住昭慶五宿法相天竺各一宿餘皆居淨慈僧房天竺之山周遭攢簇如郭余仲春十八夜宿此燒香男女彌谷被野露地而主者半達曙方去堂上堂下人氣如烟

不可近法相長耳佛極可叅竹可風泉可酌笋可食酒可飲獨僧少可與語耳淨慈木石廬舍皆精宗鏡堂居然亭尤為絕景余所居僧房亦與僻古木繁徑至山門可里許每將暮則出藕花居棹小舟看山間夕嵐月夜則登湖心亭過第四橋水仙廟從堤上步而歸或過雷峰下與虞長孺兄弟語或渡昭慶訪禪者及遊客以為常課湖上之寺如瑪瑙大佛頭山中如玉泉靈峰高麗帟砲真珠之屬皆常出沒之處靈峰去

人遠尤覺閒寂僧房甚精寺傍有地一區松石
竹澗無一不具價亦不甚高余意欲買為他年
棲止之所以去住不常遂止其他失記者尚多
聊識一二以俟後期

遊湘湖記

蕭山櫻桃鶯鳥蓴菜皆知名而蓴尤美蓴採自
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味浸
處亦無多地方圓僅得數十丈許其莖如荇其
枝了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冰如白

膠清液泠泠欲滴其味香粹滑柔略如魚髓鱈
脂而清輕遠勝半日而味變一日而味盡比之
荔枝尤覺嬌脆矣其品可以寵蓮嬖藕無得當
者唯花中之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惜
乎此物東不踰紹西不過錢塘江不能遠去以
故世無知者往問吳人皆云蓴立秋方有味亦
不大佳而此物以春暮生入夏數日而盡秋風
鱸魚當是別種嘗讀雞跖集四月蓴生莖而未
葉名為雉尾蓴五月蓴葉舒長名絲蓴入七八

月有蝸蟲不中食至十月冰凍蟲死雖老猶可
食疑即此物沈令又為余言湖中色色皆佳雖
芟蒲野艸之類土人取以糞田肥澤特異他處
湖在蕭山城外四匝皆山遊時正值湖水為漁
者所盜波面甚狹行數里即返舟同行陶公望
王靜虛舊向余誇湘湖者皆大失望

遊禹穴記

禹穴一魁土耳其廟亦荒涼獨以玄圭名重于
嵩華未可骨態論也然會稽諸山尖秀淡冶遠

望實佳王子猷所云山陰道上斯為傳神余嘗
評西湖如宋人畫會稽山水如元人畫花鳥人
物細入毫髮濃淡遠近色色臻妙此西湖之山
水也人或無目樹或無枝山或無毛水或無波
隱隱約約遠意若生此山陰之山水也二者孰
為優劣具眼者當自辨之夫山陰顯于六朝至
唐以後漸減西湖顯于唐至近代益盛然則山
水亦有命運耶

宋六陵記

六陵蕭騷岑寂春行如秋晝行如夜雖懸鞭疊
騎常若有俚啼鬼哭之聲讀唐義士詩楚痛入
骨古來亡國敗家雖多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
碑碣皆荒斷不可讀山勢回合架數敗宇其間
惟有老松橫道杜鵑花滴血滿山而已相與悲
歌感慨泣數行下既而自笑鬼若無知則暴骨
含珠高碑廢壠等作一丘鬼若有知玉魚金盃
之恨今已銷歇且禹陵之卷石視六陵之荒址
其榮枯能有幾也遊者乃樂彼而愴此噫亦惑

矣

蘭亭記

古今文士愛念光景未嘗不感歎于死生之際
故或登高臨水悲陵谷之不長花晨月夕嘆露
電之易逝雖當快心適志之時常若有一段隱
憂埋伏胸中世間功名富貴舉不足以消其牢
騷不平之氣於是卑者或縱情麴蘖極意聲伎
高者或托為文章聲歌以求不朽或究心仙佛
與夫飛昇坐化之術其事不同其貪生畏死之

心一也獨庸夫俗子耽心勢利不信眼前有死而一種腐儒為道理所錮亦云死即死耳何畏之有此其人皆庸下之極無足言者夫蒙莊達士寄喻于藏山尼父聖人興歎于逝水死如不可畏聖賢亦何貴于聞道哉羲之蘭亭記於死生之際感歎尤深晉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昭明文選獨遺此篇而後世學語之流遂致疑于絲竹管絃天朗氣清之語此等俱無關文理不知於文何病昭明文人之腐者觀其以閑情賦為白璧微瑕其陋可知夫世果有不好色之人哉若果有不好色之人尼父亦不必借之以明不欺矣蘭亭在亂山中澗水彎環詰曲意古人流觴之地即在于此今擇平地砌小渠為之與人家園亭中物何異哉

鑑湖

鑑湖昔聞八百里今無所謂湖者土人云舊時湖在田上今作海閘湖盡為田矣賀監池去陶家堰二三里闊可百十頃荒艸綿茫如烟蛙吹

如哭月夜泛舟于此甚覺淒涼醉中謂石簣爾
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兩眼差同耳石簣
問故余曰季真識謫仙人爾識吳縣令眼詎不
高與四坐嘿然心誅其顛

西施山

西施山在郡城外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處今
為商氏別墅嘗同諸公宿此一夜石簣和余詩
有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蓋謂此也余謂石
簣此詩當註明不爾恐累他時文恪公石簣笑

曰爾昔為館娃主人鞭蕪叱喝唐突西子何顏
復行浣溪道上余曰不妨浣溪道上近日皆東
家子矣

吼山

吼山石壁悉由斧鑿成峭削百餘仞乍見亦可
觀山下石骨為匠者搜去積水為潭望之洞黑
如墨汁深不可測每相去數丈宙石柱一以支
之上宇下淵門闔洞穴窈窕迂迴雨後飛瀑綴
簾而下余等自外望興不可遏呼小舟遊其中

潭深無所用篙每一轉折則震蕩數四舟人皆
股慄因停舟石壁下觀玩良久陶氏有山房在
此頗稱幽竒然荒蕪甚軒前艸深大餘矣

由諸暨至五泄寺記

越人盛稱五泄然多聞而知之陶周望雖極言
其勝其實不曾親見與我等也五泄去諸暨七
十餘里一路多頑山勢甚散緩無卷石可入目
者余始念看山數百里外敞舟羸馬艱辛萬狀
今諸山態貌若此何以償此路債周望亦謂乃

弟余輩諱張五泄過當柰中郎笑話何獨靜虛
以為不然頃之至青口遊人趨狹卷中線路百
折窮而忽開潭水冷冷縈壁行山皆純石峰稜
怒立一壁上有古木一株土人云是沉香樹一
竿一花猿揉所不到映山紅有高大許者紅白
青綠燦爛如錦因相顧大叫曰竒哉得此足償
苦辛不畏中郎彈射也靜虛曰未也爾輩遇小
小丘壑便爾張皇如是明日見五泄當不狂死
耶余與公望聞之喜甚跳躍沙石上馳而至五

泚寺日晏矣茶竟偕至前澗濯足西山相迫疑
將頽壓石骨如水浣鐘縣屏削笋茁戈森狀態
甚詭周望顧余曰何如西湖余曰此仙姝柰何
與冶淫論色澤也溪傍天竹成林將至白龍井
遇一皓鬚人云前山有席同行者皆心動尋舊
路而還

觀第五泚記

從山門右折得石徑數步聞疾雷聲心悸山僧
曰此瀑聲也疾趨度石罅瀑見石青削不容寸

膚三面皆郭立瀑行青壁間撼山掉谷噴雪直
下怒石橫激如虹忽卷掣折而後注水態愈偉
山行之極觀也遊人坐歇巖下望以面受沫乍
若披絲虛空皆緯至飛雨瀉崖而猶不忍去暮
歸各賦詩所目既竒思亦變幻恍惚牛鬼蛇神
不知作何等語時夜已午羗呼席號之聲如在
床几間彼此諦觀鬚眉毛髮種種皆豎俱若鬼
矣

踰響鐵嶺至洞巖記

從響鐵嶺下觀路甚巖新雨石滑拽藤杞而行
跬移寸折踰刻始達兩岫卷石而澗蘿木翳蔽
下溇黛碧四瀑洶湧行了了見雷奔電布不復
如昨矣嶺與紫閣接一帶皆平疇林泉翳鬱稻
畦被野初意峭壁之上當為銳為釜不意乃得
花源村也錯疇而行約十餘里漸下良久至洞
巖山僧設炬以導洞門空濶初時若夏屋少進
徑微仄凡三四折至鰲口極小遊人皆貼地行
炬烟大作淚出如雨偶思先輩有言入洞為烟

所困者心懼乃各退出唯靜虛疾進過嶺四五
至洞深處為澗所隔始返徐文長曰洞崖竒于
陰五泄竒于陽而七十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
時幽時曠時逼竒于陰陽之間數語得之矣

初至天目雙清庄記

數日陰雨甚苦至雙清庄天稍霽庄在山脚諸
僧留宿庄中僧房甚塏溪流激石作聲徹夜到
枕上石簣夢中誤以為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
山僧供茗邀石簣起石簣嘆曰暴雨如此將安

歸乎有卧遊耳僧曰天已晴風日甚美響者乃
溪聲非雨聲也石簣大笑急披衣起餽茗數碗
即同行

天目一

天目幽邃竒古由庄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
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
骨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
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
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與巧石徑曲折石壁

竦峭二絕也維幽谷縣巖菴宇皆精三絕也山
間雷聲僅似兒啼四絕也蘇子瞻集中云云然
恐他山高者皆如此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
如綿奔騰如浪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虞
長孺云雲變態最不常其觀竒甚非山居久者
不能悉其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不踰數尺
而偃蹇輒數丈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龍井
笋味清遠非他處所及七絕也余謂大江之南
修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出纏結室之想

矣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絕頂晚宿
高峰死關次日由活埋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
霽甚山僧以為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
人執禮甚恭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麓山
僻小不足當隻目柰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
些子分山僧不勞過謙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
而別

天目二

天目之山敞于幻住奇于立玉險于獅子巖幽

于活埋菴菴小而飾竹石皆秀面峰奇削廣不
累丈遊人行刀脊上髮皆豎峰顛老松偃石側
出周望緣而上坐其幹余謂陶王孫今即真矣
周望身羸瘦故有此戲獅子巖架壁為閣下臨
無地巨木繡壁如非飛巖怒壑不可盡狀立玉
骨色類湖石一峰拔地立玲瓏纖峭高千餘級
四面石壁刻露攢青簇黛似有高手堆疊而成
米南宮所謂秀瘦皺透大約其體石之變幻奇
詭者也峰腰板屋二間一頭陀坐其中縣破瓦

釜壁間掛一烟黃本其行脚時所著論也行迫
未及問其名字從立玉至此徑甚嶮面臨絕崖
梯級而下不容半趾一老人從平路望兩足酸
木遂不能步幻住即中峰道場景尤空濶諸峰
竒態畢供眼前從山足至此可十餘里由勾住
而止愈高峻然佳處皆在山半好事者若遊至
再抵勾住便可息足矣

聽響水石記

石在天目山半靜而聽之中有流水聲韻致清
遠名響水石石高二丈餘廣倍之色冶而骨道
可補石譜之闕

齊雲巖記

齊雲山以瑰竒甚懸巖飛谷布滿竇壑間天門
石罅一道尤為勝絕獨碑碣填塞可厭耳巖人
好題亦是一僻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余謂律中
盜山伐鑛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
何也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
吁亦不仁矣彌陀巖五老峰石皆突兀而微之

秀潤山骨亦不巉以茲不耐久觀然使道院少
作數間官府不常至碑文漸落石苔漸長白嶽
之神不靈不百餘年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

石橋巖記

石橋巖略似天門一帶而門稍潤去齊雲二十
五里遊之日天甚昏黑各携雨具去及歸竟不
雨同行半道歸者皆悔

宿落石臺記

下齊雲乘筏沿溪至落石臺石墮溪水邊倚絕
壁可布一席岼上僧彌絕無好事者聞客來皆
閉門近巔一墻宇甚精余顧石簣曰此地可闌
入不須更問主人也拉石簣入諸客亦逡巡入
溪光山翠錯雜几案二少年出揖貌甚清客曰
此會稽陶先輩也二少年踴躍復揖治酒閣上
與之商舉子業至丙始休溪聲徹夜鳴如萬松
聲次早二少年索詩及題額余名其閣曰溪聲
石簣曰此余天目所夢之雨也因名其齋曰夢
雨各作詩二章遺之

新安江行記

新安江清澈見底峰巒翠疊隱隱見水中時有
突出波面者嵌空如湖石江行之一快也江為
山所夾束流千里石湍迅速目所注視輒不能
了而山喜為回合數步一轉前舟莽莽忽如入
壁折而隨之乃知其為竇也或云水東而山高
其地不得不蓄余謂孫吳時每以置流人謂其
地饒腴荒瘦彼時山川固已如此夫今之匝地
而商者誰非徽也水行舟楫陸行車輓捲江海
而注之徽而其俗又皆纖畜力作雖山不折江
不縈遽寧不富也徽人近益斌斌筭緡料籌者
競習為詩歌不能者亦喜蓄圖書及諸玩好畫
苑書家多有可觀獨矜習未除樂道訟而愧言
窮是為餘結耳官舟脆薄可駭灘水方發迅捷
之極凡二日至嚴其山川道里之詳不得而志
之矣

釣臺記

登釣臺之日天已昏黑燒竹讀壁間詩館人云

山間有席余等興發不可止至半嶺導者云天
黑州深不辨徑踟躕乃下坐石上與石簣論子
陵人物余謂子陵知不可用而不用者也當新
莽之世天下崩潰騁捷足而攀鱗鬣此亦志士
一時翁何戀戀一卷石也或曰子陵者其高義
不屑為故人臣而其英傑之氣凌凌厲厲亦決
然非人臣度也夫義不臣故人當時首事者不
盡故人也氣不為人臣方賊臣貫盈遂失鹿而
獵漢家已溺之鼎此其辭亦直名亦正且光武

何人也英雄不世出之主也當群雄相角文粹
急士之心如渴求水故人誠可用其所以物色
尋求者豈待即位後哉知不可用故待故人者
止于諫議知故人之必不為我用因而以虛名
與之也故寵之以足加帝腹嚴翁之為人不能
出光武之目明矣石簣曰如子言子陵一庸人
耳何足道余曰不然子陵以無用為用者也知
其無用而不用此識勝也不求用人雖欲用我
而不可得此才勝也故才與識一者不至未有

能隱者也不然既不知己之無用又不能堅已不用之心以自全其不可用此殷浩種放之流所以聲名不終而隱顯俱失者也其視子陵品格何止天淵哉

雜著

會心集叙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

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為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蹠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踰于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

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為酒
肉或為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為絕望
于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
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桔有心如棘毛
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
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于趣者也故所述會
心集若干人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
嚴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
如君而趣如此者哉

蓮雲泉藥師殿記

淨慈僧房唯蓮公房最幽僻路迂而與由寺門
至房可里許夾路多古木雜卉正面與藕花莊
相直背法華臺余弟小修曾與蔣蘭居譚禪寓
此余今歲同陶石簣看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
焉來未始不樂居未始不安及去又未始不徘徊
增戀也何也他僧房多香客及遊人婦女往
來喧襍若公庭蓮公閉門謝事一可喜也僧之
好淨者多強人齋余不能齋而蓮公復不強我

凡釜甑瓶盤之類為僕子所羶亦無嗔怪二可喜也禮蓮池友虞長孺僧孺三可喜也解法無法師氣能詩無詩人氣四可喜也余弟最麁豪蓮公不厭余性狂僻終日嬉戲無一莊語蓮公不以為顛五可喜也喜則居居則樂樂則安安則徘徊增戀復何疑哉所可愧者余作官不能要一錢作客不能募一錢名雖檀越實無半文可布擬欲向交遊中在官者為之分疏一二而罷官之人顏面甚薄卒不能為力藥師琉璃光如

來將謂中郎為何等人哉雖然余有妙術能使一塵一沙盡作黃金供養諸佛恐蓮公此時持不貧戒尚未敢輕語蓮公記之此地名淨居菴堂一置藥師像丁酉五月始落成堂之後為樓諸僧念佛場也廂房二僧散處其中樓之下向南右小淨室余借居最久偶因蓮公索記信筆叨叨如此語語似戲字字逼真後之君子覩斯記者嗔與咲與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淨寺有聖僧二其一余不知名亦不識面貌每日以沉酒為工課凡所得斗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持盃飲右亦如之或指州東木椿相對嫚罵或唱或哭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為卒隸坐復跪跪復坐喧呼不達旦不休室中一破竈一折脚床經年不見人唯酒盡間出一募化而已寺僧惡之甚余獨喜之呼為酣聖夜深無聊嘗與諸友穴窓竊聽以為樂其一即碧暉暉貌若老嫗兒童呼為碧

婆持具斷葷不飲酒愛登山雖揉宮鬼穴務窮其勝嘗從余于天目白嶽以此知之性喜收茶供賓客聽經三期入西洞庭一登天台二涉潮音洞三余嘗戲謂暉它時見闍羅脚色甚可觀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其履歷與酣聖大不相同然身心輕快無室無徒頗亦同之近日始有教之修淨室學坐禪者余謂碧暉自此多事矣昔余鄉有一匠篋中常貯數金鯨居二十年無日不飲酒謹歌余作秀才時與之為浪友後

因年飢有諷其娶妻者匠利其直少取之不一
二年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糊口之策始悔其
妻之多也碧暉爾無以菴為若悔執暉攢眉曰
是是然此諸檀越意也暉不敢拂雖然暉若無
菴它日余輩過西湖安得好茶是可菴也夫是
可施也夫

祇園寺碑記

浙西佛寺甲于東南至浙東荒涼甚問之僧皆
曰僧口腹之不給何暇為朽木治宮室余既自

五泄歸憇蕭城入祇園寺佛廬一新不覺吐舌
曰怪哉性理國也而佛事如此詢之父老始知
為吾友縣令沈君所募修按舊記祇園始于玄
度成于嶽陽王相輪香刹飛自天竺故像遺廬
驗于曇彥勝國末僧拳改創之至今始再修葺
余觀野史載蕭譽為玄度再來譽之後為裴休
休之後為一小國王願力所乘當非虛謬今吾
友現身宰官慈悲堅忍事事等佛且以二三百
年之廢寺而一旦改轍時節因緣似亦有以備

亦玄度最後之身乘願力而來者耶表子曰象
法之盛佛法之衰也佛法莫盛于梁亦莫敬于
梁當是時寶刹如雲神僧如林以至天子為奴
卿相授具浮屠之盛絕今古無兩然而戒律成
縛義解為崇溺情因果蕩心虛滅誌公杜口達
磨不識卒使後世理學大儒譚心性者以果報
疑佛溺果報者又以佛法之不效疑佛名為崇
佛實佛寬耳夫佛之言覺也禪之言定也雪山
出家偶爾示現毘邪示疾非無妻子假使悉達

長自哀周未必不轍環求用尼丘種出甘蔗安
知不削髮偏衣釋迦孔子易地皆然而一二高
識之士見夫事佛道者如事竈與戚戚捨身沾
沾利益遂欲絕口性命塞路葱嶺此何異聞噓
廢食見蹶停驂者哉昔韓退之抗表佛骨攻擊
佛法不遺餘力及一見大顛遂爾深入退之可
謂得髓者矣沈君雋人善譚名理當知余言不
謬至於祇園此舉似猶以象法教民者諺不云
乎多處減此乎少處添此乎今浙東像法之衰

極矣此舉殆如瑞矣

小陶論書

小陶與一友人論書陶曰公書却帶俗氣當從二王入門友人曰是也然二王安得俗陶曰不然凡學詩者從盛唐入其流必為白雪樓學書者從二王入其流必為停雲館蓋二王妙處無畦徑可入學者摸之不得必至圓熟媚軟公看蘇黃諸君何曾一筆效古人然精神躍出與二王並可不朽昔人有向魯直道子瞻書但無古法者魯直曰古人復何法哉此言得詩文三昧不獨字學余聞之失笑曰如公言奚獨詩文禪宗儒旨一以貫之矣

紀夢

夜坐淨寺與方子談及異夢方子曰余往得一夢甚異至一區署朱門畫戟有若王宮初從東階入殿前列兩高臺二猛士立其上朱髮綠睛形貌可駭殿上立長人三高數丈瓔珞被體問旁人云此諸天也行至殿前一長人問欲觀汝

前身否旁有青衣人即時領出殿外至東廊內見一道人坐蒲團上持木魚面瘠而黃慙然若不自得者看畢還引至殿長人復問曰欲觀汝後身否言未既臺上猛士跪立殿下以手中所執鐺杵向上一揮火光迸散前時所見長人殿閣皆隱猛士引至一小竇中以手牽一人出首着長械焦髮垢衣乃己身也因自念平生作何罪過受此苦痛一泣而醒方子又言往先母在時夢一鬼卒執符若今州縣隸追呼者有母姓字在焉時一甥在旁兩人泣告鬼卒曰願共減數年壽以益母卒指甥曰外人那得減余踴躍曰即如言減某十年壽可也鬼卒領之而去閱十年母果卒余因謂方子爾骨相不類壽者既減十年後歲那得幾爾長械之期近矣方子愀然久之

紀怪

夜坐雙清庄與石簣各譚新鬼石簣言余嫂以去歲卒卒之日一婢忽顛自言為某村某家婦

以縊死隨衆鬼乞食至此臨去為衆所擁不得前因失道此時飢餒甚可以一飯飼我其求食之狀甚遽迫極可哀憐頃之飯至婢遂仆地上如睡方醒問之一無所知又言其鄉有一士夫家婦病中忽言某姑某娘子來某姊某姪來皆死十餘年或一二年者與之酬答一如生人禮數日忽言閻羅來杖我矣即以身跌地受杖痛楚之聲徹于中外遍身皆有杖痕或跪地以手受拶十指俱青血涔涔滴下或旋轉床上迅疾如風問之則曰閻羅磨我其毒苦之狀百倍人間數日後稍甦自言某本上仙謫向此土因忘却舊因處世妬嫉故令我活受此報今報已盡當復歸天上矣言已遂卒又言近一族孫壻婚未半載夜夜見一美婦人來與同寢處遂與妻別室未幾舉止顛甚每向人言世間無可戀除却死更無樂事時以襪繫自縊或投水中家人環而守之一夕守者倦竟死于廁與李赤事絕相類三事皆可紀故識之于書以廣異聞

紀異

余至齊雲聞道士有言鬼朝奉者問其故道士云某鄉某孕婦死埋某處每夕抱一兒向市上乞食有識之者曰此某人婦死半歲矣以故語夫夫隨開棺驗之見一兒卧婦旁氣息微温因取養之今年四十餘家累萬金余遍問徽人徽人皆曰此近事其人可召而致與此汴京句異所載絕相類乃知古今怪事亦有同者天下事安可盡與儒者道哉

與方子論淨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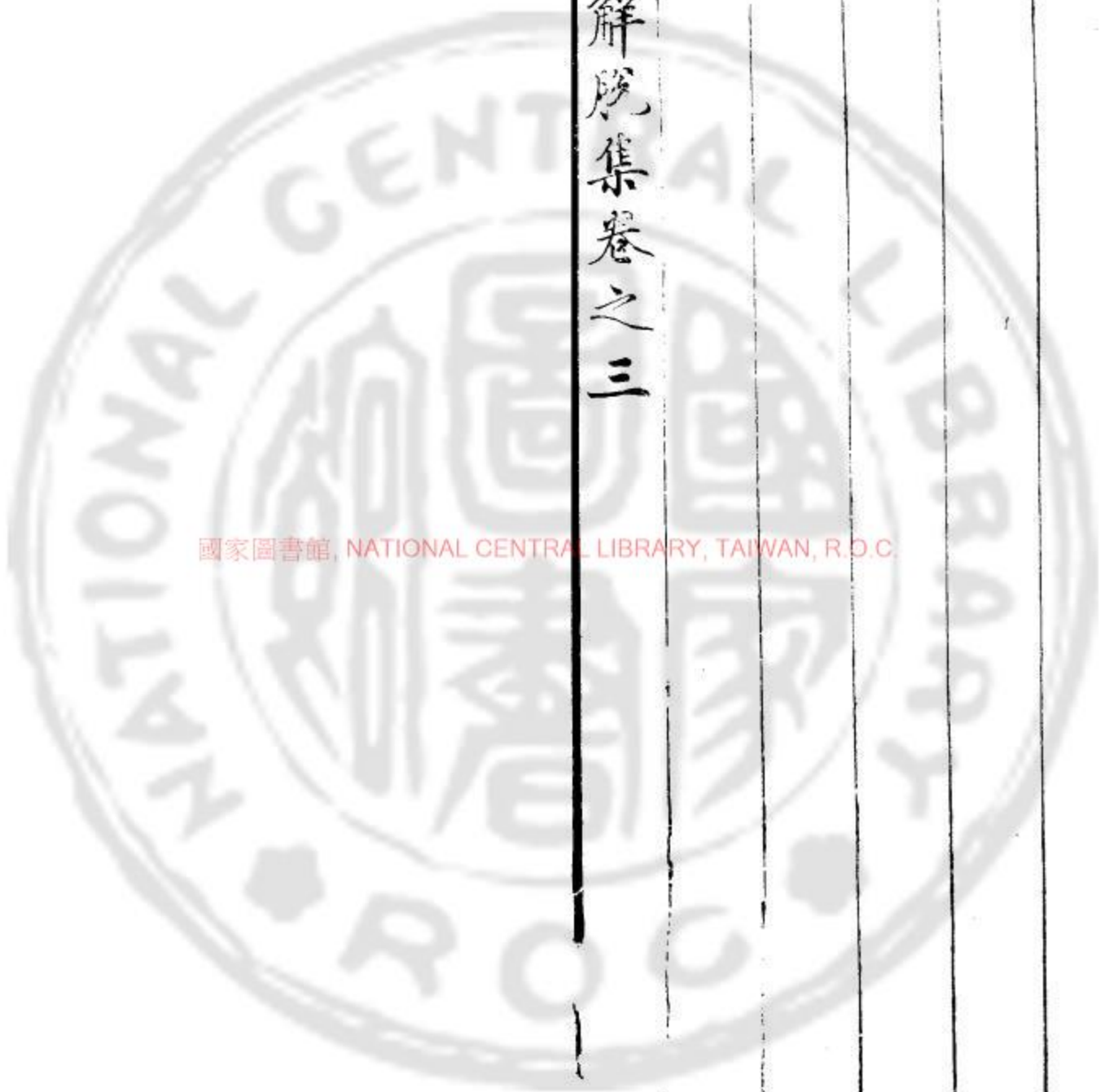
方子曰余聞雲棲諸僧云念佛可生淨土是不余曰然書傳所載不暇遠引姑言余所目及者家伯修有次子名登年甫十三病癖自知不救將終泣問余曰姪今日死矣有何法可以救我余曰汝但念佛即得往生佛國此五濁世無可戀者汝當一意想佛可也余因令姪合掌念佛諸眷屬圍繞高聲讚揚頃之姪忽微笑云見一蓮花如土色而微紅言既復念頃之忽言蓮花

鮮明甚世間花色無可比者比前較大頃之忽
言佛至相好光明充滿一室頃之忽言室中有
不潔人花佛皆沒伯修因起索屏後適一婢至
正當浣濯之夕伯修叱出令諸人依前圍繞念
佛姪時已氣短伯修曰汝但念佛之一字可也
姪問余可否余曰可念未數聲微笑合掌而卒
又余二姪子祝氏聞余輩譚佛事亦持念佛號
前者小修書來云姪子未死前三日即告諸郎
云佛言三日後當來接我至期沐浴坐堂上諸
眷屬皆立而待良久曰佛至矣遂瞑二事皆余
耳目睹記最真者方子笈曰有是哉余之長械
即此可立破矣

門人袁州度無涯校梓

解脫集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解脫集卷之四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尺牘

張幼于

擲却進賢冠作西湖蕩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
率情景不可名狀自今以往守定丘壑割斷區
緣再不小艸人世矣快哉昔士安作傳不錄兩
龔六百日縣令恐遂不得與幼于同傳但彭澤

黔婁業已先之舊史俱編入隱逸矣何恨哉

馮秀才其盛

割塵網升仙轂出官牢生佛家此是塵沙第一
佳趣夫鸚鵡不愛金籠而愛隴山者極其體也
鷓鴣之鳥不死於荒榛野艸而死于稻梁者違
其性也異類猶知自適可以人而極枯于衣冠
豢養于祿食邪一疾幾死幸爾瓦全未死之身
皆鬼獄之餘此而不知求退何以曰人病中屢
辱垂念忽承大士之賜甚恰素懷走欲言之久

矣謝不盡

陶石簣

病夫竟解官矣至湖上矣君家兄弟幸如約早
過一譚病夫此來携得有二十斗珠璣當與君
家兄弟共之

湯隕陸

聞鹽使者方至因憶令君端執手板奔波道旁
腰肢為之作痛麴君之賜感不可言紛厖中不
忘故人乃爾弟昨與友人言吾儕居此但得地

主不餉王不留行足矣何緣復當此橫施哉來
札云酒畢再來取此一語甚妙弟讀畢捧誦再
過復令小溪取筆旁加數圈然則弟可謂勇於
服善者矣

朱司理

住錫山頗悶將戒舟而撫臺音至云當候部覆
以是益悶遂乃放舟西湖極意縱觀六橋感子
瞻之陳跡西陵嘆綺羅之荒艸鳳林覓鳥窠之
旁枝孤山夢處士之梅鶴盤桓數日宿痾頓解

無何而陶周望至約以是月遍觀飛來五雲諸
勝計桃花落後便可卒事近又聞黃山之中有
一異人甚得無生之旨益深企慕將遂策杖而
往如能因病發藥療我百劫糾纏之病不肖將
祝髮而從事永作方外人矣任心到此安得不
適又安可責以人間世哉南北東西隨緣即住
一破衲頭安往而不得貧賤者乎初意欲作一
書辭諸上官既而思之貧賤之人姓名不祥不
宜入簡牘又欲具刺則不敢手板則無謂以此

自告免狀上官如明公者能幾人敢作如此放肆語耶着履頗忙狂顛滿紙唯恕察

江進之

西湖桤柳之勝綺羅之豔山水之奇大率言不能盡近得陶石簣同遊尤佳石簣甚稱吾兄兩叙近聞黃山有一異人踪跡奇秘不肖將遂往觀之或即渡江探會稽五泄或泛海參十二面大士或從海道入雁蕩上武夷俱未可知但有好山水有米糧一月也得一年也得不必安排

前欲作字謝上官自今思之亦沒來由既已投却烏帽作一刻自在人尚可寫蠅頭手本舊屬知縣字樣污人眼目乎省得一事是一事便宜此山人家窮筭計也一笑

梅客生

走一病六月竟爾改官前者從枕上得尊札讀之痛快不可言因笑謂家人曰梅公不難捨開府表生何有一小小知縣邪既而思之知縣賤而卑捨之甚易開府貴而尊捨之甚難知縣可

捨開府不可捨也何也開府無簿書牛馬之累
終日高坐堂皇其折腰跪拜者皆金紫也既不
妨飲酒又不妨好色又不妨叅禪開府官漸大
位漸高三年一蔭六年二蔭若作二十年便蟬
聯奕世矣三者皆高名厚利不可捨之寔也操
此三捨不得而梅公必欲捨者生必欲勸梅公
捨豈不迂而不更事哉顧冲菴蔣蘭居俱未識
面聞之阿三云冲菴豪傑人蘭居真學道人阿
三至吳即歸矣龍湖一聚蒙地竟不能有天下

事安可以理論哉

虞長孺僧孺

溪上落花詩妙甚夜來讀之至不能寐何物無
情作此有情語兩髮僧不憂破具足耶連日坐
酒食地獄稍得出頭當携舊塵毛來與公對擲
二公真何氏兄弟再來也然求不談理胤不戒
饒二公見處又高古人一着子矣何代無奇士
哉

孫心易

一月住西湖一月鑑湖野人放浪丘壑怡心山水一種閒淡不敢輕易向官長道恐無端冷却人官情當柰何弟前路未知向何處去唯知出路由路而已山行之忙忙于作官艸艸奉復不多及

羅澄溪

病賤罷官之人姓名不祥不宜入簡刺以是道山陰時不敢通一字舟過蕭山偶為探子所得自恨魚服不深然亦竟夜引去艸茅禮數自當如此非敢為踞傲也今俸過侈謝謝果然之腹乃得一月糧何幸如之

與仙人論性書

讀吳觀我問荅文字知師卓識玄旨斷斷乎以形神俱妙為期下土賤士踴躍慶幸之不暇何敢妄置一辭雖然洪鐘法鼓不叩不鳴浮漚細沫巨海不擇試竭蛙腸敢陳膚論夫心者萬物之影也形者幻心之托也神者諸想之元也生死屬形去來屬心細微流注屬神形有生死心

無生死心有去來神無去來形如箕然諸仙赴
箕偶爾一至箕之成壞無與於仙若使為仙者
認箕為我必欲使之堅固不壞則亦愚惑甚矣
心雖不以無物無然必以有物有辟之神若無
箕則無所托因問有對因塵有想因異同有分
別此心無前塵與瓦石無異故曰妄心妄者言
其謬妄不寔如俗言說謊扯淡是也神者變化
莫測寂照自由之謂然莫測即測自由亦自自
即有所由是何物極而言之亦是心形鍊極所

現之象雖脫根塵寔不離根塵經曰湛入合湛
歸識邊際是也識即神也玄沙云縱汝到秋潭
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逐波濤而不散
猶是生死岸頭事正是指此神識此識生天生
地生人生物不識不知自然而然而從上大仙皆
是認此識為本命元辰所以箇箇墮落有為趣
中多少豪傑被其沒溺可不懼哉然除却箕除
却形除却心除却神畢竟何物為本命元辰第
子至此亦眼橫鼻豎未免借註脚于燈檠筆架

去也咲咲夫師現今有知所不足者非身也一
靈真性亘古亘今所不足者非長生也毛孔骨
節無處非佛是謂形妙貪嗔慈忍無念非佛是
謂神妙天堂地獄無情有情無物非佛是謂拔
宅飛身但恐師未到此境界耳若透此關我身
我心我神皆如鏡中之影水上之沫有何閒圖
度為他計算長久哉一切計較皆緣見性未真
誤以神識為性既誤認神便未免認神之軀殼
既誤認軀殼便將形與神對性與命對性與命

對故曰性命雙修形與神對故曰形神俱妙種
種過計皆始于此若夫真神真性天地之所不
能載也淨穢之所不能遺也萬念之所不能緣
也智識之所不能入也豈區區形骸所能對待
者哉鄙意如此不知玄旨以為如何唯終教之

陳正甫

近日挈盧遨輩竦身雲清偶爾飛錫至此問此
下界人始知為尊兄國土既爾狹路相逢不得
不作三日留城外淨室乞一間須淨而香乃可

不則打掃斗山上書室也留歛大約不過三日
即往齊雲幸勿令人知

伯修

弟以二月初十日離無錫與陶右簣兄弟看花
西湖一月不忍極言其樂復與右簣渡江食湘
湖蓴菜探禹穴弔六陵住賀監湖十日又復從
山陰道過諸暨觀五泄留連數日始從玉京洞
歸平生未嘗看山看山始于此已又至杭挈諸
君登天目住山五日天目奇勝甲于西浙又欲

赴山中之約因便道之新安為陳正甫所留縱
談三日幾令斗山諸儒逋遁無地已復道嚴鎮
容潘景升家東西南北名士湊集者不下十餘
人朝夕命吳兒度曲佐酒擬即發足齊雲遊竟
從新安江順流而下將携家住南中過夏自墮
地來不曾有此樂前後與右簣聚首三月餘無
一日不遊無一遊不樂無一刻不譚無一譚不
暢不知眼耳鼻舌身意何福一旦至此但恐折
盡後來官祿耳諸名士已約同至杭道蘇之白

下矣西湖看花是過去樂黃山聚首是見在樂
與諸客南遊是未來樂此後家何處客何處總
不計較以世上事計較不得也丘大亦客南中
買居秦淮弟已約為隣近來詩學大進詩集大
饒詩腸大寬詩眼大濶世人以詩為詩未免為
詩苦弟以打艸竿劈破玉為詩故足樂也石簣
間一為詩弟無日不詩石簣無日不禪弟間一
禪此是異同處虞長孺兄弟有名士之致但其
學問大有可商每云悟後方可調心神通出方

是佛大率為教典所誤僧孺頗有悟機只為執
定已見不肯虚心叅訪不曾遇着作家禪客所
以執藥成病然却是吾輩益友于陳正甫處得
圓覺解是圓覺解老兄耳正甫道心切甚但無
柰太爺高道低太爺聰明道癡以此對面不相
識吳觀我去歲住山五月眼尚醫不好觀我不
急自家眼而急娘生眼又自家一雙光光眼不
肯看人而反欲借金篦于他手不亦惑乎法會
兄弟近日精進如何

趙無錫

弟看花西湖訪道天目往返吳越間四閱月足之所踏幾千餘里目之所見幾百餘山其他登覽贈寄之作亦幾成帙丘壑日近吏道日遠弟之心近狂矣癡矣賤眷居錫城久似為部下人即欲移家之瓜步仙舟乞借一行

沈廣乘

浙西之山無過天目竒邃不可言白嶽石亦竒但稍板大為天目所形若使先登白嶽不知賞

識當何如也

徐崇白

辱遠使知公念我遊惰之人都無毫忽人世想一切文字皆戲筆耳豈真與文士角雌較雄耶數日圖歸方子公或上岍生徑行矣幸勿跡之

王百穀

讀來叙佳甚往歲會諸名士都無一字及此以故令吳時每以不解語為恨不知百穀之深入也然則僕之不能盡百穀者尚多奚獨名理吳

越佳山水登覽略盡恨不能一一舉似於又去時匆匆未及報謝舟中勒數字托小白轉致之

錢象先

扇頭諸絕鮮妍如花淡冶如秋葱翠如山之色明娟若水之光林和靖陳無已不足道也鄙薄不能屬和柰何吳越佳山水登覽略盡詩文已又成帙恨不令錢郎讀之擬即往棲霞度夏有興能棹一舟相訪乎

華中翰

一別三月往返二千餘里家屬居尊宅若家不肖望梁溪若鄉賈島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不免有牢騷意若僕則樂之矣人豈兒女也哉而思鄉乎夫鄉者愛憎是非之乳愁慘之獄父兄師友責望之藪也有何趣味而貧戀之浪仙亦愚矣執妻孥僮僕若將終焉此尤事之極奇者非賢主人真心愛客焉得有此但此地去蘇太近今回亦不可久便欲移之辰步矣小詩成帙當致上

五百穀

方小白來已致一牘遺之耶抑尚未及投耶本擬夜道姑蘇不意為羅卒所得江侯以舡逆之寶帶橋至寒山痛飲而別聞曹以新遂不祿可傷衙齋聚首三人者已其一矣此翁無子身後得無他慮是人間第一快活事但尚有一女亦是業障男女有何佳處後為老年增幾重累至死猶閉眼不得苦哉前過白嶽見求子者如沙不覺頓蹶僕亦隨眾命道士通詞但云某子已

足此後只願得不生子短命妾數人足矣聞者笑之因書之并博足下一笑明日遂行買棹恐亦無及野人誓守丘壑不出矣會晤之期當在天宮佛土中邪眼前事如牛毛然今日牛毛明日龜毛矣唯有禪誦一事近可以消遣時日遠可以乞果來生不肖所以自厲勵足下者惟此一事寔餘二則非真

朱司理

下走此行甚不唐捐自春徂夏耳目既奇良朋

復多觸思驚心大獲利益徃猶見得此身與世
為礙近日覺與市井屠沽山鹿野獐街談市語
皆同得去然尚不能合污亦未免為病何也名
根未除猶有好淨的意思在於是有譽之為雋
人則喜毀之為小人則怒與人作清高事則順
作穢鄙事則逆蓋同只見得淨不妨穢魔不礙
佛若合則活將箇袁中郎拋入東洋大海大家
渾淪作一團去維摩經所謂外道六師彼所墮
者此亦隨墮是已豈易到哉大約世人去官易

去名難夫使官去而名不去戀名猶戀官也為
名所桎猶之桎于官也又安得徹底快活哉前
會陳正甫比往大進會間作何語下走已挈家
之真州候船會晤何時言之痛切

吳啟之

東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時花婉弱可愛
楚中非無名山大川然終是大漢將軍鹽商婦
耳自春徂夏遊殆三月由越返吳山行殆二千
餘里山則飛來南屏五雲南北高峰會稽禹穴

青口天目黃山白嶽水則西湖湘湖鑑湖錢塘
江新安江而五泄為最勝在諸暨縣百里外百
幅鯨綃自天而挂洞則玉京煙霞水樂呼猿之
屬玉京竒甚泉則龍井席跑真珠之屬其他不
記名者尚多友則陶周望公望虞長孺僧孺王
靜虛皆禪友也然皆禪而詩汪仲嘉梅季豹潘
庚生方子公皆詩友也然皆詩而雋就中唯周
望與弟相終始相依三月僧則雲棲湛然立玉
雲棲古佛湛然立玉禪伯也其他瑣瑣者固不

暇辱紙筆所可喜者過越于亂文集中識出徐
渭殆是我朝第一詩人王李為之短氣所可恨
者錢塘義髻太濶山陰脂粉太多岳墳無十里
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飲酒
潘景升愛客而囊無一錢其他浪游之趣非筆
所能描寫兄自當會之弟游覽詩章近亦成帙
其中非驚人語則嗔人語嗔人者為人所嗔也
昨長洲公已覓去發刊弟嘗謂天下有大敗興
事三而破國巨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

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敗興也游非其時
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弟茲游可謂兼之豈非
前生報緣哉

管東溟

湖上棲息一月與良友相對一味以觀山玩水
為課如食荔枝中邊皆甜快活無量後聞五泄
天目之勝乃復支策而去始知修行無過幻住
者流連月餘始歸世人眼如豆見如盲一切是
非議論如甕中語日月塚中語天糞擔上語中

書堂裏事便勝得他也只如勝得箇促織就輸
些便宜與他也只當撇塊骨頭與蟻子而已焉
有堂堂丈夫計量長短者哉求正牘刻成遂為
後生津梁利益不淺謙嘿箴可謂警切生犯此
病久矣當佩之以為弦韋明日遂行不能奉待
柰何

徐問卿

定功果有效其益無量但不知所守者中黃邪
良脊邪抑數息邪夫定亦難有出有入非定也

故曰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即出即入亦定也故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然定有大小小定却疾中定却老若大定則即疾是定即老亦定艷舞嬌歌無處非定華嚴經曰一身入定多身起多身入定一身起是此定也請以質之同伴老僧如何僕少時曾于小中主基枯寂不堪後遇至人稍稍指以大定門戶始得自在度日逢場作戲矣天長人短鬼多仙少安得以淨泛不切之事虛費此少壯日子我公欲求定當

識其大者不然燦爛名園粉黛歌兒俱成剝物矣如何

張幼于

讀來教一字一語具見真切然非不肖本懷不肖豈習為令者一處劇邑如糊孫入籠中欲出則被主者反扃欲不出又非其性東跳西踣毛爪俱落主者不得已憐而放之僅得不死習于令者為若是耶至于詩則不肖聊戲筆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談世人喜唐僕則曰唐無詩世人

喜秦漢僕則曰秦漢無文世人卑宋黜元僕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昔老子欲死聖人莊生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與孟子同傳何者見從已出不曾依傍半箇古入所以他頂天主地今人雖譏訕得却是廢他不得不然糞裡嚼查順口接氣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國絮李空同一箇八寸三寸帽子人人戴得

以是言詩安往而不詩哉不肖惡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矯枉之過公謂僕詩亦似唐人此言極是然要之幼于所取者皆僕似唐之詩非僕得意詩也夫其似唐者見取則其不取者斷斷乎非唐詩可知既非唐詩安得不謂中郎自有之詩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中郎之不自得意耶僕求自得而已他則何敢知近日湖上諸作尤覺穢褻去唐愈遠然愈自得意昨已為長洲公覓去發刊然僕逆知幼于一抹到底決無

一句入眼也何也真不似唐也不似唐是干唐律是大罪人也安可復謂之詩哉僕往贈幼于詩有譽起為顛狂句顛狂二字甚好不知幼于亦以為病夫僕非真知幼于之顛狂不過因古人有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之語故以此相贊如今人送富賈則曰俠送知縣則曰河陽彭澤此套語也夫顛狂二字豈可輕易奉承人者狂為仲尼所思狂無論矣若顛在古人中亦不易得求之釋有普化烏張無盡詩曰槃山會裏翻筋

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是也化雖顛去寔古佛也求之玄有周顛烏高皇帝所禮敬者也玄門尤多他如藍采和張三丰王害風之類皆是求之儒有米顛烏米顛拜后呼為丈人與蔡京書書中畫一船其顛尤可笑然臨終合掌曰衆香國裡來衆香國裡去此其去來豈州州者不肯恨幼于不顛狂耳若寔顛狂將北面而事之豈直與幼于為友哉至于所說吳儂不解語則尤與幼于無交涉夫家伯修王以明皆學佛人來

書本問學問何故系之以園亭歌兒若曰世間
解禪語者惟此輩爾夫園亭非有知之物安得
謂之解語此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者也夫
吳中詩誠多字畫誠佳然真實學道者似未可
多得至于文人尤難何也一生精力盡用之詩
文艸聖中也幼于自負能談名理所名者果何
理耶夫不肖自知幼于不必幼于之解語齊語
楚語閩語倭語處處鄉談土音不同不必幼于
之皆解夫幼于之不解中郎語猶中郎之不解

幼于語也天下事何必同而後快哉王百穀往
有好事者造不根之言故不肖于集中特一辨
白然如王如曹如公家兄弟皆不肖所敬者決
不在不解語之列信筆鋪叙不覺滿紙不肖近
于顛矣幼于既不愛顛請以自贈如何一笑

江進之

初一日從無錫發舟僅抵惠山今日可到常州
矣越行諸記描寫得甚好謔語居十之七莊語
十之三然無一字不真把似如今作假事假文

章人看當極其嗔怪若兄決定絕倒也近日作文如兄者絕少敝篋之叙謹嚴真寔錦帆之叙流麗標致大都以審單家書之筆發以真切不浮之意比今之抵掌秦漢者自然不同所以可貴解脫更乞一叙前見湯海若作二虞漢上落花詩引子妙甚脫盡今日文人蹊徑長孺為弟叙亦極其詼諧皆至文也茅不可與俗士觀耳

李季宣

世有耳甚熱而目不識聞名若古人而生寔同

時者若僕于兄是已僕投冠西歸江水如沸湯不可行姑欲卜隣真州僕南中交游甚少不得不告之尊兄夫士未有道魏不見信陵入洛不投張華者也敬遣一介先之城內外寬淨居乞為僕覓一所

桑武進

兄丹鼎成矣乘彼白雲升于帝鄉當在旦暮弟學道遇魔墮落傍生趣者何足多尚榜人晨發弟在夢寐中及醒始知舟行十餘里悵惘不

可言弟如霜後之葉入春之冰壯心消耗已盡
獨留此區區皮骨了却前生欠槌衲衣債耳猢
孫入果園豈有出理後期那復可知言之魂銷

錢象先

僕暫時卜居真州真州有友人李季宣快士也
頗消客子岑寂而黃山詩俠潘髯以季子婚至
古亭浪子丘大買居椀葉亦以次將至子公與
僕同形影相聚不必言近日維揚亦有一二雋
人可與語者以茲素生頗過快活日子不大落

莫安得東南風再為我送錢郎至耶百穀無恙
可喜可喜數日前白下有人浪傳惡信僕驚愕
甚訛言耶染房耶抑姑婦之口耶可恠可恠曹
以新後事諸皆可略但其遺文不可不為刊行
不然亦當輯而藏之免為酒甌酸甕所苦是在
百穀與吾兄耳輓詩字字涕淚僕當勉和解脫
為江令索刻計當完矣

江進之

弟暫棲真州城中房子寬濶可住弟平生好樓

居今所居房有樓三間高爽而淨東西南北風
皆可至亦快事也又得季宣為友江上柳下時
時納涼賦詩享人世不肯享之福說人間不敢
說之話事他人不屑為之事頗覺受用過陶元
亮王無功日子天蓋見弟兩年喫苦已甚故用
此相償不然何故暴得清福如此近日讀古今
名人諸賦始知蘇子瞻歐陽永叔輩見識真不
可及夫物始繁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明始亂
者終必整始艱者終必流麗痛快其繁也晦也

亂也艱也文之始也如衣之繁複禮之周折樂
之古質封建井田之紛紛擾擾是也古之不能
為今者也勢也其簡也明也整也流麗痛快也
文之變也夫豈不能為繁為亂為艱為晦然已
簡安用繁已整安用亂已明安用晦已流麗痛
快安用贅牙之語艱深之辭辟如周書大誥多
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尚可作告示不毛詩鄭
衛等風古之媠詞媒語也今之里歌巷謠尚可
相襲不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

也亦勢也張左之賦稍異楊馬至江淹庾信諸人抑又異矣唐賦最明白簡易至蘇子瞻直文耳然賦體日變賦心益工古不可優後不可劣若使今日執筆機軸尤為不同何也人事物態有時而更鄉語方言有時而易事今日之事則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盧楠諸君不知賦為何物乃將經史海篇字眼盡意抄謄謬謂復古不亦大可笑哉作字時適案上有賦故偶及此不知話之長也解脫詩已刻完未後二卷謹錄上

幸早督成之

門人 袁紳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解脫集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